
武俠世界
第31年
33
$10.00

品質超卓 風行全球

野生靈芝

（野生萬年茸）

中國吉林

靈芝中之極品——

——苦平無毒，主治胸中結。益心氣，補中增智慧，不忘，久食輕身不老，延年神仙。
——甘溫無毒。主治耳聾、利關節、保神、益精氣，堅筋骨、好顏色。久服輕身，不老延年。

〔本草綱目〕明・李時珍

TRADE MARK
注册商標



100粒裝

中國野生植物研究院監製

請認明商標、名稱及裝璜，杜絕不法之徒影射假冒！

靈芝是一種稀世奇珍的中藥。在中國最古老的藥學典籍〔神農本草經〕及明朝李時珍所著的〔本草綱目〕中，均對靈芝無尚推崇。稱之爲上藥。

〔野生靈芝〕係全部採用中國吉林長白山所特有的天然野生靈芝，經嚴格篩選，然後使用最現代的科學方法，提取其有效之成份，再高度濃縮精製而成。因而功效卓著，是靈芝中之極品，更是用人工法培養的靈芝所無以倫比的。

〔野生靈芝〕係純正天然產品。無毒，無副作用。是一種男女老少皆宜服用，不可多得的高級保健食療品。常服能增强人體的各種機能，防病保健，壯體魄，葆青春，除皺養顏；延緩衰老，增活力，延年益壽。

〔成分〕每粒膠囊含高濃縮之吉林野生靈芝350mg，

〔服法〕每日二次，每次1～2粒。

SOLEAGENT：M & A CO.,
總代理：宜利藥品公司

香港沙田火炭坳背灣街26—28號
富騰工業中心1814號
電話：（852）0-6015715
圖文傳眞：（852）0-6918344

複方片仔癀軟膏（外用）

治療皮膚病良藥！

馳名中外的消炎解毒聖藥「片仔癀」係漳州市製藥廠所出品，「片仔癀軟膏」係該廠以片仔癀爲基礎，再配合民間秘方研製而成的另一外用消炎解毒良藥。

龍江牌 LONG JIANG BRAND

本品用於治療某些皮膚疾病、如痤瘡、脂性皮炎、帶狀疱疹、單純疱疹、膿疱瘡、癤及凍瘡均有特佳療效。

典型病例

1. 林春桂，女，26歲，門診號：128031，右胸背皮膚發病，伴羣狀炎症丘疹皮疱疹23天，診斷，帶狀疱疹，經採用複方片仔癀軟膏 2 天後皮疹發病開始減輕，用藥 5 天而癒。
2. 柯文慈，男，59歲，口唇周緣發痛發癢，伴發帶紅暈小水泡 3 天，診斷單純疱疹，經外擦複方片仔癀軟膏， 2 天後見效， 4 天而乾涸治癒。
3. 占學海，男，30歲，門診號：308761，面頰部扁平疣 2 年，漸多，經用其他療法無效，用複方片仔癀軟膏 4 天後少數皮疹開始平薄，共用藥20天而全部皮疹消失。
4. 楊瓊，女， 4 歲，面部膿疱瘡 2 天，經用複方片仔癀軟膏 2 天，皮疹乾涸治癒。
5. 何惠娟，女，19歲，門診號：63006，面部痤瘡， 3 個月漸多，經用複方片仔癀軟膏外擦 6 天後，漸開始好轉，共用藥14天，皮疹基本消失。
6. 吳魏，女，22歲，門診號：77967，面部脂性皮炎 4 個月，給予複方片仔癀軟膏， 4 天後好轉，共用藥20天皮疹消失。
7. 邱路聰，女，76歲，門診號：319247，面頰部黃褐斑 4 個月，以複方片仔癀軟膏外擦，第 6 天起斑點漸退，共用藥14天面頰部黃褐斑消失。

漳州市製藥廠出品
總經銷：香港德盛行實業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蜆壳街一至七號二樓

電話：5-783721（4線）
電掛："5396"
電傳：63033 TSH HX
傳眞：5-8068649

編者話

南宮宇先生所撰著的「現代俠客馬獅龍故事」之「各顯神通」在今期和大家見面。馬獅龍應盧保的要求參與偵查一宗毒品案，他與毒品經紀吳瀚文遠赴泰北，尋找吳瀚文的妹妹以及要搗毀芮將軍的毒品王國，途中遇上一名叫水晶的美女，吳瀚文被其美色所吸引，爲尋芳踪而落入毒犯手中，結果要勞動馬獅龍把他拯救出來，後來衆人又落入一班土著手中，險死還生，逃出生天之後，才發現水晶竟是芮將軍的妹妹，而吳瀚文却因利字當頭，喪心病狂的欲奪取大阿哥的地位，最後……故事題材新穎，過程曲折離奇，有感人肺腑的愛情故事，又有激烈的打鬥場面，佳作當前，請勿失諸交臂！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刋登馬騰先生所著「快刀屠龍」，故事描述三個年輕人闖蕩江湖，先是遇上一個身份尊貴、但却生性淫賤的少女，其中一人更墮入色劫……後來更殺出一伙自稱龍的人的高手，使故事情節更爲曲折離奇，請拭目以待。

*　　　*　　　*

督印人：羅輝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鄺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260.00
一年港幣 $520.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289.00
一年港幣 $577.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346.00
一年港幣 $691.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300半年26期NT.$12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31年
第33期
（總號 1581）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元·
H.K.$1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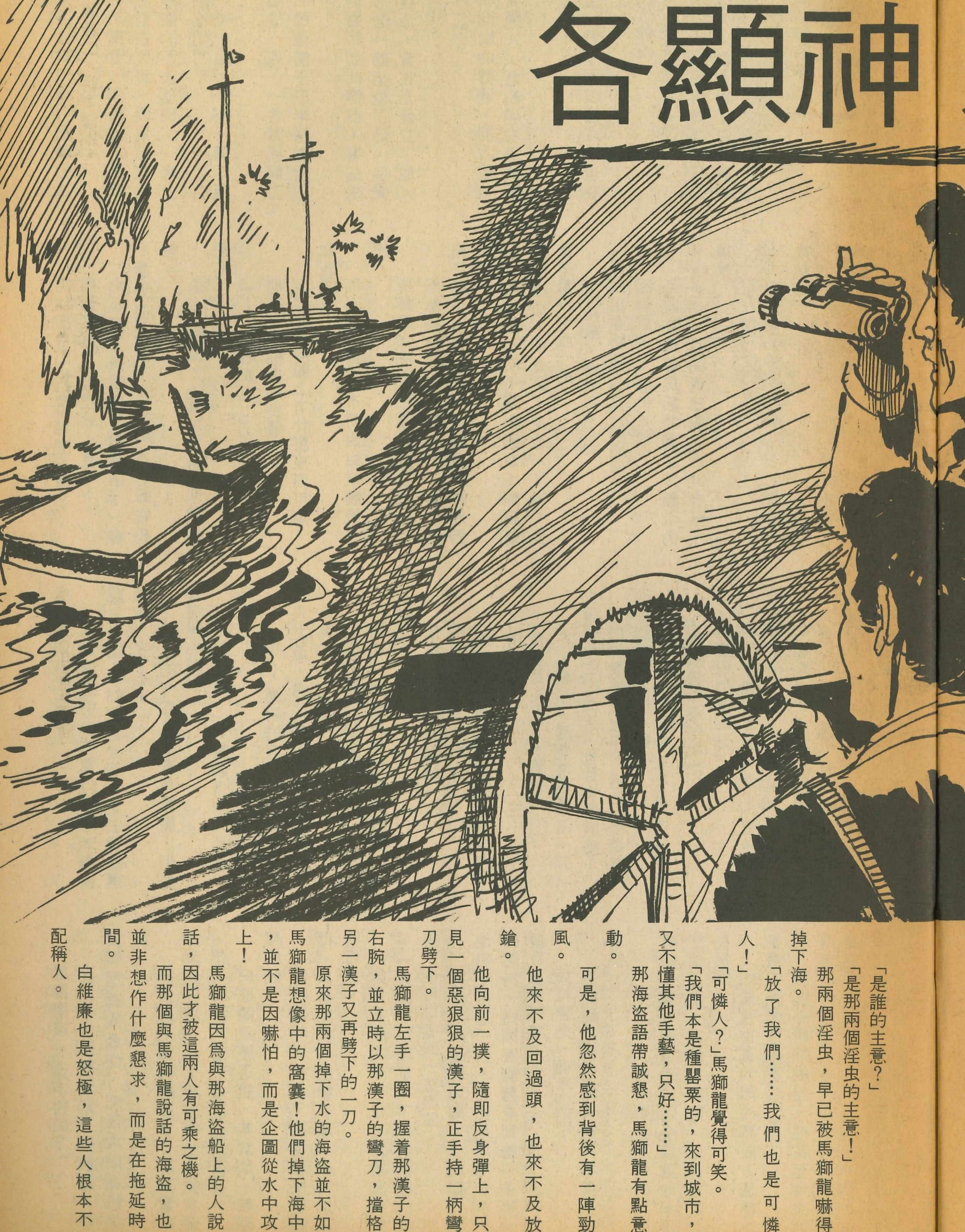
Printed in Hong Kong



現代俠客馬獅龍故事／南宮宇・文　可飛・圖

各顯神通

打擊毒犯　不遺餘力



「你看！」白維廉把望遠鏡交給了馬獅龍。

馬獅龍接過了望遠鏡。

在大約離他們三千五百米的海面上，有兩條船，一艘是常見的改良了的中國式漁船，另一艘是內河式的平底船。

那一艘內河式的平底船上堆滿了人，一看便知是投奔怒海的難民。

船頭上有幾個人站着，手中晃着長刀，在陽光之下，閃閃生輝。

「海盜？」馬獅龍問。

白維廉點點頭。

「還不過去？」

白維廉開動了引擎，船便像箭一般的標往前面。

「接着！」

馬獅龍連忙接過，那是一柄最新式的曲尺，內藏二十五發子彈。

白維廉的肩上掛着另外一柄輕型的機關鎗。

馬獅龍道：「想不到你的船上，竟有這樣犀利的武器！」

「來往這公海的地方，沒有足夠的武器，就像一個美麗的女郎，深夜在芝加哥的街頭獨行一般。」

他們的船漸已接近那兩艘船。

馬獅龍已看得清清楚楚。

兩個極其健碩的男人，腋下均挾着兩個小雞般似的女孩子跳過船去。光天化日之下，竟作如此姦淫擄掠之事！

這世界難道真是沒有法律的？

忽然，一聲鎗響。

「砰」的一聲，一顆子彈打在馬獅龍右邊不遠處的一個鐵鼇之上，在猛烈的陽光下，仍然可以看見火花迸濺。

馬獅龍怒極。

他早已知道是站在船頭那人放的冷鎗。

他不用瞄準便發了一鎗。

那漢子連「呀」的一聲也不能發出，便跌了下船。

其他的海盜都震驚起來。

「馬獅龍，你果然是寶刀未老！」

馬獅龍却沒有心情與白維廉說笑。

似乎在海盜船的人，有人又想放冷鎗。

白維廉已一躍而上了甲板。

他舉起手中的輕機。

那些海盜都是識貨之人，他們知道這類型的輕機，能夠在一分鐘之內發射六十粒子彈。

一眼望去，海盜只有十多人。

只要一眨眼，他們便會灰飛煙滅。

白維廉道：「放下那些女子！」

那兩個大漢立刻從命，站在船邊，有點手足無措。

馬獅龍持鎗指向其中一人。

那人的臉抽搐着。

馬獅龍再一提鎗，還沒有發射，那人便已嚇得掉下水，他又再指向另一人，那人全身顫抖，雙腿立時支持不住，他龐大的身軀也掉下水去。

想不到這些表面猙獰的漢子，竟是那麼窩囊！

白維廉叫道：「過去，過去！」

那些海盜連忙攀回自己的船上。

「他們搶劫了你們什麼？」

那些船民似乎並不明白他在說什麼，只不過在他的機關鎗之下，只明白他的身體語言。

馬獅龍用最簡單的越南語道：「劫走了什麼？」

那批船民吱吱喳喳的說了一大串話。

白維廉道：「他們說什麼？」

馬獅龍道：「其實我的越南話也是有限，我只知道他們說，船上根本沒有什麼可劫，只是剛剛搶走了那兩個女孩子！」

「怎樣對付這班海盜？殺了他們？」

馬獅龍一時之間，實在不能抉擇。

這批海盜無疑是人間渣滓，連這些劫無可劫的船民也要下手，找不到財物，便要找女孩子洩慾。

忽然，海盜船上有人叫道：「那不是我們的主意！」

那人說的並不是越南話，而是泰語，幸好馬獅龍也明白一點點。

「是誰的主意？」

「是那兩個淫虫的主意！」

那兩個淫虫，早已被馬獅龍嚇得掉下海。

「放了我們……我們也是可憐人！」

「可憐人？」馬獅龍覺得可笑。

「我們本是種罌粟的，來到城市，又不懂其他手藝，只好……」

那海盜語帶誠懇，馬獅龍有點意動。

可是，他忽然感到背後有一陣勁風。

他來不及回過頭，也來不及放鎗。

他向前一撲，隨即反身彈上，只見一個惡狠狠的漢子，正手持一柄彎刀劈下。

馬獅龍左手一圈，握着那漢子的右腕，並立時以那漢子的彎刀，擋格另一漢子又再劈下的一刀。

原來那兩個掉下水的海盜並不如馬獅龍想像中的窩囊！他們掉下海中，並不是因嚇怕，而是企圖從水中攻上！

馬獅龍因爲與那海盜船上的人說話，因此才被這兩人有可乘之機。

而那個與馬獅龍說話的海盜，也並非想作什麼懇求，而是在拖延時間。

白維廉也是怒極，這些人根本不配稱人。

他發了十多廿發子彈，前面七八個海盜立時中彈身亡，跌下海中。

馬獅龍仍然握着一個海盜的手腕，與另一個海盜在周旋，因爲距離太近，而且那海盜的刀法極快，一時之間，馬獅龍無法開鎗。

那漢子一進一退，一削一劈，極爲有法度。

馬獅龍趁他一退，一手奪過彎刀，一刀劈下，那個漢子已半開胸膛，血如噴泉飛濺！

另外一個看到如此情形，有些呆木，馬獅龍本想一鎗把他了結，但覺得一鎗使他喪命，實在是便宜了他，於是便一刀劈下。

那人橫身一閃。

刀並沒有開膛的劈過，那人被刀尖從左邊的太陽穴，直劃過右邊的面頰與頸項。

這一刀好深！

那人退後，翻了兩個觔斗，也跌下海中。

馬獅龍走近船邊。

可是，那人始終沒有浮上來。

船上的海盜看見馬獅龍奪刀殺人的手法實在駭人，加上剛才白維廉的一下機鎗橫掃，船上的海盜都縮回船艙之內，默不作聲！

白維廉跳過海盜船去。

馬獅龍看看手上的彎刀，血從刀尖滴下，忽然，他有一種不安的感覺。

爲什麼自己也變得那麼冷血？

馬獅龍道：「白維廉，算了！」

白維廉用機鎗向甲板掃射了一會，看來他也並不是想傷人，旨在恐嚇。

馬獅龍道：「算了，讓他們走吧！」

「不！」白維廉道：「你們過來！」

他叫了兩個男船民過來。

「看看海盜船上有什麼東西可用，拿些過去！」

那兩個船民並不明白白維廉說什麼。

馬獅龍立時用越南話翻譯。

兩個船民走進船艙，不一會，便搬了兩袋白米上來，白維廉示意他們回去。

馬獅龍一向不喜歡流血，無論是自己流血，或是別人流血，不過，對着這羣沒有血性的人……

「白維廉，過來吧！」

白維廉跳回了自己的遊艇。

馬獅龍道：「你們走吧！」

那艘越南難民船開動了，船上的男女老幼，都向馬獅龍與白維廉歡呼揮手。

兩人也向他們揮手。

他們有幸遇着這兩人，才逃過一次劫難！

可是，在他們面前，還有多少劫難呢？

天地不仁，這些無辜的人，爲什麼生來便有此命運？

馬獅龍把手中的彎刀擲過去海盜船，叫道：「你們也走吧！走去找些應劫的人才下手！」

船上的海盜並沒有再露臉，但船却慢慢的開動。

白維廉道：「其實讓這些人活着，只是……」

「算了，應殺的人已殺了，並且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總算出了一口氣！」

他們看着那艘海盜船離開。

忽然，白維廉看見那邊海面似有人浮起。

他拿起手中的機關鎗。

馬獅龍道：「什麼人？」

「我看是你剛才用刀劈過的人！」

「死不了？」

「我看是死不了，讓我……」

「不，算了，讓他嚐過我這一刀，也嚐過死亡的滋味，也許有所改變！」

白維廉把鎗放下，道：「馬獅龍，你仍然相信人性本善？」

馬獅龍點點頭。

「連那些海盜也如此？」

馬獅龍仍然點點頭。

白維廉嘆了口氣，道：「我希望你的見解正確！」

馬獅龍道：「其實海盜與船民都是可憐的人，只不過，他們的可憐程度各有不同！」

一陣風吹過。

馬獅龍道：「還不揚帆？」

「好！」白維廉收起了兩柄鎗，然後與馬獅龍合作，把巨大的白帆揚起。

白維廉是個帆船好手，馬獅龍這次跟他出海，就是想學習他這種本領，想不到却無端遇上這場海盜風波。

白維廉這艘遊艇，其實是一艘兩用的船。

假若遇到大風浪，或者要快速航行，只要開動一副雙引擎，便可以高速行駛。

如果有風吹來，也可以揚起大帆，一方面可以滿足一下控制帆船的樂趣，也可以省回一些汽油。

因此，白維廉出海，一向都比其他船走得遠一些，明明是只有十多天的燃料，白維廉能夠走到差不多要一個月旅程的地方。

白維廉是一個幸運的人。

他能夠以自己的興趣作爲謀生的本領。

一年之中，他只要參加幾次國際帆船大賽，便有足夠的金錢讓他過優悠的生活，其餘的時間，他仍然是以船爲家。

如果他在東半球的時候，他便常在南中國海的島嶼之間來往。

假如心情好的話，他甚至會去到南半球的海域，在那些不知名的島嶼間來往遊玩。

有時，他却又喜歡在西半球。

在中美洲與南美洲之間的大西洋，有無數的島嶼，也是他徜徉的好去處。

今年，他剛巧來到香港，遇到了馬獅龍，便約他到南中國海遊玩。

控帆是一種極爲高深的學問，並不是表面看那麼簡單，每年中有不同的季節，吹不同方向的風，單是吹某方向的風，其中又包含了不同偏差的方向。

因此，要控制好風帆，讓大風好好的把風帆帶動，這種樂趣，有征服大自然的感覺。

海上的生活，並不如想像中的浪漫。

風浪是無情的，大自然也是無情的。

不過，此刻兩人却是極其享受，因爲風向極爲穩定，船正以高速駛去。

那種在水面上高速滑行的滋味，實在非常美妙。

這陣風足足吹了一個小時，接着的時間，却是風平浪靜。

馬獅龍問道：「這是什麼地方？」

「海，無邊無界的海！」

「當然是海！我是想知道離香港有多遠？」

「你來看看航海地圖！」

白維廉是個天才的駕駛員，別人看航海地圖，一定要用精密的儀器，還要準備計算已，才可以測出自己那艘船的位置，而他却只要看一下地圖，再加上他自稱的「靈感」，便可以說出自己那艘船在什麼地方。

他所說的「靈感」，當然並不是那麼神奇，是上天的特別賜予，其實那是他航海的經驗與自己天份的結合。

白維廉看了一下地圖，道：「已接近泰國海岸了！」

「泰國？」

當馬獅龍說出「泰國」兩字的時候，他便看見一枝泰國旗。

那是一艘相當大的遊艇。

船頭及桅上都掛有泰國旗。

馬獅龍又拿起了望遠鏡，自言自語道：「千萬不要再遇上那些海盜劫船的事！」

可是，他最不想遇上的事，却偏偏又再遇上。

馬獅龍透過望遠鏡，看到遊艇上有十多個人在厮殺，有些則赤手空拳，有些是拿着長刀短刀。

「怎麼了？」白維廉問。

「又是劫船！」

白維廉搶過了馬獅龍的望遠鏡，看了一會，道：「過去嗎？」

馬獅龍道：「慢着！」

「爲什麼？」

「這次的械劫似乎有點不同！」

「有什麼不同？」

「這是艘極爲名貴的遊艇，而那些海盜也並非是一般流氓！」

白維廉沒有再說話，他再度拿出那柄輕機及短鎗，而且上滿了子彈，道：「無論如何，這些是少不了的！」

馬獅龍接過了短鎗，道：「看，旁邊那艘海盜船也不簡單！」

那艘海盜船是一艘高速的快艇，艇身雖小，但却是痳雀雖小，五臟俱全。

馬獅龍道：「快過去！」

白維廉也可以清楚的看到，那艘名貴華麗的遊艇上的水手，已被海盜打下海裏。

他們正攻向船艙。

但整個船艙似乎是密封的，雖然那些密封的材料是玻璃，但却不能被砍碎。

馬獅龍與白維廉均看不到船艙內有什麼人，或者是有什麼東西。

他們的船直駛向兩艘船去。

那些海盜回首望過來。

其中一人叫道：「停下來！」

白維廉當然沒有聽命，當快接近時，他把船的速度減慢。

有人用機關鎗向他們掃射。

白維廉也沒有退讓，他用機關鎗向他們回敬，而他那柄機關鎗的威力，是凌駕在海盜之上的。

那些海盜縮在遊艇的甲板上。

白維廉叫道：「放下武器……」

當他的話還未說完，又有機關鎗掃射過來。

白維廉躲在船舷處，立時回敬。

那幾個本在名貴遊艇上伏着的海盜，竟大膽地趁着這機會，跳了過來，並繞過船邊，來到白維廉的背後。

他們的身手極爲敏捷，而且手執長刀。

那人長刀一舉。

馬獅龍也同時一扳手鎗。

那人應聲倒下。

馬獅龍再撲上前，却冷不提防對方的一排機關鎗向他掃來。

馬獅龍立時滾在甲板上。

兩個手持長刀的海盜却又趁這機會，分別砍向馬獅龍的左右手。

他們的刀既狠且快。

馬獅龍在忙亂中，手鎗竟然甩了手。

那海盜手持大刀一連砍了八下，迫得馬獅龍連忙翻滾了八個觔斗。

白維廉看見，却是欲助無力，因爲那兩個海盜與馬獅龍相距太近，不能發射機關鎗。

馬獅龍走到甲板的盡頭，一個鯉魚翻身，站了起來，並且雙腿驟飛。

那兩個以爲佔盡便宜的海盜，猝不及防，被馬獅龍踢個正着。

馬獅龍一手拉起其中一人，並搶過了他的長刀，以刀架在他的頸上，道：「你們要劫些什麼？」

那人並沒有回答。

另一人似乎受傷不輕，不過，他却鼓起最後的一分力，向馬獅龍襲擊來。

馬獅龍身子稍動，一拳打出，那

人又再倒在地上。

馬獅龍又再問：「你們劫些什麼？」

那人仍不回答。

馬獅龍以那人作掩護，推他出船邊，叫道：「你們停手，否則……」

他的話沒說完，那海盜已頭部中鎗，倒在馬獅龍身上。

不知是誰人放的鎗，不過，可以肯定的是，海盜嗜殺成狂，連自己的手下也沒有半點憐惜。

白維廉看見這情形，心中也十分憤怒，一連向着海盜船掃射了幾下。

這時，海盜船的引擎已開動，看來，他們的海盜首領是躲在船內的。

有人吆喝了幾聲，馬獅龍明白，那是召喚未上船的海盜回到船上。

接着，從那艘華貴遊艇上，跳下了幾個人。

白維廉又想掃射他們。

馬獅龍道：「算了，他們要退了！」

那艘海盜船慢慢開動，其餘跳下水的海盜，都快速地半潛半游的回到船上。

白維廉跳過了那艘名貴的遊艇上，以機關槍護着船艙，馬獅龍也跳了過去。

當海盜船遠離後，白維廉敲打那玻璃密封的船艙，叫道：「出來，出來，沒事了。」

船艙內却沒有反應。

馬獅龍笑道：「他們以爲我們也是海盜吧！」

白維廉也笑了。

船艙內的人始終沒有出來。

馬獅龍見他們如此固執，也沒有甚麼法子，便轉身回到自己的船上。

當他一轉身，他便看見一捆炸藥。

那捆炸藥是縛在船身上的。

馬獅龍低聲道：「白維廉，炸藥！」

白維廉連忙走近，問：「那裏？」

馬獅龍指指那邊，「看來快要爆炸了」

白維廉道：「爲甚麼說看來快要爆炸了？」

馬獅龍並沒有回答，他走近那捆炸藥，用極其快速的手法，把它扯下。

幸好那捆炸藥是臨時裝上，貼着的膠布極易扯下。

他奮力一擲。

那捆炸藥剛剛觸及海面，便爆炸起來。

那爆炸引起的水柱，足有八層樓那麼高，由此可知，炸藥的威力實在不小。

白維廉道：「再搜！」

他們很快的在船上走了一圈，再沒有發現其他炸藥。

當他們來到船艙，見那玻璃門已開啟了。

船艙內走出三個人。

兩個是粗獷的大漢，後面却是一個面目斯文的漢子，兩個大漢讓開。

那個斯文的漢子上前，合什道：「多謝！」

他說的是純正的英語，但那手勢却是地道的泰式。

馬獅龍道：「你們是甚麼人？」

那漢子並沒有正面的回答，只道：「多謝你們救了我們一命！請問兩位高姓大名？」

白維廉反道：「閣下呢？」

「我叫阿都，我是泰國的官員，在這一帶海域渡假，想不到會遇上海盜！」

「渡假？你的遊艇雖然堅固，但這一帶海面極不太平，你是泰國人，應該知道這點！」

阿都道：「這點我知道，」頓了一頓，又道：「我很多謝兩位救命之恩，請問高姓大名？」

白維廉與馬獅龍互相望了一眼，並不想表露自己的身份與名字，只向阿都笑了一笑。

白維廉道：「快回去吧！」

馬獅龍道：「下次沒有這麼幸運的了！」

阿都道：「你們不願透露姓名也沒有關係，假如你們有一天來泰國，或者遇到與泰國有關的麻煩，你可以說出我的名字！」

他又虔敬的合什，雙手放在額上。

泰國人用合什的手勢表示向人的尊重，雙手合什在頭額之上，是表示最尊崇的敬意。

馬獅龍跳回自己的船上，白維廉也跟着。

兩個粗獷的男人護着阿都進了船艙，隨即，那艘名貴的遊艇開動了。

馬獅龍道：「這一帶的海盜實在太猖獗了！」

白維廉道：「沒有辦法，這裡是三不管的地方！」

「看來這批海盜與先前的一批不相同！」

「當然，設備與對象都不同，其實他們也不算太厲害，那些菲人海盜更是可怕！」

「對了，白維廉，你以爲剛才那個阿都是甚麼人？」

「他說自己是政府官員！」

「可能是掩飾身份！」

「那麼你認爲他是……」

「說不定是大毒梟！」

白維廉有點愕然的道：「也有可能，所謂人不可以貌相！」

「不過，看來他在泰國的名頭一定很大，否則，他也不會說我們假如在泰國有麻煩，可以以他的名字擋駕！」

白維廉道：「我對阿都沒有甚麼好奇，却對船艙之下有甚麼東西才感到興趣！我看過無數的船，却從未見過一艘是用玻璃密封着的船艙！他們可

能要保護或者收藏些甚麼！」

「槍械？毒品？」

「假如是槍械，剛才的爆炸，連我們的性命也沒有了！假如是毒品……」

馬獅龍平生對毒品深痛惡絕，道：「假如是毒品，我們要追上去看看！」

那艘名貴的遊艇已遠去。

白維廉道：「假如眞的是毒品，以後也逃不過你！」

馬獅龍笑了一笑，道：「還是繼續我們的渡假吧！」

白維廉道：「後悔這種海上生涯嗎？」

「沒有，但可惜的是，打劫越南船民的海盜，我們遇上了；打劫豪華遊艇的，我們也遇到了，可惜……」

「可惜沒遇到菲人海盜！」

白維廉道：「遇上了你便頭痛，不過，回程之時，會遇上也說不定！」

不過，他們回程時，却是十分平靜，甚麼也沒有遇到，兩個人只帶着疲倦而黝黑的身軀回到香港。

＊　＊　＊

當馬獅龍回到家裏，還沒有脫衣坐下，電話便响起來了。

「誰？」

「馬獅龍？」

「是的！你是……」

「天呀！終於找到你了！」

馬獅龍也認出那聲音：「盧保？」

「是的，我找了你兩個星期，電話也幾乎打爛了！」

「找我？有甚麼好介紹？」

「一百萬！」

「港幣？」

「難道你想要美金？」

馬獅龍道：「盧保，你知我並不是那些專職拿獎金過活的人！」

「我知道，不過，獎金只是順便提一下而已，這次，我非要請你出馬不可！」

「開玩笑，你手下能人極多！」

「我不放心，我只信你一個！」

「說來聽聽！」

「你也知道，有些事是不能在電話上說的！」

「我剛渡假回來！」

「是的！你太疲倦了！」

馬獅龍想放下電話。

盧保急道：「慢着，你既然疲倦，那麼，我立即來你家！」

馬獅龍想推辭，但對方已放下了電話。

盧保是個言行謹愼的人，他既然這麼着急，那定然是件十分嚴重的事。

盧保在政府機構的職位十分高，但他却全無官僚架子，他是個全能的行政人員，因此，他的職位常常不同，最近他是甚麼職位，馬獅龍也不清楚。

盧保在一個小時後便來到馬獅龍的家。

馬獅龍剛從浴室出來。

「咦？」盧保望着馬獅龍。

「甚麼？」馬獅龍看看自己，也看看盧保。

「不用化粧了！」

「甚麼不用化粧？」

「你這麼黝黑，頭髮又短，眞是與眞的差不多，欠缺的只是唇上的鬍子！」

「究竟你在說甚麼？」

「啊，」盧保笑了起來，道：「我太心急了！」

馬獅龍道：「好，先喝些飲品，慢慢道來！」

盧保道：「好極！」

馬獅龍倒了兩杯啤酒，遞了一杯給盧保。

盧保道：「乾杯，並祝我們合作愉快！」

「甚麼？合作愉快？」

「是的！合作愉快！」

「你以爲我一定會答應的？」

「是的，」盧保肯定地道：「因爲涉及毒品！」

「毒品？」馬獅龍挺直身子坐了起來。

盧保大喝了一大口啤酒，道：「先告訴你一個故事，在我的部門裏，有一位行動組的副主任，最近被我們發覺他是內奸！」

馬獅龍道：「你現職甚麼部門？」

「保安科藥物控制。」

「最重要的工作是掃毒？」

「是的，但我工作的層面擴闊了，並不是單顧本港的毒品問題，而是顧及世界性的！」

「好了，總而言之，你仍是負責掃毒的！」

盧保笑了起來。

馬獅龍道：「你的故事是監守自盜，沒有甚麼新鮮感，對嗎？」

盧保道：「不，絕對有新鮮感，這個監守自盜的人已被我們拘捕了！」

「恭喜你！」

「根據他的口供以及其他可靠的線報，他將要赴泰國去見將軍！」

「那個將軍？」

「芮將軍！」

「是芮將軍？

「是的，是否久聞其大名？」

「對，他是整個金三角中最獨來獨往、超然物外的種毒、製毒、販毒的大頭子！」

盧保又喝了一口啤酒，道：「故事簡單嗎？」

「並不簡單，這位芮將軍，不只不是普通的買家，甚至全世界最大最富有的那幾位買家，他也是不接見的！」

盧保道：「事實上，很多人想見他，甚至泰國本身的掃毒官員，以至是泰國皇帝也想見他！」

「他自成一國，他是泰國中的泰國、金三角中的金三角！」

盧保道：「他雖然叫芮將軍，但在

他自己的毒品王國裡，他是至高無上的！」

馬獅龍沉默不言，因爲他也十分响往，想一見這位獨一無二的大毒梟。

馬獅龍並不是想奉承他，而是想毀滅他。

馬獅龍道：「爲甚麽你這位內奸，却有這個機會？」

「因爲最近本地有幾個大頭子，似有執位的跡象！」

「執位？」

「是的，因爲他們之中，最老的一個最近去世，而他的後人却轉入了正行。」

「因此有人想升上龍頭大哥的地位？」

「是的，但升上去並不能單靠空口說白話，一定要以事實折服他人——譬如可以與芮將軍直接談判！」

「對，這樣的確可以服人！」

「因此，他收買了我部門中的行動組副主任，由他前往泰國，直接與芮將軍接洽！」

「爲何會選中他？」

「其中也有些傳奇成份！」

盧保從懷中拿出一本護照，遞與馬獅龍。

馬獅龍打開一看，居然嚇了一跳，因爲護照上的照片中人，竟有八分像自己。

除了一樣不同之外，那是相片中人留有一撮鬍子。

下面是這人的資料。

吳瀚文

一九六〇年出生，身高五呎十一吋，面部沒有任何黑痣，黑頭髮，皮膚黝黑。

馬獅龍再翻看護照，內頁蓋有很多不同國家的出入境印，看來這位仁兄出國的次數，比一般人乘搭巴士還要多！

盧保道：「他經常往來世界各地，一方面是公幹，另一方面是旅遊！」

「他眞懂得享受！」

「不過，他是寄娛樂於工作，他旅遊時，還從事另一項工作！」

「甚麼工作？」

「毒品經紀！」

「毒品也有經紀？」

「有的，他，以自己掃毒科的身份來掩飾，也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與世界販毒頭子接觸！」

「那麼，他的收穫不錯吧？」

「不錯，存在瑞士銀行的存欵，足以使他生活悠閒在瑞士十輩子以上！」

「爲甚麼他還不罷手？」

「他也想，但欲罷不能！」

「被人抓到痛脚？」

盧保道：「咦，爲甚麼你甚麼事也知道似的？」

「有甚麼痛脚？」

「可是這一次却並非如此，這一次之後，他便會退出江湖，隱姓埋名，據說他有一個妹妹，美麗聰明，身手矯健，是一個無遠弗屆的旅遊家！」

「與他有甚麼關係？」

「據說……我强調據說，是因爲沒有得到吳瀚文的親口證實，他的妹妹誤入了泰北地區，被一些土著的泰族人捉住了！」

「吳瀚文有錢，可以派人去拯救！」

「可惜錢並不是萬能！沒有人敢做這一件事，因此，他只能親自去做！」

「與這次見芮將軍有關嗎？」

「有的，在泰北地方，只有芮將軍一人，能通行無阻，也唯有他才是他妹妹的救星！」

「他一心一意爲拯救妹妹？」

「不，恰巧這次販毒頭子大執位，其中一個想利用他，要他直接與芮將軍見面！」

「我却不明白，爲甚麼芮將軍會肯見他？」

「對了，我剛才說過，其中有些傳奇成份，我還沒有告訴你，他在十年前，曾經在歐洲的一個火車站內，爲一個年輕人買了一張火車票，他把自己的名字告訴了那年輕人，那年輕人就是日後的芮將軍！」

「那是一票之恩？」

「是的，馬獅龍，你明白了沒有？這事千頭萬緒！」

馬獅龍道：「我明白，簡單來說，吳瀚文以自己在掃毒科的地位，從事毒品活動，他本來已想收手，不過因爲他的妹妹在泰北失踪，因而他要親身出馬去營救，也因事有湊巧，本地毒販頭子中，有人想取得領導地位，又知道他曾與這位芮將軍有過一段淵源，因此想利用他，要他親往泰北與芮將軍洽談，假若成功，這人的地位一定更爲穩固，而他自己也因利乘便，希望芮將軍可以救出他的妹妹！」

盧保一邊聽一邊點頭。

馬獅龍也喝了一口啤酒，道：「你想我怎樣？」

「冒充吳瀚文往泰北！」

「爲甚麼要我？」

「第一，你對毒品深痛惡絕；第二，你身手矯健，並且對毒品有深厚認識；第三，你似吳瀚文！」

「好，這是義不容辭的事，我答應。」

「你此行有兩個任務，第一，與芮將軍見面之後，要想辦法把這個王國剷平；第二，要迎救吳瀚文的妹妹！」

馬獅龍道：「要剷平芮將軍的王國，那我的夢想，當然，我會盡力而爲，至於救他的妹妹……」

「這點也極爲重要！」

「爲甚麼？」

「因爲吳瀚文說過，只要救出他的妹妹，與他見面，他會把本地與外地所有販毒的情形全部抖出來！」

「其實你不必答應他甚麼條件，也可以迫他說出來！」

「不，吳瀚文並不是一個普通人，他可以說是我們整個國際刑警方面的大間諜，不知他提供了多少資料給世界上所有毒販，還有更重要的一點，他也是整個世界販毒集團的反間諜，他也掌握了世界上販毒活動的最重要資料，馬獅龍，你說，你能讓這一個線索死去嗎？」

「不能，當然不能！」

「他答應過，假若能救回他的妹妹，他會提供所有資料給我們！」

「迫供行嗎？」

「不能，他有一千零一百種方法，可以當着衆人面前自殺！」

「試過？」

「試過！當我們的工作人員向他迫供時，他曾一掌打在自己的額上，結果昏迷了三天！」

「爲甚麼他不眞眞正正的自殺？」

「因爲他還有一件最後的心事，就是要見他妹妹！」

馬獅龍心想，吳瀚文倒也是一個傳奇人物。

「我想見見他！」

「沒有用，他自從被我們拘捕之後便不想見人，整天如入定老僧似的！」

盧保從懷中拿出一盒錄影帶：「你看！」

馬獅龍扭開了電視機及錄影機。

螢幕上出現一間看似酒店的客房，接着，出現了一個人的背面。

然後是他的正面，馬獅龍嚇了一跳，這人的身形、面形，除了一撮鬍子之外，竟與他有七八分相似。

那是吳瀚文。

他呆呆的看着鏡頭，一動也不動，他的眼睛是睜開的，但却似視而不見。

螢幕上角有一個時鐘，根據時鐘顯示，他呆對着電視機的鏡頭足竟有八小時之久，他動也不動，甚至不用去厠所，實在奇怪得很。

馬獅龍道：「這人似是身懷絕技！」

「我也有這樣的感覺！」

「是的，我想他是懂得龜息氣功的！」

「龜息氣功？馬獅龍，我們快要踏入廿一世紀了！」

「這沒有關係，我們中國有很多古老而又神秘的事物，無論是在廿二世紀，甚至廿三世紀也都無法解釋！」

「他有這種本領，與我希望你做的事有何關係？」

「有！你認爲我有本領，才委托我去冒充他，完成見芮將軍的事！」

「是的，我認爲你有足夠的本領！」

馬獅龍笑道：「我一眼看去，覺得這人的本領比我更高，而且，去剷平芮將軍的王國，他才是一個最適合的人選！」

「開玩笑？這是與虎謀皮！」

「不，我有足夠的辦法說服他！」

盧保實在不相信。

馬獅龍道：「你帶我去見他！」

「我……」

「有什麼難言之隱嗎？」

「吳瀚文失踪了十天，全港的販毒頭子都在虎視眈眈，假若一發現他的行踪，吳瀚文一定活不了！」

「你連我也不相信？」

「不是，我只是不想你在出發之前便惹上麻煩！」

馬獅龍道：「其實我有一個這樣的構想——我與他同去，一定可以事半功倍！」

「什麼？」盧保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是的，我要與他同去！」

「放虎歸山？」

「不，我有辦法控制他！」

「什麼辦法？」

「我現時還不知道，但當我見了他之後，自然有適當的辦法！」

「如果我堅持要你一個人去呢？」

「我不會去，因爲我無能爲力！」

盧保道：「換句話說，你一定要先見他？假若不能說服他，那又如何？」

「那我只有獨自去！」

盧保想了一會，才道：「好，明天你等我。」

「怎樣通知我？」

「到時你自然知道。」

盧保離開了馬獅龍的家。

馬獅龍仍然觀看那盒錄影帶。

錄影帶的後半段，還有一些關於吳瀚文日常生活的片斷，他果然是個極其講究的人，無論是食物或是衣着，甚至是日常生活的細節，也都極其講究。

他是有條件的，不過，他有時表現得頗爲痛苦，因爲他不能公開他的財富，他一旦公開，他的收入與官職不稱，便會惹人懷疑。

他實在是一個傳奇的人物，馬獅龍非常想見他，甚至與他合作一次。

不過，回想起來，與一個毒販(嚴格來說，吳瀚文根本就是一個毒販，只不過他販毒的方式與衆不同)合作，去剷平芮將軍的王國，那簡直是天方夜譚！

然而，很多事情並不如想像中那麼簡單。

假若人生可以想像與預料得到，那便不是人生。

吳瀚文的護照仍在馬獅龍那裡，他再翻開一看。

這人六月出生，是個雙子星座的人。

根據星座的顯示，這個人有雙重性格，是個靜如處子，動若脫兎的人。

他有極其狡猾的一面，也有正義的一面。

不過，這些只是星座書的指示。

事實是否如此，明天見到他，也許會知道多一些！

* * *

盧保翌日下午才來電話：「馬獅龍，你聽着，駕車到港島的南區，那處有一條山徑，名叫金夫人徑……」

馬獅龍道：「慢着，讓我看看地圖……南區……金夫人徑……」

「在那上山的路口，有一個電話亭，你到了那裏，先等我的電話，我才繼續告訴你如何找他！」

「爲什麼要這麼麻煩？」

「因爲我怕洩露他的行藏！」

「我有手提無線電話！」

「不能用，因爲那些毒販頭子都有監聽無線電話的設備，就這樣吧！」

盧保的電話掛斷了。

馬獅龍沒奈何，只好立即駕車，直往南區的金夫人徑，其實那裡並非是難找的地方，只不過很少人會注意到有這麼一條山徑。

一路上，馬獅龍極其小心，注意周圍是否有跟踪他的人。

沒有，一路平安。

來到那條山徑口，果然有一個電話亭。

馬獅龍剛步入電話亭，電話便响了。

「誰？」

「馬獅龍，你駕車沿山徑而上，開始的時候，那條石屎路足夠你的車輛行駛，逐漸，便會出現一條泥路，那條泥路看來汽車並不能進入，不過，你不用理會，只管繼續行駛，直到泥路盡頭，你便可以見到吳……」

「好的，還有什麼吩咐？」

「沒有了，依照你的提議，如果成功，帶他來見我，再從長計議！」

「帶他往那裏？」

「我到時會通知你！」

馬獅龍放下了電話，他實在有點不明白，盧保不會不相信自己的，爲什麼他要用這種迂迴曲折的方法？難道其中有詐？

不過，既來之，則安之！

馬獅龍上了車。

這時候已開始入暮，馬獅龍沿着那條上山的道路，一直駛上去。

果然，開始時是一條石屎路，過了約半個小時的路程，便沒有了石屎路，前面只有一條狹窄的泥路。

假若不是盧保說過，馬獅龍也以爲汽車不能再駛入，但既然盧保說過可以駛進去，他便大膽的駛進去。

這條泥路僅僅可以讓汽車駛入，他亮起了車頭燈。

不久，前面有一座建築物。

那是一個球形的建築物，是一個天文台的分站。

這球形建築物看來是新建的，內裡還沒有安裝上儀器。

馬獅龍下了車。

其實整座建築物是這樣的——下面是一間平房，平房上面才是那圓形的東西。

下面的平房是有窗子的，並且有燈光透出。

馬獅龍直向燈光處走去。

門是緊閉的。

馬獅龍敲門，並叫道：「有沒有人？」

沒有人應門。

忽然，馬獅龍感覺到身後似有異動，他迅速地回過身來，只見一個傴僂的人站在那裏。

馬獅龍正想開口說話。

那傴僂的人已撲了上來，一拳兩腿，竟能夠使出不同的八式。

馬獅龍想不到這個似是半殘廢的人，却是身手靈活，每一式都是攻向自己的要害。

幸好他的反應敏捷，他一連接了六式，第七式才借勢反攻。

他的反攻，也是攻向那人的要害。

那傴僂人一閃，一躍而上，攀向那個有燈光透出的窗口，並且躍入。

馬獅龍如影隨形，跟着他進入窗內。

一時之間，那人無法擺脫馬獅龍。

忽然，一陣閃光。

是匕首，馬獅龍遁着光的閃耀，以快速的擒拿手法奪其匕首。

那人手法再變。

匕首向內刺，似要割斷馬獅龍的手腕。

馬獅龍突然發動，一手劈下。

那匕首也應聲而下。

「好！」那傴僂的人叫道。

馬獅龍躍開。

那人外表傴僂，好像殘廢，但聲音却是爽朗的，續道：「大小擒拿手，出自廣東譚家；寸內發動，來自詠春，果然名不虛傳！姓馬的……」

「你認識我？」

「在毒品這個世界裏，有誰不認識你馬獅龍！」

「我也成爲毒品中人？」

「不，你是販毒者的尅星！」

「過獎了，吳先生！」

「你也認識我？」他突然緊張起來，傴僂的背竟然挺直！

「除了你自己，還有誰知道你在這裡？」

吳瀚文似乎吁了一口氣，道：「是盧保？」

馬獅龍點了點頭。

「盧保叫你來向我勒索什麼？」

「勒索？爲什麼這般難聽？」

「他抓着我，要我這樣，要我那樣，那與勒索有什麼分別！」

「他其實給了你相當自由，基本上，你根本可以離開這個鬼地方！」

「我可以嗎？我只要一離開這裡，那些人……便會蜂湧而至，唉！」他嘆了口氣。

馬獅龍現在才明白，盧保讓吳瀚文躲在這裏，而不用禁錮着他的理由。

因爲只有在這裏，吳瀚文才安全。

這時，吳瀚文扯下自己的衣裳，本來是一件殘破的衣服，馬上成爲一件普通的飛機恤。

他再用手抹臉。

放下雙手，以另一張臉孔望着馬獅龍。

馬獅龍看見，嚇了一跳，這人的臉孔竟有七分像自己，只是唇上多了一撮鬍子。

「這是你的眞面目？」

吳瀚文笑了一笑，道：「對了，我剛才見你也是嚇了一跳，爲什麼你會那麼像我？」

這次輪到馬獅龍笑了，道：「我怎知道？」

「說，你們有什麼要求？」

「其實並不是盧保的要求。」

「是你的？」

「對，我要求你與我一起往見芮將軍！」

「你去見芮將軍？」

「是的，你有你的目的，我有我的目的！」

「我的目的是……」

「當然是救回你的妹妹，我會盡力幫忙！」

「你的目的呢？」

「要摧毀芮將軍的毒品王國。」

吳瀚文道：「你在做夢，以你的力量，要摧毀芮將軍的王國？」

「是的，單獨一個人行動，是做夢，但有你，應該是一個可以實現的夢想！」

「我並不是一個英雄，我只想找回我的妹妹！」

「我也不是，但要摧毀一個人，並非一定要用暴力！」

吳瀚文奇怪的望着馬獅龍。

馬獅龍道：「世上有兩種力量，一種是暴力，另一種是思想的力量！」

「思想的力量，有什麼威力？」

「思想的力量比暴力更爲厲害。」

「我實在不明白。」

「當然，這是難以解釋的。」

「我幫不到你！」

「你不想親手救回你的妹妹，而且親手殺死那個傷害你妹妹的人？」

吳瀚文有些意動。

馬獅龍道：「你從毒品上賺了無數的錢，夜闌人靜時，可有內疚？」

吳瀚文道：「我知道毒品的禍害，不過，我的情形不同，我只是一個中間人、一個經紀，一大筆的交易，我根本沒有碰過毒品，甚至沒有見過毒品！」

「你當這是什麼交易？」

「是任何物品的交易，就如一個汽車經紀，甚至是幾百萬噸白米的交易！」

「但你內心是明白的，毒品害人……」

吳瀚文垂下了頭。

人是有良知的，吳瀚文仍有人性的一面。

馬獅龍道：「有道是，取之於民，用之於民，你取之於毒品，用之於反毒！」

吳瀚文抬頭望着馬獅龍——天下間竟有人會叫一個毒品經紀反毒。

馬獅龍道：「盧保叫我冒充你去見芮將軍，這事我是義不容辭的，不過，我回心一想，我可以冒充你一時，却終會被人悉破，而且會破壞整個計劃，可能，更連累你的妹妹，但有了你，情況便大大不同。」

「你不用再說！」

「你若有機會逃離這些人的魔掌，你雖然可以易容，改名換姓，重新生活，不過，你再也不能見到你的妹妹，那種痛苦，只有你自己才明白！」

「不要再說！」

「這是唯一的機會，你只有救回你的妹妹，才可以安心活下去！」

吳瀚文望着馬獅龍。

馬獅龍的話極有說服力，因爲他搔着了吳瀚文心靈的癢處。

吳瀚文想起他母親臨終前的所托，那件事深深的烙印在他腦海之中。

「那你有什麼計劃？」

馬獅龍道：「我一向抱着既來之則安之，沒有什麼計劃！」

「那是不能的，萬事都要有周詳的計劃！」

「這是我與你不同！」

「那要證明一下，究竟誰對誰錯！」

「將來一定有好證明。」

吳瀚文道：「我怎樣離開這裏？」

這一句話算是吳瀚文的承諾。

馬獅龍道：「隨我往見盧保！」

吳瀚文沒有異議，隨即把衣服一拉，那件普通的飛機恤竟又變成了一件黑色的外衣。

然後，他以雙手搓着面孔，不一會，他的臉上出現了很多皺紋，並且表情呆滯。

馬獅龍回過頭來，看見他的模樣又改變了，有點詫異，隨即却明白，吳瀚文實在是一個易容的高手。

吳瀚文笑道：「你認爲怎樣？」

「不錯，怪不得你十多年來能履險如夷！」

他們離開了那圓形大屋。

馬獅龍上了車，開了車頭燈，吳瀚文並不是坐在馬獅龍的左邊，而是睡在後面的車廂內。

馬獅龍小心地開車，走過那條泥路，重回石屎路。

這是一個沒有星星也沒有月亮的晚上。

馬獅龍把車子加速。

忽然，他看見前面鬼影幢幢。

那當然不是鬼怪，他把車頭燈開亮了一點。

前面黑影處，立時有更光亮的光柱射來。

馬獅龍知道，這不是講理的時候，他把車慢駛下來，卻又突然加速。

這一加速，立時將前面兩輛攔路的車撞開了。

兩輛車內，各自跳下了幾人。

馬獅龍的汽車有些損毀，但卻沒有損及引擎，他更乘這些人沒有來攻擊之時，更加用力踏油門。

可是，左右兩支光柱突然射來。

馬獅龍因爲看不清楚前面的道路，他下意識的把車子駛慢。

這一駛慢，他便覺得好像有人撲上。

那並不是感覺，而是事實。

他再睜開雙眼的時候，卻見左右都有一隻拿着一塊硬物的手，把他的擋風玻璃打得粉碎。

馬獅龍推開車門。

這時從擋風玻璃處有雙腿撐入，那些碎了的安全玻璃有如鑽石般墜下，那雙腿已硬生生的挾向馬獅龍的頸項。

馬獅龍向下一縮，車門打開，人已滾出了車廂之外。

這一番動作，描寫大費筆墨，但事實的過程只用了十多秒鐘，快如閃電。

馬獅龍滾在地上，一躍而起。

他身子未穩，一顆子彈已從他耳邊擦過。

開槍的人不知是眼界差，還是故意警告。

馬獅龍在滾下車時，早已瞥到車外站有十人之衆。

他立時明白，盧保的話並沒有誇張，只要吳瀚文稍露蹤影，便會惹來千百顆子彈。

馬獅龍知道敵衆我寡，一定要以快打慢。

他立時一個縱身，向那開槍的人撲去。

那開槍的人想不到馬獅龍被子彈擦過耳畔也嚇不倒，反而立刻攻向他。

那人想再開槍。

他的反應其實已算快，但馬獅龍的動作更快，他一手劈向那人持槍的手，另外一掌已重重的打在那人的肚皮上。

手槍飛脫，那人連退十步。

馬獅龍仍然沒有慢下來。

他的身體似有無窮的力量，掠向凌空的手槍，並且一手攫了它在手中。

兩聲槍響又在耳畔響起。

馬獅龍兩個觔斗避開了子彈，並且在百忙之中，也連發兩槍。

兩個開槍的人應聲倒地。

這一連串快速的動作，看得在場的人既動容、又佩服。

再沒有槍聲。

馬獅龍才看得清楚，自己身在五輛汽車的包圍當中，每輛車的後面，站有十人，並且都有輕機。

「好身手！」

馬獅龍看清楚形勢，緩緩的站了起來。

說話的人，是坐在五輛汽車之中的一輛。

馬獅龍看不清楚那人的面目，因爲燈光太過刺眼，不過，那聲音卻是十分熟悉。

「是你們給我面子罷了！」馬獅龍希望對方再多說一句話。

「千面鱷呢？」

只是這一句話，馬獅龍便知道對方是城中著名的教頭，「教頭」是他的外號，因爲他是一個技擊的教頭，也是一個槍擊的教頭。

但實際上，他是一個打手。

馬獅龍曾在幾次的打鬥中，都與他有過輕微的接觸，不過，教頭爲了保護他的主子，每次都是且戰且退，因此，他們並沒有正式的接觸。

馬獅龍道：「教頭？」

那人冷笑，笑聲刺耳。

「現在再沒有做人的狗奴才了？」馬獅龍故意這樣激他，使他火氣上升。

可是，出乎意料之外，「教頭」竟保持冷靜。

「我們要的是千面鱷！」

「千面鱷？」

「別裝模作樣了，交出千面鱷，你還有一條生路！」

「你指的是吳瀚文？」

「還有誰？」教頭的聲音開始粗暴。

「我也正在找他！」馬獅龍道。

其實，這話也有一半的眞實性，因爲馬獅龍在這一連串的打鬥之中，吳瀚文一直沒有出現過。

他去了那裏？他臨陣退縮？

「你還在裝蒜？」「教頭」已從他的車廂的天窗中站了起來，並且把輕機枕在車前。

馬獅龍有點心驚，因爲自己站的位置，是在機關槍射程之內，而對方那柄機關槍，一秒可以發射五顆子彈，無論自己身手如何迅速，都沒有理由可以逃過他的子彈。

馬獅龍心下不禁咀咒：可惡的吳瀚文！

教頭道：「馬獅龍，我敬你是一條漢子！」

馬獅龍道：「我實在不知道！」

「那休怪我無情了！」教頭舉起了機關槍。

馬獅龍自忖再無逃出生天的可能！

可是，他那輛棄置了的車子卻突然動了起來，直衝向教頭的車子。

那猝然的改變，使教頭立即扣槍，但卻不是射向馬獅龍，而是射向那車子。

那車子衝向教頭，卻並沒有人駕駛的。

機關槍的子彈把車頭掃得稀爛，

但車子仍然衝向他，教頭知道，這車子若有人駕駛，這人的目的是同歸於盡，他身價極高，當然不會硬碰。

他躍出車外。

車子仍然猛力衝來。

一時之間，所有人都知道，兩輛車子只要一碰到，便會發生爆炸。

他們都拚命滾開。

馬獅龍也不例外，而且比他們任何一人滾得更快更遠，他在山坡邊緣攀着草叢。

果然不出所料，兩輛車子一碰之下，立時爆炸。

火舌高漲，已把附近的樹木燃着了。

忽然，一連串的機關槍，整整的射了大半個圓圈。

馬獅龍看得清楚，槍聲一停，只見吳瀚文走近「教頭」，一脚踢出，那支機關槍已被踢起。

然後，火光之中，一聲槍響，教頭的前額湧出鮮血，連呼叫的聲音也沒有了！

其他的人嚇得呆了。

有人不顧一切跳了出來，走上汽車。

吳瀚文仍然冷靜地拿着手槍，當他每見一個人影，便發一槍，五個人影，便是五槍。

彈無虛發的五槍。

馬獅龍看着吳瀚文這一連串的行動，心底湧起一陣寒意，天下間竟有這麼狠的人。

狠而且冷靜。

並且趕盡殺絕，實在駭人。

馬獅龍緩緩地站了起來。

吳瀚文的槍立即對着了馬獅龍。

他說：「站住！」

馬獅龍站住，整個人有冰冷的感覺。

「格」的一聲，他扣了槍，但卻沒有子彈射出，吳瀚文大笑，道：「馬獅龍，你的數學很差！」

馬獅龍無言以對。

吳瀚文續道：「我第一顆子彈是射向了教頭，然後又發射了五顆！」

馬獅龍回過身來。

吳瀚文道：「還不快走！」

火勢越來越猛烈，吳瀚文走向山坡，一直半跑半滾的向下而去。

馬獅龍只好跟着他。

「千面鱷」這外號並沒有改錯，吳瀚文這人精於易容之道，千面已是無可置疑，原來那個「鱷」字也沒有改錯，他實在是大鱷，是大鱷中的大鱷！

他可以在世界販毒頭子中左穿右插，而且賺得厚利，雖說他有高官厚職的掩護，其實他的身手、頭腦、狠毒，才給他帶來成功。

這成功也並不易得來。

馬獅龍實在低估了此人，與鱷相交，自己有否足夠的能力？

吳瀚文回頭道：「馬獅龍，到了山下，我們要走回原路！」

「爲什麼？」

「那樣才不會引人懷疑！」

「什麼人會來？」

「你看上面仍然火光衝天，相信在十分鐘之後，定有警方的人趕到！」

「我們走回原路，豈非自投羅網？」

「不會的！」

吳瀚文沒有解釋，再度滾下山坡，然後跑回原路——金夫人徑的入口處。

他一面跑一面整裝。

當他來到路口之時，已戴上了一頂喼帽。

他隨手拋了一頂喼帽給馬獅龍，道：「快戴上！」

馬獅龍接過，立刻戴上。

當他們走近那電話亭之際，已有兩個警察走近。

「發生了什麼事？上面那麼大火。」

吳瀚文道：「我們是拍戲的！」

「拍戲？」

「是的，工作人員已把火勢控制了，不用擔心。」

兩個警員看看他們，見他們戴上喼帽，沒有懷疑他們，於是慢步上山去。

「快走！」吳瀚文道。

從這一個小節，也應重新估計吳瀚文的智慧，他料事如神，對任何環境也能應付裕如。

突然，馬獅龍看見路旁有一個大垃圾桶，裏面似有聲音傳出。

「慢着！」

吳瀚文也發現了，他一脚踢過去，那個垃圾桶的桶蓋飛起，露出了一個人頭。

盧保，是被縛着的盧保！

「不要過來！」盧保用鼻音發出這些聲音，並唔唔的叫道：「炸彈！」

兩人略一遲疑。

吳瀚文已衝上前去，一手抱起了被縛着的盧保，他的身上果然縛着一個計時炸彈。

馬獅龍一手扯開了封住盧保口部的膠布。

盧保道：「那裏還有！」

馬獅龍道：「我解這個！」

吳瀚文立刻走往那垃圾桶，桶內果然有另一個計時炸彈，而且體積比縛在盧保身上的更大。

馬獅龍一手把盧保反過身，看看那計時炸彈，還有三分鐘便會爆炸！

他首先拆下信管，再拉開了時間掣，然後把電池扯開，這才吁了一口氣。

吳瀚文也做着同樣的動作。

三人坐在地上，同時噓了一口氣！

馬獅龍問：「究竟事情有了怎樣的轉變？」

「說來話長！」盧保道。

吳瀚文道：「走，三個人目標太大

了！」

盧保道：「你們快找地方躲藏，有了地方，才與我聯絡，我會長時間在辦公室！」

馬獅龍道：「好好保重！」

盧保已掉頭而去。

馬獅龍道：「隨着我來！」

遠赴泰北　將功贖罪

他們來到了大路，那時已是晨光曦微，路上已有小巴出現。

他們乘搭小巴出市區。

馬獅龍心想：「吳瀚文實在是一個大目標，假如再在市區多留一刻，便會被人發覺，那麼，以後的行程，便會有更多的阻礙！」

吳瀚文道：「有什麼安全的地方？」

忽然，馬獅龍想起了白維廉——白維廉的遊艇。

他們下了車。

這時，吳瀚文已改變成一個普通文員的打扮，胸前竟掛有一條領帶。

他們走近路旁的泊車處。

吳瀚文道：「我駕車，你躲在後面指路！」

馬獅龍點點頭。

吳瀚文走近一輛車，那是一輛普通的日本車，並不名貴，他在駕駛座那邊的門弄了兩弄，既沒有鐵線，也沒有其他工具，車門便應聲開了。

「快上車！」

馬獅龍知道，自己也已暴露了面目，在路途上會被那些販毒集團線人發現。

化了裝的吳瀚文反而不會被人發現。

於是，馬獅龍睡在車廂的後座。

「往那裏？」

「五號碼頭！」

吳瀚文沒有再問，直駛往東區的五號碼頭。

雖然是大清早，但已有很多人聚集碼頭，這個季節，出海最爲適宜。

白維廉的遊艇仍然泊在那裏。

吳瀚文把車子泊好，隨着馬獅龍跳上了白維廉的遊艇。

白維廉仍在酣睡。

馬獅龍還未弄醒白維廉，吳瀚文已在船上走了一週，回到馬獅龍身邊，道：「這也是我的其中一個夢想！」

白維廉已醒來了。

馬獅龍道：「這位是吳先生，我的好朋友，這位是你夢想的主人白維廉！」

「白先生！」吳瀚文親切地與白維廉握手。

馬獅龍道：「立即出海吧。」

白維廉沒有追問，走進舵房，吳瀚文也隨着上去，馬獅龍也跟着。

吳瀚文見遊艇離開碼頭，便道：「讓我來。」

白維廉道：「好，我下去洗臉，並且弄一些早餐，想吃些什麼？」

馬獅龍道：「吃得下肚子的東西。」

吳瀚文道：「不，最好是龍蝦做早餐！」

他委實不客氣，而白維廉也沒有理會他。

吳瀚文果眞是個不同凡响的人，據他說他以前從未駕駛過遊艇，不過，在短短的一刻，他看到白維廉的駕駛，便學懂了一些，再經過十多分鐘的練習，他已是應付裕如了。

雖說是在航行中不需要什麼特別的技巧，但由此可知，他是一個極爲聰明的人！

過了不久，船已出了大海。

他們的航線並不是往熱門的海浴場路線，因此很快便看不見其他船隻。

一片天連海，海連天的風景，那種悠閒自得的情景，與昨夜那種緊迫、險死橫生的景象，眞有天淵之別！

「你們想往那裏？」白維廉從艙下叫上來。

馬獅龍道：「並沒有目的。」

「那麼，先把船停了吧！」

吳瀚文道：「是否要先減速，然後才停下？」

「對，假若要泊船的話，則要開倒車。」

船停了，白維廉也從船艙裏出來，手中捧有三碟早餐，居然是龍蝦！

白維廉道：「你眞幸運，昨天我吃剩三隻小龍蝦，不要小看牠，味道不錯！」

吳瀚文道：「我向來都是個幸運的人！」

馬獅龍道：「希望你的幸運能維持下去。」

白維廉道：「好了，我們一邊吃早餐一邊談，先讓我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馬獅龍道：「你的無線電話呢？」

白維廉從船艙拿來無線電話。

馬獅龍接過了他的無線電話，道：「我要先與盧保聯絡，相信你從我們的對話中，可知道其中詳情！」

電話接通了，盧保似乎十分心急，道：「你們究竟去了那裏？」

「最安全的地方。」

「吳瀚文呢？」

「吳瀚文正在吃龍蝦！」

「怎麼？」盧保有點莫名奇妙。

馬獅龍先向他解釋他們到海上的原因與經過。

盧保聽了，才放下心來，道：「今早我以爲一定不能逃過大難！」

「爲什麼你會被縛上計時炸彈，並且被塞在垃圾桶之內的？」

「他們實在是心狠手辣，不只要我死，而且要使救我的人也一起死去！」

「不要再說其他的了！」

「馬獅龍，其實，當我告訴你吳瀚文躲藏的地方時，你不覺有些累贅

嗎？」

「累贅？」

「我叫你往那小徑路口，又要你在路口之電話亭聽電話，你不覺得那是多餘的？」

「我以爲你是爲了保安問題。」

「其實，那時『教頭』那班人正威脅着我！」

「他們想怎樣？」

「很簡單，希望盡量拖長時間，使他們可以跟你一起上山，然後把你們一併殺了！」

「他們不自量力！」

盧保道：「他們想不到會葬身山上，不過，他們也預算到失敗，因此才把我放在山脚的垃圾桶內，並且預料你們逃下山來，找到我定會救我，拆得了我身上的計時炸彈却拆不了垃圾桶內的那個！」

「其實他們想要我們三個人一起死在那裏！」

「我早已說過吳瀚文不能再露面！」

馬獅龍道：「那麼，今早一定有頭條新聞了？」

「不，警方抵達現場，最初以爲是拍戲，後來才知道是大新聞！」

「既是大新聞……」

「警方發現幾個死者都是通緝犯人，於是便當他們互相火併！」

「爲什麼不讓記者公佈這事實？」

「因爲我不想再刺激那些人，聯手來找你們！」

吳瀚文忽然拿過馬獅龍的電話，道：「盧保，我已答應了馬獅龍的要求。」

「那你們可以互顯神通！」

「不，我只是爲了我的妹妹！」

「爲了甚麼也好，好自爲之！」

吳瀚文道：「完成了這件事之後，我在政府部門的職位方面……」

「我不能保你！」

「我不是叫你保我，而是叫他們看在我將功贖罪的功勞，讓我留下一個好名聲，我會自動消失，不再爲禍人間！」

「你也知道自己是爲禍人間？」

吳瀚文把電話交回馬獅龍。

「盧保，爲免更多麻煩，我們的行動已開始了！」

「好極，你們到了泰國後，再與我聯絡！你們有沒有具體的計劃？」

「沒有，你知我處事的作風。」

盧保道：「吳瀚文一定會有一個周詳的計劃！」

他掛上了電話。

白維廉道：「你們這樣便去泰國？」

馬獅龍道：「難道還要找旅行團？」

三人都笑了起來。

白維廉道：「往泰國的航線，並沒有什麼問題，問題是如何入境！」

馬獅龍道：「我們自然有辦法！」

吳瀚文聳了聳肩。

白維廉道：「好，到了泰國水域再說！」

遊艇開始全速而行。

*　*　*

第一天的航程上，他們遇見了兩艘越南船民的船，幸好沒有遇到海盜。

提起海盜，馬獅龍便把他與白維廉前幾天在海上與海盜週旋，並且遇到了那個「阿都」的事告訴吳瀚文。

馬獅龍道：「對了，那個阿都，據他自己說，是個政府高級人員，我看你在泰國，假如遇到不可解決的麻煩，提出他的名字，可能會絕處逢生！」

吳瀚文道：「泰國有什麼官員有這本領？」

忽然，白維廉道：「馬獅龍，你記不記得我前幾天說過的那些海盜？」

「又來了？」

馬獅龍與吳瀚文立時跑回駕駛室。

白維廉把望遠鏡交與馬獅龍，馬獅龍一看，只見遠處有兩艘船，一艘是遊艇，另一艘應是海盜船。

吳瀚文極不耐煩，搶過那望遠鏡一看，道：「聽你們說對付海盜那麼刺激，我也想……老白，快去。」

白維廉把船的方向調校了一下，並且全速開行，又向馬獅龍道：「你見過甚麼海盜？」

「見過那些連越南船民也打劫的越南海盜。」

「還有呢？」

「打劫阿都的那些泰國海盜。」

「未遇上的呢？」

「你說過的菲律賓海盜，又是另外一種。」

「是的，我們終於遇上了。」

吳瀚文問：「菲律賓海盜最是厲害？」

「一會你便知。」

白維廉又把武器拿出來，他自己拿一挺輕機，一把手槍交與馬獅龍。

「你等一下。」白維廉對吳瀚文說。

他打開了一塊艙板，下面有一個工具箱，打開工具箱，裏面是一枝未嵌上的長槍。

「這枝槍正合我胃口。」吳瀚文三兩下功夫，便把長槍嵌好了。

白維廉道：「我看非必要時，不可用這枝槍。」

吳瀚文道：「是的，這長槍威力極大，一槍可以把這船毀去一半。」

白維廉點了點頭。

船已駛近。

他們可以清楚地看見，在那遊艇之上，有五六個海盜正圍毆一個人。

而遊艇上的水手，全都躺在甲板之上。

在那艘海盜船上，有人以菲律賓語警告：「走。」並且發射了一槍。

這並不是警告，而是向着他們的

遊艇發射。

子彈在他們的頭頂飛過。

吳瀚文一言不發，把長槍舉起，一槍射出。

「轟」的一聲，那艘菲律賓海盜船的船尾，竟然開了一個大洞。

這一聲响，令那幾個在遊艇上圍毆的人也停了下來。

白維廉叫道：「是個女的？」

馬獅龍一看，被圍毆的竟是個女人。

打女人已是難看之事，幾個海盜圍毆一個女人，更是難看至極。

吳瀚文又舉起了長槍。

馬獅龍道：「不，連那艘遊艇也被轟去一半了。」

吳瀚文放下了槍，道：「你掩護我，我上去。」

馬獅龍點了點頭。

吳瀚文幾個翻身，已上了那艘遊艇。

幾個海盜見有人插手，也立時迎上來，他們手中拿着一種似是日本武士刀的刀。

他們向吳瀚文迎頭劈下。

吳瀚文却突然跌倒在地上——當然並不是眞的跌倒，而是用「地堂」打法。

他的雙腿向前面那兩個海盜一剪！

兩人就地翻滾，吳瀚文一人再送一脚，翻身奪刀。

這幾下功夫清脆俐落，實在使馬獅龍大爲讚賞，那個被圍毆的女人，也立時加入了戰圈。

幾個可惡的海盜無法打敗那個女人，又有了吳瀚文的加入，當然是潰不成軍。

海盜急速退下去。

吳瀚文却沒有放過他們。

他武士刀一揮，一個海盜的肩膀被他砍去，另外一個不自量力，一刀劈下，吳瀚文一個虛招，避過他的刀，然後橫削，立時削下他的右手。

一時之間，血肉橫飛。

另一個海盜却突然改變了方向，向那女子攻去。

海盜狠狠劈下一刀。

女子舉刀迎格。

可是，那海盜却是虛招，當那女子的雙手舉起之際，那海盜用極其快速的動作，竟然一竄到了那女子的身後，然後攔腰一抱，抱起那女子。

因爲那海盜的身材極爲高大，攔腰一抱，便把那女子抱離地面，而且用刀架在她的胸前。

那女子又急又憤。

海盜大叫道：「放下刀。」

女子無奈，把刀抛下。

那海盜極爲得意，並用他那滿是鬍鬚的臉頰，親親那女子的幼嫩臉龐。

女子大叫，却是無法抵擋。

這一動作，更令吳瀚文憤怒。

「放她下來！」吳瀚文一邊說一邊走近。

那海盜並沒有理會他，反而又在那女子的另一邊臉頰親了一下。

本已憤怒的吳瀚文，更是無名火起三千丈。

吳瀚文突然發了狂似的，衝向那海盜。

那海盜手中有着人質，千萬也料不到這人會不理會人質的生死而衝過來。

一時之間，他反而覺得手足無措。

他一手攔腰抱着那女子，另外一手拿着刀，格在那女子的胸前，根本再沒有迎擊吳瀚文之力。

他退後。

而吳瀚文的刀已至。

他只好放下那女子，以刀迎格。

那女子立時往後退，可是，她退不了兩步，那海盜竟然不去打吳瀚文，而是回身砍她一刀。

這海盜心腸果是毒辣，因爲他知道吳瀚文的目的是救那女子，一定不願見那女子受傷，因此，他不去護着自己，反而攻擊那女子，這樣做反而使他自己不會受到攻擊。

果然，吳瀚文並沒有再劈那海盜，而是一竄上前，護着那女子。

那女子也是十分機靈，矮身躲過海盜砍下的一刀。

而吳瀚文却硬生生的標前，眼看要捱這一刀了。

但是海盜的刀快，吳瀚文的腦筋更快。

他的一招「撩陰腿」，把那海盜踢得呱呱大叫。

吳瀚文回身護着那女子，見她無恙，再一回頭，手中刀連使兩式。

左一刀，右一刀。

那個本是滿臉鬍子的海盜，鬍子沒有了，只留下兩片血淋淋的面頰。

海盜慘叫一聲，連翻帶滾，跳下了船。

原來這個海盜是首領，首領已被人殺得殺豬般慘叫，其餘的海盜當然不敢再造次。

他們迅速下船，並且退開。

吳瀚文再沒有理會他們，回過身來。

那女子半躺在甲板之上。

吳瀚文呆了——

天下間竟有這麼美麗的女人！他呆着。

「謝謝你。」

吳瀚文仍是呆着，他應該見過這個女人，而且肯定是在夢中。

直到那女子說了第三聲道謝，吳瀚文才在夢中驚醒似的道：「不……不……」

他實在不能控制自己的舌頭，也不知應該說些甚麼。

那女子被吳瀚文望得太久，竟也臉紅起來，低下頭來，有點忸怩。

其實那女子也非弱者，最初她一人力抗衆海盜，英姿勃發，如今却露出她嬌羞的神色。

吳瀚文立時也覺得自己耳根發熱。

白維廉叫道：「你們怎麼了？」

兩人站了起來，仍有一些靦覥的神色。

「恩人貴姓？」

「恩人……我……姓吳，吳瀚文！小姐呢？」

「我叫水晶。」

「水晶……」

水晶嬌羞地低下頭來。

遊艇上有幾名水手已甦醒過來。

吳瀚文道：「我們送你回去。」

水晶看見幾個水手仍然可以駕船，乃道：「謝謝你，我們自己可以了……假若不是你們，我們簡直不堪設想。」

「水晶小姐，你在泰國居住？」

水晶點了點頭。

「可否告訴地址？我們也是往泰國。」

水晶似乎十分猶豫。

而她的水手船員已經準備好一切，要開船了，並且還說了一大堆泰語。

吳瀚文知道不能再逗留，茫然的望了水晶一眼，便跳了下船。

水晶站在船頭，向他們揮手。

吳瀚文痴痴的也揮手，他一直揮着手，直到那艘遊艇隱沒在水平線之下，他仍然揮着。

白維廉與馬獅龍大笑。

吳瀚文如夢初醒，道：「你們笑甚麼？」

「笑你痴呆。」

「水晶，水晶，她的名字叫水晶。」

「好了，人也走了。」

吳瀚文道：「她是住在泰國的，也許我們還可以再度遇上。」

「泰國這麼大。」白維廉道。

馬獅龍道：「不要潑冷水，有緣千里能相遇。」

吳瀚文道：「是的，有緣千里能相會。」

之後的一日多旅程是順利的，可是，吳瀚文却整天默不作聲。

他黃昏時望着晚霞而笑，晚間望着繁星也笑。

馬獅龍並沒有破壞他的情緒，他明白墮入愛河的人，有他自己的世界。

白維廉反而有些擔心的道：「此行他的任務非輕，不知他會否因這件事而心神恍惚。」

馬獅龍道：「我相信不會，因爲他此行只有一個目的，就是去救他的妹妹，如今又多了一個。」

「那又如何？」

「他當然會更加努力。」

白維廉笑了，道：「事情總應該向好的方面想。」

爲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煩，他們的船並沒有正式的在碼頭過海關。

馬獅龍與吳瀚文在一個海灘上岸，並且乘車潛入了曼谷的市區，他們身上財物並不多，只有信用卡和少量美金，另外是兩柄手槍。

手槍與美金還是白維廉給他們。

馬獅龍並且吩咐他與盧保接觸，假若他們有甚麼差池，也有一處求救的地方。

進入市區，正是萬家燈火的時候。

馬獅龍道：「吳瀚文，你本是打算來這裏與芮將軍接洽的，這裏一切暫時由你指揮，我從旁協助。」

吳瀚文道：「見芮將軍並不是易事，我相信他也不會在這市區地方，而且距相約的時間還有三天，我們就在市區觀光一下，才決定下一步吧。」

馬獅龍當然沒有異議。

與吳瀚文到處遊覽，實在是一件刺激的事，因爲他是個易容高手，去到很多不同環境的地方，他不用說話，只需拉拉衣服，或者在厠所略爲一改裝扮，便可以從容的到一處常人不可能到的地方。

舉個例來說，曼谷有些地下賭場，只有當地的流氓地痞才可以涉足，但吳瀚文帶着馬獅龍，却可以混進去。

高尙的賭場也不例外。

有些極爲高尙但秘密的架步，吳瀚文也一樣可以立時改扮成富翁模樣地進入，沒有人敢上前多問一句。

這可苦了馬獅龍，一時做了吳瀚文的助手，一時變了跟班，不過，他也在吳瀚文的身上學到了不少化粧易容技巧，這對日後的工作，有莫大裨益。

在約定往見芮將軍接頭人的前一天，吳瀚文帶着馬獅龍去買了一套「踢死兎」禮服，又買了一套泰國山區的民族服裝。

吳瀚文道：「與接頭人見面時一定要非常小心，否則，一下發生了變故，永遠也見不到芮將軍。」

「接頭人知道你的身份？」

「知道的，不過，正式的身份却不十分清楚，他們只知道我是代表香港方面的買家，也是高官，其他的我也不十分清楚，因爲我不知道我那邊的那個買家如何說。」

「在甚麼地方接洽？」

「在十二日午夜十二時，穿着這套泰國山區服裝往那座四面佛膜拜，自然有人來接頭。」

* * *

在十一日那天早上，他們都換了禮服出門。

馬獅龍十分奇怪，却不好意思追問吳瀚文，後來才明白，那天整天，吳瀚文帶着他往一些極其高尙的地方去。出入那些地方的人，都是極有錢

的富豪，他們在白天也是穿着禮服的。

「爲甚麼要來這些地方？」馬獅龍問。

「找水晶。」

馬獅龍還是不明白。

吳瀚文道：「以一個女孩子，可以有一艘遊艇出海，這女孩子的身份一定不簡單，曼谷嚴格上仍算是一個貧瘠的地區，她不會在普通場合中出現。」

他的話並非無理。

不過，出入這些高尚地方的人並不太多，美麗的女孩子雖有，可惜走了大半天，也沒有見到水晶。

傍晚時候，他們在一間高級俱樂部中吃過一頓十分豐富的晚餐。

吳瀚文有些失望，並且無精打采。

馬獅龍一時之間，也無從安慰他。

吳瀚文道：「不用安慰我，我有預感，一定可以再遇水晶的。」

「我希望你的預感會實現。」

馬龍龍往洗手間。

當他出來的時候，却不見了吳瀚文。

馬獅龍不以爲意，坐下等他，却發現桌上有一張字條，寫着：「預感實現。」

四個字寫得極爲歪斜，看來是在倉促的情況下寫的。

吳瀚文見到了水晶？

馬獅龍也爲他高興，假如在附近碰見的，那麼他一定會很快回來。

可是，馬獅龍這一等，便等了個多小時，還沒有見吳瀚文的踪影。

馬獅龍問過一些侍者，却沒有人注意到。

於是，馬獅龍先行離去，心想他一定會回酒店。

然而，他又再一次失望。

「還有明天，明天他一定會帶着水晶回來。」

十二日的早上，馬獅龍整天也沒有離開酒店，可是，他一直等到晚上十一時多，吳瀚文仍沒有出現。

他發生了危險？

其實，不必爲吳瀚文這個人擔心。

最擔心的是與接頭人相約的事情，難道就這樣錯過了這一個約會？

那麼，盧保在香港的整個部署便完全報廢！

忽然，馬獅龍想起了盧保的話，他本來便是要馬獅龍冒充吳瀚文，去與芮將軍接頭的，但後來爲了更安全更有效，才讓吳瀚文同來。

十一時三十分，吳瀚文仍然沒有出現。

馬獅龍已穿好了那套泰國山區的民族服裝。

十一時四十分，馬獅龍決定出發。

十二時正，他已站在四面佛的座下。

＊　＊　＊

忽然，有兩個和尚走上前。

這個時候，應該是沒有和尚出現的。

兩人合什，馬獅龍也只好合什。

接着，一輛轎車駛過來，兩個和尚請他上車。

車內只有一個司機，兩個和尚分別坐在馬獅龍的兩旁，態度雖然恭謹，但却有防範之意。

車子駛離市區，直往郊外。

馬獅龍雖然已經在曼谷逗留了幾天，却只認識一些市區地方，對郊區則完全不熟識。

汽車一直行走了兩個小時，換句話說，他們已離開了曼谷市區差不多二百公里以外。

汽車終於停下來。

馬獅龍隨着兩個和尚下了車，前面是一間寺院，這間寺院當然比不上曼谷市區那些金碧輝煌的寺院。

這間寺院十分簡陋。

走過了幾處牆垣，便是一間相當大的靜室。

兩個和尚示意他入內。

馬獅龍沒有甚麼表示，踏進屋內。

屋內是漆黑的一片，馬獅龍伸手向前一摸，却摸到一些冰冷的東西。

是刀，銳利的刀。

馬獅龍想躍開，但後面的門已關上，他入屋只走了一步，退也只能退一步。

勁風下，馬獅龍退無可退，只有蹲下，然後向前標去，他不知前面有甚麼，但那是唯一逃避刀風的方法。

幸好那是十分堅實的地。

馬獅龍連滾幾個觔斗，往前撲去。

刀風又起，並且來自不同的方向。

徒手對刀並不是辦法，加上在黑暗之中，更是危險萬分。

馬獅龍忽然悶哼一聲。

這一聲出自左邊，人却已在右面，這時他雙眼已開始習慣了黑暗。

他看得清楚，三個身影直撲其左面。

只有一人向右面攻來。

馬獅龍已掏出手槍，他却沒有發射，而是以左手順着那人的來勢，一手握着對方的手腕，反身一抝。

黑暗裏傳來骨骼碎裂的聲音。

馬獅龍已把冰冷的槍管，貼着那人的臉頰。

那人驚叫。

燈開了，那人仍在叫：「慢着！」

馬獅龍先以那人作擋箭牌。

當衆人雙眼都習慣了燈光，馬獅龍才發現室內有十多人，每個人均穿着他那種山區服裝。

當中坐着一個人，那人面目清

阿都王子在皇宮門口迎接馬獅龍。

秀。

「慢着！」那人道。

馬獅龍慢慢放開那個被他抝碎手腕的人。

那面目清秀的人道：「你究竟是誰？」

馬獅龍覺得十分奇怪對方爲甚麼會這樣問，便反問道：「難道你不知我是誰？」

那人笑了，道：「我們當然知道你是誰！吳先生。」

馬獅龍立時鎮定下來。

「我叫乃旺，芮將軍說過你身手不凡，我們有點懷疑，因此……」

「還有懷疑嗎？」

「有，武功方面已是無可懷疑，不過……」乃旺用泰語叫那受傷的人進去。

那人看了馬獅龍一眼，依言進內。

乃旺道：「你並沒有依足我們互訂的暗號！」

馬獅龍心中暗暗叫苦，吳瀚文根本沒有提過甚麼暗號。

馬獅龍想把手槍放入懷內。

乃旺道：「我們已互相認識，爲了表示你全無敵意，請你把手槍交給我！」

馬獅龍雖不願意，但却無奈。

有人上前收了他的槍。

忽然，乃旺道：「你不是吳先生！」

馬獅龍想不到這個乃旺表情十足，收了他的手槍之後，才揭發他的眞面目！

「你憑甚麼說我不是？」

乃旺道：「你沒有鬍子！」

馬獅龍心中一凜——對了，自己與吳瀚文外表差不多，最大的差別乃是唇上的鬍子。

本來，他已預備了一筆假的鬍子，却因等吳瀚文等得十分心焦，竟然忘記了。

馬獅龍道：「我剃了。」

乃旺一時之間啞口無言。

剃掉鬍子是個人的自由與選擇。

馬獅龍定一定神，慶幸自己又過了一關。

乃旺笑了一下，道：「那麼……靈符呢？」

「靈符？」還有一張通行證！

馬獅龍伸手入懷中，作狀搜索，這件泰國山區民族服裝根本是沒有內袋的。

「對了，靈符，我是帶了來的，不過，剛才與你們打了一場架，也許在混亂中失去了。」

馬獅龍又作狀的望着地下，用目光搜索。

他的眼光再度移向乃旺的臉上。

只見乃旺在笑，而且笑得非常耐人尋味，其他的人也跟着笑了，是無聲的微笑。

馬獅龍知道自己過不了這一關。

「縛着他！」

馬獅龍正想反抗，可是四方八面的人已迅速地撲過來。

穿着同樣衣服的人不斷的撲上前，前仆後繼的，馬上把整個房間擠得水洩不通。

馬獅龍根本沒有施展拳脚的機會，他被壓着，沒有機會開槍，也沒有機會叫喊。

他終於被縛着，是傳統的縛法——五花大縛！

口中還被塞了一些東西。

人散開了，他被遺棄在這房間的中央。

乃旺道：「帶他走！」

「往將軍那裡？」

「不，這人太厲害，倒不如就地處決！」

「那也好，免日後節外生枝！」

馬獅龍第一次敗於人海戰術之下，想不到也是最後一次，人多實在是非常可怕的。

他實在不甘心，於是，他咿咿呀呀的叫着。

乃旺道：「你怕死？」

馬獅龍搖搖頭。

乃旺道：「你覺得死得不明不白？」

馬獅龍點點頭。

乃旺道：「好，讓你死得瞑目！拿掉他口中的東西！」

有人上前，把他口中的東西取出。

馬獅龍道：「失去靈符是我的錯失，但不足以證明我是僞冒的。」

乃旺笑了，這人面目清秀，惹人好感，尤其是在笑的時候，不過，他每一次的笑，都帶來馬獅龍的噩運。

他柔聲道：「那不是你的錯失。」

「爲甚麼要置我於死地？」

「因爲根本就沒有靈符這回事。」

馬獅龍聽了，整個人好像掉進了冰窖。

還有甚麼話可說？

當他們把馬獅龍抬到外面，馬獅龍更是無話可說，因爲外面足足有一連軍隊那麼多人！

他們乘夜離開這地區。

馬獅龍被縛在木板之上，由兩個人抬着。

其他的人隨着乃旺出發，人雖然很多，但除了輕微的步伐聲外，竟然沒有甚麼聲響。

假若這是芮將軍的部隊之一，那麼芮將軍的成功王國，得來並不僥倖！

他們從公路轉入鄉間小路。

一路是稻田與魚塘，從天上的星辰位置，馬獅龍知道整個部隊是向北上的。

果然是帶他往見芮將軍。

馬獅龍心想：「就這樣去見芮將軍，無論我有上佳的口才，也無法說服他。」

他一路上想過無數逃離這些人的辦法，但繩索縛得極緊。

大約行了三個小時，天已微亮。

衆人在附近停下來休息。

馬獅龍叫道：「我要小解！」

兩個負責抬他的人並不明白他說的話。

馬獅龍向下指指。

兩人也向自己下面指指，半晌才明白過來。

讓他小解，一定要把他鬆綁，兩人不敢拿主意，示意他等一會。

其中一人往前面請示，不久，那人回來，並且動手解開繩索，但只是解開了縛着手的部份。

然後，兩人合力，把木板托了起來。

馬獅龍勉强站着，拉開褲子，這種褲子並不是日常慣穿的褲子，而是山區的民族服裝，一時之間，馬獅龍也無從拉開，那兩人索性一手替他拉下。

兩人倒有道德觀念，把頭轉向另一面。

馬獅龍終於解決了內急。

兩人又把他和木板一齊放下來，並且重新把繩索縛在他的手臂上。

這次縛得並沒有上次的緊實，而且有點馬虎，馬獅龍心中暗喜。

這時，前面的部隊正在派麵包。

兩個負責抬馬獅龍的人，當然不會放過這吃東西的機會。

他們用泰語交談，並且不時望着馬獅龍。

馬獅龍明白，他們想上去拿麵包，却又放心不下，他當然希望兩人能暫時離開，於是，他閉上眼睛。

兩人看了又看，終於決定離去。

其實馬獅龍一面閉着眼睛，一面已動了手脚。

縛緊了的繩索並不易解開，但只要有一個空隙，那就大大不同。

馬獅龍連忙掙開了雙手，手可以活動了，下面的繩索便不再是問題。

他從繩索中滑了出來，看見前面是魚塘，並有很多高而濃密的矮樹叢。

那是一個良好的隱身地方。

馬獅龍決定不走，就在樹叢中躲藏，因爲當那兩個人回來後發現他失了踪影，一定會大擧搜捕，而搜捕的目標應在遠處，不會在附近。

不過，這個假設是個賭博。

假若他們搜索草叢，他便會無所遁形！

他屏息靜氣地等待着。

馬獅龍所躲藏的草叢，離他被縛的地方，已有三十米以外，他雖不能看見二人回來的情形，但仍然可以聽見二人的聲音。

二人發現失去了馬獅龍的踪影，十分焦急。

他們拿出了長刀，向着樹叢劈去。

馬獅龍又一次估計錯誤。

可是，現在再無其他辦法，只好忍耐着。

兩人左砍右劈，一直劈了二十多米才停下來，那些草因被劈開，立時蟲鼠四竄。

馬獅龍也感到有很多滑溜溜的東西在他身邊走過，有些更是繞過他的手臂、面頰而過的。

他全身起了疙瘩。

幸好那兩人也害怕起來，停下刀。

馬獅龍心想，他們若再劈一刀，他便要撲上去。

兩人似乎看見了蛇，急速的離去了。

馬獅龍吁了口氣。

忽然，他也覺得有些東西正在捲着他的右腿，他急忙甩開，然後讓自己的身體往下滾去。

原來這裡是一個斜坡，衝過了無數荆棘樹叢，馬獅龍已滾到了下面，下面是濕潤的一片，像是泥濘似的。

那時天已大亮，他可以清楚的看見，他滾下來的地方，是一個半乾的泥塘。

近岸的地方全是泥濘，再出一點是很淺的水，水是汚黑色的，並且疏疏落落的，到處是一團團的小泥丘。

無論多麼汚穢骯髒，總是好過被人縛着。

這個泥塘很大，望到盡處，才見有幾間用竹木合建而成的小屋。

馬獅龍本想攀着沿岸的草叢小樹過去，但那些草叢小樹，却佈滿了蔓生的荆棘，無法攀爬。

既然泥塘不深，倒不如涉塘過去。

他行了一步，第二步便插進了泥沼之中，那些軟綿綿的泥土，給人一種異樣的感覺。

再行一步，泥深及膝。

總算可以一步一步的移過去。

走了十多步，馬獅龍發覺有些不對勁。

爲甚麼塘中有些突起的泥丘，竟會移動的？

起初他還以爲自己眼花！不，泥丘的確是會動的，而且有一個正向自己而來。

那泥丘突然升起了，竟是一排白森森的牙齒！

是鱷魚！

馬獅龍全身發冷。

在泥沼中遇到鱷魚就好像一隻肥羊被拋下餓獅羣中，最可怕的還是不只一條。

又再有幾個泥丘向他這邊移來。

幸好牠們動作緩慢。

馬獅龍知道，假如自己再做出一些大動作，一定會引起更多鱷魚前來，他索性坐在泥中，只剩頭部露出泥外。

放眼望去，到處都是泥丘。

自己竟然是掉進了鱷魚潭之內！

那幾條鱷魚本來是爬向馬獅龍的，不過因爲馬獅龍沒有再動，那些鱷魚也不再動了。

鱷魚是兇惡的動物，不過，牠們却十分懶惰，尤其是在吃飽的時候，牠們更是動也不想動。

馬獅龍等了一會，以雙手按着塘底，慢慢的爬向另一面，當有鱷魚想動，他便把頭潛入泥中。

潛水是樂趣，潛泥却是苦事。

從泥塘的這邊，一直半潛半游半爬的游過那一邊，路程比從月球到火星還要遠。

馬獅龍邊移動邊想，自己又中了乃旺的奸計。

他們根本一早便知道這裏是一個鱷魚潭，讓自己逃脫，那是一個陷阱，掉下鱷魚潭的人，有誰能生存？

這樣比一槍打死自己還乾淨俐落，因爲用槍打死自己，還要找地方埋屍。

可是，掉落了鱷魚潭，一定連骨頭也不會剩下來。

好惡毒的傢伙！

假若還有機會，一定要好好找那傢伙算一算賬！

馬獅龍終於移近到了那邊的屋子。

忽然，有人叫道：「看！」

兩個女孩子站在屋棚之上，叫道：「有人！」

馬獅龍不敢稍動，因爲附近有幾條鱷魚已露出了背部，那是一節一節突起的背鱗。

那幾條大鱷雖伏着不動，但眼睛却是睜開的。

馬獅龍伏在泥中，千萬個念頭頓生。

怎樣上去？

拚命爬上去？

自己在泥沼中的靈活性，一定不及那些鱷魚！

跳上去？太遠了。

上面的一個女孩子叫道：「勿動，我們救你！」

她怎樣救自己？

要救自己最佳的方法是自己想辦法。

馬獅龍又再向棚屋那邊移動了幾步。

那幾條鱷魚也移近幾步。

忽然，有人叫道：「我抛下食物，引開牠們！」

一陣血腥抛下。

外面的幾條鱷魚竄身而去，一口便吞下了一隻雞。

可是，在馬獅龍身邊的幾條，却無動於衷。

牠們似乎要吃更大更鮮美的東西，而且，牠們已開始把口又開又合了。

那些尖銳的牙齒，使人心底發冷的牙齒。

馬獅龍忽然有一個念頭：在泥沼之中勝不了鱷魚，然而在泥沼之上，並不一定會輸給牠們。

他慢慢的站起來。

那幾條鱷魚也昂起了頭來。

馬獅龍突然一步踏上了一條最接近自己的鱷魚的身上！

接着，他已上了那條鱷魚的背上。

這出其不意的舉動，令那條鱷魚有點愕然。

馬獅龍不費一秒，由那鱷魚的背，跳過另一條鱷魚的背上。

一連串的跳，跳過了五條鱷魚的背。

他終於上到了棚屋之上。

一條鱷魚撲上，可是却不能躍到棚屋的高度。

馬獅龍抓着木柱在喘氣。

獨闖鱷魚潭的滋味，竟是如此難受。

兩個女孩子跑過來，扶起了馬獅龍。

馬獅龍已不像個人，而是一隻泥中妖怪！

其中一個女孩子用潮州話問道：

「你是誰？」

馬獅龍沒有回答她，反問道：「這裡是甚麼地方？」

那女孩子道：「是鱷魚養殖場！」

「怪不得有這麼多鱷魚。」

女孩子道：「你眞幸運，所有鱷魚剛剛吃飽了，否則，你沒有理由可以逃出來！」

另外一個女孩子道：「我帶你去冲洗一下吧！」

「謝謝！」

她們帶着馬獅龍，穿過了一些棚屋，離開了這個用來養殖鱷魚的泥沼，來到一處看來像廠房的地方，然後指示他往一間好像浴室的地方。

那房間只有一條水喉，有膠喉接上，馬獅龍立刻洗臉，冲去臉上的泥沿，然後脫下了那套山區服裝，扭盡了水喉，拚命向身上冲洗。

馬獅龍冲洗了一會，才想起沒有衣服怎樣出去？

忽然，一個僕人遞了一套衣服進來。

馬獅龍冲了差不多一個小時，才穿了那套衣服出來，衣服是普通的恤衫西褲。

原來那兩個女孩子仍在外面等着他。

當她們見了馬獅龍，兩人有點驚愕，原來這個泥中妖怪竟是一個英俊的中年男子。

「跟我們去見老闆！」

馬獅龍謝了她們一番，並道：「你們的老闆是誰？」

「姓蔡的！」

在那廠房的後面，有一間辦公室，裡面坐着一個中年發福的男子。

「蔡老闆，就是這位先生掉進鱷魚潭！」

「你眞幸運，我姓蔡，請問……」

「我姓馬，馬獅龍。」

「馬先生，你爲甚麼會掉進去的？」

「我與一個朋友來此地是做工程，大清早在上邊看地形時，一不小心掉了下來！」馬獅龍爲了避免惹來不必要的痲煩，於是撒了一個謊。

蔡老闆道：「你的朋友一定在找你了！」

「他以爲我死了！」

那蔡老闆也是潮州人，看見馬獅龍是中國人，又聽得懂他的潮州話，因此對他並沒有懷疑，而且還熱情招待。

馬獅龍問了他有關附近的形勢，原來他已離開了曼谷市區大約五百公里左右，要回到市區，普通的貨車也要大半天，幸好蔡老闆答應用貨車送他出去。

馬獅龍在鱷魚皮工廠過了一夜。

翌日回到市區已是下午，他不敢再回去下榻的酒店，只希望在市區內找回吳瀚文。

不見了吳瀚文，又與芮將軍的接頭人弄翻了，馬獅龍覺得自己像個傻瓜，不知如何是好！

要找吳瀚文，談何容易？

不過，馬獅龍並不是個易於言敗的人，他再度往那些高級場所，希望吳瀚文也在找他！

一連兩天也毫無踪跡。

馬獅龍打電話回香港，竟也找不到盧保。

白維廉已回到香港，在電話中，馬獅龍叫他替自己通知盧保，告訴他自己在泰國的狼狽情形。

第三天晚上，馬獅龍往那間十分豪華的俱樂部吃晚餐，打算明早若有機位的話，他便回港。

不過，回港也並不是那麼容易。

身上只有信用卡，而且那張信用卡是在曼谷補領的，其他證件却完全沒有。

其實有證件也沒用，因爲他與吳瀚文都是非法入境的，用正途離開，定有痲煩。

不過，辦法一定會有的。

馬獅龍忽然想起與白維廉在公海的時候，他們曾經救了一個中年男子！

對了，那個叫「阿都」的男子！

他說過，假若自己在泰國遇到痲煩的時候，只要提一下他的名字，一定會有幫助。

對於幫會來說，這便是「撻朶」。

可是，阿都不似是黑社會頭子，但人不可以貌相。

既然沒有辦法，何不一試？

馬獅龍叫了一杯酒，並問侍者，道：「可以找你們的經理來談嗎？」

侍者有禮的道：「請等一下！」

不一會，一個穿着禮服的人出來

，並且極有禮貌地問道：「馬先生找我？」

這位經理認識他並不奇怪，因爲馬獅龍是用信用卡結賬的，而且吳瀚文上次來時，也與他打個一次招呼。

「是的，這幾天有沒有見過吳先生？」

「沒有。」

馬獅龍道：「你在這裡服務很久了？」

「差不多十五年了！」

「你認識的人不少吧？」

「總算有一些！」這人很是客氣。

「你認識一位叫『阿都』的人嗎？」

「阿都？」

馬獅龍恐怕這個名字太過普通，害怕他認識叫阿都的人太多，便把「阿都」的模樣描述一遍。

那經理聽着，不斷點頭。

「你眞的認識他？」

經理又再點頭。

「我想見他，可以嗎？」

經理看看手錶，道：「太晚了！」

「不過，他說過甚麼時候都可以找他的！」

經理皺眉，再看手錶，道：「我替你試試！」

想不到找阿都却是那麼容易！

他果然是個有頭有臉的人！

過了一會，那位經理回來，恭敬的道：「馬先生，既然你是阿都的朋友，爲甚麼不早點通知我們？」

「啊！我也不想打擾他，不過，我與吳先生失散了，一時之間沒有辦法，那才……」

經理道：「你可以起行了？」

「隨時可以！」

經理道：「請跟我來！」

「我還沒有結賬！」

「不用了，阿都替你給了！」

「他知道我是誰？」

「他知道，他說是在海上認識你！本來他想親自來這裏迎接你的，不過，時間……」

「他太客氣了。」

經理帶着他，步出俱樂部的門口。

門外停了一輛車，是一輛勞斯萊斯。

馬獅龍十分詫異，在這裡，勞斯萊斯並不多見，可以用這種車的人，既要富又要貴。

阿都究竟是個甚麼人？

一個穿着整齊制服的司機向經理迎來，並且深深合什鞠躬。

經理還禮，道：「這位是馬先生！」

那司機把雙手放在額前，合什鞠躬，這表示他對馬獅龍更爲尊敬。

司機道：「馬先生，請上車！」

馬獅龍合什還禮，上了車，並向那經理道謝。

那經理客氣地站在俱樂部門口，目送他們離去。

車子又向近郊駛去，半個小時之後，他們已走在一條寬敞的大路上。

前面是去皇宮的禁路，在觀光的那幾天，馬獅龍也曾來過，但却沒有進入。

那地方是禁地，觀光的自然不可進入。

可是，車子直向禁地駛去。

「甚麼，你是從皇宮出來的？」

「是的！」

從皇宮出來，阿都是誰？

他是泰國的皇族？

車子直駛往一列非常齊整而極有泰國特式的房子，一路上都有士兵站崗。

然後是一座皇宮。

那是極有氣派的皇宮，門前有燈光從後面射出來，顯示出整間建築物的雄偉。

門前站着一人，那人全身白衣。

那人豈不便是阿都？

車子停了，司機下車，爲馬獅龍開門。

阿都已迎了上來。

馬獅龍下了車，阿都伸出手來，與馬獅龍握手，馬獅龍當然也伸出手來。

不過，那司機却看得有點詫異。

「馬先生，想不到這麼快便再見你了！」

「啊……」因爲情形似是十分特殊，馬獅龍一時之間，竟不敢直呼其名！

「請跟我來！」

馬獅龍跟着阿都走過一條長廊，長廊是用雲石鋪成，兩邊有些泰國神像雕塑，也有一些西方雕塑。

這間宮殿夾雜了東方與西方的風味。

阿都一直走到長廊盡頭的一間房子，請馬獅龍進入，然後關上門。

這是一間既像書房又像客廳的房間。

一邊放了一列大書櫃。

另一邊有書桌、電話等東西。

還有一邊擺有幾張大沙發，再過一些，又有一些西洋擺設。

這實在是一間佈置奇特的房間，不過，却不會令人覺得內裡佈置不協調。

最主要的原因是房間十分大，每一處擺設，自成一角，又與其他佈置合成一體。

馬獅龍坐下，看着一幅相當大的照片——是那艘遊艇，在海上見過的那艘遊艇。

阿都用英語道：「喝些甚麼？」

「甚麼也可以。」

他按了一個電掣，一個杯櫃自動開啟了，內裡像一個小型酒吧似的，上面放有不同的酒。

馬獅龍道：「我實在冒昧，不知我應該如何稱呼閣下？」

「阿都！」

馬獅龍知道他是開玩笑。

「外面那些人都稱呼我殿下！」

啊！原來是泰國王子！

「阿都殿下！」馬獅龍道。

「不用客氣，我與你不同，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那只是機緣巧合！」

阿都王子道：「我的全名是阿都拉阿德——泰文的意思是土地的力量！」

「假如我對泰文的研究深一些，我早就應該猜到！」

「那也沒有關係！」

阿都王子完全沒有架子，再為馬獅龍添了一些酒。

「我有甚麼可以幫忙的？」阿都王子問。

馬獅龍雖然是想找人幫忙，可是，想不到竟找來一位王子幫忙，一時之間，馬獅龍竟然不知道如何開口，要他幫些甚麼忙！

「其實也沒有甚麼大不了，我的朋友失踪了！」

「你的朋友？是否上次與你一起的那位？」

他指的是白維廉，馬獅龍搖搖頭。

「這次我來泰國，是與另一位朋友同來，他的名字叫吳瀚文！」

「吳瀚文？對了，那人的樣子，與你……」

「與我有些相似？」

阿都王子點點頭，並且端詳着馬獅龍，道：「他與你不同的地方，是……他有一撮濃密的鬍子！」

「你認識他嗎？」

「認識！」

出乎意料之外，阿都王子怎會認識吳瀚文？

「他是一位政府的行政人員，曾經來過這裏參加有關毒品的會議！」

「對！可是，如今他失踪了！」

阿都王子道：「我相信我可以為你效勞！不過，我有一個要求，就是你們同來的目的是甚麼？」

馬獅龍不想把目的說出。

忽然，阿都王子道：「馬先生，其實我對你也有一些認識！」

「甚麼認識？」

「你是國際著名的反毒專家，你對毒品深痛惡絕，這點我與你有些相似！」

馬獅龍一時之間，並不明白阿都王子想表示甚麼。

「你看看那邊書櫃。」

馬獅龍走近那列書櫃，上面放着整齊的硬皮書，有英文的、德文的、法文的，也有泰文的。

這些書的題目，全與毒品有關，有些是研究種植的、有些是研究製造的、有些是研究毒品禍害，還有一些是破獲毒品的檔案。

泰國是一個毒品的發源地，想不到這國家的王子，對毒品竟有這麼深入的研究。

阿都王子道：「我與你同樣對毒害深痛惡絕！可是，我的國家却是毒品的出產地！」

他的語氣充滿無奈。

「終有一天，我定會剷除在我們土地上所有有毒的植物的！」

馬獅龍忽然覺得，阿都與自己是意氣相投的。

「王子，其實我與吳瀚文同來這裏，目的便是要粉碎一個集團！」

「甚麼集團？」

「芮將軍！」

阿都王子吁了一口氣，半晌才道：「芮將軍？」

於是，馬獅龍便把自己與吳瀚文同來的目的、經過細說了一遍，阿都王子小心聆聽着，不時提出一些問題。

馬獅龍道：「吳瀚文失踪，我根本無從工作下去，而且他也是我的朋友……」

「好，我會盡力替你找他，找到之後，你會怎樣？」

「假如他仍有辦法，我一定要去見芮將軍！」

阿都王子道：「請你等我一下！」

他走進另一間房間，因為沒有完全關上門，因此馬獅龍可以聽到他用泰語打了幾個電話。

然後，他又出來，道：「我已吩咐我一些手下，相信他們在天亮之前，一定有消息！」

馬獅龍道：「太麻煩你了！」

「不，其實那也是我們的工作，芮將軍……」

「你對這人也認識？」

「這人根本是整個百毒的根源，假若把整個毒品禍害比作一個毒瘤的話，他就是毒瘤中的毒瘤！」

「你想過辦法對付他嗎？」

「有，」他嘆口氣，道：「但他所佔的泰北地區，可以與當地政府分庭抗禮，而我們在這裏，根本是鞭長莫及！」

馬獅龍道：「既然你也沒有辦法，我們此行……」

「我知道你是一個智勇雙全的俠客，有時候，你的行動比我還有利，因為你不用背負任何文化、種族、經濟……種種束縛！」

他們兩人興緻勃勃的討論有關毒品的事，竟然在不知不覺之間，聊到天亮。

天剛亮，電話便響了。

阿都王子接了幾個電話，然後滿臉歡喜地向馬獅龍道：「已有了吳瀚文的踪跡！」

「他在那裏？」

「他在往泰北山區的途中！」

「他自己一個人去？」

「不，他是被人押去的！」

「是芮將軍的人？」

「現在還沒有足夠的證據！」

阿都王子從書桌的抽屜裏拿出一張地圖，並且用紅筆勾劃了一條路線，道：「他們在這一帶的地區，方向是朝着北方，可能是往芮將軍那裡！」

「王子，你可否給我幫忙？」

「要甚麼也可以。」

「最重要是有一張通行証，然後是往山區的用品，最好是有一些武器！」

阿都王子道：「你在這裏好好睡一覺，當你醒來的時候，一切都會準備妥當！」

說到睡覺，馬獅龍不覺的打了個呵欠。

翌日黃昏，阿都王子單獨與馬獅龍吃了一頓晚飯，然後親自用車送他離開宮殿。

臨別之時，阿都道：「我眞想與你一起去！」

馬獅龍道：「我想殿下不必要冒這個險，這次我北上，只是做一些準備功夫，將來的一切，還要依靠殿下！」

阿都當然明白馬獅龍的意思，道：「好了，當你做完這事，千萬要回來探望我！」

阿都伸出了手，與馬獅龍緊緊的一握，道：「你需要的東西，都在那車上了！」

他指的車，是一輛堅固的吉普車，而且車上有充足的用品與武器，本來，阿都王子還提議馬獅龍帶一些人同去的，但馬獅龍拒絕了。

他上了吉普車，絕塵而去。

巧施妙計　拯救同伴

沿着山路北上，沿路是一些鄉村，非常落後，馬獅龍並沒有停下來，一直跑了一日一夜。

那是第三天的傍晚，吉普車已來到一處山區中的山區，吉普車再也不能派上用場。

他在一個小樹林前紮了營，準備過一夜之後，徒步上山，應該可以追及押解吳瀚文的人。

一路上，他曾經停下車來，詢問過一些村民，可惜語言不通，不能確實知道吳瀚文是否經過此地。

忽然，馬獅龍看見有一個人站在他的營前。

那是一個瘦削的男孩子，大約十八歲，他與一般泰國的男孩子差不多，一身黝黑的皮膚。

「先生，」他竟然用簡單的英語說：「你僱用响導嗎？」

「你懂往山區的路？」

「懂，我是專業的！」

馬獅龍笑了起來，一個十七八歲的男孩子，有甚麼專業可言？

那男孩子看見馬獅龍的表情，十分不忿似地，却又忍耐着道：「先生，你想吃些特別的東西嗎？」

「譬如是……」

「魚。」

馬獅龍點點頭。

「水果？」

馬獅龍又再點點頭。

「好，你等一等。」那孩子走了過去。

馬獅龍沒有追過去，他拿起望遠鏡，只見那男孩子走近山坑，用一枝竹子插了幾下，便捉了幾條魚回來。

他把魚交給了馬獅龍，問道：「你懂生火嗎？」

馬獅龍笑道：「試一下！」

他放下了魚，往另一邊的樹林走去。

馬獅龍並沒有生火，他又再拿起望遠鏡，看那男孩又想做甚麼，那男孩子身手果然矯健敏捷，他爬樹眞像隻猴子，不一會，便拿回一大堆不知名的水果。

「還沒有生火？」

他立刻又堆了一堆石塊，馬獅龍示意他去拿了一些炭，不一會，火已旺盛地燃燒起來。

他也不多話，燒熟了兩條魚，遞給馬獅龍。

馬獅龍接過，一口咬下，味道實在不錯。

那孩子叫道：「好極了，你僱用了我！」

「我沒有說過！」

「不過，你吃了我燒的魚，表示信任我，在我們的鄉例來說，你是答應了！」

「你需要甚麼報酬？」

「甚麼也可以。」

馬獅龍把另外一條魚給了他，他慢慢地吃着。

「你叫甚麼名字？」

「達多！」

「上過學？你懂英文？」

「是一些山區傳教士教的！」

「你不怕辛苦？」

「我不知甚麼叫做辛苦！」

達多是一個十分機靈的小伙子，在山區裏跑，多一個人關照也不是壞事。

「我要往北郎麓！」

達多有點愕然，道：「那裏有軍隊！」

「你怕？」

「我當然不怕！」

馬獅龍道：「我去冒險，當然會有危險！」

「你不用替我擔心！」

「好，我僱用你！」

達多十分高興，他替馬獅龍燒魚，又弄了一些食物，然後收拾。

馬獅龍道：「好好睡一覺，明天便是艱苦旅途的開始！」

達多點點頭，好像有話想說，却又欲言又止，終於，他鼓起勇氣的道：「馬先生，我其實並不是專業的！」

馬獅龍笑了，達多是個誠實的孩子。

＊　＊　＊

僱用了達多，好處也極多。

雖然他承認自己並不是專業响導，不過，他對附近的山區却是非常熟悉，而且懂得走一些捷徑，不用浪費太多的體力。

進入山區的第二天，下午時分，忽然洒下一陣雨，他們倆躲在一個山洞內避雨。

迷濛的雨中，馬獅龍忽然看見了人影，但人影迅速又隱沒在樹林中。

達多也發現了，他不用馬獅龍吩咐，便已攀樹前去，打探一下那些人。

一會，達多回來，道：「共有六個人，五個有長槍的，另外一個……說也奇怪，很像你！」

馬獅龍心中一凜，是吳瀚文？

押解着他的人，是芮將軍的手下？

「他們往那裏去？」

「他們也是避雨，不過，他們在山下那條路，不會發現我們的！」

「我想救那像我一樣的中國人！你懂得用槍嗎？」

達多搖搖頭，但馬獅龍仍然把一柄手槍交給了他，並解釋了一番。

達多很感興趣，但他道：「我喜歡用刀！」

馬獅龍又把一柄鋒利的求生刀交給他。

「必要時，我會試用手槍的！」

馬獅龍道：「我一向的宗旨是不喜歡傷害人命，除非迫不得已！」

「我明白！」

雨停了，由達多帶路，兩人來到一處樹林，居高臨下，可以看到那五個人果然是押着吳瀚文。

吳瀚文神色有點憔悴，但身體仍很健朗。

他們看了一會，馬獅龍一時之間，仍沒有想出一個具體的辦法去救吳瀚文。

達多輕聲問：「怎樣救他？」

馬獅龍問：「你有辦法？」

達多點頭，道：「我出去引開他們，當他們追入樹林的時候，你去收拾他！」

「好，逐個擊破！」

於是，兩人繞過了樹林，跑下一個小小的斜坡。

「預備好了？」達多問。

馬獅龍點頭。

達多走出去，引起那五人的注意後，一閃身又再走入了樹林。

忽然，「砰」的一聲，一槍射向樹林。

達多進入了樹林，突又出現。

那五個人最初看見人影乍現，還以為是看錯了，因為在這荒山野嶺中，怎會有人出現！

可是，放了一槍之後，又再有人出現。

其中一人拿起了手槍，向其他的人說了幾句話，便緩緩的走近樹林。

達多已攀上樹上，並故意搖動一些枝葉，那人小心地拿着槍。

馬獅龍已躲在一棵大樹旁。

當那人一接近，馬獅龍手起掌落，劈在他的頸後，那人「啊」了一聲便倒下了。

達多立刻從樹上爬下來，扯下一些藤蔓，把那人捆綁，並且繳了他那枝手槍。

當那人快要甦醒時，達多抓了一把泥往他口鼻塞去，一時之間，那人悶聲不得。

這樣做也需要一刻鐘的時間。

樹林外的人等得不耐煩，有兩個站起來，同時走進樹林，找尋同伴。

馬獅龍道：「這次不用你作餌，把這人用藤吊起！」

達多手脚靈活，不消一會，便把那人吊起，並有一個活索，可以扯高放下。

馬獅龍道：「一人一個！」

達多會意。

這時，進林的兩人發現有些東西在晃動，於是舉起槍來，以防萬一。

他們越行越近，發現了被吊着的同伴。

忽然，那被吊的人急速墮下，這兩個人馬上轉身找尋掩護。

可是，當他們還沒有轉身，已有重物迎頭擊下，使他們昏迷。

達多又再縛起兩人。

如今外面只剩下兩人。

馬獅龍道：「我用這兩個人作擋箭牌，你從另一邊攻過去！」

達多很快地跑過另一面。

馬獅龍用一枝樹枝撐起兩個人，把他們推到樹林外面，自己躲在兩人的背後。

那兩個押解着吳瀚文的人見了，立即跳了起來，本想開槍，一見是自己人，又放下槍來。

兩個昏迷的人被撐着，看來十分怪異。

達多已從另一邊撲出來。

其中一人十分機靈，立時回身，一槍射過去，達多立時滾在地上。

吳瀚文雖然雙手被縛，但在沒有人監視之下，撲身向前，雙手帶着手銬擊下，那人應聲倒地。

那放槍的人急忙把槍咀指向吳瀚文。

馬獅龍把掩護着自己的兩人推開。

那人在這緊急的時刻中，想一槍打死吳瀚文。

「砰……」

那人慢慢地倒下。

放槍的是達多，在這危險的一刻，他再沒有選擇，只要多一秒猶豫，吳瀚文便會死在槍下。

吳瀚文滿臉汗水。

馬獅龍上前，叫道：「吳瀚文，你怎麼了？」

吳瀚文似從噩夢中驚醒，道：「是你，馬獅龍，多謝你救了我一命！」

馬獅龍道：「不是我救你，是他！」

達多第一次開槍便殺了一個人，他的表情十分呆滯，似猶有餘悸。

「謝謝你！」

「他叫達多！」

達多走近中槍的人，從他的口袋裏找到了鎖匙，替吳瀚文開了手銬。

馬獅龍道：「你怎會被這些人押着的？」

「說來話長……」

達多道：「怎樣對付這些人？」

馬獅龍道：「讓他們自生自滅吧，我們還是趕快離開這裏再說！」

三人合力把一些重要的東西拿走，由達多帶領，繼續往北面山區而去。

他們走了大半天才停下來。

達多去預備過夜的東西與晚餐。

馬獅龍問道：「究竟你怎麼了？」

吳瀚文道：「那天你去了洗手間後，我竟然發現了水晶！」

「你便不顧一切的去找她？」

吳瀚文點點頭，仍然興奮地道：「我拚命的追上去，她曾經回頭看我，是她，的確是她！」

他沉醉在回憶之中。

馬獅龍不耐煩地問：「追到她沒有？」

「沒有。」吳瀚文有點垂頭喪氣。

「你又怎會被這五個人押着的？」

「我一直追着水晶，可是却誤打誤撞的進入了一個鬥鷄場！」

「為甚麼會撞進去？」

「我明明見水晶進去的！」

「結果呢？」

吳瀚文把自己的上衣拉開，身上有很多抓痕，雖然現在已是結了疤，但仍可以看出當日他受傷不輕。

「是水晶引你進去的？」

吳瀚文搖搖頭，道：「我被很多鷄襲擊，牠們的脚上縛有鋒利的薄刀，牠們拚命的向我胸前抓去，幾乎被牠們抓死！」

「你為甚麼不立刻離去？」

「我當然想，但是鷄走了，却來了一班打手！」

「你戰勝他們？」

「我的拳脚不及他們，幸好我有腦袋！」

「你有三寸不爛之舌？」

「我叫出了芮將軍三字！」

「他們害怕？」

「不，」吳瀚文苦笑，道：「他們更加要殺我，不過，我仍是心甘情願！」

馬獅龍聽了，實在摸不着頭腦。

「突然，水晶出現了！」

怪不得！

「水晶帶了一班手下來，救了我離去！」

「那便好了。」

吳瀚文道：「却並不是你想像中那麼如意！」

「怎麼？」

「她說，我曾救了她一次，如今，她已回報我一次，從此各不相欠了。」

「為甚麼你說出芮將軍三個字，水晶會出現？」

「我也不明白，其實我說出那三個字，也是在情急之下，沒有辦法的辦法，假如水晶不及時出現，我早被這三個字累死了！」

「看來那些人是芮將軍的死對頭！」

「是的，相信是另一幫毒販！」

「那麼水晶呢？」

「看來水晶與芮將軍有一段淵源！」

「她有沒有與你談過？」

「沒有，她似有重要的事而離開！」

「那你？應該回來找我，完成……」

吳瀚文道：「我也想，不過，我算算日子，已過了一天，回來也沒有用，而且，我想你一定會自己赴約！」

馬獅龍道：「你給我的資料不足，弄至我幾乎九死一生！」

吳瀚文道：「怎麼了？」

馬獅龍便把自己的遭遇與遇到達多的情形，向他覆述了一遍，兩人的遭遇，也不能說誰比誰好！

吳瀚文道：「好像有很多人想我們會見芮將軍！」

馬獅龍也有這個感覺。

吳瀚文道：「照你的說法，芮將軍已知我沒有前來了，而是一個冒牌的找來了！」

「你以為他會採取甚麼行動？」

「芮將軍是一個深謀遠慮的傢伙，他可以控制這麼一個龐大的集團，自然有他的一套，不會這樣容易猜到他的行動！」

「不過，無論如何，我們都要去見他一面！」

「不！」吳瀚文道。

這拒絕令馬獅龍有些愕然。

「為甚麼？」

「我不想去見芮將軍，我只想見水晶！」

馬獅龍心下嘀咕，但表面仍然沒有說甚麼，那眞是奇怪極了，一個女孩子，竟然可以一下子改變一個本有無比野心的人。

馬獅龍實在懷疑，假若這便是愛情，愛情眞有這麼巨大的力量？

「她似乎並不……」

「不，她是鍾情於我的，只不過她有一些問題，一些暫時無法解釋的難題！」

「那你要往那裏去？」

「我要回曼谷！」

「我想你在半路便被人斬開幾截了！」馬獅龍半開玩笑地道。

「這也是心甘情願的！」吳瀚文嚴肅的道。

這時，達多一手抱着一些柴枝，另一手挽了一桶水，回到他們身旁，

氣喘地道：「那邊……那邊……」

「那邊甚麼？」

「那邊的小河邊，有些人留下一些野營用品！」

馬獅龍道：「甚麼人會來這山區冒險？」

達多道：「你看，有一隻手鈪！」

吳瀚文接了過來，仔細一看，叫道：「你在那裏發現的？」

「那邊……」

「快帶我去看！」

「有甚麼重大發現？」

吳瀚文把手鈪遞給了馬獅龍，便立刻隨着達多前去，並且三番四次的催促達多快點走。

馬獅龍看看那手鈪，那是一隻廉價貨的銀手鈪，上面有一塊長形金屬塊，刻有三個字：「吳凱倩」。

吳凱倩？是誰？

吳瀚文與達多已往左面走，馬獅龍立時追上去。

前面是一處淺水河邊。

有人留下了一個普通的帳幕，但已被人用刀劈爛，旁邊還似有過生火的痕跡。

然後是一些罐頭與雜物。

吳瀚文小心地察看附近的環境，心有所思。

馬獅龍再走近看。

附近有很多凌亂的脚印，還有一些馬蹄的痕跡，再遠一點，有一道相當闊的痕跡。

看來那是一個人或一件物件被拖過的痕跡。

吳瀚文突然大叫：「凱倩！凱倩！」

馬獅龍突然省起，那一定是吳瀚文的妹妹！

吳瀚文曾經說過，他有一個妹妹喜歡到處流浪，但是近日音訊全無，可能是遇到了意外。

難道她……

馬獅龍道：「吳瀚文，你叫又有甚麼用？假若她在附近而遭人挾持了，你大叫反而害死她！」

吳瀚文急道：「快去追！」

馬獅龍道：「你看，她可能是被馬拖去……」

達多蹲下，研究剩下來的爐灰，道：「這些人突然離去，應該走了半天以上！」

「一定是我的妹妹，快追上去！」

吳瀚文已不理會他們，自己沿着地上的馬蹄印追了上去。

馬獅龍明白他救妹心切，乃道：「達多，我陪他追上去，你就在這裏預備晚餐！」

「你們還回來嗎？」

「一定會回來，不一會便入夜了，這樣入深山，太危險了！我會勸他回來！」

馬獅龍急忙向前追去。

吳瀚文跟着脚印，一路向前走着，逐漸，那條深痕不見了，只剩下馬蹄印。

再走一會，連馬蹄印也消失了。

吳瀚文茫然的望着前面，前面的河面較闊，河水滔滔。

馬獅龍追了上前，看了一會，道：「可能是過河了！」

吳瀚文立時涉水過河。

可是，他只走了幾步左右，河水已過頭。

吳瀚文退回來。

馬獅龍道：「吳瀚文，冷靜一點，假若有人擄走妳妹妹，一時之間，我們無法追上，而且天色已黑，我們暫時忍耐一下。」

吳瀚文頓足，嘆了一聲。

馬獅龍道：「達多對這一帶環境十分熟悉，由他帶路，找回你妹妹的機會會很高。」

吳瀚文道：「你以爲甚麼人會抓了我妹妹？」

「是一些山賊！」

「假如是一般山賊，我也不怕，我知我妹妹有足夠的能力應付。」

看來，這個吳凱倩也非泛泛之輩。

一個女孩子，單獨在這些山區流浪，當然有她自己的信心和把握。

他們回到營地，達多已把晚餐預備妥當。

吳瀚文食不下咽，問達多：「附近有很多馬匹嗎？」

「不，這山區雖有人居住，不過卻是十分貧苦的人，根本沒有馬匹。」

「那麼，河邊的馬蹄呢？」

「應該是幾個山頭後面的人的！」

「甚麼人？」

「芮將軍，或者是芮將軍的手下！」

馬獅龍問：「達多，你們芮將軍這個人……」

「他是一個好人！」

「好人？」

達多肯定地點頭。

「你以甚麼作標準？」

「他提供足夠的耕地，以合理的價錢收購附近居民的農產品！」

吳瀚文道：「你究竟知不知道芮將軍是做甚麼生意的？」

「當然知道！」

「他種甚麼？」

「種罌粟！」達多的語氣平靜。

「你認爲種罌粟有甚麼不妥？」

達多搖搖頭！

「是毒品！毒品遺害很多人！」馬獅龍道。

「不，罌粟是一種藥！」

馬獅龍道：「你眞的不知道罌粟可以製成毒品，使人上癮，侵蝕生命？」

「我知……但他們只是用得不得其法。」

這似是一個新的理論。

達多道：「幾千年以來，這個山區，甚至是芮將軍那邊，都是土地貧瘠，你叫他們除了種罌粟之外，還可以

種些甚麼？」

一時之間，兩人啞口無言。

吳瀚文道：「好了，達多，早點睡吧，我們明天還要倚靠你帶我們走這些山路的！」

達多也沒有再作聲。

*　*　*

馬獅龍一早便醒過來，却不見了達多，只聽見樹林邊似有些異動。

吳瀚文也醒了，道：「達多呢？」

他們跑到樹林那邊。

只見達多用斧頭劈下一些小樹。

「你做甚麼？」馬獅龍問。

「你們醒來了？快幫手造個木筏！」

吳瀚文道：「沿河而下，不去追我的妹妹？」

「我看假若有人搶走了你的妹妹，他們沿山而行，一定不能快過我們沿河而下……」

「好，快動手！」

達多道：「但是，沿河而下是有一點危險的，不過，我們却可以兜截那些賊人！」

「有甚麼危險？」

「我知道這河盡頭是一處瀑布，因此，我們快到河盡頭時，一定要跳下河，才不會與木筏一起跌下河去！」

吳瀚文道：「只要能夠兜截到那些賊人，甚麼也不重要！」

馬獅龍明白他的心情。

三人合力，未到正午，木筏已搬到河上，他們吃了一些東西之後便出發去。

那木筏看似簡陋，不過，達多却紮得非常牢固。

木筏沿河而下，快而穩妥。

河面越來越寬闊，但水流却也越來越急。

達多道：「再過半個小時左右便接近瀑布，我們要跳下去，然後游向岸邊。」

「那些物品呢！」

達多道：「我已收拾好了，你不用理會，只要拚命游向岸邊便可以了！」

馬獅龍作好了準備。

吳瀚文似乎有些緊張。

馬獅龍問：「你怎麼了？」

吳瀚文道：「沒有甚麼！」

轉眼已到了適當的地方，達多一聲令下，三人一齊跳下河。

河水更急，急得使人出乎意料之外。

馬獅龍拚命向岸邊游去，但那暗湧却使他感到異常吃力，他游了三步，却要退後兩步。

不過，當他漸漸習慣了水的流向，便游得快些。

可是，吳瀚文却不見了。

馬獅龍立時轉過身來，只見吳瀚文正扶着河中一些浮木，非常不穩似的。

馬獅龍叫了一聲，但河水的聲響非常巨大，吳瀚文沒有聽到。

忽然，吳瀚文似乎支持不住，被水冲走了。

馬獅龍只好回身游去，因爲是順着水勢的關係，很快他便游到吳瀚文的身旁。

他一手拖着吳瀚文，逆水而游。

一個人游泳已經十分困難，再拖着一個人，馬獅龍感到吃力無比，而且水勢似越來越猛。

馬獅龍拚命游着，但漸漸有不支的感覺。

吳瀚文拚命抓着馬獅龍，暫時也可以浮上水面呼吸，但他也感到馬獅龍已是力弱。

再拖下去，兩人都會同被溺死。

突然，吳瀚文放開手，叫道：「不用理我！」

馬獅龍雖已力弱，但仍然一手抓回吳瀚文，叫道：「不要氣餒！」

馬獅龍又再鼓起了力量。

這時，又有一條大樹幹浮過來，馬獅龍心生一計，叫道：「吳瀚文，你爬上樹幹去！」

吳瀚文似沒有甚麼把握，不過，他還是盡了一切努力，爬上了樹幹之上。

馬獅龍游到樹幹的另一端，叫道：「我把樹幹按下去！」

馬獅龍吸了一口氣，便向下沉。

樹幹一端被按沉，另一端便像時鐘的針似的，被水推了近岸。

吳瀚文知道水已不深，於是跳了下來。

馬獅龍浮回水面，見吳瀚文已上了岸，心才定了下來，游了幾下，脚已觸地。

他一步一步的行上岸。

吳瀚文望着馬獅龍，道：「謝謝！」

馬獅龍道：「我們眞幸運！」

兩人喘着氣，很久才恢復體力。

「達多呢？」

兩人在附近岸邊跑了一會，仍然沒有發現達多的踪跡，他們開始擔心，難道他……

這時，一陣槍聲傳來。

他們等了一會，又聽見一陣槍聲。

槍聲來自離河岸很遠的叢林，兩人立時滾到一些大石的背後。

馬獅龍道：「我們走去看看！」

兩人走向槍聲發出的叢林處，只見附近煙霧瀰漫，他們忍耐着，等到煙霧散去後，他們才發現地上伏着幾個人。

他們都是赤着上身，皮膚黝黑。

吳瀚文道：「是山區土人！」

那些人一動也不動，看來不是死了，便是受了重傷，馬獅龍與吳瀚文二人分作左右包抄的進入那叢林空地之處，那些人仍然沒有反應。

終於，馬獅龍大着膽子走出來。

他小心細看那些人，他們已全部死了，死因是被子彈由背後穿過。

吳瀚文拿着槍，伏在大樹的後面，只要一有山賊出現，他便一槍射去。

他自言自語地道：「殺得一個算一個！」

可是，他怎會預料得到，第一個來的山賊，却是由馬獅龍所扮的！

一時之間，叫他如何通知吳瀚文？

忽然，馬獅龍的身後响起了一槍，在他脚根擦過，原來那山賊首領看見馬獅龍緩緩而行，以爲他怕死，便用槍警告他。

馬獅龍只好走快兩步。

吳瀚文的槍已經瞄準，只要馬獅龍一轉過來這邊，他便立刻開槍。

馬獅龍無法可想，只好摘下帽子，向前一拋，槍聲立時响了起來。

馬獅龍隨即叫道：「我——是——馬——獅——龍！」

吳瀚文那槍已射穿了帽子，正想再放一槍，聽見馬獅龍的聲音，連忙揚手，道：「這邊！」

馬獅龍走近，道：「快放一槍！」

吳瀚文向天放了一槍，馬獅龍隨即「呀」的大叫一聲，然後示意吳瀚文退後。

吳瀚文並不明白馬獅龍的用意。

馬獅龍道：「他以爲我已被你槍殺，定會再派人來！」

果然，那山賊首領又再派人前來，這次一派便是兩個，這兩個山賊看來戰戰兢兢的。

吳瀚文見馬獅龍手中也有槍，便道：「一人一個！」

馬獅龍點點頭。

當他們兩人移近，每人都吃了一顆子彈。

山賊的首領等了一下，又想再叫人前去，可是，當他一推，竟發覺身旁的三個手下無故地死去了。

那是馬獅龍混入其中的傑作。

山賊首領是個見慣風險的人，知道自己已陷入敵人的詭計之中。

敵人在暗，自己在明，肯定吃虧。

忽然，他一個人衝上前去！

他並不是衝向馬獅龍與吳瀚文這邊，而是衝向兩個囚犯——吳凱倩與另一人。

很明顯，敵人是爲這兩個囚犯而來。

另外還有幾個山賊隨着首領過來。

那首領吩咐手下燃亮了一個火把。

不一會，整個空地也亮了。

首領並沒有說話，推了吳凱倩出來。

火光之下，吳凱倩臉色蒼白。

首領用槍指着她的太陽穴，並咆哮了一句。

吳瀚文想撲出去，但馬獅龍一手拉着他，道：「再等一會，他不會這麼快下手的！」

那首領又再咆哮一聲。

雖然他們都不懂他在說甚麼，但他們却明白，他是威脅埋伏的敵人出來。

馬獅龍道：「吳瀚文，我先出去引開那首領注意，然後由你下手救你妹妹！」

「好！」

他們正想移動。

這時，與吳凱倩同時被縛着的那個人，竟然與那山賊首領爭辯起來。

他們說的是山區話，馬獅龍與吳瀚文都不明白。

那男人突然撲前。

山賊首領用槍指着他。

那男人便用前胸抵向山賊首領的槍口。

馬獅龍有些感動，這男人明顯是願意以自己的生命，換回吳凱倩的生命。

吳瀚文已撲了出去。

山賊首領十分機靈，已一連向吳瀚文的身影開了兩槍，幸而沒有射中。

吳瀚文也還了一槍，並且一直滾向吳凱倩那裡，他是救妹心切！

馬獅龍也開了一槍，但却沒有命中，因爲那山賊首領以那男人作爲擋箭牌。

吳瀚文一邊放槍，一邊在地上滾動。

當他接近吳凱倩，突然，一陣塵埃揚起，一個獸網竟彈起，把吳瀚文整個套了進去。

這一變化，使馬獅龍極爲驚慌。

但那山賊首領却哈哈大笑起來，原來，這個獸網是他預先佈下的！

吳瀚文在網內再放一槍，但槍內子彈已用罄，他只能在網內狂號亂叫，像隻野獸。

原來這些山賊因害怕有人會來劫走這兩個囚犯，所以在囚犯的周圍埋了一個原始的獸網，只要有人踏近囚犯，觸及獸網，獸網便會一彈而起。

「哥哥，哥哥……」吳凱倩已發現被網套着的是她的哥哥。

「凱倩，你不用怕……」吳瀚文不知再說些甚麼才好，因爲自己的情形比她更差。

那首領又叫了幾聲。

吳凱倩道：「哥哥，他說你還有一個同伴。」

吳瀚文道：「是的，他會救我們！」

吳凱倩用泰語對山賊首領說了幾句話。

然後，她又對吳瀚文道：「他說，只要你的朋友出來，他不會傷害他！」

吳瀚文叫道：「馬獅龍，你聽到了沒有？」

馬獅龍當然聽見，不過，自己是唯一剩下來的人，假若出去，顯然是送命。

馬獅龍道：「看來是被人從背後暗殺的！」

這些土人的身上，還有一些原始的武器，例如是一些竹刀與竹管，還有一些好像是毒鏢似的武器。

吳瀚文道：「他們都是山區的獵人，這次無辜被人射殺了！」

「你認爲是甚麼人做的？」

「可能是芮將軍手下的人。」

「殺他們有甚麼好處？」

「可能他們有貴重的物品……也許是他們一時興起，這些山賊根本沒有人性！」

馬獅龍突然感到一陣憤怒，道：「我們追上去看看，達多也可能是被他們捉去了！」

吳瀚文道：「你的槍呢？」

馬獅龍摸摸身上，那柄短槍已失去了踪跡，可能是在過河的時候失去的。

吳瀚文的手槍，反而沒有失去。

馬獅龍彎下腰來，從那些土人的身上拾起十多支毒鏢，放在腰間，以備不時之需。

吳瀚文道：「你懂得用這古老的武器？」

「不，我只懂用手擲出！」

兩人沿着樹林內的凌亂足印往前行去。

不久，他們發現了人聲，兩人連忙爬上樹，然後從樹與樹之間攀爬而過。

前面的樹木，漸漸較爲疏落。

馬獅龍看見有十多個男人正在空地之上分工合作，他們看來是打算在這裏過夜。

當中，有兩人被背對背的縛在一起。

其中一個是個女人！

吳瀚文正要往地下跳去。

馬獅龍一手把他拉着，輕聲問：「甚麼事？」

「那是我的妹妹！」

「千萬不要衝動，他們有十多人，而且勇猛凶悍，你這樣下去，不單不能救到你的妹妹，甚至連自己的性命也不保！」

吳瀚文仍然十分激動。

馬獅龍問：「另外那個人是誰？」

吳瀚文搖搖頭。

馬獅龍道：「硬攻我們一定失敗，只能智取！」

「怎麼智取？」

吳瀚文看見妹妹被捉，平日的冷靜與智謀已完全失去了。

馬獅龍道：「我們等着，讓他們吃飽了，我們才動手，好嗎？」

吳瀚文知道心急也沒有用。

在樹上的等待時刻並不容易過，尤其是當下面的山賊煮東西的時候，他們更是飢腸轆轆。

好容易等到他們都睡了，只留下兩個人分別在兩處放哨。

馬獅龍仍然忍耐着。

吳瀚文已不斷的催促他，但爲了安全，馬獅龍仍然按兵不動。

看來山賊們都熟睡了。

馬獅龍道：「我們分別去殺死那兩個放哨的，換過他們的衣服，才去救你的妹妹！」

吳瀚文點點頭。

馬獅龍從另一邊滑下樹幹。

那放哨的山賊正在打瞌睡，馬獅龍輕輕走近，一掌劈在那人的頸，那人立時倒下來。

馬獅龍把那山賊拉到一旁，脫下了他的衣服，換在自己的身上。

當馬獅龍還沒有換好衣服，另外一邊却有了人聲。

原來吳瀚文也已輕易地打暈了那放哨的山賊，不過，可能因爲他太心急的緣故，因而發出了一些聲响，弄醒了附近另一個山賊。

他想立時制服那惺忪的山賊，但一時之間，手脚却不靈敏，反而被那山賊打了一拳。

接着，那山賊大叫起來。

其餘的山賊也醒了，紛紛拿起手槍。

馬獅龍已穿起了山賊的衣服，趁在混亂之際，已滚近山賊附近。

吳瀚文被那山賊打了一拳，立時滚開，躲在一棵大樹之後，他也是穿了山賊的衣服，並順手在地上抓了一把泥往臉上塗。

一時之間，本是十分擾攘的情形，却又平靜下來！

爲首的山賊叫了幾聲，那些山賊立時各據有利位置，並且向附近的樹木亂槍掃射。

震耳欲聾的槍聲，驚醒了樹上的無數飛鳥。

這時，整個樹林沸騰起來。

馬獅龍已混入了山賊之中，黑暗之中，並沒有人發覺他，他從腰間拿出了毒鏢。

他盡量靠着一人，然後詐作轉身，便把那毒鏢插在那人的屁股上。

那人想叫，却給馬獅龍按着。

當賊首又向樹林放槍之際，馬獅龍又用毒鏢插了兩人，這一陣亂子，馬獅龍總算解決了三人。

忽然，另外一邊樹林傳來一陣高呼聲。

那山賊聽見，突然一手指着馬獅龍，並且嘰嘰咕咕的說了幾句話。

馬獅龍心中大叫：「苦也！」

但他仍然不斷地點頭，表示他明白，其實，馬獅龍根本連一句話也聽不懂。

可是，這時却不能露出馬脚，否則必死無疑。

那山賊說完了話，便遞了一柄手槍給馬獅龍，並向那邊樹林一指。

很明顯，這是叫他去那邊看看。

馬獅龍接過了槍，一步一步向那邊去，他知道那些高呼聲肯定是吳瀚文發出的，目的是引山賊前來。

吳瀚文等了一會，道：「也許他走了！」

吳凱倩把這話翻譯給山賊首領聽。

那山賊首領聽罷咆哮，一槍射向吳瀚文，雖然是射不中，但已使吳瀚文全身冒冷汗。

「馬獅龍，你還不出來？」吳瀚文道。

馬獅龍仍然忍耐，他是個不易放棄的人。

那首領等了一會，見仍沒有動靜，這次他把吳凱倩拉起來，同槍抵着吳凱倩的額前。

吳瀚文見了，嚇得手足無措，叫道：「馬獅龍，我只得這一個妹妹，快出來！」

而在旁的那個男人雖然雙手被縛，仍然撲上前來，以身體護着吳凱倩。

就在他們糾纏之間，馬獅龍已決定了行動。

他手握毒鏢，一個閃身撲了出去，在滾動之間，一連放了五枚毒鏢！

山賊首領中了四枚，而那男人也中了一支！

這些毒鏢的毒性非常厲害。

山賊首領中了四枚，立刻雙手發軟，倒在地上。

那中了一枚的男人，也有點迷糊的倒下。

馬獅龍一手奪過那山賊手上的機關槍，掃射了其餘的山賊！

這一瞬間的變化，馬獅龍做到了最好，既不傷及自己這邊的人命，也可殲滅了山賊。

吳瀚文被放下來的時候，也不禁稱讚道：「馬獅龍，我實在佩服你的冷靜！」

馬獅龍道：「你也不錯！」

「不，我幾乎累事！」

「這也難怪你，因為那是你的妹妹！」

吳凱倩十分焦急，因為那男人已昏迷了。

吳瀚文道：「他是誰？」

「他姓草內，是個日本人！」

「你怎認識他？」

「他為了救我，被山賊捉了！」

吳瀚文道：「他對你好極了，一連兩次，以自己的身體抵向山賊的槍口！」

吳凱債珠淚直流。

馬獅龍用一條布帶，縛着那男子的右肩，因為他中標的地方是右手臂，這樣可以使血液沒有這麼快流向心臟。

馬獅龍道：「你有藥物嗎？」

「失掉了！」

馬獅龍道：「讓我把他的毒吸出來！」

「不，讓我來！」

吳凱倩已低下頭來，拚命吸了一些黑血出來，吸了幾口，血已有些鮮紅。

馬獅龍道：「行了。」

這時，樹林外面又傳來槍聲。

忽然，有幾個人跳了進來。

五個男人、一個女人，是穿着文明的服裝。

子彈已射進樹林之內。

馬獅龍連忙叫道：「把火熄了！」

吳瀚文手腳並用，把火滅了。

那女人用泰語說了幾句話。

吳瀚文叫道：「是你，水晶？」

「是你，吳先生？」

「水晶，水晶，快過來！」

水晶道：「我們遇到了一些生番！」

正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水晶道：「你的朋友？」

「是的！」

水晶吩咐她的手下遞了手槍給兩人，連吳凱倩也有一柄。

水晶道：「我們如今共有九人！」

「他們呢？」

「數不清！」

馬獅龍嘆了口氣，面前是數不清的生番，叫他們九人如何可以突圍？

吳凱倩問道：「是吃人的生番？」

水晶道：「聽說他們以前是有這個傳統的！」

吳凱倩道：「草內，你怕嗎？」

草內並沒有回答，似乎他自水晶跳進來以後，便一直低着頭。

這時，水晶才清楚看見草內，她似乎有點愕然。

草內望着水晶，說了三句話。

這三句話肯定不是日語，好像是泰語，想不到這個日本人竟然連泰語也懂。

水晶聽了，沒有再說話，但眼光流露出一絲奇怪的神情，馬獅龍看在眼內。

這日本人究竟是甚麼來龍去脈？

這時，外面傳來一連串的槍聲。

水晶叫道：「預備，他們來了！」

過了一會，無數的火把擲進來，照亮了整個空地，水晶帶頭，向外面開了很多槍。

一時之間，沒有生番出現。

水晶吩咐手下弄熄火把，不久，樹林內又呈現一片黑暗。

忽然，「颼」的一聲，一支箭射了進來。

他們警誡着。

接着便是無數的箭從四方八面的射進來，水晶的兩個手下中了箭。

馬獅龍心想：「這樣被生番圍攻，他們人多，我們人少，也不是辦法！」

他慢慢地伏在地上爬行，希望可以走出去看看。

那知他剛爬到樹叢之外，已有無數的箭射來，馬獅龍在左閃右避中，仍然可以看見外面的那些生番，他們各據要點，似乎誓要把樹林中的人置於死地。

再外面的一排生番，更加有所行

動。

他們在伐樹，似乎想開出一條火路。

火路，對，他們要用火攻。

這些生番並不是全無智慧！

當火路闢開，他們放火燒樹林，只有火路那一邊沒有着火，林中的人只好走向那邊，而他們便在那處，慢慢的逐個捉！

馬獅龍退回來，簡單地把情形告訴衆人。

一時之間，沒有人有主意。

水晶道：「有誰有主意？」

馬獅龍道：「他們為甚麼會追殺你們？」

「因為他們有一批人在那邊給人殺了！」

「是山賊殺的！」

「他們不理會是誰殺的，見我們人多，又有手槍，又不是他們的族人，自然是要找我們報仇！」

馬獅龍道：「雖說他們是生番，但他們也有智慧，找他們談判，否則我們能夠走得出去的機會不太大！」

水晶道：「讓我試試！」

她大聲地說了幾句話。

外面並沒有甚麼反應，反而多射來幾支冷箭。

水晶又用另外一些土話說話，也是無效。

草內忽然上前，道：「讓我試試。」他高聲地說了幾句話，然後等待着。

一會，似乎有些反應。

草內又再說了幾句。

不久，外間有人回應幾句，草內開始與那人討論着，並且有些爭執似的。

草內閉口了。

水晶追問：「怎麼了？」

「他們說他們死了一個武士，這個武士是他們族中最勇敢的人，一定要用他的仇人的鮮血來洒在他的墓前，他才可以安息！」

水晶道：「你向他們解釋那武士並非我們殺的！」

「我解釋過，並且說那仇人已被我們殺了！」

「他們不相信？」

「他們認為我們在說謊！」

「為甚麼？」

「因為一個可以殺死他們最勇敢的武士，一定是個非凡的人，他們要……」

「他們要甚麼？」

「要我們交出那個人！」

「交出去做甚麼？」

「與他們的第二武士決鬥！」

馬獅龍道：「沒有關係，我去！」

忽然，外面又傳來生番的聲音。

草內留神的傾聽着。

一會，聲音停了，草內道：「他們又改變了主意！」

「又怎樣？」

「他們要你……」

草內指的是水晶。

「要我？」

草內點點頭。

「為甚麼？」

「他們說你剛才帶領五人，殺了不少他們的人！」

水晶道：「那也沒有問題，我去！」

吳瀚文立即趨前道：「不，不能讓妳去！」

水晶望着吳瀚文。

吳瀚文道：「我去，他們根本不認得你是誰，由我去也沒有甚麼問題！」

草內道：「不，他們已知水晶是女的！」

「為了衆人，我去！」水晶堅決地道。

吳瀚文道：「不……」

可是，他又說不出甚麼理由來。

水晶道：「我出去，但你們盡量想辦法離開，我是女人，他們不會……」

吳瀚文道：「不會？不會甚麼？你以為他們是英國人，會有紳士風度？」

水晶道：「吳先生，你倒不如協助大家離去！」

吳瀚文一手拉着水晶。

水晶甩開了他，並吩咐了她的手下幾句。

忽然，吳瀚文不顧一切，衝向外間。

水晶、草內、馬獅龍，甚至是吳凱倩想抓着他，却也抓不住，他已奔向林外！

草內大叫，並說了一連串的土話。

馬獅龍也隨着奔去，但他並不是出去，而且爬上了一棵樹，居高臨下望去。

只見外面亮起了火光。

吳瀚文站在當中，有一個手執長矛的土人正在向他虎視眈眈。

吳瀚文身手雖然不弱，人也機智，但一向都是養尊處優，他並不是一個好的搏擊手。

那土人一矛刺出。

吳瀚文閃過，却閃不開第二下。

那矛刺中了他的肩部，他立時大叫起來。

那些土人又大叫一番。

吳瀚文趁他們不在意，一手拔出長矛，反刺那土人，那土人似乎看不起他，一腳踢起。

那知，吳瀚文這一招却是虛招，本是向那土人右膊刺去的，却忽然變招，矛頭稍稍向下，忽然刺中那土人的前胸，吳瀚文是盡了最大的力量，矛頭直插那土人的前胸！

那土人驚叫，並且血如泉湧。

其他的土人，立時湧了上來，用刀向他劈下。

吳瀚文左閃右避，立時中了幾刀，假若再不逃走，他定會變成肉醬。

忽然，一槍响了起來。

土人均靜了下來。

只見水晶已站在土人當中，她拋下了手槍，上前扶起吳瀚文。

一個土人拾起了手槍，他似乎認識這東西的用途，却是未曾用過！

草內也突然走過去。

那土人用手槍指着水晶，水晶正在護着滿身披血的吳瀚文，可是，吳瀚文一見那土人用槍指着水晶，便立刻甩開水晶的保護，以身掩護水晶。

吳瀚文實在非常喜歡水晶，並且願以生命作爲代價。

馬獅龍非常感動。

男女之間的情，竟可以達到這個地步，馬獅龍以前是不信的，但一連看見兩對男女都是如此，他不能不信。

愛情的力量果然是如此偉大！

草內叫道：「水晶，小心！」他又轉向那土人，說了一連串的話。

那土人又回答了一番。

草內道：「他們不殺水晶與吳先生也可以，不過，要押我們所有人回族中去！」

水晶那五個手下立即走出樹林，表示願意。

吳凱倩見草內走出來，她早已在他身旁。

而今只剩下馬獅龍。

馬獅龍本來不想下去，希望剩下自己，將來也有機會去把他們救出來。

可是那個土人却十分清楚，知道還有一人。

那土人用槍威脅着水晶、吳瀚文兩人，馬獅龍無法，只好從樹上滑下來。

其他土人進入樹林，搜索了一會，沒有甚麼發現，才方收隊回去。

足有百多個土人，分別從四方八面而來，押着他們十多人回部落去。

馬獅龍走近草內，問道：「他們押我們回去，爲的是甚麼？」

草內道：「我也不知道，他們各個部落有各個部落的規矩，外人很難知道！」

「殺死我們？」

「這個可能性最大！」

「爲甚麼不在這裏就地處決？」

「可能是他們族中最高地位的人不在！」

*　*　*

土人押着他們，一直走到中午，才回到他們的部落，他們的部落十分簡單，全是住在一些泥洞之內。

他們被囚進一個大泥洞之內，洞口並沒有人把守，但却有很多大石堵塞着。

泥洞的上面也有一些通氣的孔洞，一般來說，要比在外面露天爲佳。

他們被囚在泥洞內，因爲經過了一連串的打鬥與步行，身體已是十分疲倦，所以他們都無聲無息地睡了，這一覺眞不知睡了多久。

馬獅龍在沉沉大睡中，最先醒來。

本來睡了這麼久，精神應該回復，可是，他却覺得仍然是那麼疲倦。

眼皮厚重，又想睡覺。

馬獅龍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這一吸使他嗆咳了起來，而且感到極度不暢快。

洞內是漆黑的一遍。

馬獅龍叫道：「吳瀚文！」

沒有人回應。

他又再叫了兩聲，身體更加疲倦，有一種不想說話，也不想再動的感覺。

接着，有人回答：「馬……獅……」

那人似乎連第三個字也不願說下去。

馬獅龍當然又想再睡，可是，他的意志却告訴他：「不可以再睡下去了，否則今生也不能再醒來！」

他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坐了起來。

他又再用力吸了一口氣。

空氣是乾燥的，似乎甚爲稀薄！

馬獅龍立時明白，那些土人是要把他們生葬！

在他們入睡之前，仍有一些孔洞透氣透進來，如今所有孔洞已經被封了，土人希望他們在不知不覺之間被焗死，那些土人……

馬獅龍摸索着，叫道：「快起來，快起來！」

他只是說了幾句話，又再嗆咳起來。

草內應着：「怎麼了，我們……」

水晶也叫道：「我很累……」

吳凱倩道：「我也是……」

馬獅龍道：「有人有打火機在身上嗎？」

「得」的一聲，打火機亮起，是水晶的一個士兵亮起來的。

打火機的光芒十分暗淡，這更說明了洞內的空氣缺乏，更缺乏的是氧氣。

馬獅龍道：「快熄了！你們還不起來，便再沒有起來的機會了！因爲土人要焗死我們！」

衆人一聽到「死」字，似乎有點激動而比較清醒了一些。

馬獅龍道：「我們各自在墻邊摸索，看看有沒有辦法弄些孔洞，讓外面的空氣進來！」

他們似乎不想移動。

馬獅龍走近那洞門，外面是堅實的大石，他試圖推了幾下，大石堅實不動。

其他的人也爬了過來，向泥洞牆邊摸索。

可是，那些泥牆看似鬆散，其實是非常堅硬的。各人走動了一下，空氣需求更大，都喘起氣來。

馬獅龍道：「停下來，停下來！」

衆人依令停下。

馬獅龍道：「不要再亂動了，否則我們會早些被焗死，你們有沒有發覺泥牆比其他地方較弱？」

沒有人回應。

「你們身上有沒有武器？」

也沒有回應。

原來土人早已把他們繳械。

馬獅龍忽然覺得非常絕望，他從來沒有試過有這種感覺——絕望，死亡的絕望。

這種絕望的感覺，並非只是馬獅龍感到，而是洞內所有人也感到。

吳瀚文叫道：「水晶，水晶，你在那裏？」

水晶應道：「我在這裏，瀚文，瀚文……」

接着是一些移動的聲音。

草內叫道：「吳小姐……」

「草內，這個時候，你還這樣叫我？」

「凱倩！」

兩人也移動着。

馬獅龍看不見他們的臉孔，但也可以想像得到，他們雖是面臨死亡，但有相愛的人在一起，他們的絕望，並非是悲情的絕望，而是甜蜜的。

吳瀚文忽然道：「馬獅龍，你怎麼了？」

「我沒有甚麼！」馬獅龍有氣無力地道。

洞中又回歸沉默，馬獅龍知道，衆人的意志已開始崩潰，假若不再振作，沒有人會有命。

馬獅龍的求生意志一向堅強。

他忽然想到一個使他們振奮的主意。

馬獅龍道：「你們都可以相聚在一起了……你們還有甚麼未了的心願？」

吳瀚文道：「我要娶水晶爲妻。」

草內也道：「我也是要娶凱倩爲妻。」

馬獅龍道：「你們已相聚在一起了。」

水晶的聲音非常柔弱，道：「我們想過舉行婚禮的一刻，婚禮……」

吳瀚文也道：「是的，我們還欠缺一個婚禮。」

馬獅龍道：「好，我爲你們主持婚禮。」

這個提議，使他們暫時興奮起來。

馬獅龍道：「男方先找枚戒指。」

找戒指？在這個時候還有甚麼戒指？

不過，他們都非常聰明，在地上摸索了一會，終於找到了一些枯草，結成了簡單的戒指。

馬獅龍道：「剛才那一位有火？」

有人把打火機亮了。

馬獅龍道：「好了，兩對新人，你們在我跟前交換結婚戒指。」

在暗淡的火光之下，他們互相交換了戒指。

那些戒指雖是用枯草做成，但它代表的意義重大。

馬獅龍道：「你們可以吻吻你們的新娘子了。」

有個比較年長的士兵也接口道：「我們也可以嗎？」

衆人聽了，都笑起來。

「好了，把火光熄了，讓我們一起祝福這兩對新人，祝他們白頭偕老。」

洞內又回復沉靜。

忽然，水晶哭起來，吳凱倩也哭起來。

馬獅龍感到一陣歉意，爲甚麼說「白頭偕老」，如今他們黑頭便要偕老了。

可是，話已說出，解釋安慰亦屬多餘。

他躺在地上。

他的耳貼着地下。

「咯，咯……」

馬獅龍整個彈了起來，叫道：「下面有人在鑿，難道是有救星？」

衆人連忙貼耳在地上。

馬獅龍沒有聽錯，每一個人都聽到，的確是有人在下面鑿。

馬獅龍道：「我們只顧着牆壁而忘記了地下，快摸索一下有沒有較軟的地方？」

他們又立刻各自摸索。

馬獅龍循着下面傳來的聲音摸索着，不一會，果然發現有一些較軟的地方。

原來那是一些去水洞。

他們一直也忽略了，這泥洞在乾旱的時候沒有甚麼問題，但一下雨，或者是天氣潮濕，一定會有水滲出來，那些水一定要有去路。

他們合力的挖着。

而那「咯咯」的聲音也越來越近了。

甚麼人會來救他們？

每一個人心中都知道，但却沒有作聲。

達多！達多已成爲了他們唯一的希望，他們沒有作聲，是因爲不希望這個唯一的希望會破滅。

「咯咯」的聲音，已清晰可聞。

地下的泥土動了。

馬獅龍道：「打火機。」

火光亮起來。

不一會，地下一個洞的泥土翻起。

一個臉孔出現——達多。

果然是達多。

衆人歡呼起來。

達多撥去了臉上的泥土，道：「輕聲點，否則被土人發覺，便有麻煩。」

馬獅龍問：「你怎會來救我們的？」

「我一直跟踪你們。」

「爲甚麼你上岸後便不見了？」

達多道：「我剛上岸，進入叢林，便發覺山賊在殺土人，我非常驚慌，當你們來的時候，我已看到有些土人正向你們圍攻，一時之間，我無法通

知你們……後來，你們與土人戰鬥，我也只好遠遠監視，之後，他們押你們回來，我也只好隨着來。」

馬獅龍道：「下面是甚麼地方？快帶我們離開這裡。」

達多道：「下面是一條水道，水出了地洞，然後轉出去另一條水道。」原來這一處水道，直通一個池塘，假如雨水多的話，水面便蓋過這個水道，幸好如今水面很低。

剛出了池塘，他們深深的吸了一口氣，並且用水洗臉洗手，有說不出的愉快。

馬獅龍道：「水晶、凱倩，不用哭了。」

一時之間，她們摸不着頭腦，怔怔的望着馬獅龍，馬獅龍只是笑着。草內與吳瀚文却微笑。

馬獅龍道：「你們果眞可以白頭偕老，我並沒有說錯。」

兩位新婚的姑娘却依偎着新郎。

他們跑了一段路，已遠離了土人的部落。

草內與水晶似乎開始對附近的環境熟悉起來。

水晶那幾個手下，仍然忠心耿耿的跟着她。

她對那幾個手下說了一些話，那幾個士兵便直往那些叢林裏跑。

水晶道：「我們不用再走了。」

「爲甚麼？」

水晶故意不作聲。

看來，這附近一帶是水晶的地方，那幾個士兵定然會找來一些馬匹，或其他工具接載他們。

達多在附近採了一些野果回來，給他們充飢。

他們一直等待着，可是到了黃昏日落，仍然沒有士兵的消息，不過，他們已在草叢上睡着了。

突然，馬獅龍被一陣「隆隆」的聲音驚醒。

他張開了眼睛，四週是漆黑的一片。

天上有一陣紅光，是閃動着的紅光。

水晶叫道：「來了。」

來的竟是一架直升機。

馬獅龍做夢也沒有想到，來接載他們的，竟是一架直升機。

在這原始落後的地區……

忽然，馬獅龍醒悟過來，在這些地方，有誰會擁有直升機？

芮將軍。

水晶是芮將軍的手下？

吳瀚文似乎被水晶的柔情蒙蔽着，問道：「水晶，是你的直升機？」

水晶道：「不是！」頓了一頓，反問吳瀚文，「其實你來的目的是甚麼？」

「我要見芮將軍。」

「是的，芮將軍來接你了。」

果然是芮將軍。

他們上了直升機，這機已是七十年代的類型，機內非常狹窄，而且聲浪很大。

吳瀚文與馬獅龍本來有很多話要問水晶，但由於機內的聲浪與擠迫，也只好等待下機才說。

直升機向北飛去。

下面是無際的田野，間中有些燈光出現。

直升機飛了一小時，才降落在一個山頭上。

水晶帶着他們來到一列房屋，那些房屋外表十分簡陋，但內裡却是現代化的。

一切的現代化設施都有，包括水電，甚至是電冰箱也有，一些穿制服的人既像士兵，卻又似傭僕的，招呼他們吃了一頓。

這一頓倒是非常豐富，不過，在他們心目中，不知是晚餐還是宵夜了。

吃完之後，達多與馬獅龍被帶到一間房間，房內有兩張單人床，其他設備，與現代酒店差不多。

一躺下，馬獅龍便睡着了。

覬覦黃金　喪心病狂

馬獅龍起來的時候，達多仍然睡在床上。

突然，有人敲門。

馬獅龍道：「進來。」

進來的是一個打扮得十分整齊的年輕僕人，他用純正的英語道：「芮將軍有請。」

馬獅龍點頭道：「我們快來了。」

那年輕僕人道：「我在門外等你們。」說完，他便出去了，並關上了門。

馬獅龍立刻推醒了達多，兩人快速地梳洗，然後打開衣櫃，內裡竟有適體的衣服掛着。

他們各自穿了普通的衣服，十分舒適。

達多十分高興，因爲他從未穿過這麼漂亮的衣服。

馬獅龍推開了門。

那僕人仍然等待着，當他看見了馬獅龍與達多，便恭敬的爲他們引路。

他們來到一個大堂，堂內有輕音樂傳出。

門開了，映入眼簾的是一張長餐桌。

桌子的盡頭站着一個人，那人非常面善。

「馬獅龍先生！」

面孔已是熟悉，聲音更是熟悉。

「原來草內先生便是芮將軍。」馬獅龍道。

達多恭敬地叫道：「芮將軍。」

芮將軍道：「其實我早已向你們示意，草內，豈不便是一個芮字。」

長餐桌兩旁早已坐了人。

芮將軍道：「這位是我的夫人，你們都認識了，多謝你馬先生，你做了我們的主婚人，我一定要好好的多謝你。」

馬獅龍道：「恭喜你們。」

芮將軍道：「妹子，你也要多謝馬先生。」

他所指的妹子竟然是水晶。

原來他們是一對兄妹，不知他們爲了甚麼而要在衆人面前隱瞞身份。

芮將軍似乎明白馬獅龍的心意，便解釋道：「當時情形特殊，我的眞正身份會使整件事情更多生枝節，因此，我們兩兄妹沒有相認。」

馬獅龍上前對吳瀚文與水晶道：「恭喜你們。」

吳瀚文伸出手來，緊緊的與馬獅龍握着。

這一頓餐吃得極爲暢快，馬獅龍千萬也料不到，在這貧乏的泰北山區，竟然有這樣的地方。

芮將軍道：「馬先生，你會奇怪我這麼一個人，怎會在這泰北地區，統治一個這樣的地方？」

馬獅龍沒有回答，臉上露出疑惑的目光。

芮將軍道：「馬先生，我這裏的生意，是幾代留傳下來的。」

馬獅龍望望吳瀚文，他倆同來的目的，便是要剷除這一個芮將軍，可是，相見的情形却是如此。

吳瀚文眼現紅筋，似乎睡得並不是太好。

芮將軍又道：「我是英國劍橋的畢業生，家父一早便送我出國讀書，因此，我也學到一些西方文化回來。」

一個世界著名的大毒販，竟是一個英國劍橋的畢業生，這又令馬獅龍多了一個錯愕。

水晶道：「哥哥，我們要多謝的是馬先生，而不是要談我們的家族，也不是要談我們的生意。」

芮將軍道：「是的，馬先生，我們乾一杯。」

他們互相舉杯，宴會的氣氛也不錯。

馬獅龍覺得，宴會之中，人人也十分快樂，但只有一人，他的表情是怪異的。

也許，他的人生轉變得實在太大，大到在一時之間，他無法適應。

吳瀚文本是代表一個大買家，來與芮將軍接洽的，而且他已有了打算，準備做完了這筆大交易之後，他便決定洗手，從此脫離江湖。

可是，如今他却變成了芮將軍的妹夫。

他來泰北的另一個目的，是要找回自己的妹妹，這個目的亦已達到，可是，他的妹妹却成爲了芮將軍的太太！

這轉變太大了，他一定要一些時間，才能加以適應。

宴會完畢，芮將軍親自送馬獅龍與達多到門外，並道：「馬先生，我早已知道你來這裏的目的……明天，我們應該好好的談一下。」

馬獅龍道：「芮將軍，其實我也有很多事情，希望向你請教一下。」

馬獅龍與達多回到那間旅店一般的寢室。

馬獅龍問道：「達多，你覺得芮將軍是個怎樣的人？」

達多道：「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一個人。」

「怎麼？與傳說中大大不同？」

「是的，傳說他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魔王，可是，他並不惡，而且對人和藹。」

「傳說中還有甚麼不同？」

「傳說中他統領很多兵士，神出鬼沒，連政府的軍隊也怕了他。」

這時，外面有人敲門。

進來的竟是吳瀚文，馬獅龍連忙站起來。

吳瀚文道：「馬兄，我們好好的談一下好嗎？」

馬獅龍並沒有反對。

他們離開房間，一直來到外面，外面是一個恬靜無人的小花園。

吳瀚文道：「馬兄，現在沒有多少時間了……你記得你來的目的嗎？」

「當然記得。」

「那麼你有甚麼打算？」

「我……我還未有決定。」

「你要快些決定這一個……」

「吳瀚文，你似乎太緊張了，芮將軍如今是你的妹夫，而你害怕我會……」

「不，我懷疑那人並非芮將軍。」

「甚麼？」

「我沒有時間跟你解釋，不過，假若你要採取甚麼行動，我會支持你。」

「你以前見過芮將軍嗎？」

「沒有。」

「那麼，你怎知他是假的？」

「我從水晶的口中探知。」

「那麼，你打算……」

「如今我沒有甚麼打算了，我只想與水晶離開這個地方，雙宿雙棲。」

「爲甚麼你會來告訴我這些？」

「因爲……因爲我恐怕你因我而忘記你的任務。」

說到這裏，吳瀚文似要回去。

馬獅龍並沒有阻止他，他回到寢室時，達多已睡着了。

馬獅龍躺在床上。

可是，他一直左翻右轉，無法入睡。

吳瀚文究竟在弄些甚麼玄虛？

他對自己說這一番話，又是甚麼意思？

吳瀚文整晚都似心神不定，難道他是發現了芮將軍是假的，還是要說服水晶？

水晶又怎會告訴他芮將軍是假的？

假如芮將軍眞是假的，那麼水晶又是甚麼身份？

揭穿自己的身份秘密，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她爲甚麼要這樣做？

馬獅龍越想越糊塗，直到天快亮才睡着。

* * *

翌日下午，芮將軍親自來請馬獅龍，並說要帶他去參觀一下他的土地。

他們一起來到一個直升機的停機坪。

馬獅龍道：「你的妹夫吳先生呢？」

「他在昨天已參觀過！」

不久，有一架直升機從天而降，這架直升機並不是前天接他們前來的那架，這架新式得多了。

機師下機，對芮將軍恭敬地鞠躬。

然後，機師用泰語向芮將軍說了一番話。

芮將軍聽了，有點怒意。

馬獅龍道：「他不願駕直升機載我們？」

「不，我的命令他們永遠也不敢違抗。」

「那麼，他是要求……」

那機師脫下了太陽眼鏡，馬獅龍望着他，只見他的臉上有一條刀疤，由左太陽穴一直劃過右面頸項。

那是海盜，在海上那些毫無法度的海盜。

芮將軍道：「他要求報一刀之仇。」

馬獅龍心中一驚，他並不是害怕海盜的要求，而是感到這個芮將軍——可能是假的芮將軍，竟會縱容自己的下屬做這無聊的事情！

不，不會的。

另一個念頭又起——芮將軍是要利用這個海盜來殺自己，他不好意思動手，是因爲自己在過去幾天對付土人、幫他證婚，總算是有些恩惠！

不過，無論如何，馬獅龍一定要好好對付這個海盜。

芮將軍道：「你是我的客人，我不應……」

馬獅龍道：「不，你讓他來吧。」

芮將軍傳過話，站在一旁。

那人向馬獅龍稍一躬身，便撲過來。

馬獅龍稍退，避開了那人連續的幾下手刀，然後，窺準他的力度將盡，一連攻了幾招。

那人似乎極爲急功近利，一連出了幾招之後，見不得逞，竟然抽出了一柄刀。

馬獅龍看着他的刀。

芮將軍道：「放下刀子。」

那人似乎沒有聽到，一連劈了馬獅龍幾刀，每一刀都是劈向他的臉部，他似乎要在馬獅龍的臉上，劃回一條長疤痕才甘心。

馬獅龍心想，這個根本是沒有人性的海盜，以前不殺他，只是一念之仁，想不到他日夕念着報仇，自己豈能再放過他？

於是，他連忙兩個轉身，已閃近那人，那人刀來刀去，馬獅龍一腳踢出，踢向他的足踝！

那人腿一軟，稍失重心。

馬獅龍已趁此機會，一手奪過那人的刀，並且猛力刺出。

芮將軍道：「我早已說過，你這一輩子也不及馬先生！」

馬獅龍聽了這話，猛然收勢。

芮將軍道：「快向馬先生行禮！」

馬獅龍見他果然行禮，心想不要在他主子面前丟盡他的威風，於是也稍欠身，把刀遞回給他。

可是，刀一到他手，那人竟又立時刺出。

馬獅龍並沒有準備，但他反應極快，一縮身，左脚挑起那人猛刺的刀，並且躍上去，把刀接過，一刀刺下。

這一連幾個起落，快速異常。

芮將軍拍手道：「你果然是眞的馬獅龍！」

那海盜已昏倒，胸口流血。

芮將軍一眼也沒有再看那人，道：「上機吧！」

馬獅龍有點猶豫，心想：「你可以上去，我又何必害怕？」

於是，兩人上了直升機。

芮將軍開動了引擎，直升機一飛沖天！

下面是廣闊無際的田野，芮將軍問：「你以爲這些是什麼？」

「稻田？」

「不，是罌粟！」

馬獅龍看着這些罌粟田，心裏有說不出的滋味，這麼多的罌粟，提煉出來便是蝕人心魂、敗人骨髓的毒物，看着這些青葱的植物，當它們成熟的時候，又有多少人要掉進深淵！

芮將軍道：「馬獅龍，我知你是一個與毒品作戰的猛將，你憎恨毒物，你要把天下所有毒物剷除！」

馬獅龍沒有作聲。

芮將軍道：「其實我也有這個心願。」

這話使馬獅龍睜大了眼睛。

「三年前，我從劍橋畢業，本來，我打算留在英國，繼續我的藥物研究深造，可是，我的父親突然逝世，他是給人暗殺的，附近並不止我們這一家，整個金三角，不知有多少個像我們一樣的，只不過我們是最大的一家，也是最觸目的一家！」

直升機飛過另一邊，開始有一些普通人家。

「有人暗殺我的父親，是想奪去我們的生意，我在這個情形之下，不能不回來，也不能坐視不理，作爲一個長子，我沒有其他選擇，我是研究藥物的，我對毒品的禍害，比一般人都知道得清楚！」

「你仍然堅持你家族的生意？」

「你以爲種罌粟、煉鴉片或其他毒物是件輕而易舉的事嗎？並不！罌粟一樣是農作物，它需要農人的悉心料理，成熟之後，還要收割！

「收割穀物可以用機械，但罌粟却萬萬不能，因爲罌粟的收割，並不是把整棵罌粟割下來，而是要把罌粟的果實用刀剖開，再小心收集那果實流出來的蕊汁，這種工作，不能在太陽出來之後做，一定要在太陽出來之前的一個小時開始！」

「這點我知道！」馬獅龍道。

芮將軍續道：「我知道你心裏想什麼，我也試過，試過叫我的手下改種稻米……」

「結果呢？」

芮將軍搖搖頭，道：「失敗，徹底的失敗！這裏的人千百年來，一代一代的留傳下來，他們只懂種罌粟，而最要命的是，這地方的泥土只適宜種罌粟！」

馬獅龍道：「那麼你只好……」

「不，我並沒有放棄，不過，我只能局部的改良，你看！」他把直升機飛低。

馬獅龍看得清楚，下面的並不是罌粟，而是一畝畝的稻田。

「我利用我的軍隊，協助一些民衆改種稻米，三年了，總算有些成績！」

想不到芮將軍並不是馬獅龍想像中的一個人，他是一個改革者，一個默默耕耘的改革者。

芮將軍道：「稻米的收成並不好，他們也需要金錢的，只有繼續種罌粟，才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馬獅龍聽了這一番話，也可以感覺到芮將軍的心內，充滿了無奈的感覺。

至此，馬獅龍對芮將軍這個人完全改觀。

芮將軍道：「馬先生，我知道你來泰北的目的，是要剷除我們這個組織，我不介意你這樣做，因爲毒品對文明社會的禍害實在太大，我也想改革，但你一定要給我時間！」

馬獅龍完全明白。

「其實，我是十分矛盾的，既要種罌粟來支持種稻田的計劃，也希望有一天，所有的罌粟田都變成稻田，而罌粟與稻米的收入却是相距極大！」

馬獅龍道：「這是一個偉大的改革，你不必獨靠自己的力量，譬如找聯合國協助！」

「他們肯相信嗎？他們肯協助一個仍然製毒的機構嗎？沒有人會相信！」

馬獅龍無言。

芮將軍道：「其實，我只是說出其中一些小小的難題，還有一點最重要的，乃是毒品所賺的金錢，既快且多，就算我放棄了，仍然還有人繼續做的！」

人爲財死，鳥爲食亡，只要是利之所在，人們都會前仆後繼。

芮將軍道：「馬先生，你聽了我的話之後，我不知你會怎樣，我們可以把私人恩怨放在一邊，你仍可堅持你的理想！」

馬獅龍道：「我會尋求協助你改革的方法。」

「好了，我們回去吧！」

直升機飛回芮將軍的總部，馬獅龍看着手錶，這一來一回，已費了差不多三個小時，剛才見過有多少罌粟田，實在難以估計。

芮將軍把無線電通話機開啟，道：「我是將軍，我是將軍！」

「將軍，將軍，你……」

下面的基地只回應了這兩句話便停了。

芮將軍覺得十分奇怪，叫道：「我是將軍，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將軍，將軍，你可以降落了！」

無線電傳來的是另一把聲音。

馬獅龍拿起一具望遠鏡，向下望去。

那個停機坪上，似乎佈滿了人。

馬獅龍道：「似乎不妥！」

直升機本來是一直下降的，芮將軍立時把機升起，上升不及一百米，機旁便有一聲「轟」响，接着是無數的火光！

「作反了？」

無線電再沒有聲音傳來，機外却是個火網，幸好芮將軍的駕駛技術極佳，而這架直升機的性能良好，而且十分靈活，暫時可以避開子彈。

馬獅龍道：「誰造反？」

芮將軍一直把直升機升高。

忽然，「轟」的一聲，這聲响與火光，比剛才射上來的响十倍以上。

「迫擊砲！」

另外一個炮彈又在機旁爆炸。

芮將軍道：「馬先生，我累了你，我們逃不遠的了！」

馬獅龍明白，直升機是難逃被擊中的命運。

「轟！」直升機尾部已中了一彈。

沒有了尾舵，直升機搖擺不定。

馬獅龍道：「有沒有逃生的降落傘？」

芮將軍道：「有，在坐位下面！」

馬獅龍立時抽了出來，那是一個普通的尼龍降落傘，機身後面又再中了一彈。

芮將軍已控制不了直升機。

馬獅龍知道，直升機快要爆炸了。

芮將軍突然把直升機下降，下降的速度極快，並且叫道：「要我們死，倒不如同歸於盡！」

原來他想以直升機撞向下面的建築物，臨死也要討回一些代價。

馬獅龍却不是這樣想，他一手穿了跳傘，想再穿上另一隻手臂，後面已是火光熊熊，他立時叫道：「芮將軍，快跳下去，拉着我！」

他一邊說一邊開了機門。

可是，芮將軍並沒有跳下去的意

思。

馬獅龍不再猶豫，一手拉起芮將軍，向下便跳。

直升機一直向下衝，速度極快，因此，馬獅龍拉着芮將軍跳出來時，下降速度並沒有這麼快，這時，變成了兩人在上空，而直升機已在下面。

機外風速極爲强勁，已把他們吹向東面。

馬獅龍實在狼狽極了，他一手拖着芮將軍，另一隻手則穿着降落傘，一時之間，降落傘並沒有張開。

他們急速墜下。

芮將軍驚叫。

馬獅龍叫道：「不想死便不要動！」

芮將軍其實聽不到馬獅龍在說什麼，不過，他終於鎮定下來。

馬獅龍低頭，用口咬開了膊上一條繩子，那是張開降落傘的繩子。

他拚命的一拉，繩子並沒有拉開，而芮將軍却因手臂太倦而滑了下去。

眼看芮將軍便要墜下去。

但是，他仍有臨危不亂的本領，一滑下去，便拚命一抱，抱着了馬獅龍的雙腿。

馬獅龍這時反而可以利用雙手，一扯那開傘的繩子，降落傘便張開了。

芮將軍死命的抱着馬獅龍的雙腿。

馬獅龍道：「你試爬上來！」

芮將軍爬了兩下，因爲長褲較滑，而且風力極速，一時之間，他只爬了一步，又要滑下去。

馬獅龍向下伸手，芮將軍幾經辛苦，才抓着了馬獅龍的手，馬獅龍把他提了起來。

馬獅龍把降落傘的另一端穿在芮將軍的背上，這時，兩人才各自喘氣。

因爲風勢極猛，因此，他們並沒有墜下基地，而是遠離了基地，在一處山澗降下。

兩人跳下水澗，浸在水中。

芮將軍道：「我不知如何說，你又救了我一次！」

馬獅龍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我不知道……大概是我的部下，那幾個世叔伯，他們不想我改革！」

「他們以前已想造反？」

「有不服的表示，但從未有過行動！」

馬獅龍道：「你熟悉附近的環境嗎？」

芮將軍點點頭，道：「要回去？」

「不，先找個安全的地方！」

芮將軍領着馬獅龍，從山澗直上，來到了一間小屋，屋內有些罐頭，也有一些槍械與子彈。

芮將軍道：「這是一個補給站！我們拿了東西，快離開這裏！」

他們拿了一些食物，並帶走了槍械與子彈。

芮將軍道：「造反的人定會來掃蕩的。」

結果他們走到山澗的上游，那處有個隱蔽的山洞，他們決定在這處等待着。

芮將軍的估計並沒有錯誤，一個小時之後，眞的有軍隊前來，他們把那間木屋掃射一番，並一把火燒了！

他們高居臨下的看着。

馬獅龍問：「是你的手下？」

「是我那些叔伯的手下，我的估計沒有錯！」說完便要拿起槍追下去。

馬獅龍道：「慢着，殺他們幾個並不難，但却暴露我們所在，而我們還沒有弄清楚造反的根源，貿然行動，對你沒有幫助！」

芮將軍本來也是一個鎭靜的人，但給這突如其來的背叛，弄得不知所措。

當那些士兵搜索了一會之後，見無所獲，便慢慢的撤退了。

可是，馬獅龍却發現有一個人留下。

那人是穿了軍服的，但由於身體瘦削，似乎是衣不稱身，十分難看。

「達多？」

果然是達多。

在這萬無頭緒的當兒，看見了達多，實在是個喜訊。

達多也發現了馬獅龍，高興地道：「我的估計沒有錯，你們一定在附近！」

「爲什麼那麼肯定？」

「因爲你們的降落傘吹向這一邊的！」

芮將軍心焦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吳先生領導了一些人造反……」

「什麼？吳先生，吳瀚文？」

達多點點頭，道：「是他，正是他！」

「他有這個力量？」

「有，他禁固了水晶！」

「什麼？他以水晶作爲要脅？」

「是的，最初我也不相信，一個好人，怎會以自己的新婚妻子作爲要脅！」達多道。

芮將軍皺着眉，不明的道：「爲什麼？」

馬獅龍道：「你知道他的身份？」

「我當然知道，他是代表一個新買家前來，與我談判的，但他却成了我的妹夫！」

「對了！」馬獅龍忽然想起，那天晚上，吳瀚文曾經找他談過，並且說這個芮將軍並不是眞的芮將軍，那時他已感到懷疑，想不到這却是吳瀚文背叛的一個伏線，他要馬獅龍站在他的一邊。

「芮將軍，你帶他到處看過？」

「是的，他已成爲我的妹夫，我應該對他推心置腹，這樣，他對我的改

革計劃也大有幫助！」

「錯了！」馬獅龍頓了一頓，續道：「吳瀚文根本不是一個正義的人，他以高官身份作掩飾，而從事毒品經紀的活動，這個人野心不小！」

「是的，他野心不小，他對我說過，既然大家成爲了親戚，當他回到香港，他會代替那托他來說項的人，自己成爲那股新崛起的勢力，他不想再替人家賣命，他要自己成爲龍頭大哥！」

吳瀚文說過什麼金盆洗手、退出江湖，根本是虛假的話，只要有更大的抓錢機會，他一定不會放過。

其實有了水晶作太太，加上大舅是整個毒品的出售集團，他已有足夠的資格成爲新一代的龍頭大哥！

馬獅龍問：「他參觀過你的整個組織？」

「是的，比你看得詳細得多。」

「那麼，你激發起他另一個雄心。」

「他並不想改革？」

「不只不想改革，反而要取你的地位而代……」

「他單身一個人，一個陌生人，他有這樣的力量？」

「他沒有力量，却有智慧！」

「什麼智慧？」

「他已經控制了水晶，水晶在你的王國內，根本便是一個公主，沒有人願意見她被人傷害！」

「吳瀚文怎會傷害她？他曾經捨命救她！」

「那是他爲了追求水晶而不擇手段，由這一件事也可以想到，吳瀚文是一個爲求目的，不擇手段的人。」

「有了水晶，也不能單靠他的力量，他有什麼力量？」

「根本上早已有人想背叛你！」

「我的叔伯長輩？」

「是的，他振臂一呼，已存有背叛的心的人，如何不動心？」

芮將軍沉默。

馬獅龍却是一聲慨嘆，他嘆的是人性的善變、人性的醜陋。

達多忽然插口道：「我們快回去！」

馬獅龍沒有作聲。

芮將軍道：「馬先生，你相信我改革的決心嗎？」

馬獅龍道：「我有些懷疑。」

「我自己也有些懷疑，不過，我的確是有決心的，但目前收效不大是事實，我……」

「我相信你！」

芮將軍色然以喜的道：「假若我這個王國落入了一個野心勃勃的人手上，你以爲……」

「當然不能落入吳瀚文的手中！」

「好極，那麼我們是同一陣線了。」他轉向達多道：「達多，你替我們查探一下附近的情形，最重要的是找尋吳瀚文囚禁水晶的地方。」

達多領命而去。

芮將軍道：「附近的地形我十分熟悉，只要知道他囚禁水晶的地方，我們便可以採取行動！」他頓了一頓，道：「你認爲他會怎樣對付他的妹妹？」

馬獅龍道：「不會怎樣吧！那是他的胞妹！」

芮將軍仍然有些擔心，道：「但她已成了我的妻子，爲了財富與慾望……」

馬獅龍也不敢想像。

＊ ＊ ＊

入夜之後，達多回來了。

達多道：「水晶仍在他們的新婚房子之內，不過，四周都佈滿了槍手！」

「其他地方怎樣？」

「大批人正在搜捕你們……」

達多的話仍未說完，外面傳來一陣槍聲。

馬獅龍叫道：「伏下。」

芮將軍道：「跟我來！」說完便滾向另一邊，那處是一片牆壁，但當芮將軍滾近之時，一手便將那牆推開，竟是一條通道。

當他們出了通道，屋內槍聲更盛。

通道外面是這補給站的後門，馬獅龍首先貼着牆壁，走向前面。

補給站門外有三人挺槍監視。

馬獅龍看看後面，芮將軍與達多也來了，馬獅龍低聲道：「一人一個！」

芮將軍與達多點頭。

馬獅龍第一個撲出，把那人反手扣着，而芮將軍與達多也成功地控制了另外兩人。

馬獅龍道：「叫他們出來！」

那人並不明白馬獅龍說的話。

馬獅龍用土話向他們警告，那人一見是芮將軍，似乎十分靦覥，然後大聲地向裏面叫了一番。

馬獅龍把手上的人拉過，以他作擋箭牌，並退至一旁，芮將軍與達多也是同樣的行動。

一會，有人出來。

芮將軍又大喝一聲，並連珠炮發的說了一番話，馬獅龍並不明白他說什麼，但從語氣與那些人表情看來，芮將軍是在申斥他們。

那些人拋下了槍。

芮將軍又向馬獅龍所控制的那人說了一番話，那人極度羞慚似的低下頭來。

芮將軍首先放開手中的人，馬獅龍明白，芮將軍已說服這一隊搜捕他們的小隊。

馬獅龍也慢慢地放開手上的人。

芮將軍道：「我不想傷害太多人，這些人都是被吳瀚文與那些老人家唆擺，他們不服從便是死路一條，如今我們有了多一些人手，盡量減少殺戮！」

衆人隨着芮將軍，攀過了一個山頭。

這山頭非常崎嶇難行，叛軍千萬也沒有想到他們會從這個山頭過來，因此，他們並沒有遇到那些搜捕他們的人。

當他們下了山，在山脚上一個山崗望去，已可以看見芮將軍的總部。

吳瀚文一定是佔據着這個總部。

而總部的後面，便是芮將軍的住所，而吳瀚文與水晶的居處，則在芮將軍住所之後。

要救出水晶，便要經過這兩個小關卡。

馬獅龍道：「我們人手太少，不能直接攻去，請你問一下那幾位手下，願不願意爲我們冒險？」

「你的想法是……」

「讓他們穿上你和我的衣服，引開對方的注意，我們從另一邊潛入總部之內！」

「這是唯一成功的辦法！」

芮將軍向他的手下解釋了一會。

馬獅龍向達多道：「這裏有很多手榴彈，你隨着他們去，用你敏捷的身手，到處抛手榴彈，引開他們，並且嚇怕他們，以爲我們有很多人手。」

達多把十多廿個手榴彈繫在身上。

芮將軍已脫下身上的衣服，與他們其中一人交換。

當一切準備好，那穿着芮將軍衣服的人首先衝出，下面便立時有了反應。

接着，下面開始有手榴彈爆炸。一個爆炸接着一個爆炸，一個火頭接着一個火頭。

馬獅龍與芮將軍及時向另一個方向跑去。

芮將軍十分熟悉附近的地方，一路上只有三幾個士兵，爲了避免痲煩，他們只好開槍擊斃他們。

到了總部的大門，情形便沒有這麼順利了。

當他們出現，總部上面的一排窗戶都有機關槍掃射下來，馬獅龍與芮將軍只好在隱蔽處躲着。

當他們躲避的時候，似乎有更多士兵前來。

馬獅龍知道，這樣下去，不要說不能攻陷總部，反而會被他們圍攻而脫不了身。

馬獅龍走近芮將軍，輕聲道：「芮將軍，在這情形之下，你要賭一下！」

「賭什麼？」

「賭一下你的威信！」

「什麼？他們已背叛了我……」

「不，他們一直對你有感情，只不過一時利慾薰心，雖然我來了不久，但仍然可以看得出這點，你試試與他們對話，看看有沒有效果！」

芮將軍點點頭。

他大聲地用土話說了一大堆話。

本來是密痲痲的槍火，開始疏落。

馬獅龍道：「繼續說！」

芮將軍本來也是一個性情中人，自從他的父親接過這個王國之後，所進行的改革，本是對一般平民都有好處，可是，那些老一輩的人，只想繼續享福而不希望失去已有的利益，才會大力反對。

因此，作爲普通的士兵，都明白芮將軍根本是一個好的領導者，說起從前，想起現在，他們都不禁深深地感動，槍聲已完全停止了。

馬獅龍知道芮將軍的話已有一些收效了，便道：「你繼續游說他們，最後叫他們出來棄械，或者背叛吳瀚文，重歸你的懷抱，你想到什麼可行的辦法也可以說！」

芮將軍繼續他的說話，雖然馬獅龍不知他在說什麼，但也可以感覺到那種慷慨激昂、鏗鏘有聲！

馬獅龍趁着他吸引了衆人的注意力，便從另一面潛了過去，這總部的附近，他曾走過一兩次，所以對環境也相當稔熟。

穿過了一堆矮樹叢，他終於繞到總部的後面，從後面的水渠爬上二樓並不是難事。

在二樓的氣窗中，他看見了吳瀚文。

他正手持一挺機關槍，在室中踱步。

牆上已滿佈了子彈洞，看來不久之前，他剛開過槍，而曾經歸順他的人，似乎已離開了。

他孤獨的踱着步。

這是一個上佳的時刻。

馬獅龍立刻爬上氣窗，竄身入內。

吳瀚文立時發覺，並用機關槍向馬獅龍的身影掃射，槍聲在室內迴响，震耳欲聾。

馬獅龍早有準備，一竄入內，已滾向一個有東西遮擋的地方，然後伸出機槍，還以顏色。

一時之間，室內充滿了火藥的氣味。

槍聲過後，馬獅龍叫道：「吳瀚文，你失敗了！」

「是你？」吳瀚文又挺起機關槍。

馬獅龍道：「不要再開槍，因爲我手上的手榴彈，足以使我們同歸於盡！」

「同歸於盡？」吳瀚文驚懼地縮至一角。

馬獅龍道：「吳瀚文，你野心太大了！」

「我野心？我只不過是把握我吐氣揚眉的機會！」

「這又何必？你從毒品中賺的錢，已足夠你兩輩子的生活，而且你是來帶罪立功的！」

「荒謬！只有你這種頑固不堪的傢伙，才會相信我是來帶罪立功……那些吸毒的、打針的，全是人中的渣滓，就讓他們死去吧，地球上也不需要這些人！」

「你欺騙了我！」

「我沒有欺騙你，是你要求我來的！」

「好了，我們不再討論下去，你放棄吧，你與你大舅之間的恩怨，我不插手。」

外面已傳來叫囂的聲音。

看來芮將軍已成功地游說了他的部屬回歸。

吳瀚文開始發急，他也明白，他以大利益來引誘芮將軍的部屬，只能呈一時之效，他們主僕之間有深厚的感情，這點是自己萬萬不及的。

他們既然不再投効自己，自己豈不是陷於一個死胡同之中？

他一直盼望做龍頭大哥，眼看不只做龍頭大哥的願望即可實現，而且還可以控制這一個毒品王國，他將成爲頭子中的頭子，龍頭大哥中的龍頭大哥！

他絕不能放棄這個機會，也不惜任何犧牲，只要打倒芮將軍，他便成爲吳將軍。

忽然，室中靜了下來。

馬獅龍剛伸頭出去，一排子彈已掃射過來，他連忙低下頭，以機槍還擊。

因爲兩人躲藏的位置都有非常堅固的鋼枱遮掩，所以一時之間，兩人都沒有受到傷害。

機關槍一直掃射，並沒有停下來。

但子彈的方向似乎有點怪異，只向着一個特定的角度射來，好像不是受人控制似的。

馬獅龍忽然覺得，吳瀚文又再弄他的詭計！他慢慢爬出了機槍射程以外的地方，然後慢慢爬向吳瀚文所躲藏的地方。

子彈仍然規律地掃射過來。

馬獅龍終於爬到接近吳瀚文所躲藏的地方，只見毫無其他動靜，子彈仍然掃射。

他不願冒險，等了一會，子彈終於掃射完畢，仍然沒有吳瀚文的聲音。

「上當了！」馬獅龍一邊自言自語，一邊竄了過去，鋼枱之後，那裏還有吳瀚文的踪影？

那挺機關槍原來是被安放在一個鋼櫃之上，並用幾枝筆把槍掣壓實，因此，機關槍便自動地掃射着！

怪不得機關槍掃射時十分機械化。

後面一列大窗已開了。

馬獅龍走近，下面並無人踪，很明顯地，吳瀚文是利用機關槍掃射的時刻逃走了！

他逃到那裏？

後面不遠之處，便是吳瀚文與水晶的居所。

他已禁錮着水晶，水晶是他最後一張皇牌，他會以水晶來威脅芮將軍嗎？

那是他摯愛的妻子，一個曾經以生命來換取的妻子，他只是威脅芮將軍吧。

馬獅龍沿着水渠下去。

當他踏足地上，兩邊都有人湧過來。

有人用土話大聲叱喝。

馬獅龍叫道：「芮將軍！」

人羣之中果然走出芮將軍。

「他走了！」

「往那裏跑？」

馬獅龍道：「快包圍他們的居所！」

芮將軍剛下令，他的部屬已迅速包圍了那居所。

居所佔地頗大，幸好差不多所有人已回歸芮將軍，因此很快便把這居所包圍了。

「吳瀚文，你出來吧！」芮將軍叫道。

沒有回應，整座建築物像沒有人似的。

芮將軍召來一個部屬，問了幾句話。

馬獅龍不明白他們說甚麼，便問：「怎麼樣？」

「他說吳瀚文不但禁錮了水晶，他的妹妹凱倩也在建築物之內！」

馬獅龍道：「不用擔心，一個是他妻子，一個是他妹妹，他不會有甚麼激烈行動的！」

芮將軍道：「我們攻進去……」

「不……萬一他眞是喪心病狂……」馬獅龍這話仍未說完，天台上便已出現了三個人影。

吳瀚文用槍指着兩個女人，一個是他的妹妹，一個是他的妻子。

吳瀚文果然是個喪心病狂的人。

他叫道：「芮將軍，你叫衆人退下，否則我……」

芮將軍應道：「好，吳瀚文，你要甚麼，好好的說出來，我們都已成爲親戚……」

吳瀚文道：「你不用花言巧語，你再有行動，我先殺死你的妹妹！」

水晶聽了這話，身體搖晃着。

她實在不相信，眼前這個夫婿，竟然以自己的生命來威脅自己的哥哥。

水晶好像支持不住，便要倒下。

吳瀚文竟然放了一槍，子彈在水晶的頭頂擦過。

水晶被這槍聲嚇醒了，她不再暈倒，她已看清楚這人的面目。

「好，吳瀚文，你殺了我吧！」水晶道。

「你好好的給我站着，在適當的時候，我會殺你，但如果你乖乖的聽話，你仍可做我的妻子！」

水晶淚如雨下。

吳凱倩走近水晶，說了兩句安慰的話。

吳瀚文大聲道：「芮將軍，快叫所有人退下，然後把土庫的鎖匙留下！」

芮將軍叫道：「吳瀚文，你千萬不要亂來！」

馬獅龍道：「甚麼土庫鎖匙？」

「那是我這個王國的經濟命脈——我所有交易得來的錢都買了黃金，藏在土庫之內！」

「你帶他去看過？」

「是的，那裏的黃金激起了他的野心！」

「究竟有多少黃金？」

「接近二十噸。」

天呀！那是無法想像的數量！吳瀚文這麼喪心病狂，原來他的心智已被那些黃金征服了！

吳瀚文道：「我要你在半小時之內，把那架運輸直升機停在停機坪上，並且要載滿黃金！」

「好，我依你所說……其實，吳瀚文，只要你留下，這些黃金也是屬於你的。」

「我要擁有黃金，並不是用來改革這地方！」

「好，我聽你的話，你放開你的妹妹，也放開你的妻子，我們重新再來……」

「不用了，快依我的吩咐去做……半個小時之內仍未辦妥，我先殺水晶，然後是你的妻子。」

吳凱倩實在不相信，這位敬愛的兄長，竟然會說出如此的話來。

她實在想衝上去，可是，她一動，吳瀚文便放一槍，這一槍是從吳凱倩的耳邊飛過。

吳凱倩被嚇傻了。

在下面的芮將軍也嚇了一跳。

吳瀚文並不是說笑，他不但會殺死水晶，甚至他自己的妹妹。

芮將軍連忙道：「好，一切都依從你。」

於是，他開始吩咐部屬退開。

馬獅龍也與其他人一起退開，退到了總部的前面。

芮將軍十分氣憤地道：「這兔崽子！」

馬獅龍道：「這不是氣憤的時候，快叫你的手下預備直升機與黃金！」

「我要親手殺死這小子！」芮將軍道：「好，快跟我來！」

他們一直跑到停機坪的另一邊，那裏果然放置了一架大型的運輸機！

馬獅龍道：「你與下屬把黃金運來，我負責駕駛運輸機！」

芮將軍帶了幾個部屬往他的土庫去。

不一會，便用吉普車運來了三噸黃金。

三噸黃金堆成一個小山，達多也有份負責把黃金運上直升機內。

這一切行動，足有廿五分鐘。

馬獅龍開啓機上的無線電，那無線電竟然傳來一片哭聲，接着是吳瀚文的吆喝聲。

馬獅龍立刻叫道：「吳瀚文，你不要亂來，你需要的東西已準備妥當。」

吳瀚文道：「馬獅龍，你不要再插手這事了，否則我也不會放過你，快叫芮將軍來！」

芮將軍上前，道：「你又想怎樣？」

「叫馬獅龍駕一輛吉普車來！」

吳瀚文倒也心思縝密。

「馬獅龍，你好好的駕車，我不想兩個女人因你而死！」

這人實在可耻。

馬獅龍道：「好，我駕車來！」他關上無線電，對芮將軍道：「快在附近埋伏足夠的人手與槍械，一救了人質，我們便殺了他！」

芮將軍點點頭。

馬獅龍駕駛一輛吉普車往接他們。

吳瀚文已下樓，並在二樓監視着。

吉普車停定，馬獅龍下了車。

吳瀚文叫道：「馬獅龍，你不要迫我殺人！你迫我，也枉送你一生英名！」

馬獅龍並沒有作聲，他一直盤算着如何可以救出這兩個人質及好好教訓這喪心病狂的人。

吳瀚文先推了水晶與吳凱倩出來。

馬獅龍故意高舉雙手，表示沒有武器。

吳瀚文推了兩人上車，一個是他的妻子，一個是他妹妹，但兩人都被手銬銬着。

吳瀚文上了駕駛位，叫道：「馬獅龍，你就在這裏站定。」

馬獅龍千萬也想不到，吳瀚文要他駕車來，目的是要使他上直升機時，不必顧慮他的騷擾。

這實在使馬獅龍失去預算！

芮將軍本有足夠的能力去對付這人，不過，兩個人質都是他至愛的人。

所謂關心則亂。

吳瀚文已上了車，並開動車子。

由這裏到停機坪，只有三分鐘的路程，假如開得快點，兩分鐘也可以到達。

但如果跑過去，則要十分鐘。

馬獅龍跑得如何快，也無法趕得上他們，當他跑到停機坪時，直升機已在半空了。

車子開動，馬獅龍向另一條小路奔去，他拚命走着，希望盡快可以到達停機坪，助芮將軍一臂之力。

他走的是山坡上的路，一直可以看得到吉普車走的大路，忽然，馬獅龍看見吉普車走着「之」字路。

馬獅龍知道，車上的水晶或者是吳凱倩，一定是襲擊吳瀚文。

吉普車停了下來。

槍聲乍响。

然後，車子又繼續開行。

這一停頓，讓馬獅龍多走了很多路。

當他走到停機坪下面，吳瀚文的吉普車已泊在直升機的旁邊。

吳瀚文首先下來，然後拉了兩個女人下車。兩個女人都血流披面。

芮將軍見了，要跑上前去。

吳瀚文喝道：「不要動，她們已受過教訓，你不要迫我殺害兩人。」

芮將軍見她們的血仍然在淌着，只好不動！

馬獅龍鼓起了最後的一口氣，跑上了停機坪。

吳瀚文十分鎮定，吩咐芮將軍親自開啓直升機的門，並且站在不遠之處審視黃金。

黃金堆在直升機的中央，足有一個小山那麼高。

吳瀚文似乎極爲滿意，先推兩個女人上機。

直升機相當大，雖堆滿黃金，仍有很多空位，然後，他才施施然上機。他並沒有立刻開機，他走近黃金，拿起一塊金磚，忍不住吻着那塊黃金。

就在這時，這個用黃金堆成的小山崩開了，一個人從黃金中撲出，整個人架着吳瀚文，一直掠出了機外。

這一變故實在是大出吳瀚文意料之外。

誰人會躲在黃金之中？

是達多！機智的達多！

達多擁着吳瀚文在地上打滾。

芮將軍叫道：「放開他！」

達多放開了他，只見吳瀚文在渾噩之中，突然快手拔槍，不過，達多也快，一脚便挑起了他的手槍。

馬獅龍走過來，剛好接着這槍。

旁邊埋伏的人也紛紛出來，無數的機關槍指着他，只要他一動，他整個人會立刻化成灰燼。

吳瀚文倒也瀟洒，高舉雙手，道：「好了，人算不如天算，算我倒霉！」

芮將軍上前，道：「吳瀚文，不知是你倒霉還是我倒霉，遇到你這喪心病狂的傢伙！」

「這也只能怪你帶我去看過你的王國、你的黃金。」

馬獅龍道：「芮將軍，不要多說，免夜長夢多！」

芮將軍道：「不，我還有話說。」

他再轉向吳瀚文，道：「吳瀚文，你以妻子要脅我，已經是無人性，竟然傷害胞妹的性命，你六親不認，算是個人，不過，我並不是忘恩負義的人，我早年受過你的恩惠，因此，我要在你死之前報答你給過我的恩惠！」

吳瀚文睜開了眼，他實在想不出，他曾經給過甚麼恩惠予人。

芮將軍道：「在我十九歲那年，在歐洲的火車站，被人劫去了所有的東西，你施捨了一張火車票給我……」

吳瀚文想起來了，那年，他的確曾爲一個沮喪的年輕人買過一張車票。

芮將軍道：「我就給你最後一次機會，你能打倒我，便放你一條生路。」

「生路」兩字仿似一支强心針，使吳瀚文的雙眼重新現出光芒。

他站了起來。

芮將軍也解下了身上的武器，道：「來吧！」

兩人便在停機坪上打起來。

芮將軍這一戰，其實也有重大意義，因爲他曾經被下屬背叛，他要在這一戰中，再立聲威。

他的拳法混和了中國的武術與泰國的陰毒招式，他的雙腿與膝撞，使吳瀚文透不過氣來。

吳瀚文的死戰，仍然佔不了多少上風。

他有且戰且走之勢。

馬獅龍並不擔心他能逃走，因爲有幾十支槍正對着他，只要芮將軍下令，吳瀚文便全身變成蜂窩。

但芮將軍一直沒有下令，他仍然追打。

吳瀚文突然停手，喘着氣說：「我認輸了！」

芮將軍站着，喘着氣。

就在這時，吳瀚文一脚「撩陰腿」，芮將軍大叫，雖然沒有踢個正着，但也足夠使他痛入心脾。

吳瀚文向前走。

衆人正要舉槍。

水晶叫道：「慢着，由我來！」

她一槍射出，吳瀚文的左腿立時斷了，再加一槍，他的右腿也斷了。

看來水晶對他還有一份情意。

可是，另一槍又再射出。

這一槍射正吳瀚文的後心。

吳瀚文回過頭來，這一槍是吳凱倩所發，她仍然握着槍，淚水有如珍珠般滴下。

她激盪的心情，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 * *

事情終於告一段落。

芮將軍親自駕駛直升機送馬獅龍往曼谷，同機的還有吳凱倩與水晶。

望着下面一大片的罌粟田，馬獅龍道：「芮將軍，你答應過我，要改變這一切！」

芮將軍點頭道：「在我有生之年，一定要盡量把這大地改變成稻田！」

馬獅龍道：「我不希望要我再來！」

吳凱倩道：「我會協助將軍，實現他的夢想、你的理想。」

直升機飛過了罌粟田，直飛曼谷以外的海灣。

馬獅龍叫道：「快低飛！」

他竟然看見白維廉的遊艇。

「放我下去！」

馬獅龍沿着繩子下去。

白維廉看着馬獅龍，笑道：「我以爲你上了癮呢，吳瀚文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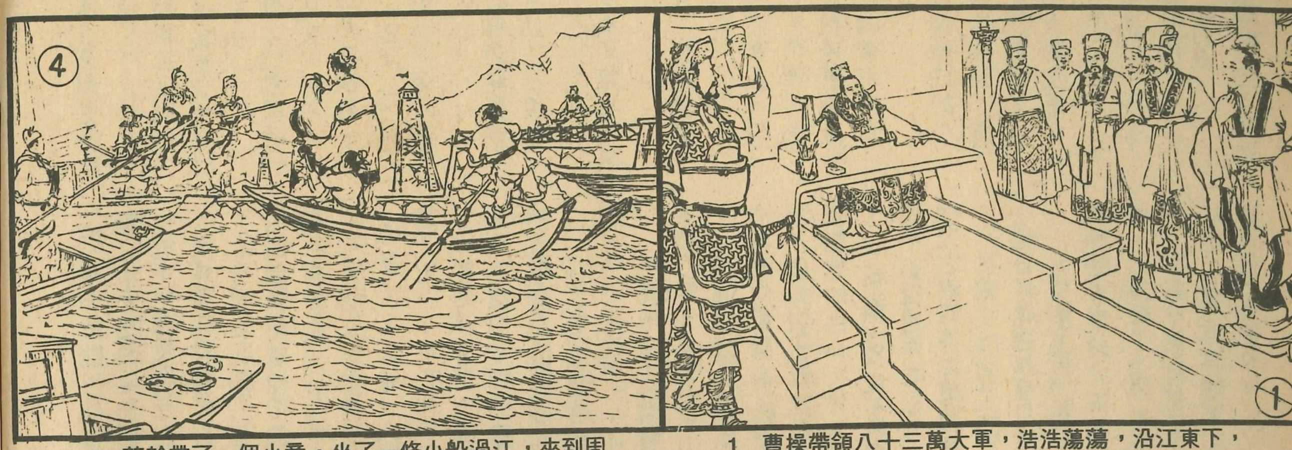
「他才上了癮，中了黃金毒，永遠也不能自拔了！」

（全文完）

三國演義之廿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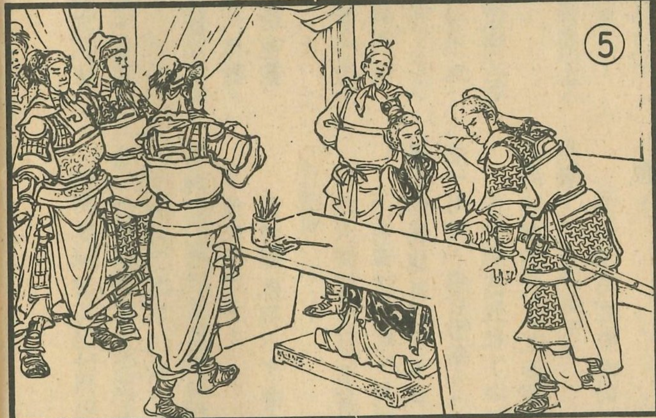
羣英會（一）

徐正・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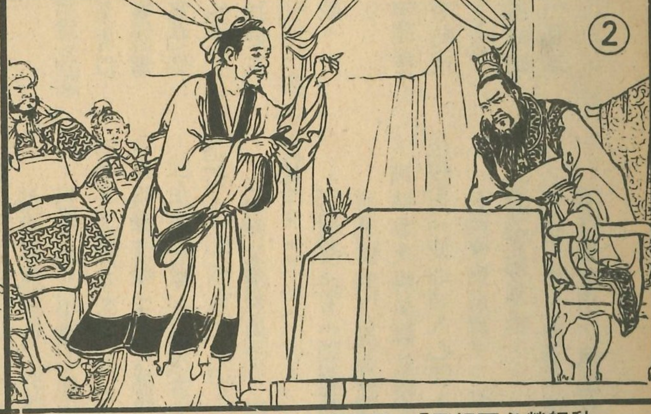


4　蔣幹帶了一個小童，坐了一條小船過江，來到周瑜水寨，叫守寨軍士去通報周瑜。

1　曹操帶領八十三萬大軍，浩浩蕩蕩，沿江東下，原想一舉平定江東，不料初次交鋒，便被周瑜殺敗，心裡不免憂悶。這天，他召集帳下文武官員，商量進兵之策。



5　周瑜正在帳中議事，聽說蔣幹來見，心裡暗笑道：「曹操的說客到了，我樂得將計就計。」便喚衆將上前，低聲吩咐了一番。



2　幕賓蔣幹（子翼）對曹操說：「丞相不必勞師動衆，我和周瑜同學，一向很有交情，現在就往東吳去一趟，只消三言兩語，包管說動周瑜前來投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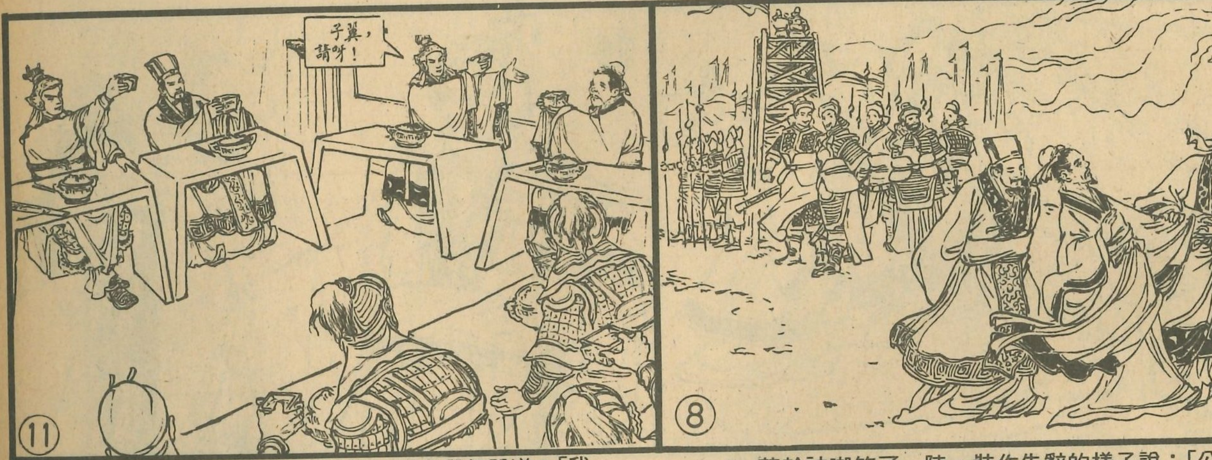


6　衆將領命去了，周瑜才帶了百多名錦衣花帽的侍從，出帳去迎接蔣幹。只見蔣幹昂然走來，周瑜連忙上前行禮。

3　曹操問他：要帶多少人去，要不要帶些禮物。蔣幹回道：「我只要一條小船，別的一概不要。」曹操大喜，就派蔣幹前去。

7　蔣幹心上一怔，假意說：「好久不見老朋友了，特地來看望你，怎麼疑心我是說客呢？」周瑜笑道：「我雖然算不得聰明，可是這點事還看得出來。」

10　接着，在帳中大擺酒席，周瑜請蔣幹坐了首位，對衆將說道：「子翼是我同窗好友，雖然從江北過來，却不是曹操的說客，你們不必驚疑。今天的宴會，只敘朋友交情，可不許談論軍事。」說着，將佩劍交給太史慈監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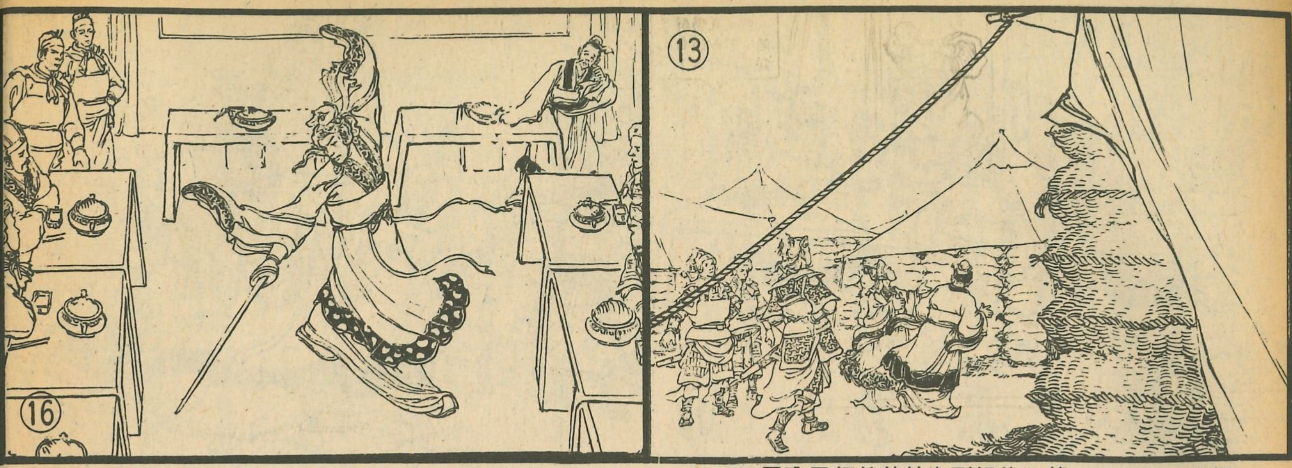
8　蔣幹被嘲笑了一陣，裝作告辭的樣子說：「公瑾，想不到你這樣對待老朋友，那我只好告辭了。」周瑜挽住他的臂膀：「我以爲你是給曹操作說客的呢，既然不是，何必就走？」

11　蔣幹暗暗吃驚，不敢多說。周瑜舉杯說道：「我自從帶兵以來，滴酒不飲，今天見了老朋友，又沒有什麼疑忌，應當痛飲幾杯。」說罷，哈哈大笑，一杯杯地喝了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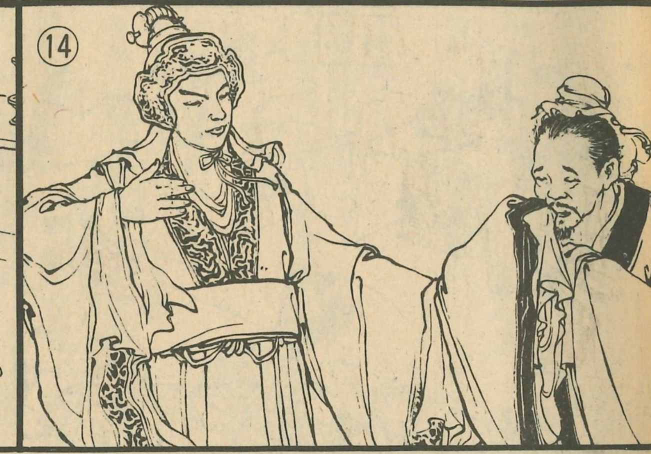
9　周瑜拉着蔣幹走進帳中，傳令帳下文武官員，都來和蔣幹相見。不一會，只見文官穿着錦袍，武官披着銀甲，分成兩行，整整齊齊的走進來。周瑜把他們一個個介紹給蔣幹。

12　喝到半醉，周瑜拉着蔣幹的手，到帳外散步。只見到處都是穿着鎧甲的軍士，精神抖擻地站在兩旁。周瑜指點着說：「我的軍士還不錯吧？」蔣幹連忙稱贊道：「眞像虎豹一樣的威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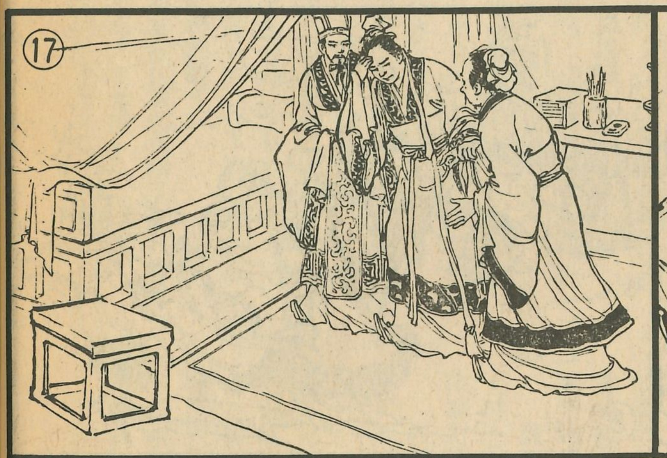


13　周瑜又領着蔣幹走到帳後一望，只見糧草堆得像小山似的。周瑜道：「我的糧草不算少吧？」蔣幹又連忙誇讚道：「兵精糧足，果然名不虛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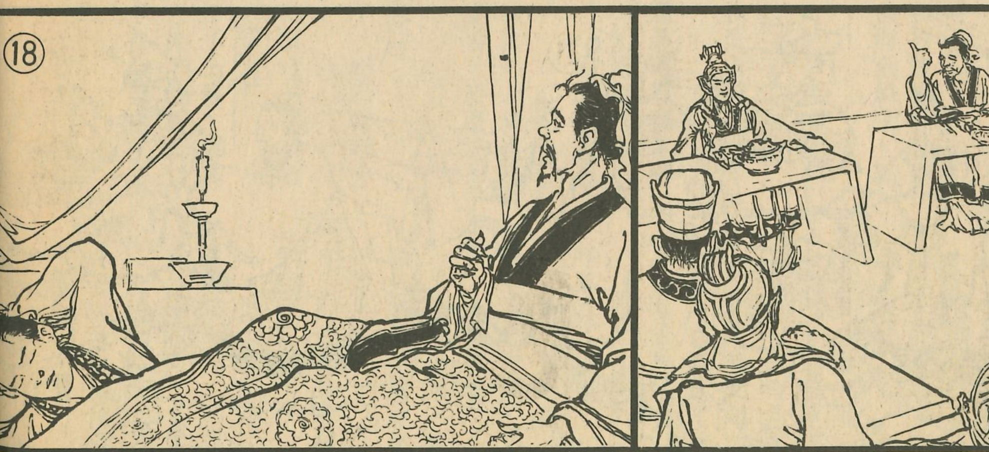
16　這席酒一直喝到天黑，大帳點上了燈燭。周瑜原來精通音律，這時高興起來，作了一首短歌，拔出寶劍，邊舞邊唱。座上的人都歡笑起來。



14　周瑜又借着酒意說道：「大丈夫活在世上，遇到知心的主公，言聽計從，禍福共享。即使有蘇秦、張儀那樣的利嘴，又怎能說動我的心呢？」說罷大笑，笑得蔣幹的臉色都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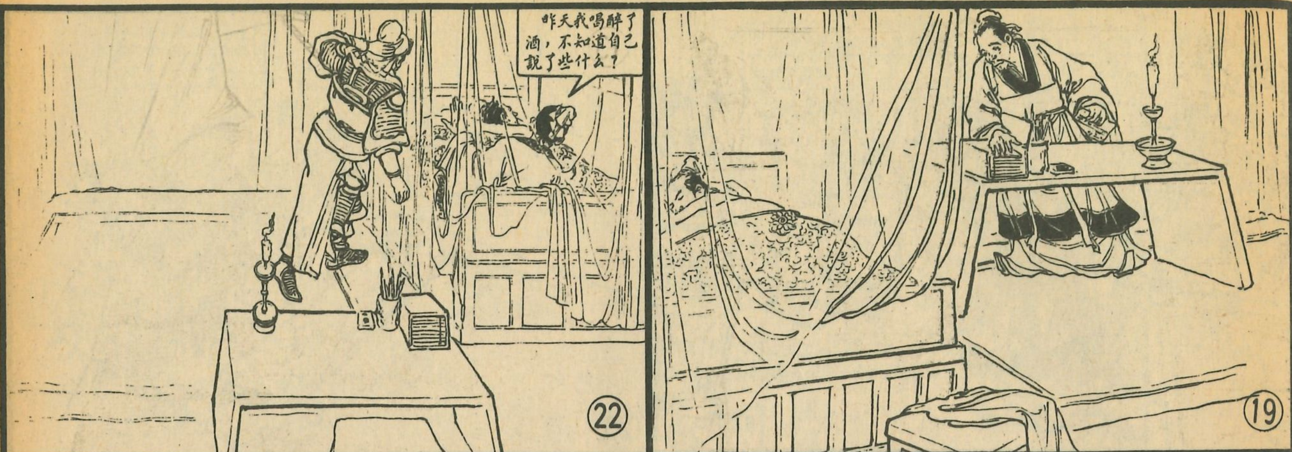


17　喝了多時，已經到了深夜，周瑜大醉，拉着蔣幹一起回到自己帳內，說道：「子翼，我們分別多年了，今晚睡在一起吧！」蔣幹唯唯答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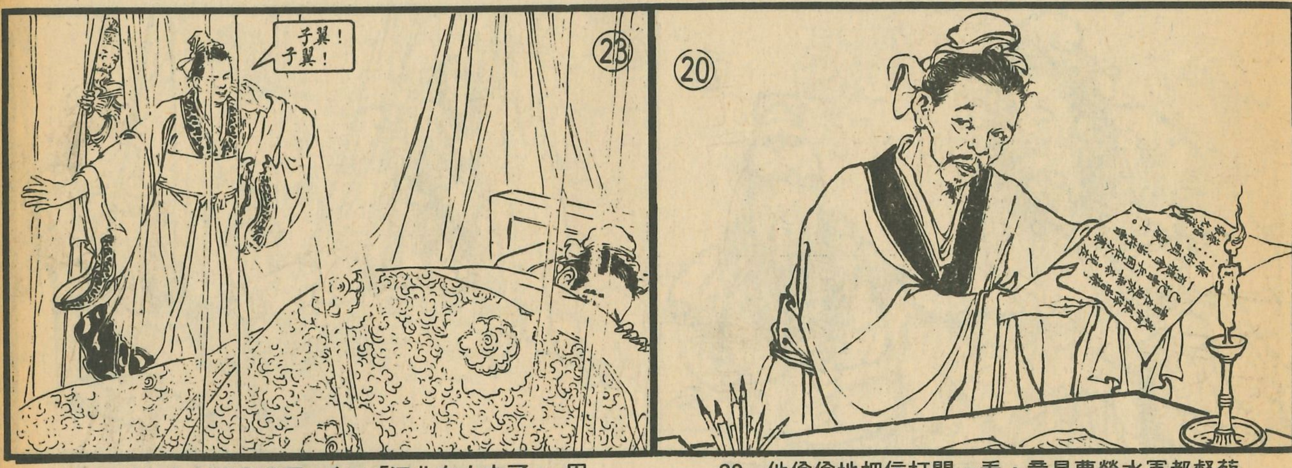
15　周瑜說笑了一陣，又請蔣幹重新入帳飲酒。他指着衆將對蔣幹說道：「這都是我們江東的英雄人物，今天的聚會，眞夠稱得上『羣英會』了！」

18　周瑜和衣倒在榻上睡了，一會兒，便睡得鼻息如雷。蔣幹心上有事，望着桌上明亮的燈燭，哪裡睡得着。這時遠遠傳來更鼓聲，他側着頭一聽，正是三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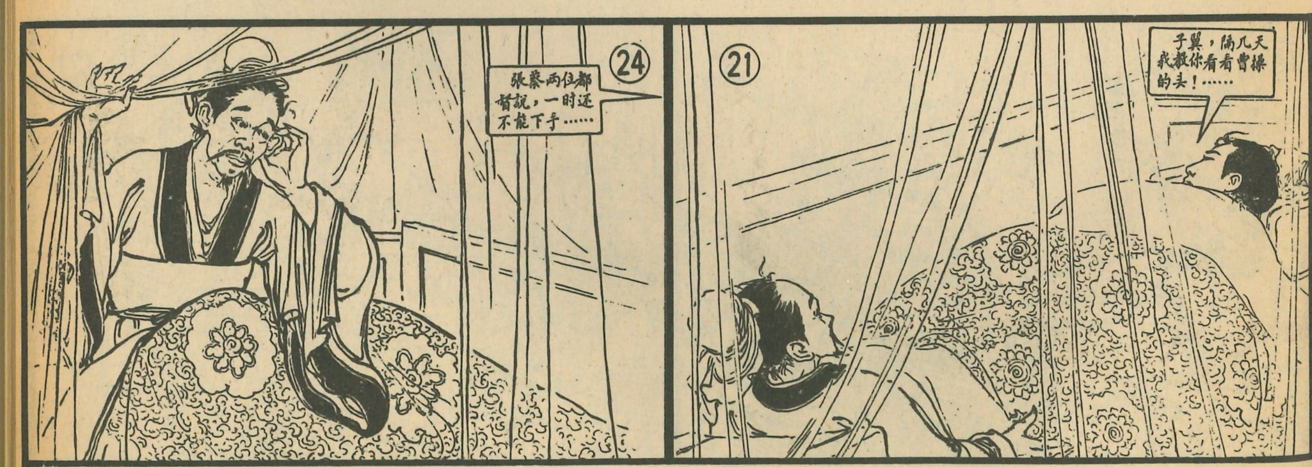
19　蔣幹悄悄起床，只見桌上堆着一大叠文件，他借着燈光翻看，原來都是些來往的信件。裡面有一封，上寫「蔡瑁、張允謹封」。蔣幹大吃一驚，連忙把它抽了出來。

22　到了四更天，有人走進帳來，小聲地喚醒周瑜。周瑜迷迷糊糊的問道：「誰睡在我的床上？」那人道：「都督自己請蔣先生睡在一起，怎麼倒忘了！」周瑜好像是很懊悔的樣子，喃喃地埋怨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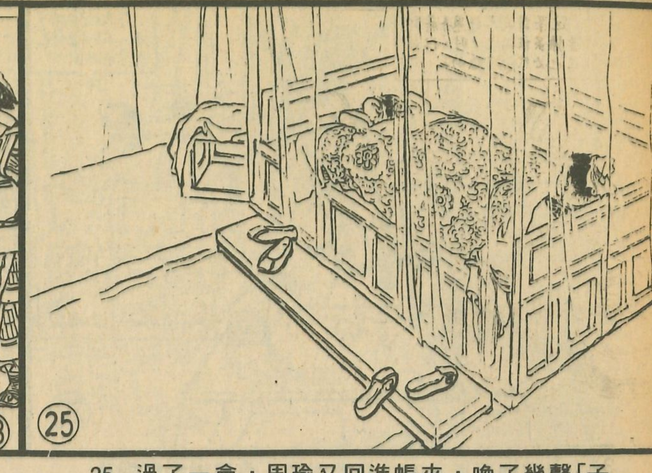
20　他偷偷地把信打開一看，竟是曹營水軍都督蔡瑁、張允暗中勾結東吳，打算割了曹操的頭來獻給周瑜。蔣幹看罷，暗道：「險呀！幸虧我過江來發覺這個機密，不然的話，丞相就完了！」

23　那人才向周瑜說了一句：「江北有人來了。」周瑜連忙喝住，回頭又輕聲叫喚蔣幹。蔣幹哪敢答應，只是蒙着頭裝睡。



21　正在這時，周瑜却在床上翻了個身，慌得蔣幹把信藏在袖子裡，吹熄了燈，又睡了下去。只聽周瑜嘴裡含含糊糊地在說着夢話，蔣幹正想乘機探問一些機密，周瑜可又睡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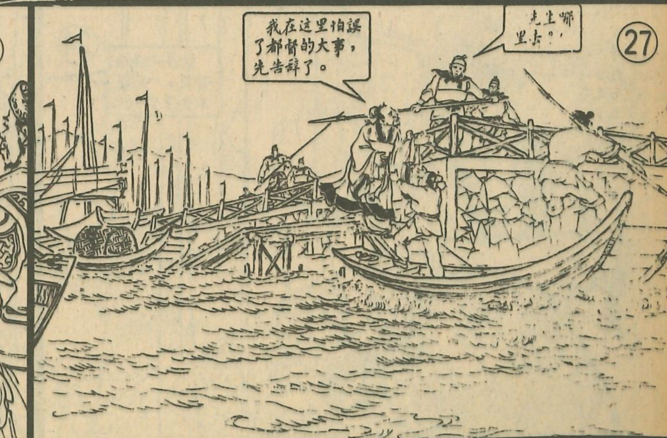
24　周瑜連喚幾聲，不見蔣幹答應，他就悄悄起身，吩咐那人到外面說話。蔣幹側着耳朵，留心偸聽。但他只聽到兩句話，以後的聲音很低，便聽不清楚了。



25　過了一會，周瑜又回進帳來，喚了幾聲「子翼！」蔣幹只是裝睡不應。周瑜也就解衣睡下。不多一會，就打起鼾來。



26　蔣幹暗想：「周瑜是個精細的人，天亮後發覺不見了書信，必然要疑心我。我不乘這時跑掉，還等什麼時候！」於是他輕輕起來，溜出帳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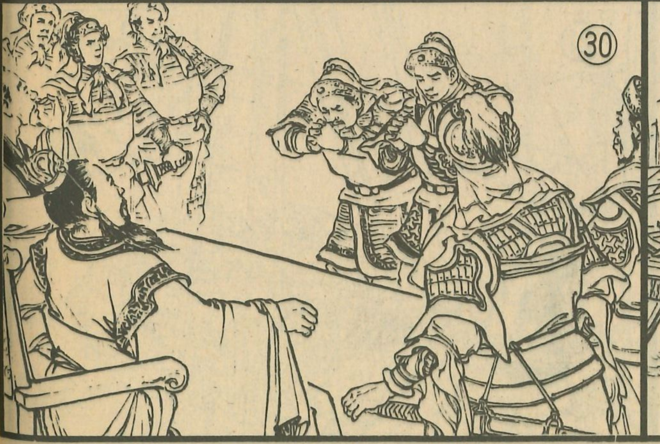
27　他到外面喚醒了小童，一直走出轅門來。守門的軍士問他，他隨口說了一句，就急急地上船去了。



28　蔣幹回到曹營，曹操問道：「事情辦得怎麼樣了？」蔣幹道：「有辱使命，無法說動周瑜。」曹操聽了很不高興。但蔣幹却顯出得意非常的神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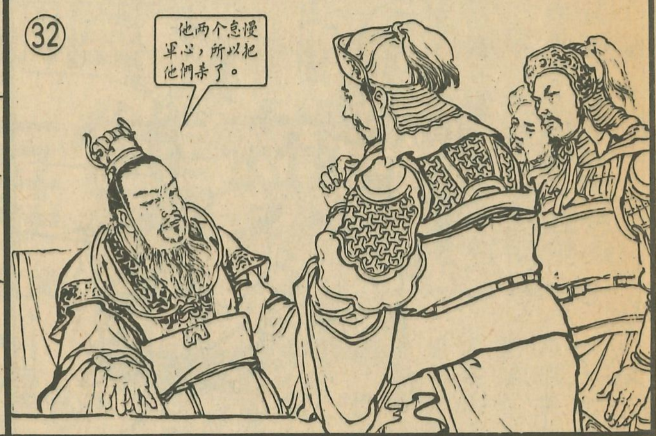
29　曹操喝退了左右。蔣幹趕忙把那封信從衣袖裡摸出，遞給曹操看了。曹操勃然大怒，喝道：「那兩個賊子膽敢害我！」



30　曹操立刻把蔡瑁、張允喚來，假意說：「我要你們馬上進兵！」蔡瑁回答說：「兵還沒有練熟，不能貿然進攻。」曹操大喝道：「要等你們練熟了，我的腦袋已經送給周瑜了！」



31　蔡瑁、張允一時摸不着頭腦，驚慌得答不上話來。曹操隨即下令，叫武士把兩人推出去斬了。



32　衆將見殺了蔡、張兩人，都進帳來請問緣故。曹操忽然省悟過來，心裡暗道：我中了周瑜的計了！可是他嘴裡却不肯認錯，只用話推托了，一面改派毛玠、于禁兩人做了水軍都督。



33　早有哨探過江，把這消息報告了周瑜。周瑜高興得笑了起來。魯肅得訊，也上帳向周瑜賀喜。原來周瑜因爲蔡瑁、張允兩人久住江東，熟習水戰，因此，設法除去他們。



34　魯肅領命來見諸葛亮。諸葛亮早知來意，馬上向他賀喜。魯肅假裝不懂，問道：「有什麼喜事？」諸葛亮說道：「張、蔡兩人一死，東吳不必再顧慮曹操的水軍了，自然要賀喜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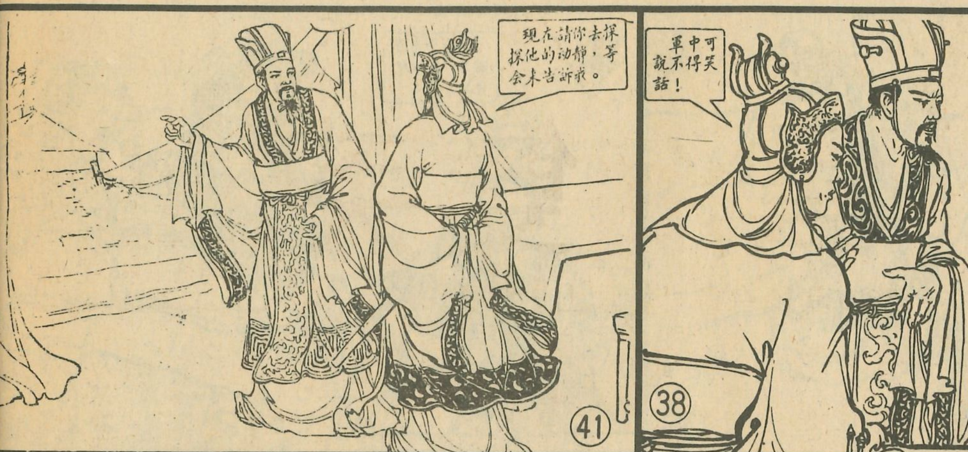


35　魯肅聽了，開口不得，支吾着告辭回去。諸葛亮叮囑他道：「子敬在公瑾面前，千萬別說我識破了他的計策，不然，他又要心裡難過，找岔子害我的。」魯肅唯唯答應。



36　可是魯肅回到帳中，到底把實情告訴了周瑜。周瑜大驚，決心要殺諸葛亮。魯肅暗想，果然不出諸葛亮所料。目前正在用人之際，殺了諸葛亮，豈不誤了國家大事。他竭力勸阻，周瑜只是不聽。

37　第二天，周瑜升帳，請了諸葛亮來，假意問道：「我們就要跟曹兵開戰了，請問水上交兵，最需要什麼兵器？」諸葛亮道：「當然是弓箭最需要。」周瑜就說軍中正缺少這個，請諸葛亮督造十萬支箭。諸葛亮滿口答應。



38　周瑜又問：十天能不能把箭造好。諸葛亮道：「曹兵就要進攻，如果不在這幾天造好，豈不要誤了大事！」周瑜道：「照先生的估計要幾天呢？」諸葛亮道：「只要三天就夠了！」

39　周瑜心中暗喜，馬上叫了軍政司來，當面讓諸葛亮寫下了文書。

40　寫好文書，諸葛亮起身對周瑜說道：「今天來不及了，明天動手起造，到第三天，請你派五百小軍到江邊搬箭就是。」說罷，告辭走了。

41　魯肅看到諸葛亮這番舉動，滿腹狐疑，等他走後，便對周瑜道：「這人怕是在吹牛吧？」周瑜道：「他當衆寫下了文書，造不成定他的罪，他有什麼話說！他想逃，便是生着翅膀，也飛不出去。」

42　魯肅領命來見諸葛亮，諸葛亮一見便道：「我叫你不要說，你又對公瑾說了，今天果然又弄出事來。三天內怎麼造得成十萬支箭？你得救我一救！」魯肅說道：「這是你自討苦吃，我怎麼救得了你？」(待續)



三期完短篇故事

揚子江·文　可飛·圖

雲海雙英

紫府藏珍奇書　賀蘭山上奪寶

上文提要：烟叟武家奇到北邙山麓陳家墓碑前赴約，馬秀芳指責他殺害她父親，取出魚紋刀作爲殺人罪証，烟叟說出被人盜力嫁禍，解釋、責駡，爭持不下，一少年岳天峙出面排解，知道兇手是誰，但暫不吐露，要求先協助捉獲百毒玉蜇，才肯告知，二人只好答應，此時又出現陰毒叟也要來捉玉蜇，岳天峙先將陰毒叟殺掉，捉獲玉蜇，取毒珠吞服，但尚未說出兇手是誰……

武家奇於心頭駭然一凜之後，乃抱着悲天憫人的心情，向岳天峙婉勸道：「岳少俠，『十邪』雖然都是作惡多端之人，固然應該殺之以除害，但是，少俠也該知道，感化一個惡人，勝積千件善事，遠較那以殺止殺的力量，更令人心服，尚望少俠能夠體會上天好生之德，稍予彼等一個自新之路。」

岳天峙微微一笑道：「武大俠菩薩心腸，仁心仁俠，實令在下敬佩，武大俠既然這麼說，異日在下手時當酌情放寬尺度，不過，却要憑他們各人的運氣了。」

武家奇覺得這岳天峙口氣雖然冷傲狂妄，但是却豪氣干雲，有一股威武不屈的凜人氣概。

他心中又暗忖道：「看此人氣質和一身所學，不出數月，必能震驚當今武林，成爲一般魔頭的煞星，否則，必將是當世武林的一代梟雄。」

他心中暗自忖想，口中却哈哈大笑，說道：「但願這些魔頭，在少俠手底裡，一個個皆能幡悟前非，自新向善去惡如流。」

岳天峙微微一笑道：「但願能如武大俠所言。」

話聲一落，星目立即轉向身邊的馬秀芳。

只見馬秀芳仍然默作聲，低垂着頭，知道姑娘是爲着剛才那幾句話，心裡在難過。

他心中不禁有點後悔，覺得剛才那幾句話，似乎是太重了些，尤其是對一個姑娘家，實在不應該。

他心中這種後悔不該的意念一生，立即拱手朝馬秀芳一揖，說道：「姑娘，在下剛才一時口快，口不擇言，冒犯唐突之處，尚望姑娘不要介意。」

馬秀芳實在意想不到這個冷傲狂妄的岳天峙竟會向她道歉，芳心不禁又驚又喜、又有些兒甜甜地。

她雙目忽然地一亮，異彩飛閃地躬身一福還禮道：「少俠太客氣了，這實在是我自己不好，不該對少俠有那種懷疑之心。」

武家奇忽然哈哈地大笑，說道：「岳少俠、馬姑娘，你們二位別客氣，過去的事就算了，現在我們還是入谷去找『祁連雙煞』辦理正經事要緊。」

馬秀芳聞言立即點頭一聲說道：「好。」

聲落，柳腰一擰，便直向谷口掠去，四婢連忙各自擰身隨後掠去。

岳天峙突然揚聲說道：「馬姑娘且慢。」

馬秀芳停身回首問道：「少俠有何指教？」

岳天峙微微一笑道：「請問姑娘，知道那雙煞居住谷中何處麼？」

馬秀芳愕然一怔，搖頭道：「不知道，少俠知道麼？」

岳天峙道：「在下和姑娘一樣，也是初來此地。」

馬秀芳皺了一皺秀眉，轉向武家奇問道：「老前輩，你可知道麼？」

武家奇也搖搖頭道：「老夫也是沒有來過。」

馬秀芳微一沉吟道：「如此，我們只有入谷找一找再說吧。」

武家奇接口道：「那麼，我們就走吧。」

聲落，立即伸手挽着乃徒雲中龍，掠身疾向谷口電射而去。

馬秀芳見狀，連忙和四婢一齊掠身隨後而去。

岳天峙亦即暗提一口眞氣，舉步緊隨五女之後，只見他舉步瀟洒，神色從容，儒袂飄飄，脚下有如流水行雲，看似很慢，其實却是速疾絕倫。

走入谷口，只見兩邊均是峭壁懸崖，怪石嶙峋，中間是一條狹長的谷道，最多只能容得兩個人並排而行。

剛一踏進谷口，武家奇等人突然發覺身側微風颯然，人影一閃，那神色從容隨在後面的岳天峙竟已超前越過衆人，到了前面。

谷道狹窄，二人並肩而行已無空隙，也不知他用甚麼身法，是甚麼樣的走法，竟然會超越過衆人前面去，這種身法實在詭異，神出鬼沒，令人駭然！

岳天峙一超越過武家奇等人面前，立即一聲低喝道：「各位，請緊隨在下身後。」

話畢，身形突如電閃，向前飛掠，奇快無比。

武家奇見狀，連忙回顧馬秀芳說道：「馬姑娘，快。」

話音一落，立即暗提一口眞氣，脚下加勁，挽着乃徒雲中龍緊隨岳天峙身後向谷內飛掠。

馬秀芳聞言自不敢怠慢，連忙也提起一口眞氣，展開師門絕學「追風飛絮」輕功身法，與武家奇走個前後脚。

這一來，却苦了翠、玉、蘭、菊四個婢女，眨眼便落後了丈外。

武家奇回頭一看，見馬秀芳裙袂飄飄，緊隨在自己身後，竟與自己走了個前後脚，心中不禁甚爲嘆服地暗道：「眞是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看來這武林該是他們年輕人的天下了。」

其實他又怎知，馬秀芳一身武學不但已得乃父眞傳，且是當代武林三奇之一「天山神尼」的弟子。

武家奇舉目再看看前面岳天峙時，只見岳天峙依然是青衫飄飄，脚下有如流水行雲，自己雖然已將輕功身法施展到了極限，却始終落後了一丈五六，不能追上。

谷道入口雖狹窄，但是越往裡走越是寬闊，深入百丈，眼前終於完全開朗。

岳天峙的身形忽停，凝神目注十多丈外的一片樹林濃密之處。

武家奇見狀，知道岳天峙必定有所發現，便即移近岳天峙身邊，低聲問道：「少俠有何發現麼？」

岳天峙微一點頭，抬手一指那片樹林說道：「那樹蔭深處有一幢房子，可能就是雙煞的居處。」

武家奇立即運目凝神，隨着岳天峙手指處望去。

此際，天空的一彎眉月，恰巧被一堆烏雲遮住，四週頓時成了一片漆黑。

武家奇極盡目力，除了看到十丈外是黑壓壓一片樹林外，其他是毫無所見。

至於岳天峙所說的房子，那就更談不上了。

須知一個人的目力，要於黑夜之間看清楚十多丈外的景物，非具有上乘內功不可。

武家奇雖然有數十年修爲，內功深厚，爲江湖一流高手，但又何能與岳天峙這種武林一代奇材相比？

何況岳天峙在北邙山墓地服食下「百毒玉蜇」的內丹之後，雖然只是七天的時間，因爲已經與體內的眞元滙合，功力更是突飛猛進，所謂當今武林一代高手，已難望其項背矣！

是以此刻的岳天峙，除內功激增之外，不但身輕如絮，雙目更能透視雲霧，黑夜辨物於一二十丈外，已不算是件難事。

當武家奇移近岳天峙身邊，凝目隨着岳天峙的手指處望去時，馬秀芳姑娘也已站立在岳天峙身傍，也跟着凝目向那片樹林，除了那片黑沉沉的樹蔭之外，也是毫無所見。

於是，姑娘眨眨雙眼，低聲說道：「岳少俠，我沒有看到甚麼呀！」

姑娘家到底是姑娘家，雖然生性驕縱高傲，身負一身武學兼具兩家之長，平時已眼高於頂，不大看得起人，但是自從北邙山中遇見了這個性情冷傲狂妄，比她更高傲的岳天峙之後，除對岳天峙的一身絕學功力十分心折之外，芳心裡更情不自禁地生出了一種異樣的感覺。

換句話說，她芳心裡已經深深地喜歡上了這個神色冷傲、狂妄的岳天峙。

可是，姑娘家有一種天賦的矜持的性格，她芳心裡雖然已經深深地喜歡上他，但却又不好意思顯露出親切的舉動，向他表示心底對他的喜歡！

女人！就是這麼奇怪矛盾的動物，想愛又不敢愛，心裡喜歡又不敢明說。

這是爲了甚麼？

眞叫人難明，無法理解。

因此，馬秀芳的那句「我沒有看到呀！」語音不但甜美輕柔，而且還有着一些撒嬌的成份。

實在可惜，岳天峙他根本沒有領悟到這「成份」。

因爲這時，他正在全神貫注地凝望着那片樹蔭裡的那幢房子的動靜。

因爲「祁連雙煞」名列當今武林「十

邪」，一身所學詭異，功力深厚，並非泛泛之輩，且是「十邪」中出名的陰險奸詐兇惡的大魔頭。

俗語道：「强龍不壓地頭蛇。」

「黑風谷」是雙煞老巢，谷地形勢，雙煞均瞭如指掌，而自己幾人初臨此谷，一切都不熟悉，即此，雙煞就已佔着絕對的優勢。

如憑岳天峙一身絕學功力，他雖然不怕雙煞施展甚麼狡計暗襲，可是敵暗我明，總是有點吃虧。

何況他岳天峙既與武家奇師徒、馬秀芳主婢等七人一起進入這座「黑風谷」內，他就有義務負責七人的安危，稍一失神，如被雙煞突施暗襲，傷了人，那他豈不感覺愧悔無顏？

因此，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如何敢大意疏忽，又那有心思分神旁騖，去領會姑娘那份甜美的話音及那話意的「成份」？

是以馬秀芳話音一落，他立即漫不經心地傲然一笑，隨口說道：「距離那麼遠，姑娘怎能看得清楚。」

這話，雖然是他隨口說出，出於無心，說的也是實情，但是聽的人却覺有「輕視」的意味之感。

俗語云：「言者無心，聽者有意。」

馬秀芳一聽這話，立刻感覺自尊心受到傷害，暗氣道：「你也太瞧不起人了，我要不露兩手眞實武學功力給你看看，也就枉爲『天山神尼』的弟子了。」

她芳心意念一生，口中立即冷哼一聲，嬌軀閃動，就要朝那片黑沉沉的樹林撲去。

她雖然身兼兩家之長，所學武功也確實不俗，但是岳天峙不但武學功力高絕，人更機智非常。

她這口裡剛自冷哼一聲，嬌軀閃動，岳天峙心中已生警覺，右手倏然電伸，一把抓住了她的一隻玉腕脈門，低喝道：「妳想作死麼？」

他說話眞是一點也不客氣，一點也不留情面，實在令人氣惱！

馬秀芳一瞪雙目喝道：「放開手！」

她的玉腕突然被人抓住，自衛的本能同時立即反應，竟施展出師門絕學「無相神功」，猛地一掙。

岳天峙剛抓着姑娘玉腕，突覺她玉腕上發出一股絕强無儔的震彈力，心中不由微微一驚，連忙暗運「九天乾元罡氣」，五指勁力，不但沒有放開她，反而更緊的抓着她的腕脈。

馬秀芳以「無相神功」猛地一掙，不但竟未能掙開，反而被抓得更緊，同時還感覺到有一股更强的勁力自岳天峙的手指上透壓過來。

她芳心不禁駭然，正要加運二成神功猛掙時，突聞岳天峙又低喝道：「姑娘請趕快收功，否則我那『九天乾元罡氣』一個收勢不住，可能會傷了姑娘。」

「九天乾元罡氣」六字入耳，馬秀芳芳心不禁一震，連忙依言收功，不再强掙。

因爲她聞聽恩師天山神尼提說過，「無相神功」爲佛門絕學，威力雖絕倫，但是「九天乾元罡氣」的威力更爲絕倫，比「無相神功」更勝一籌。

「九天乾元罡氣」爲武林絕世奇學，據傳說，七十年前，曾有一位奇人練有這種失傳的武林絕世奇學，但失傳了三百多年。是却沒有見過那位奇人。

馬秀芳的「無相神功」方自一收，岳天峙也就立刻鬆開了姑娘的玉腕，問道：「姑娘，天山神尼可是令師？」

馬秀芳微微一怔，旋即明白岳天峙是從「無相神功」上看出了她的師承，遂點點頭答道：「正是恩師。」

武家奇在旁聽聞二人的談話，這才知道馬秀芳是「天山神尼」的弟子，怪不得所學武功不俗，竟能與他數十年的苦練不相上下。

突然，「九天乾元罡氣」有如電光石火般地在他的腦際一閃而過，心頭不禁突然一驚，暗忖道：「這岳天峙難道是七十年前武林傳說中那位奇人的弟子？」

武家奇心中正驚異暗忖之際，只聽得岳天峙又低聲說道：「馬姑娘，『祁連雙煞』爲人狡詐兇惡，實在不可以大意輕視，何況此處敵暗我明，形勢於我不利，姑娘千萬不可冒失輕進，以免遭暗襲危險。」

岳天峙這回的語氣已經緩和得多了，令人聽來不但已無先前的那種冷漠之感，並且還含着關切之意。

當然，這是因爲她已知馬秀芳的師承關係。

馬秀芳雙目不由深深的看了岳天峙一眼，微微的點了點頭，表示聽話。

這時，那落後的翠、玉、蘭、菊四婢已氣吁吁的掠到，停立在馬秀芳的身後。

岳天峙雙目一望武家奇，說道：「武大俠，你們幾位請在這裡附近隱藏起來，待在下和馬姑娘先去看看再說。」

話音一落，也不管武家奇是否同意，立即輕輕一拉馬秀芳的衣袖，道：「走。」

他這個「走」字出口，身形已經騰起，電射地飛掠出十丈以外，距離那片黑沉沉的樹蔭只有六七丈間。

馬秀芳連忙一長身，掠身跟踪其後，岳天峙眞是藝高人膽大，身形竟然直掠近那樹蔭前兩丈左右，方始停身佇立。

現在馬秀芳已經看清楚了，濃密的樹蔭後面，果然有一棟房子。

這時，從表面看來，岳天峙神情似是十分從容自若，其實暗中却提聚起「九天乾元罡氣」，全神貫注地注視着那幢房子四週圍的風吹草動，以不

變應萬變的提防着意外和暗襲。

岳天峙和馬秀芳二人並肩凝立，過了一會兒，見屋子裡仍毫無動靜，他心中不禁懷疑地暗忖道：「雙煞乃是內功精湛的魔頭，自己和馬秀芳已臨近屋子兩丈以內，而且又未隱蔽身形，雙煞絕對不應不發覺之理，那屋中爲甚麼毫無動靜？是雙煞不在家麼？還是想暗弄甚麼玄虛、詭計？我何不試他一試？」

他心念一動，立即俯身地上，隨手拾起兩粒石子，以暗器手法，抖手向屋子裡打去。

「叭！叭！」兩聲暴響，震破了寒夜的靜寂。

可是，兩聲暴响之後，四週仍是一片沉寂，屋子裡仍然毫無動靜。

以雙煞的武功，名列「十邪」的威名，怎能容得外人上門猖狂偷襲，何況屋子被石擊，雙煞怎能受得下這口鳥氣，那有不立即暴怒如雷的撲了出來之理。

情形很顯明，雙煞必然是不在家。

岳天峙心中微一沉思，便對馬秀芳說道：「姑娘請在此稍待，我進屋內看看去。」

話落，霍地打開摺扇，交與左手，右掌凝掌戒備，身形微閃，已經飄身落到屋子間門口，略一停，立即閃身進入。

馬秀芳雖然已知岳天峙所學功力兩者皆高過於她甚多，但她又怎會放心任他單身去涉險。

是以，岳天峙這邊才一閃入屋裡，馬秀芳已飛快撤出肩後長劍，一擰嬌軀，掠身直朝屋子內跟踪撲去。

進入屋子裡，馬秀芳不禁被當前的景象楞呆住了。

屋內地上，躺着兩個年約六旬上下的黑衣老者，嘴角皆掛上色已變紫的血漬。

看樣子，一個已經氣絕身亡，一個尚有一絲氣息。

岳天峙則站在一旁皺着劍眉，望着地上的兩個老者呆呆地發怔。

馬秀芳收起長劍，走近岳天峙身邊，問道：「岳少俠，這是怎麼回事？」

岳天峙微微一搖頭，道：「我也不知道。」

馬秀芳道：「他兩個是『祁連雙煞』麼？」

岳天峙點點頭，道：「從他兩人的年紀、容貌長相、穿着上看，確是雙煞無錯，不知他們是遭了甚麼人的毒手？」

話鋒一頓，忽然雙目電射灼灼的望着那仍有一絲氣息，雙煞中的老二陰煞丁全問道：「你兄弟被甚麼人所害？」

「陰煞」丁全氣若游絲微微的道：「九幽人魔。」

「甚麼？九幽人魔？」

岳天峙心中不禁大感意外駭然驚叫起來。

「九幽人魔」乃是「十邪」之首，他竟會對十邪中人下毒手，這實在是一件令人駭然不可思議及難以置信的事情！

馬秀芳此來是找雙煞爲父親報仇，雙煞被甚麼人所害，她那有心情去管那些閒賬。

岳天峙驚叫之聲一落，她立即雙目電射煞光地望着陰煞丁全沉聲喝道：「老鬼，我父親與你兄弟何仇？你兄弟竟暗算我父親，將我父親殺害？」

「陰煞」丁全一聽姑娘口氣，心裡立刻明白這一男一女乃是尋仇而來，因爲他深知道自己已經斷魂在即，也就坦言毫無所怕了。

於是，他把一雙神光已散失的眼睛，望着姑娘問道：「請問令尊是那一位？」

馬秀芳道：「是一劍震江湖馬天祥。」

「哦……」丁全口中輕聲一「哦」說道：「姑娘原是馬大俠的千金。」

話鋒一頓，忽然輕輕的嘆了一口氣，接着說道：「姑娘，我兄弟雖然殺死令尊，奪取得寶物，可是我兄弟也就爲此，才遭『九幽人魔』的毒手，俗語有說：『禍福無門，唯人自招』，我兄弟如不是妄生貪念，奪取令尊寶物，又何至於遭此毒手？」

馬秀芳聽得心中不由一怔，詫異地急問道：「你說甚麼？你兄弟從我父親手中奪取了甚麼寶物？」

「陰煞」正要回答，全身突然一陣抽搐，已知死在瞬間，雖然很想說明個中詳情，奈何已是力不從心。

只聽他斷斷續續的無力地說道：「姑娘……老朽……已……無能爲力……說清……這中……詳細情形……了……一切……請去……找那……九……」

語未盡意，雙眼一閉，兩腿一伸，一口眞氣便要散去。

岳天峙在旁一直默默的聽着，他深知人魔既然擊殺雙煞，奪去「紫府藏珍圖」，一定立刻按圖索驥趕往仙府尋珍，取那「紫府奇書」，然後覓一處深山絕谷，參研奇書，苦練奇書中所載的曠古奇學。

「九幽人魔」一身功力已經高絕，名列武林「十邪」之首，人魔已經是陰毒絕倫，「紫府奇書」若然被他尋獲，潛踪深山絕谷，時日一久，練成「紫府」絕學，那還得了，武林中還有誰能制得了他！

若不及早追踪奪回「紫府藏珍圖」，夜長夢多，後果實在是難設想……

岳天峙心中暗想：「雙煞既從馬天祥手中奪得『藏珍圖』，必定已經看過，說不定知道藏珍地點……」

他心中意念電閃，就在「陰煞」丁全兩眼一閉，雙腿一伸，一口眞氣將散未散之際，岳天峙突地伸出兩手，

一手拿捏着「陰煞」的人中，另一隻手按着「陰煞」丁全的胸口，猛提一口眞氣，自掌心緩緩的傳入「陰煞」的胸窩，護住「陰煞」那口將散的眞氣，硬將「陰煞」從鬼門關暫時拉了回來。

「陰煞」胸口眞氣重凝，立刻精神一振，緩緩地睜開雙眼，臉上現出一片驚奇之色。

岳天峙雙目灼灼的注視「陰煞」，大聲問道：「你可看過『藏珍圖』，知道紫府藏珍地點麼？」

「陰煞」聞問，立即答道：「按『藏珍圖』所示，紫府藏珍地點似乎是在賀蘭山的死亡谷，九幽老魔此刻可能已經動身前往，少俠如欲追踪，就必須趕快前往，否則，老魔一旦取得奇書之後，定必遠走高飛遁跡隱藏，埋首苦練奇學，那就難尋找他了。」

岳天峙微一沉思，又問道：「馬大俠身懷『紫府藏珍圖』，你兄弟是怎麼知道的？」

「陰煞」丁全道：「是九幽人魔告訴我兄弟的，連那把『魚紋刀』也是老魔交給我們兄弟的。」

一切都明白了。

岳天峙雙手一鬆，「陰煞」頓時「哇」的嘔出一口鮮血，兩腿一伸，雙眼一翻，氣斷魂絕，這回才眞的魂歸地府，向陰司報到去了。

這時，「邙山烟叟」武家奇與愛徒雲中龍，及翠、玉、蘭、菊四婢等六人，都已躡足進入了屋子內。

岳天峙星目一瞥武家奇和馬秀芳二人說道：「如今眞相已經大白，二位意將如何？」

馬秀芳毫不思索的道：「家父雖然不是『九幽人魔』所殺害，但若非老魔指使雙煞，雙煞怎會向家父暗施毒手，又怎會嫁禍武老前輩，因此，家父雖死於雙煞之手，實是禍由老魔而起，老魔應該負全責。」

話鋒一頓，雙目忽射出寒芒地又道：「老魔雖以『九幽人魔』稱絕武林，名列十邪之首，武功高絕，我亦自知所學功力都和老魔相差甚多，決非老魔之敵，但是，殺父之仇不共戴天，那怕是血濺五步，也得傾盡一身所學與老魔一拚。」

她語聲鏗鏘，令人聽來不禁聳然動容。

她雖然是個姑娘家，但就憑這膽色、豪氣，就實在不讓鬚眉，有愧煞鬚眉之概。

岳天峙聽得不由雙目異采飛閃，武家奇却聽得心中立時暗下決心，決定協助姑娘一臂之力。

須知武家奇雖然成名江湖數十年，一身所學功力兩皆不俗，稱爲當今武林道上一流高手，但若與「十邪」之首的「九幽人魔」相比，他可有自知之明，實在是差了一大截，決非老魔之敵手。

不過！今天的情形不同，馬秀芳只不過是個姑娘家，明知不敵，尚且有與老魔一拚的勇氣，他是個成名江湖的俠義高手，豈能連一個姑娘家都不如？

因此，他眼見馬秀芳姑娘那等膽識豪氣，愧煞鬚眉男子漢，也就不禁豪氣突生。

馬秀芳話音一落，他立即不由哈哈大笑道：「姑娘膽識豪氣不讓鬚眉，實在令人敬佩。」

語音一頓又起：「令尊一生俠義肝膽，名震武林，老朽雖因緣慳一面，未得相識，但却早已神交，如今令尊既遭不幸，站在武林道義立場，老朽何能坐視，且爲老朽的那把『魚紋刀』，也不容置身事外，當與姑娘同往追踪老魔，鬥一鬥老魔的『九幽魔功』，協助姑娘奪回『紫府藏珍圖』。」

岳天峙突揚聲一笑道：「武大俠說得不錯，那『紫府藏珍圖』必須趕快奪回，紫府藏珍圖萬萬不能給那老魔奪去，否則何異如虎添翼，在下自出道江湖以來，雖然一向抱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宗旨，但是爲了紫府藏珍奇書，爲天下武林只好破例和二位繼續同往賀蘭山去走一趟了吧。」

武家奇本就有心邀岳天峙同行，只因他性情有點兒忽冷忽熱，是以猶豫未敢開口，現在一聽他自願同往，心中不由大喜地連忙抱拳拱手道：「能得少俠同往，實是武林同道之幸。」

岳天峙神色忽然又淡淡地說道：「武大俠，事不宜遲，遲恐生變，在下先行一步，請和馬姑娘隨後趕來。」

話落，身形一動，微風颯然，已閃射出了屋子，長身電疾直向谷口掠去了。

* * *

賀蘭山，位於寧夏省內錦川之北，近綏遠省界之處。

夕陽西墜，暮靄初現，歸鴉陣陣，鳴叫着匆匆飛過，點綴着這嚴寒冬季的淒清黃昏。

天，似黑猶未黑，冷風一陣緊似一陣，刮得人瑟瑟縮縮，刺骨砭肌。

就在這個時候，距離賀蘭山的黃渠橋，來了五女二男七個人。

這七個人，都是滿臉風塵僕僕之色。

他們正是武家奇與馬秀芳等七人。

「黃渠橋」只是個普通鎮市，平常並不十分熱鬧，可是這幾天，却有一批一批的江湖人物湧進了黃渠橋，雖然並未有作長時間的逗留，只是打打尖，休息休息，便即離去，但是這對黃渠橋來說，已經很夠很夠，夠熱鬧也夠令人驚奇的了。

這幾天，黃渠橋的客棧、飯店、菜館的掌柜、伙記們莫不個個都是滿面春風，笑口常開。

「春風樓」是黃渠橋鎮上最大的一座酒樓。

武家奇與馬秀芳等七人進入了「春風樓」，逕行登樓，分別落座。

店伙計給每人送上一條香巾，又送上一壺熱茶，這才親切的問：「老爺爺和姑娘想要點甚麼？」

武家奇點了幾樣小菜之後，說道：「吃飯。」

店伙計奉承的說道：「老爺子，我們這兒有眞正上好的茅台，天氣這麼冷，您老人家要不要喝兩杯禦禦寒？」

武家奇略一猶豫，點頭道：「好吧，就給我來上一壺吧，另外再配兩樣下酒的菜好了。」

店伙計笑着哈腰應：「是！」轉身下樓招呼去了。

馬秀芳忽然低聲的問道：「老前輩，這裡的情形你看到了沒有？好像發生了甚麼事情。」

武家奇剛一點頭，突聞樓梯一陣「咚咚」的脚步聲，上來了一黃一綠的兩個長袍老者。

一見這兩個老者，武家奇心中不由暗暗一驚，暗忖：「這兩個老怪物怎麼也到了這裡來了？他兄弟三個向來是焦不離孟，老二老三既然到了這裡，那麼老大必定也來了吧。」

原來這兩個老者，乃是「十邪」中的三怪，穿黃袍的是老二，穿綠袍的乃是老三。

三怪乃是遼東人氏，是同胞兄弟，江湖上以「遼東三怪」稱呼他們兄弟的。

「遼東三怪」自出道以來一向焦孟不離，無論到甚麼地方，都是三人一起，遇敵時，也不管對方人手多少，兄弟三個也是一齊上。

武家奇恐怕馬秀芳等人不識二人，立刻以手指沾茶在桌上寫道：「這二人乃是『遼東三怪』中的老二老三，姑娘說話時請多小心謹愼。」

寫罷，立即隨手抹去。

這時，二怪與三怪已經擇座而落，向店伙記要過了酒菜。

馬秀芳雙眼微斜朝向二怪三怪望去。

只見二怪郭泉，忽然乾咳了一聲道：「三弟，這件事情實在有點蹊蹺，我就不相信憑老魔那麼精深的功力，會折翻在一個丫頭的手裡，連藏珍圖都被奪去，我想這可能是老魔故佈疑陣，使用的一招『金蟬脫殼』之計，你以爲如何？」

三怪郭玉微一沉吟道：「二哥你猜的雖不無理由，不過，據說那丫頭的一身武功絕學，神奇無比，老魔一生縱橫江湖，素向驕狂自負，今若不是眞的吃虧在那丫頭手裡，這種十分丟臉的事，他怎麼會說出來，自損名頭。」

語音微微頓了一頓，接着又說道：「以小弟推想，這件事情可能是千眞萬確，一點兒不假，否則，他又何必將那紫府藏珍圖上所示的地點說出來。」

二怪郭泉眨眨雙眼，心中仍有懷疑的說道：「我覺得此中仍有可疑之處。」

三怪郭玉問道：「二哥覺得還有甚麼可疑之處？」

郭泉道：「事情既然確實不假，老魔爲何不邀約三二幫手，悄悄跟踪那丫頭伺機奪回，而將事情公開傳揚江湖？因此我懷疑這裡面可能另有文章詭計，要不，以老魔爲人心性，決不會那麼傻的。」

這話不錯，有道理。

郭玉雙眉微皺地默然沉思了片刻，忽然心有所得地微微一笑道：「二哥，你記得那『鷸蚌相爭』的故事嗎？」

「鷸蚌相爭、漁人得利」這是流傳民間最爲通俗，婦孺皆知的故事。

郭泉心中立刻恍然而悟的道：「三弟，你的意思是說老魔之用心，是欲效那『鷸蚌相爭、漁人得利』的故事？」

「不錯。」郭玉點頭一笑道：「老魔一向狂傲自負，從來不把別人放在眼中，更少與人交往，這回折翻在那丫頭手上，已經是丟臉之極，那還有面目去請人幫忙，但是『紫府藏珍圖』被奪，心中却又是不甘。」

語聲微微一頓，又道：「小弟猜測如果不錯，必是老魔老謀深算，知道『紫府藏珍圖』爲武林正邪兩道人人夢寐欲得之物，只要消息一經傳揚江湖，各方武林高手必定紛紛趕往爭奪，那時他可以隱身一旁看熱鬧，坐山觀虎鬥，看着這許多武林高手你爭我奪，互相殘殺，等到差不多了，他再突然現身驟下殺手，奪去紫府奇書，那時各方武林高手都已爭得精疲力竭，以老魔一身功力，這時，誰還能奈何得了他，誰能是他的對手？」

「九幽人魔」如果眞是這麼用心，其心機不但歹毒至極，而且也高明無比，令人心慄。

郭泉聽得不禁驚凜佩服地讚道：「三弟，你這番推論見解確實是高人一籌，令人佩服，難怪大哥一向稱讚你才智足堪與古代的諸葛媲美。」

郭玉臉露得意之色的說道：「二哥，你怎麼也捧起小弟來了？」

話落，便忍不住心裡高興地揚聲哈哈大笑起來。

那副飛揚跋扈、得意忘形、旁若無人的樣子，實在令人見了噁心到極了。

這時，武家奇點的菜早已經送了上來。

武家奇與馬秀芳等人雖在用飯喝酒，但是二人的耳朵却始終聚精滙神地聽着雙怪兄弟的談話。

他們萬萬想不到，短短十數日間，這件事情竟然傳遍了江湖，心中不禁又驚、又喜、又奇、又急。

驚的是：即將掀起的奪寶之爭，不知道將要毀却多少武林高手，血濺荒山。

喜的是，「紫府藏珍圖」被人奪去，「九幽人魔」枉費心機。

奇的是，聽二怪兄弟的談話，由「九幽人魔」手中奪去藏珍圖之人，乃是一位少女。

一個少女，竟能從當今武林「十邪」之首的老魔手裡奪去藏珍圖，其武功身手之高，不言可知。

但是，這少女是誰？是個甚麼出身來歷呢？

急的是，這麼一來，要想奪回藏珍圖，實在太困難了。

突地，樓梯口紅影一閃，上來一個身穿紅袍的老者，正是「遼東三怪」的老大郭浩。

郭泉郭玉一見，連忙一齊站起身子相迎地說道：「大哥來了。」

郭浩微微一點頭道：「二弟、三弟久等了。」

話聲中，大踏步去到郭泉郭玉中間的位置上坐下來。

店伙計連忙添上了一副杯筷，郭泉立即拿起酒壺來替郭浩斟滿一杯酒，道：「大哥辛苦了，請先乾了這一杯驅驅寒氣吧。」

郭浩嘿嘿一笑，伸手舉起酒杯，頭一仰，一口喝乾。

放下酒杯，雙眼突地一睜，精光電射的掃了全樓一眼，武家奇不願與三怪朝相，趕緊頭一低，作低頭喝酒狀，避過郭浩目光。

只聽郭玉問道：「大哥，探聽的情形怎麼樣？」

郭浩口中輕「嗯」了一聲，說道：「三弟，果如你所料，一點不錯，不但黑白兩道高手都已得到消息，紛紛趕來，且連一教，二莊，一堡，華山，崑崙兩派也均有不少高手到來，其他各派是不是得到消息，正在趕來途中，尚還未知，照此情形看來，此次賀蘭山奪寶，定必熱鬧非常。」

這番話，只聽得武家奇和馬秀芳心中全都不禁震驚無比，一顆心直往下沉！

＊　＊　＊

夜，初更剛過。

賀蘭山麓出現了兩位鬚髮俱白的老叟，一個身穿葛布長衫，腰佩長劍，一個是漁夫打扮，手提一根一丈多長的紫竹釣竿。

這兩個老叟雖已鬚髮俱白，年逾古稀，但都精神旺健，雙目開闔之間，精光直若寒電迫人，分明都是內家功力深湛的內家高手。

原來這兩位老叟，乃是當今武林名宿，身穿葛布長衫的是「南岳一劍」梁無相，漁夫打扮的是「洞庭一叟」范荆一。

梁、范二人身形剛現，突見五十丈外出現三條黑影，快捷絕倫地直奔向山內而去。

「南岳一劍」梁無相一見，忙向「洞庭一叟」范荆一低聲說道：「范兄，我們追。」

聲未落，身形已騰起急掠，快似電射地追去。

「洞庭一叟」范荆一亦即騰身飛掠，隨後急追而去。

梁、范是當今武林名宿，功力已臻上乘，身法奇快無比，但是那三條黑影的輕身功夫，比梁、范二人似乎並不遜色。

＊　＊　＊

死亡谷。

因爲「死亡」之名而被人視爲不祥，向來是無人進入的地方。今夜，表面看來仍是靜悄悄的，空蕩蕩的，和往常並沒有甚麼異樣，其實暗地裡却已隱伏着一場腥風血雨的殺劫。

三條黑影身形掠落「死亡谷」中，六隻精光閃閃的眼睛電閃般地掃視了四週一眼之後，其中一人開口說道：「大哥，怎麼沒有一點動靜？不見一個人影，難道是地方不對麼？」

這三條黑影乃是「遼東三怪」兄弟，說話的乃是二怪郭泉。

大怪郭浩微一沉吟道：「可能是時間尚早，我們不妨先找一處地方隱起身形，等會兒再說好了。」

三怪郭玉點點頭贊同的道：「大哥說的不錯。」

說着抬手指着左邊十多丈以外的一塊巨石說道：「我們就隱身在那塊巨石背後如何？」

「南岳一劍」梁無相和「洞庭一叟」范荆一二人，此刻正隱身在那塊巨石背後，聞言心中不由齊皆微微一驚，暗道：「不好，要糟。」

大怪郭浩目光一望巨石，點頭道：「好。」

「好」字方落，三怪兄弟正待長身掠起時，突聞「嘿嘿」一聲陰笑起自右邊的石壁間。「江湖上消息眞傳得快，想不到連遠在遼東的賢昆仲竟也得到消息趕來湊熱鬧來了。」

話落人現，竟是那傳說獲得「紫府藏珍圖」，又被人奪去復失的「九幽人魔」劉天雄。

大怪郭浩桀桀的大笑，道：「我當是誰？原來是劉兄你。」

語音一頓，意含譏諷地說道：「風聞劉兄獲得『紫府藏珍圖』，我兄弟乃特地兼程趕來爲劉兄道賀，並爲劉兄取出紫府奇珍之助。」

「九幽人魔」名列十邪之首，乃是個老奸巨猾的老狐狸，大怪語含譏諷，他那會聽不出來？

如在平常，老魔一聽這種譏諷之言，要不立刻翻面才怪！但，今夜情形不同，此刻正是連絡人手用人之際。

雖然老魔已詳細研看那張「紫府藏珍圖」，已將圖上所示地點標誌記熟於腦中。

可是，那個自他手中奪去藏珍圖的少女，藏珍圖到手後，定必立刻趕來死亡谷中，按圖索驥，取出紫府奇書。

他本意單獨追踪來此，伺機奪取奇書，但他已經和那少女動過手，並且還吃了她一點小虧！

那少女不但機智刁鑽異常，而且身懷絕世武功，即連絲毫不能取巧的內家功力火候，竟也十分深厚，與他不相上下，並且不畏懼他那歹毒無比的「九幽魔功」！

老魔爲人狡猾，他心中甚是有數，憑他一身武學功力，要想從那個機智刁鑽，武功和他不相上下的少女手中奪回藏珍圖，雖不能說是勢比登天還難，但確實是一件不容易之事！

因此，老魔在一番深思熟慮之下，便想出一條「釜底抽薪」之毒計。

這毒計，便是將消息傳出江湖，使到黑白兩道武林高手聞風趕來死亡谷中，向那少女奪取藏珍圖！

如此一來，那少女武學功力就算你再高再絕，縱有通天本領，也勢必無法取得紫府奇書，弄不好還得賠上一條小命，濺血在這死亡谷中。

老魔這條毒計，不但毒極，簡直是陰險惡絕！

原因是「紫府藏珍圖」，乃是武林中人都想獲得獨佔之物，不管那一派的人奪得了藏珍圖，均將是一場殺身大禍！

除非是誰都不要，將那藏珍圖當場毀去！

別說奪得的不肯，就是那些沒有奪得的人也未必肯！因爲只要有藏珍圖存在，就可以有依圖取出紫府奇書的希望，換而言之，其他的人也就有奪取得藏珍圖的希望。

藏珍圖如果一毀，一切希望便成泡影了！

不過，如果有人提出這個建議時，老魔必定第一個贊成。

不但附和贊成，並且還會說一番堂皇的道理來說服武林衆高手，放棄爭奪激鬥，毀去藏珍圖。

因爲藏珍圖一毀，各武林高手便失去爭奪的目標，必然再無留戀地紛紛離開而去。

待三五個月後，他可以秘密單獨再來死亡谷，依照熟記在胸中的地點標誌，尋找那「紫府奇書」，取出藏珍奇書，然後找一處人跡罕到的深山古洞，靜心參研苦練那「紫府奇書」的神功，三五載之後，他即可重出江湖，網羅天下羣雄，組織一個勢力龐大的幫派，邀約當今武林各大門派高手掌門，和那些自命不凡的俠義正道名宿之士，較技論武，將他們全數擊敗，稱霸天下武林，唯我獨尊！

因此，對於大怪郭浩那番意含譏諷之言，老魔一改常態，故作毫不介意地陰惻惻地一笑，說道：「賢昆仲的這番盛意，老夫實在非常的感激，不過……」

語音微微一頓，故作地輕輕地嘆了一聲，接口道：「藏珍圖雖然爲老夫獲得，可惜到手後不久，立即被人奪走而去！」

大怪郭浩故作驚訝的問道：「是誰？竟有這份能耐從劉兄手中奪去，想來必是一位武林大有名頭，武學功力高絕的當代奇人了！」

「九幽人魔」劉天雄苦笑地道：「說來實在丟人，那奪去藏珍圖的，乃是個不知姓名來歷的黃毛丫頭，也是老夫一時大意，才有此失！」

三怪郭玉道：「眞有這回事？」

「九幽人魔」雙眉一揚，道：「郭三弟可是懷疑老夫這話不實？」

郭玉搖搖頭道：「兄弟怎敢，兄弟只覺得這件事情有點兒奇怪，也是令人難以相信！」

話鋒一頓，嘿嘿一笑，接道：「這些都是廢話，我兄弟千里迢迢，遠自遼東趕來之意爲何？劉兄是個明白人，當必明白我們兄弟的心意？」

「九幽人魔」陰笑地點點頭道：「當然，當然，紫府藏珍也是無主之物，人見有份，只是……今夜之事，已傳遍了江湖，如果老夫猜料得不錯，此刻這個死亡谷的週圍暗中，已是高手雲集，並不是老夫小看賢昆仲，憑賢昆仲三人的力量，今夜要想在這死亡谷中奪取藏珍圖，獨佔鰲頭，恐怕……嘿！嘿！」

三怪郭玉眼珠微微一轉道：「那麼以劉兄的高見，我兄弟該當如何呢？」

「九幽人魔」陰聲一笑道：「賢昆仲都是聰明人，當不會不知那『分則弱、合則强』的俗語吧！」

三怪郭玉道：「然則劉兄之意可是和我兄弟聯手合作對付來人？」

「九幽人魔」道：「你郭三弟認爲如何？」

郭玉雙目突地一凝，道：「劉兄這話可是出自衷心肺腑之言？」

「九幽人魔」正容答道：「郭三弟難道不信任老夫？」

郭玉正在沉思猶豫間，突聞不遠處有人嘿嘿一聲怪笑，說道：「只要劉兄確有誠意，我們三個願與劉兄携手合作！」

衣袂飄風颯然，話落人現，三個黑衣老者併肩而立，正是「苗疆四毒」中大毒「千毒叟」古龍、二毒「寒毒叟」古虎、四毒「蜂毒叟」古豹。

「九幽人魔」一見三毒，哈哈一笑道：「歡迎！歡迎！」

語音一頓，目光一掃「遼東三怪」兄弟，說道：「只要各位能够信任老夫，我們不妨就此携手合作，紫府藏珍人各一份，大家平分，『紫府奇書』共同參研！」

「千毒叟」古龍首先點頭說道：「好！我們就這樣一言爲定！」

話落，突然轉望「遼東三怪」兄弟問道：「郭老大意下如何？請即決定！」

三怪兄弟本就有意與「九幽人魔」合作，聯手對付各方武林高手，奪取藏珍圖，只因爲老魔爲人陰險狡猾，恐怕上當，乃才猶疑不決。

如今一見「苗疆四毒」中三毒現身，立即聲言與老魔携手合作，於是，

大怪郭浩也就不再多作猶豫地立刻點頭說道：「劉兄既是眞有誠意携手合作，我兄弟還有什麼話可說，當然願附驥尾！」

老魔哈哈大笑道：「郭老大這麼說法，老夫可眞不敢當了！」

話聲一頓又起，說道：「好在今後我們都是自己人，老夫也就不再徒作客套，只要各位能够同心合力，紫府藏珍圖何愁不是我等之袋中物！」

老魔話音剛落，陡聞一聲冷笑突起，說道：「老魔休得大言不慚，當心夜風閃了你的舌頭。」

老魔臉色不由一變，凝目循聲望去，只見七丈之外的老榆樹頂上掠起一條人影，輕如片葉般飄落地上，竟是一個年約二十二三，腰懸玉笛，手搖紙扇，儀容俊逸，瀟洒脫俗的青衫少年書生。

他，正是岳天峙。

岳天峙手搖摺扇，神情瀟洒地緩步去到老魔等七人對面丈外地方停身岳立。

老魔雙目一睜，沉聲喝道：「小子，你是什麼人？」

岳天時道：「你的要命閻羅王。」

老魔不禁憤然大怒喝道：「小子！你想找死麼？」

岳天峙神色平靜從容地淡淡地一笑道：「老魔頭，你別發火，少爺要向你查問兩件事情。」

老魔按下了心頭的怒火，問道：「兩件什麼事情？」

岳天峙凝目的問道：「雙煞兄弟可是你殺的？」

老魔道：「你可是要替他們兄弟兩個報仇？」

岳天峙冷然搖搖頭道：「他兩個還不配。」

老魔道：「那麼你查問此事何意？」

岳天峙道：「另有原因。」

老魔道：「什麼原因？」

岳天峙道：「少時你自當明白，現在先答我問話。」

老魔道：「是老夫殺的，怎麼樣？」

岳天峙道：「那麼暗算『一劍震江湖』馬大俠，以『魚紋刀』嫁禍武大俠，也都是你主謀了？」

老魔嘿嘿一笑道：「不錯，那些確實是老夫的主謀。」

語聲一頓，問道：「小子，你是來替馬老兒來報仇的？」

岳天峙口中冷哼一聲，忽然轉頭向那株老榆樹揚聲說道：「姑娘，請現身下來索債吧。」

頓見樹枝晃動，人影飛掠，躍下二男五女七人，一齊掠到岳天峙身旁站立。

這七人，正是馬秀芳主婢與「烟叟」武家奇師徒。

馬秀芳身形一落，立即雙目圓睜，抬手撤出肩後的長劍，一聲嬌叱道：「老魔，償還我爹的命來。」

嬌叱聲中，振腕出劍，身隨劍去，龍形一式，快捷如電地直朝「九幽人魔」劉天雄胸窩刺去。

岳天峙一見，心中不禁陡然一震，連忙揚聲喝道：「馬姑娘不可冒失。」

他雖是連忙揚聲喝阻，可是，仍遲了一步。

只聽得姑娘慘叫一聲，刺出的長劍已被老魔掌力震飛，嬌軀連退五步，櫻口一張，噴出一口鮮血，搖搖欲墜。

岳天峙，武家奇和四婢等人見狀大驚，連忙各掠起身形，縱落馬秀芳身邊伸手扶住。

只見馬秀芳雙眼緊閉，氣息微弱，人已經暈了過去，顯然傷得甚是不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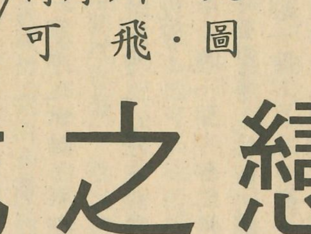
岳天峙劍眉微皺了皺，立即抬手從懷中取出一隻白玉瓶子，交給武家奇說道：「這瓶子裡乃是療傷靈丹，勞煩武大俠將她抱往一邊餵她一粒，待她醒轉後，再叫她自行運功調息一週天，傷勢大概就可無礙了。」

聲一落，轉身跨前踏上一步，雙目電射地望着「九幽人魔」，冷笑一聲道：「老魔，你算是那一號的成名人物，對一個姑娘家也下這樣的毒手，你不覺得羞恥麼？」

老魔哈哈一笑道：「小子，你心疼了，是不是？」

（未完・二）

上文提要： 蟒蛇族的少主儂加又將雪芝和那年輕考古學家用樹藤捆綁押回去，路上遇上「猛瑪」派來的飛翼龍全部將他們三人擄走，「猛瑪」能支使恐龍，將人擄回猛瑪城，說明他們的勢力很龐大，年輕的考古學家遇上至高至尊的統治者，就是盤古初開的智慧生物——翼手龍，這些生物，的確霸道，對奴僕有生殺作食物的大權，考古學家傷透腦筋，正想辦法將牠們制服……



魔幻奇情小說

傅摩斯·文　可飛·圖

魔域之戀

兩龍廝殺　場面壯烈

第二個被引上岸的是一個全身赤裸的年輕女子，她的肩膀和乳房都留下猛瑪咬過的牙齒痕跡。

看着這四個猛瑪的輪番表演，她簡直難以置信。

但不信亦得信，因爲這是在我眼皮底下發生的事。

第一個男人又慢慢跟着走上沙灘，這次他少了一條胳膊，但竟然沒有血流出！他木然的跟着猛瑪上了岸又返回水中，幾分鐘後，他再次出現在沙灘時，他的另一條胳臂亦已經失去了！

「老天！他們簡直被活生生吃掉了！」我憤怒的尖叫道。

四個男女地丁都遭受同樣的命運。第一個下水的男子快完了，他像中邪似的上了沙灘，他已沒了胳膊，沒了頭蓋，臉也被吃去一半，他返回水中後，便再也沒有出現。過了一會，那猛瑪從水中浮出，悠然的游到另一個站了另一羣人的小島，又開始盯着島上的一個年輕的女子。剛才那男子顯然已被牠完全吞入肚中去了！

後來，越來越多的猛瑪從湖中浮出來，加入這個「猛瑪廟遊戲」，牠們把那些毫無抵抗力的人引下水中，又重複着上上下下殘酷的遊戲。

各個小島上的人越來越少了，因爲，他們大部份已裝入了猛瑪們的腹中。

我從裂口移開目光，一步跳了下來，我的牙齒拚命咬着，抑制住自己，不致發狂的大罵。

這些魔鬼猛瑪！自恃自己的智慧稍高於地下的人類，便把自己塑造爲「神」，令萬千地丁對牠們完全馴服，甚至被一截一塊的吞噬！

這令我想起人世間的「愚民政策」，這豈非地下世界的罪惡在地面上的重複麼？如果說片刻之前我對猛瑪們尚有一分幻想，那此刻我就完全醒覺了，對付這種萬惡的猛瑪，唯一的辦法就是喚醒地丁反抗，最終把這些罪惡的猛瑪消滅！

「這事多少時間發生一次？這見鬼的猛瑪廟遊戲！」我喃喃的道。

「大約每隔半年，有時要吃一羣人，間隔的時間就會長些，但也不會超過七個月！而且猛瑪們是分批輪候，因此實際上每天都有可怕的猛瑪廟遊戲上演……」

我身邊一位男子道。他對猛瑪的情形很熟悉，我不禁注意的望了他一眼，他長得很高大，也很强壯。

細問之下，才知道這男子叫老莫，竟然亦是雪芝的豹子族中人。

雪芝一聽是她的族人，喜歡得把老莫的手拉住了又叫又笑。

老莫卻歎了口氣，苦笑道：「同族中人，竟然相逢在死囚室，我很難過！」

我的手捏緊了，低聲道：「不，別難過，現在是改變我們自己命運的時

候了！」

我環視一下死囚室，共有二十七人，全部是儂加和雪芝他們一類的人。他們對猛瑪非常敬畏，從未想過怎樣去反抗。因此，必須首先說服、鼓勵他們，要相信自己的力量，不要被猛瑪的殘酷嚇倒。更重要的是，我必須令他們相信，任何人都有生存的權利，都有生活得好的權利，而這些權利若然沒有，就必須勇敢的爭取。

很快，孔艾、雪芝、老莫便成了我的得力助手。老莫告訴我，他的妻子、孩子第一次便被選中送到小島上去了，這深仇大恨他一定要報！

他們分頭去鼓動、說服其他死囚。在死亡面前，人是最容易接受求生的道理的。

很快，我就成了死囚室的頭頭。我和老莫商量，「出了這洞穴後，從哪兒出城最近？」

老莫道：「離這裏不遠有一條大路，但有獅頭站崗，如果把其他死囚室的地丁也放出來，那就力量大很多了！」

我讚賞的拍拍老莫道：「好！就這樣辦！我去向大家說！」

我走到囚室中央，打手勢要老莫去牢門邊把風，門外站崗的獅頭正在睡覺。

「死囚朋友們！兄弟們！」我低聲招呼道，他們陸續圍在我身邊，「一會後，就有獅頭進來選人出去小島，誰被選中誰的生命就完了！在囚室外面，到處是寬闊的田野，燦爛的陽光，是一片自由的世界，那本來是應該屬於我們的，我們爲甚麼要放棄爭取？」

我頓了頓，看了衆人一眼，又道：「我知道至今還沒有人能從這猛瑪城逃得出去，我逃過，你們也有人逃過，但是都失敗了，爲甚麼？就因爲我們都是單槍匹馬，各顧各，因此輕易便被獅頭征服了。但如果我們團結起來，與牠們幹，我們就有成功的可能，就有自由的可能，我們有二十七人，獅頭進來選人時只有十個，這時牢門大開，正是逃跑的好機會！我們就趁這個時機幹掉獅頭，逃出去！」

「我們一定會被殺死的！」有人驚恐的低聲叫道。

我點點頭，道：「不錯，有些人會被殺死，但有些人卻可以逃生，我們可以逃出這座死城！」

「這兒距城雖近，但有哨兵把守。」有人反駁我道。

「我們會被殺死的！」剛才那人又低聲叫道。

「怕甚麼？難道我們不反抗就不用死麼？不，只有死得更慘！」我激動的揮着拳頭沉聲道，我知道在這關鍵時刻絕不能有絲毫的猶豫，否則就前功盡廢了，「你們發誓跟我幹，我就有絕對的把握逃出去！我們必須齊心一致，無論男女，誰都不能後退。現在只有兩條路可供我們選擇，一是坐着等死，非常悲慘的被活生生吃掉！二是勇敢反抗，就算死，亦死得轟轟烈烈！」

我的話產生作用了，因爲衆死囚的臉色都脹紅了，我的話顯然說中他們的心事。是的，與其坐着等死，毋寧勇敢的一拚！不自由，毋寧死！這是我堅決的信念！

漸漸地，死囚室裏已激起一股反抗的偉大的風暴，這場爲爭取自由的風暴就要爆發了！

＊　＊　＊

過了一會，鐵門外的哨兵獅頭被前來選人參加猛瑪廟遊戲的獅頭們驚醒了。走在前面的可能是獅頭的頭兒，他一腳踢向哨兵的肋骨，叫道：「起來！打開鐵門！偉大的猛瑪要選人出去了！」

死囚室內立刻充滿了恐怖感，所有的人都向我這面聚攏過來。

「拿出勇氣來！」我沉聲道：「是拚的時候了！各人拿石頭、骨頭，藏在背後，聽我的命令行事！」

他們遵照我的命令，悉悉嗦嗦的一陣響動，又沉寂了。

鐵門砰的打開了，獅頭首領帶着九名獅頭衝了進來。

那首領根本沒料到有人會膽敢反抗「偉大的猛瑪」，牠走前幾步，用手指着我們，慢吞吞的命令道：「你！還有你！出來……」他的手指就如一支毒箭，指向誰誰就沒命了。

「兄弟們！殺！」

我大喊一聲，一面疾衝向那獅頭首領，牠連喊也來不及，我的彈簧刀便已把牠的喉管割斷了！對付這種鬼迷心竅的怪物，唯一的法子就是殺！你不殺牠，牠就立刻會殺你。

獅頭首領噗的一聲倒在地上，鮮血如泉水般噴了出來。

猛瑪城裏，萬千地丁的第一次反抗，令這些猛瑪們的忠實衛士呆了！好一會，牠們才清醒過來，拔出別在腰間的刀斧，狂怒的向我撲來，但被孔艾和老莫他們的一陣亂石紛紛擊倒了。

我領着這班兄弟拚死向鐵門衝去。

一名獅頭揮舞着棍棒，攔住出路。我斜跨一步，避開牠砸來的木棍，猛劃一刀，把牠的右臂解剖掉了。獅頭的木棍丟在地上，牠改用左手一把抓住我的喉部，提小鷄似的把我舉在半空，我咬一咬牙，把彈簧刀戳穿了這名强悍獅頭的腦袋。

獅頭倒下了，我跳了開來。幾步以外就是大開着的鐵門，鐵門外站崗的獅頭似被嚇傻了，目瞪口呆的望着我們。

「衝呀！」我大叫道，我們衝出死囚室，衝上通道，站崗獅頭轉身跑去，我也懶得去追殺牠。

忽聽後面一陣刺耳的怪笑，原來牢房內還有一個獅頭攔住幾個地丁，

不讓他們逃走。

「龍！救我們！」裏面的地丁大喊道。

我咬咬牙，緊捏彈簧刀衝了進去。這名獅頭一見我衝進來，便怪笑着，向我撲來，牠手中的大石錘非常沉重，只要挨一下，就別想爬起來了。

我自然不會被牠近身，一個虛擊引開了這獅頭的視線，牠的石錘落空了。

我絕不會容牠再起第二錘，我一個疾步衝前，一刀就扎入獅頭的背部。獅頭的身子再硬，也硬不過石頭，而我的彈簧刀是削石如泥的利器，獅頭如何抵得住？

牠倒下了，後面的地丁衝上前來，用石猛砸，立刻就把牠幹掉了。

「拿起武器！衝出去！」我大聲命令道。

「你眞偉大，一個便殺了三名獅頭！」地丁們高興極了，因爲我以自己的本事增添了他們的勇氣。

「你們也有功勞，沒有你們的合作，我絕不能一下子把九名獅頭幹掉，因此我需要大家的通力合作！」我趁機鼓動道。

「願聽從龍首領的指揮！」地丁們齊聲大叫道。

一種身爲反抗頭領，拯救弱者的驕傲，使我渾身熱烘烘的，我把雪芝擁抱住，她緊靠着我，神情非常激動，她像老莫一樣，右手執着一柄石刀。

我轉身向老莫問道：「哪裏出去最近？我們必須在猛瑪清醒之前衝出去！」

老莫用手一指，領着我們在又暗又長的通道拚命急跑。我們全都是赤足，因此跑在石板上無聲無息的。跑到近一半路時，從一條旁道傳來叫喊聲。孔艾說可能是另一羣地丁的死囚。

我知道我們的時間非常寶貴，但又不忍心丟下另一羣待死的地丁，被猛瑪裹腹。我對孔艾道：「你帶三個人去救他們出來，我們在這裏守住通道。」

孔艾立刻領着三個人跑去了。一會他們四人帶來六個男女地丁，孔艾說：「其餘人不願逃，他們說不能違抗偉大猛瑪的意志。」

我無奈的歎了口氣，「那就讓他們呆在這裏等着被猛瑪肢解吧！我們已無時間等候他們覺醒了。」

這時我的隊伍有一十八人，我把繳獲來的武器分給新來的幾個地丁，下令繼續前進。

很快，我們就看到光線，衝出大街，「走哪個方面？」我問莫勒。他指着左面。我喊道：「衝！衝出城門就自由了。」

「自由了，殺死獅頭。」我的兄弟們情緒激烈的大叫。

我們向前衝。突然，前面出現一羣全付武裝的獅頭，穿皮衣，拿着刀棍、繩網，牠們顯然是來阻截我們的。

彼此距離太近了，我來不及組織進攻，雙方便已幹開了。

獅頭被我們的勇猛進攻震驚，一下子便敗下陣來。但牠們很快就再次組織起來擒拿我們，牠們捉人的本領是很高的。

一名大個子獅頭執着石棒向我打來，我側身一避，巨大的石棒落定了，我閃電般的掠到他的身前，用彈簧刀把牠的喉管劃穿了。

鮮血噴了我一身，我毫不理會，高聲喊道：「兄弟們，衝出去！」

雪芝突然拉住我的手，道：「龍！龍！我們被包圍了。」

我往後面一看，幾十名獅頭從後面趕上來，前面有幾十名獅頭阻截，我們果然被圍困住了。

我迅速打量四周，立刻下令道：「那邊有洞穴，我們快進去。」

我們向洞穴跑，後面獅頭的喊殺聲驚天動地。

「快！雪芝！快關上鐵門。」我急促說。

笨重的鐵門在孔艾、雪芝、老莫三人的通力合作下，被迅速關牢了。眨眼間，獅頭就已趕到門口，砰砰的猛敲鐵門。

「你們去檢查一下，有沒有另外的門口可以進來。」我下令道。

但地丁們沒有回答，我扭頭一看，他們都神色恐懼，呆若木鷄，包括勇敢的雪芝、孔艾、老莫在內。

原來一名巨大的猛瑪正大搖大擺的從洞穴裏面走出來，一雙巨眼發出令人心寒的冷光。

地丁們對這怪物都有深深的恐懼心理，個個都一動不動。如果我被攻擊，他們絕對不會助我，我得靠自己救自己了！而且，只要我擊倒了猛瑪，地丁們的恐懼心立刻就會被徹底打破。

我知道我應該如何行動了，我冷傲面對偉大的猛瑪，因爲我有更偉大的信念在我頭上懸掛，這就是自由。

猛瑪以爲我們所有人都會被牠嚇得半死。牠是如此自信，竟旁若無人的從我們的中間走過，走向鐵門，準備打開鐵門，放獅頭們進來擒拿我們。

我冷然的盯着猛瑪，牠在我身邊走過時，特意威脅的張開了尖嘴，牠以爲我必是嚇得立刻跪倒在牠面前了，因爲牠自以爲已額外在我面前施放了牠的神聖威嚴。

猛瑪的翼手已搭上鐵門的橫門了，我這時再不猶豫，疾如電閃的衝上前去，彈簧刀朝猛瑪的腰部一閃，當我退開時，猛瑪的腰部已被我剖開了兩截。

猛瑪身分兩截，立刻倒在地上，

牠的上半截在地上痛苦的翻來滚去，尖嘴一張一合，但任何聲音也發不出來了。

我指着猛瑪戟指痛罵道：「你也知道被肢解的痛苦了麼？你若然不知道，你肢解萬千地丁，吞噬他們時，就未免太輕鬆得意了。」

地丁們難以置信的盯着地上垂死的猛瑪，呆若木鷄，他們根本沒有想到，他們視之如天神般的猛瑪，竟比牠們的忠實奴才獅頭更不堪一擊。

我的痛罵又提醒了他們，在團結勇敢的反抗面前，任何殘暴的敵人都完全可以戰勝，地丁們的勇氣被鼓動起來了，他們發一聲喊，便一擁上前，用石頭砸、用刀砍、用腳猛踢，片刻間把「偉大的猛瑪」踩成肉醬。

這就是民衆反抗殘暴的力量，地丁們一齊歡呼慶祝，慶祝他們終於殺死了他們的最可怕的敵人猛瑪。

我微笑一下，我知道，到了這時，我的兄弟已不再有半點的畏縮了。

我示意大衆靜一靜，我說：「大家想想有沒有別的辦法逃出去，這是甚麼地方？以前誰到過這兒？」

沒有人回答，也就是說沒有人知道，我決定自己進去察看。

兄弟們都緊隨着我，剛進入裏面便看見四個猛瑪，地丁們這時根本不再畏懼這些「偉大的主人」了，他們蜂湧上前，三幾下手脚便把四名猛瑪結果了。在牠們的腹內，還有被牠們吞噬的地丁的殘肢斷臂。

地丁們餘恨未消，把猛瑪們的屍體剁成了肉泥。

我們繼續往裏面走。進入一間光線暗淡的房子，裏面有兩盞紅燈，發出微弱的光線，可以瞧見四壁均有一個約一尺方圓的洞。

洞內究竟是甚麼呢？我奇怪的摸索上前，把手探進一個洞裏，是一些乾草，再摸，便摸到一個又圓又硬的東西。

我把這個圓硬東西拿到光線下一看，原來是一個灰色的西瓜狀的東西。

這到底是甚麼東西，我不知道，反正是食物一類的東西吧，我想。

「首領，獅頭來啦。」門外有人大叫。

我疾速捧着小西瓜退出去。

原來是獅頭找到另外的入口，衝進來了。那是一條窄窄的斜坡，如果設上障礙，我就完全有把握抵擋住牠們的進攻。

但急切間難於找到障礙物，兄弟們都有點驚惶，如果讓獅頭衝進來，那所有的兄弟都會完蛋。

我大叫一聲道：「快，十名兄弟去找障礙物，其餘的兄弟跟我上。」

我衝上前去，迎戰在前面的一名獅頭，牠揮着兩柄石斧，哇哇叫殺，我一聲不响，避過牠的石斧，一刀便把牠的喉管割破了。我發覺對付獅頭的最好辦法是專門對付牠的喉管。

這時孔艾在後面喊，已找到石桌子了。

追上來的幾個獅頭，見到同類的屍體，懾於我的身手，和我手中捏着的閃閃發光的彈簧刀，都停住了脚步。

我把手中的小西瓜向牠們擲去，準備趁機後撤。小西瓜沒有扔中獅頭，撞在墻上碎了，裏面的液體濺了一地，液體中有一隻可見四肢、大眼睛的東西。前面的獅頭立刻呆住了，驚惶的望着這個小東西。

我突然明白了，這是「猛瑪蛋」。

我迅速撤到石桌子後面，命令道：「快，快進裏面把猛瑪蛋捧出來，這是致命的武器！」

兄弟們立刻把四隻猛瑪蛋放在我的脚下，我把牠全部放在石桌子上面，向獅頭怒叫道：「獅頭們，退回去，誰敢衝上來，我就把你們的主人蛋全部砸碎。」

獅頭們都呆住了，誰也不敢太過逼近，因爲石桌上的猛瑪蛋，猶勝於一個定時炸彈，獅頭們是無論如何不敢冒犯的。

一個腰扎獸皮、脖子掛了一串人頭骨的獅頭首領，走到坡道下面，仰頭向我大叫道：「愚蠢的地丁，快下來，你們敢打碎偉大猛瑪的蛋，你們就會死一千次。」

我大笑道：「聰明的奴才！你們怕了麼？去告訴你的偉大的猛瑪主人，要牠們前來見我！不然，別說這四隻蠢蛋，裏面的千萬隻我必定全部砸碎！我們就算死了，也大大的夠本了，明白了麼？聰明的奴才。」

「你敢！」獅頭首領可能身份很高，因此有點肆無忌憚，氣衝衝的衝了上來。

「我如何不敢？看着，寶貝來了！」我大笑着，執起一隻猛瑪蛋就猛地向牠擲去。

這一次我認準了方向，用的力也很大，決心要令獅頭震懾。猛瑪蛋疾如電閃的向獅頭的臉部射去，牠根本來不及閃避，猛瑪蛋便已擊中了牠的臉部。

噗！的一聲，猛瑪蛋破碎了，裏面一隻已成形的猛瑪嬰胎在臨死前張嘴咬住了獅頭的鼻子，獅頭首領嚇得連魂魄也出來了，牠根本不敢伸手拔去咬住牠鼻子的猛瑪嬰，砰的一聲跪下，如喪考妣的哀嚎大叫，狀似瘋了。

其餘的獅頭都如遭電殛，呆在當場。

我身邊的地丁們發出一陣勝利的呼叫。

「兄弟們，多找點石頭防衛！」我向兄弟們下令道。

我又向獅頭們大叫道：「聰明的奴才，如果你們不想你們主人的蛋全部被毀，那就快找牠們來談判，否則，

我的兄弟們下手絕不會容情。」

獅頭們動搖了，有的主張立刻通知主人，但有的卻擔心主人知道猛瑪蛋被砸，會怪罪牠們。

我趁機大叫道：「去！快去叫你們的主人來，如果猛瑪蛋全部被砸爛，你們的主人會饒恕你們嗎？」

這下子擊中了獅頭的要害，牠們退縮了，終於派了一名獅頭退下去，去通知牠們偉大的主人猛瑪去了。其餘的獅頭呆在原地，動也不敢動了。

* * *

我這時又餓又累，我極欲歇息一下，但我知道絕不能在這時躺下，因爲我一旦躺下，就可能永遠也不能起來了，而且其他的兄弟亦一樣會遭到毀滅的命運。

我必須檢查防御是否有漏洞。我吩咐兄弟們用家具雜物堵住斜坡道，然後四處巡視。

這座洞穴分三層，我們被困在第二層。第三層是猛瑪的寢室和飼養室，頂部有一個巨大的天窗，因此這裏的空氣、陽光非常充足。

在老莫、雪芝的幫忙下，我爬上天窗。嘿，我第一次看到猛瑪城的全景。但我們仍處在大洞穴裏面，凹凸不平的洞頂離我們的頭頂還有二十尺高。

明亮的陽光透過洞頂的鑽孔恰好在我們的上方，下面寬闊的大街上擠滿了手執刀棍的獅頭，他們仰頭望着我們的樓頂。

我環視四周，附近的房頂都有獅頭把守，而離我們最近的房頂也有五十尺遠，看來這裏沒法子逃走。

我極目遠望這地獄般的世界，岩石風化出來的較矮洞穴疏疏落落地向四周八方延伸，鑽孔的光束透過飄洒的塵埃照射着這個充滿殺機的地下城。

遠處上空，帶翼的怪物飛來飛去，整個入目的是一個陰間冥府。

「老莫，那些是飛翼龍嗎？」我問。

雪芝搶着答道：「不是，那是猛瑪，他沒有飛翼龍那麼龐大。」

「你好眼力，」我贊賞地說，的確她的眼力比我好，因爲她習慣於她家鄉景物。

但我們能回去麼？眼下的情景，看來是很艱難了，我們的出路大概只有一條，那就是拚到死掉。

我摟住雪芝，道：「你受苦了。」

雪芝也感覺到我的心情，她用手指撫摸我的臉。「別灰心，我的龍，我們會成功的。」

「謝謝你，雪芝。」我不知說甚麼好，因爲任何語言也不能表達我這時的感情，但我也知道根本不必說甚麼，因爲我相信她明白我的心情。

我仔細看房頂，在角落裏有一個三尺高的方形石缸。我提起沉重的缸蓋，叫人傳下去作障礙物。缸裏有幾組金屬片滲在帶油的液體中。我連忙叫道：「電池，別碰到液體，會灼傷人的。」

我從缸裏引出來的出口找到電線，電池很可能是給孵蛋房供電，可惜電流太弱，不能用來對付獅頭，但電線可作繩用，於是我決定留老莫和一個受了傷的地丁坐在房頂放哨，我和雪芝下去。

在二層的地丁找到了食物和水，用乾草生了堆火。他們看來很疲倦，但情緒高漲。我們死了一些人，現在只剩下十個了，包括孔艾、老莫、儂加，還有三個女人。

我用斧頭割斷從上面引下來的電線，電線約有幾百尺長，很結實，足可以承受人的體重。我坐下來，掏出在寢室裏找到的筆和紙，在計算各個孵房裏的蛋，約有幾千隻之多。

下面傳來喊聲，兩個猛瑪站在坡道下面，周圍有幾個獅頭在殷勤地服侍他們。

我叫他們派一個獅頭上來取條子，猛瑪讀完條子後，勃然大怒，不斷拍打着雙翼。我的條子寫道：「除非讓我們離開這座城，否則砸碎所有的蛋！如果同意的話，我們帶着蛋走，到了安全的地方就交還給跟隨我們的獅頭。」

這本來是很合理的，可惜這兩個傲氣十足的猛瑪根本不相信我會寫牠們的文字，不相信我這種低等的地丁會有如此能力，牠們也根本不肯相信，我的智慧的比牠們勝了近百年。

看來談判無法進行下去了，我喊道：「喂，如果不相信我，那就去叫耶耶來。」

我寫下耶耶的符號交給上來的猛瑪。

不一會，耶耶來了。他神情緊張匆匆地寫張條子給我道：「殺死無辜的生命是不仁道的，切切。」

我大笑，馬上回答牠道：「若你們不去肢解活吞萬千地丁的生命，那你們才可以運用仁道這兩個字眼。」

耶耶不能回答我這個問題，又寫道：「但你絕不能毀滅我們無辜的小生命。」

我馬上答覆牠道：「當我們的生命受到威脅時，那你們的小生命還能講生存麼？如果讓我們走，我保證決不傷害這些蛋，但對於你們，我保留將來狠狠報復的權利。」

耶耶道：「我怎麼知道你是否已搗毀這些蛋？」

「你自己看吧！」我簡短地回覆道。

下面的猛瑪經過一番商量，終於派牠上來了。

「我的地位無足輕重，如果你們殺了我，也無濟於事。」他寫道。

我回覆道：「我無論如何也不會殺你，因爲你是我在猛瑪中的唯一可以算得上朋友的人。」

幾個地丁隨我和耶耶到孵蛋房，耶耶快步走到一個洞前，檢查裏面的蛋，顯得很仔細，但其它的洞就只是草草的檢查一下。

「少了四隻蛋。」耶耶寫道。

「我被逼用作武器使用了！」我回答耶耶道。

牠木然的瞧了我好一會，寫了一張紙轉身返回去。

這張字條寫道：「你的處境非常絕望，你殺死了猛瑪，還殺死牠們的後代，牠們豈會饒恕你？牠們必不會讓你離開。」

我大笑道：「好極，如果不讓我們離開，那就看看我如何毀滅這近千隻見鬼的猛瑪後代吧。」

我轉身出去。樓下的獅頭戒備森嚴，手持長矛、標槍，似乎正準備一場新的進攻。

我想了想，便命人把電池的缸抬下來，必要時，這是很厲害的武器。

不久耶耶一隻翼手拿着紙走上來，紙上寫道：「你們自由了，留下蛋，放你們出城門。」

「你以爲我如此愚蠢？蛋一定要帶走，不然，我們豈會安全？」我對耶耶道。

耶耶道：「我勸你不要帶蛋，要帶的話，就帶上武器吧！」

我問道：「爲甚麼？」

耶耶說：「因爲你走出這裏，不管你們有沒有帶蛋，獅頭們都必定會把你們碎屍萬段！因爲猛瑪恨死你了。」

我知道這是耶耶故意把他們的陰謀洩露給我，我寫道：「你爲甚麼要這樣做？」

耶耶答道：「我不同意這樣做，像你一樣，我也有自己的主張。」

我寫道：「謝謝你。」

耶耶道：「不必謝我，你還是想辦法救自己吧。」

我決然道：「如果找不到逃出去的辦法，我會讓你帶着你的蛋離開，然後把所有的蛋砸爛，把電池酸潑下，放火把猛瑪城燒成火燼，所有的生物都將同歸於盡！」

耶耶神色悽惶，匆匆寫道：「是否有其他更好的法子？我願意協助你們。」

我知道，耶耶必定不捨得把整個猛瑪城毀滅，因爲這樣一來，地下世界的偉大的猛瑪就滅絕了，因此牠的提議倒是出於眞心的。

我看看牠龐大的身軀和一雙巨翼，寫道：「你能一次一個載着我們飛上洞穴頂嗎？」

「不可能，你試試把我舉起來吧。」耶耶這樣回答。

我把雙手放在他的腰部，我毫不費力便把牠舉了起來，牠的身軀如此龐大，但體重只有一百磅左右，顯然，牠的骨頭是空心的，怎能載着我們去飛？

我沉思了一會，突然有了主意，我拿起一綑電線，打個手勢要耶耶、老莫跟着。我爬上穴頂，把電池遞給老莫，要他每隔一段距離就打個結。接着我寫道：「耶耶，你能把線的一端帶上洞穴頂繫牢嗎？」

我指着距頭頂二、三十尺高的一個孔，耶耶爽快的點點頭，用脚抓着電線，展開巨翼，飛了上去，一會兒牠就穿洞而去，不見了。

下面傳來孔艾的叫聲：「龍頭領！獅頭攻上來了！」

我立刻下令道：「把酸倒下去，全部人撤上來。」

我扯扯電線，不大結實，可能是距離太遠了。這時，兄弟們已紛紛退了上來。

我在思想，是否由我先爬上去？還是留下來掩護他們？

我決定自己先爬上去，因爲我知道兄弟們都不大信任耶耶，目前的唯一法子是盡快逃出這個兇險的洞穴。

我命令老莫把電線緊縛在柱墩上，我開始往上爬，爬上一段距離後，電線開始晃動，爬得越高，晃動得越劇烈，我很吃力，氣喘不已，低頭往下看，只覺一陣昏眩，直想嘔吐。

我不敢再往下看了，我咬緊牙根拚命往上爬，老莫所結的繩結很有效用，這令我可以稍爲歇息一下。

突然，我的手碰到甚麼了，我一瞧，原來是凹凸不平的岩石，到洞頂了。

我的心情一陣激動，終於可以離開這見鬼的猛瑪城了。

爬上洞穴之頂，這裏陽光耀眼，空氣清新，我爬在洞頂，幾乎不想動了。

但我的下面還有一班兄弟，我絕不能拋棄他們，我扯動電線，往下大聲叫道：「快！快爬上來。」

比起我，老莫他們顯然更善於攀爬，就連雪芝，顯然也比我强得多了。不一會，他們便全部爬上來了。

我要老莫把電線扯了上來，一方面是防止獅頭爬上來追擊我們，另一方面，我想這些電線會有用處的。

我們終於自由了，這裏陽光燦爛，空氣清新，四周是一大片碧綠的草地，右邊，可見到一座瞭望塔的頂部，我們走出這片斜斜向上的草地，整座塔便展現在眼前了。

突然，從塔裏衝出一羣獅頭，顯然是前來追捕我們的。

我環視四周，左面幾百碼外有一大片樹林，只有進入樹林，才可能避開獅頭的追擊，而且這時我不希望再與獅頭正面衝突，我要設法保留我的兄弟們爭得自由與生命。

「快！跑入樹林。」

我們飛快的跑進樹林，耶耶一直在我的頭上盤旋，跟着我們飛去。

我們跑進樹林，擺脫了獅頭，也不見了耶耶的蹤影，我暗地慶幸我們的運氣還算不錯，由於我們逃脫的迅

速，猛瑪城可能還來不及組織有效的追捕。現在我最擔心的不是獅頭，而是可怕的飛翼龍，因爲就算在樹林，牠也可以輕易把我捉住。

我稍稍放慢了脚步，察看四周的動靜，我的眼睛仍未能適應這地下世界鮮艷的色彩，後面是綠茵茵的一片草地，前方是蒼綠的森林，遠處有一條泛着白光的河流，河流外面又是無邊的草地，消失在耀眼的陽光中，這當眞是一片綠色的世界。

雪芝拉着我的手向那裏走。從她的神情中可以看出她也陶醉在這片綠色的世界中，因爲她在猛瑪城也受夠了。

＊　＊　＊

「哪條路去豹子部落？」我問，我決定首先去豹子部落，因爲這個部落在我的心目中是一個偉大的部族，因爲她孕育着雪芝和老莫這類勇敢追求自由的兒女。

雪芝毫不猶豫的指向左前方，地下世界的人不用借助日月星辰的移動來判斷方向的能力，這種奇異的能力委實令我驚奇了。

「好！大家都朝這方向跑！」我命令道。

這裏草叢繁茂，樹木粗壯高大，一路上驚動了不少巨大的蜻蜓，古怪的猴子。

我們到了一個大山谷，高大的樹木擋住了大部份的陽光，突然聽到前面有大動物的笨重聲音，我問老莫：

「是甚麼聲音？」

老莫聽了一下，道：「大動物，可能是大象之類的動物，如果你不襲擊牠，不會有危險。」

的確，我們遇到一羣龐然大物，有些簡直像座大房子，高達十五尺，牠們小耳朵、短牙齒，可能是大象之類的動物，牠們正用鼻子翻泥土尋找食物，聽到聲音便停下來，望着我們不動。

「慢慢走，別說話，」老莫小聲道，然後他領着路一面走一面小聲喝道：「乖乖！乖乖！你有你吃草，我有我走路。」

老莫像媽媽哄娃兒睡覺似的唱着，若非在此種危險的環境，我定會哈哈大笑起來。

那些兇猛的野象似乎也受了老莫的感染，低下頭去翻泥土，嘴嚼着青草。

我們安然無恙地通過了這段危險路，我提議休息一下，連續的拚殺，我們也需要休息一下了。

正在休息時，忽聽到上面有巨翼振動的聲音，原來是耶耶！我驚奇的望着牠，牠不動聲息，眼神暗示着甚麼？

但我這時無紙無筆，怎與耶耶交談？

雪芝站起來，跑進叢林中，過了一會，她拿着幾片大樹葉回來了。

「龍，你看！」她用指甲一劃，樹葉上留下了深綠色的痕跡。

我大喜，連忙接過樹葉，寫道：「獅頭？」

「牠們正在跟踪你們。」耶耶寫道，牠展開翅膀指着我們才走過的森林。

「你自己呢？」

「不能回去，牠們會要我的命。」

我愕然的望着牠，我明白了，牠背叛了自己的族類，牠已失去家園了，「我很難過，但我會設法安排你的出路。」我向耶耶寫道，這是我的心裏話，我覺得，對一位曾經幫助過我們的朋友，我決不能棄之不顧，但這時不是說這些話的時候，目前唯一的辦法是先安全返回雪芝的豹子部落再說，我堅信，這個偉大的部族會助我成功的。

「多少獅頭？」我問耶耶。

「十二個。」耶耶回答道。

我想了想，便對大家說道：「我們必須盡快趕路，因爲後面的獅頭快追上來了！我們一齊返豹子部落，你們說如何？」

儂加默不作聲，我知道他的心事，豹子族是他蟒蛇族的死敵，他是無論如何不敢去的。於是，我便對他說：「儂加，你如不想去，我不敢勉强你，你可以自己返回你的部落了，你回去後，希望吸取猛瑪城的教訓，今後不要再與豹子族仇殺，應該團結起來，共同對付你們的眞正敵人猛瑪族。」

儂加點點頭，默默的走了，我知道他經歷了這場大災難後，必定有所醒覺了，如果因此能令蟒蛇和豹子兩族人化解血仇，共同携手對敵，那是我的希望。

孔艾苦笑道：「我是所有人中唯一沒有自己族人的人，不知豹子族人是否歡迎我？」

我連忙安慰他道：「你是我的好兄弟，他們肯收留我，就一定肯收留你，你們說是麼？」

老莫高興的點頭，雪芝格格笑道：「一定歡迎，因爲我的爸爸是部落的頭人！而且，這麼漂亮高大的男人，豹子族的女人一定搶着拉你睡在她們身邊。」

雪芝的話把老莫弄得滿臉通紅。

我們決定立即趕路，我用樹葉向耶耶寫道：「你願意與我們一道去豹子族麼？」

耶耶有點擔心道：「他們不會歡迎我。」

我立刻回答道：「除非我死了，否則我一定保證你的安全，而且，豹子族的人需要你的智慧，假如你能與他們的勤勞勇敢和追求自由的心理結合，就一定可以幹出一番偉大的事業出來。」

耶耶想了一想，便在樹葉上寫道：「好，我跟隨你，龍。」

我們一口氣走了幾十里的路，前

面是一片厚厚的草地，緊接着無邊無際的積水。

「是大海麼？」我問老莫道。

「不，是大湖泊沼澤地。」老莫回道。

就在此時，只見水中轟隆隆的升起一隻龐然大物，它伸長脖子，一雙小眼睛掃視着岸邊，然後逕直向我們走來，牠四條古樹般粗的巨腿，每移動一步，大地都爲之顫動。

緊接着，十幾隻類似龐然大物雷鳴般的從水中暴起，然後又走上岸來，這時地面猶如强烈的地震，我們的身子亦爲之搖動。

「雷龍！」我突然浮出這個字眼，我知道雷龍是吃植物的，絕不吃肉，因此我並不太驚恐。雷龍算得上是恐龍族中最和善的一種。

我決定避開沼澤走。雪芝說，沼澤後面，就是她的部族了。我不想在這時還有任何傷亡，敢於爭取自由的生命太珍貴了，因此我決定繞開沼澤地，以免遭受不必要的損失。

我們迅速的離開了沼澤地，後來我才知道，我的決定是如此及時，否則，我們剩下的十幾條生命將無一倖免！

就在我們走了十里路，眼看已脫離沼澤險地時，老莫突然恐怖的停下來，道：「快！上樹……」

我知道老莫的觀察力比我强，因此毫不猶豫的接受了他的命令，爬上樹去。

我爬得很高，藉機觀察一下四周的情形。原來我們此時仍處於沼澤地的邊緣，而那些雷龍因爲太龐大了，因此倒像在我們脚下一般。

突然，我見到遠處有什麼東西在草叢中飛速的移動，方向是那羣正吃着樹葉的雷龍。

雷龍似乎也嗅到危險的訊號了，紛紛抬起頭，伸長脖子四周觀望，突然牠們都急促的往沼澤湖跑，跑入沼澤湖就是牠們賴以生存的安全地域。

可惜有一隻雷龍跑得太遲了。當牠距離沼澤尚有幾百尺遠時，突然響起一聲震耳欲聾的吼叫，隨着吼聲，一頭不同種類的恐龍騰空而起，撲向驚恐逃走的雷龍！

這頭撲來的恐龍身軀不及雷龍大，但有一顆長有長牙的巨頭，牠的後腿比雷龍的腿還要粗壯，還有一條長達二十尺的粗壯尾巴。

「劍虎龍……」我的腦袋中突然浮起這個恐怖的字眼。我的考古學知識告訴我，「劍虎龍」是所有地上的恐龍族中最殘暴的一種。

劍虎龍砰地擊中正在飛跑的雷龍，雷龍灰綠色的龐大身軀倒在地上。

劍虎龍立刻撲上去，巨大的牙齒直插雷龍的眼睛，粗壯的後腿猛烈地抓向雷龍的肚子，雷龍發出一聲撕心裂肺的哀嚎。

其他的雷龍卻爭先恐後的越過草叢，躍入湖裏，對牠們垂危的同類不屑一顧。

雷龍受創，牠的兇性也被激發起來了，牠站了起來，發出尖叫，拚命的欲從水邊跑去，劍虎龍卻抓住牠的肩背，巨牙插進牠的肌肉，再次把雷龍壓倒在地，撕裂出大片血淋淋的恐龍肉。

雷龍粗壯的尾巴發狂似的猛裂鞭打着劍虎龍。劍虎龍牢牢抓住雷龍的肩背，用牙和兩條强有力的後腿繼續撕扯。

雷龍的肚已被劍虎龍的利爪扒開了，血流如注。兩頭巨龍在地上翻來滾去，所到之處血流成河。

劍虎龍的咆吼聲，雷龍的哀叫聲，樹木倒塌隆隆聲，這片原始大地，彷彿一場末日世紀的大廝殺圖。

雷龍終於擺脫劍虎龍的糾纏，牠搖搖晃晃的再次站起來，整個身軀血肉模糊。牠繼續向前跑，劍虎龍又撲上來了，但這次卻被雷龍粗壯的尾巴猛裂一擊，轟隆一聲倒在地上！

劍虎龍楞了一下，隨即狂怒的大吼一聲，一躍而上，避開雷龍甩來的尾巴，騎在牠的背上，沉重的身軀迫使雷龍漸漸跪下。

雷龍抬起長長的脖子，痛苦恐懼的尖叫着。劍虎龍低下頭去，長牙巨爪一齊撕裂雷龍，雷龍發出垂死的嘶叫聲，倒在草叢中，但並沒有立刻死去，牠的尾巴仍在痛苦的扭動。

我們被這兩個龐然大物的廝殺嚇呆了，雪芝的手許久才鬆開緊抓着我胳膊的手，我的手臂留下了她的指甲印。

「弱肉强食！這是典型的弱肉强食！」我喃喃的歎道：「但如果稍弱的雷龍不是各自逃命，而是共同御敵，一頭劍虎龍也未必就可以戰勝一羣雷龍！在動物的演化進程中，團結的族類總是可以長存下去的！」我深有感觸的歎道。

雪芝她不大明白我的話，憑她這時的智力水平，要她完全明白其中的道理，那是不可想像的。

殘暴的劍虎龍把雷龍飽餐一頓後，忽然像嗅到什麼，竟向我們這面疾速的衝了過來！

我們立刻沿着巨樹前進，因爲這時假如掉落地面，那就當眞如進地獄了！

我們藉着樹藤晃蕩到另一棵樹，很快就把劍虎龍甩在後面了。

我們不停的走、跑、跳、蕩，不停的從這棵樹蕩到那棵樹。但是，高大的樹木逐漸換成較矮的樹木，並且越來越疏落，我的左方已可見到沼澤湖。前面一條注入大沼澤的小溪流攔住去路，我打量着溪流，考慮是否可下樹涉水過去。

「老莫，是否可以下去？」我問老莫。

老莫嗅了嗅空氣，道：「好像有什

麼怪味道……」

就在此時，一頭頭上長着三隻角的怪獸從蘆葦中爬了出來。怪獸七彩斑爛，巨大的長角爲象牙白色，身軀非常粗壯，與劍虎龍不遑多讓。

三角龍四處張望，最後牠盯着我們這面，張開大嘴尖聲威嚇的吼叫。

「牠的耳朵靈得很！」雪芝小聲的說：「莫非已聽到樹上有人麼？」

「不會！對於三角龍來說，我們人類不過是一點微生物而已，對牠根本沒有任何威脅性！而三角龍這時是向大龍示威的表示……」我悄聲道。

三角龍逕直的向我們所在的巨樹下面衝來，到近處時，牠停住了，側頭在尋找什麼。

突然聽到林裏的吼叫聲，原來是那頭兇惡的劍虎龍跟踪而來！若非三角龍的警覺，遭殃的只怕首先是我們了。

劍虎龍邊走邊叫，三角龍卻不動聲色，靜候着劍虎龍。

老莫小聲道：「龍！這是我們脫身的好機會，讓三角龍與劍虎龍鬥吧，這一場拚鬥一定驚天動地！」

「三角龍爲什麼要與劍虎龍鬥？」我不解道，因爲據我所知，這兩類恐龍都屬於肉食類，性子兇殘，非萬不得已，是不會互相拚鬥廝殺的。

老莫道：「我也不知道，快逃吧！你們跟着我來！」老莫道罷，攀住樹藤，慢慢降落地面。

當我下去時，見三角龍低下頭，像鬥牛似的後腳猛一撐地，向劍虎龍勇猛的衝去！劍虎龍靈活地閃開，張嘴示威的吼叫。

我無暇多看，逃命要緊，快速地朝沼澤上的蘆葦跑去。

靠近河邊時，我們在一個陸地發現十來個巨蛋，兩頭小老虎般大、尚未長角的幼三角龍正在笨拙地走路。當我們跑過時，牠們害怕的尖聲叫起來，我們後面的三角龍大聲呼應着。

我突然明白了，三角龍是爲了保護牠的兒女，才勇敢的向劍虎龍挑戰。就算在爬蟲類時代，母愛已經是最偉大的了。

我們快速的越過溪流，跑上草地，前面就有高大的樹木，跑進去就安全了。

但不幸那兩頭恐龍亦向這面衝來！

劍虎龍揮動長牙頑强的抵抗三角龍的進攻。三角龍卻似乎非要消滅劍虎龍不可，牠活像一輛坦克，直衝過去，「轟隆！」兩頭龐然大物碰撞在一起了，誰勝誰負立刻便分了出來。

三角龍的角插進劍虎龍的身軀。劍虎龍痛得咆吼如雷，向後一跳，恰好落在我們的中間。我們還未明白是怎麼回事，孔艾就被牠胡亂掃來的尾巴重重的一擊，跌落在草叢中了。

我和雪芝剛伏在地面，劍虎龍的爪就掠過我們上方！險極了！我也不禁被驚出一身冷汗了。

勇猛無比的三角龍挑衅的吼叫，劍虎龍這時一步一步後退了，牠肚子裏的血嘩嘩的湧了出來。

我緊握住雪芝的手，一動不動，連氣也不敢喘。

三角龍絕對不肯放過劍虎龍，牠開始上坡道，粗壯的腳踏平了我們附近的草木，强有力的尾巴掃打着。

爲避免孔艾再被擊中，我們唯有拚命的向右面坡地滾去。我的手摸到寒涼的水，我一面爬起來一面喘息着問道：「老莫他們跑去哪裏了？」

「我也不知道。」雪芝撥開眼睛上凌亂的頭髮，小聲答道：「前面有樹林，快！」

我和雪芝跑進樹林，這時距離兩頭劇鬥的恐龍較遠一點了。我決定留下來，因爲我不放心老莫和孔艾他們。

三角恐龍這時已接近劍虎龍了，劍虎龍這時似乎已失了鬥志，恐懼的轉身欲逃，就在此時，三角龍猛然向劍虎龍一撞，把劍虎龍撞得倒翻在地，腹部朝天。

三角龍見狀瘋狂般的衝上前，猛一沉頭，三隻巨角深深扎入劍虎龍的腹部，然後猛地向前衝去。

劍虎龍發出一陣撕肝裂膽般的慘叫，牠的口裏湧血，巨大的身軀突然向一邊傾斜塌下來，牠的腹部被徹底剖開，裏面的血、腸、肝及一切內臟全部傾湧出來，地面登時成了一條騰騰冒熱的血河！

直到此時，三角龍才得勝似的大吼一聲，然後迅速的返回牠的兒女身邊去了。

四周頓復平靜，死一般的寂靜。天地萬物大概亦被這一場慘烈的廝殺震呆了！

好一會，我才清醒過來，危險暫時遠去了。我歎了口氣，道：「劍虎龍把雷龍剖腹吃掉時，牠會否想到牠自己被剖腹時的痛苦？」

雪芝回過神來，好一會才道：「牠絕對不會想到，因爲牠假若想到，牠就失去肉食，牠也就不能生存了！」

我苦笑一下，不得不承認雪芝的話有其道理，「是的，這就是自然界的弱肉强食、適者生存！」

雪芝自然不會明白這麼高深的理論，但她明白我的心意，這就夠了，因此我也不再多說什麼。

「龍！怎的了……」這時，失魂落魄的孔艾和老莫跑了過來，一面大叫道。

孔艾方才是被擊昏了，直到老莫在他身邊跑過時，他才清醒過來。

「死裏逃生！慘酷血戰！」我笑笑道，我知道，經歷了這一場驚心動魄的大血戰，世間一切的艱難困苦都不怎麼重要了，而僥倖能夠生存的人，這世上也決沒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擋他們的向前邁進。

忽然，我的頭上掉下一片樹葉，我把它抓到手上，只見樹葉上有爪指劃的猛瑪文字：「我一直在尋找你們，知道你們安然無恙，我就放心了！雖然我不能幫你們什麼，但我願意與你們永遠在一起，因爲追求自由的人是無敵的！」

上面現出耶耶的身影，我知道這是牠眞實的表示，我向上作出了一個勝利的手勢，耶耶也向我拍着雙翼，表示慶賀。

然後我們一道向豹子部落前進，我終於可以確定，我們已脫險了，因爲在一座大山的背面，就是雪芝和老莫他們的部落，那裏有偉大的豹子族人。

在一路上，我已計劃好整個的行動計劃。我發誓決計要改造整個殘暴的猛瑪族，我已尋出了他們的弱點，只要用無線靜電來震蕩牠們冷酷的心靈，牠們就會變得平和了。

我有足夠的條件去完成這個重任，因爲我還帶着那一細電線，再加一些設備，無線靜電器就一定可以製造出來。我有耶耶的協助，進出猛瑪城絕對沒有問題。況且我有雪芝和老莫他們偉大的豹子族人的相助。

然後我還會說服耶耶留在豹子族，與豹子族人一道合作，爲生存、爲自由拚鬥！

至於我自己，我這時甚至已忘了我原來不是這地下世界的人，因爲我的心靈已和雪芝她融在一起了。

不是麼？雖然這是地下世界，但有陽光的地方，黑暗還會長久麼？有空氣的地方，人類是不會窒息的，因爲任何人任何勢力也不能截斷空氣，而有空氣的地方，就必然能夠自由呼吸。

這是我在地下世界的堅定的信念，憑着這個堅定的信念，我確信：黑暗不會長久，光明就在前頭！

（全文完）

上文提要：艾芙暗中從山東侉子手中救了丹鳳五傑，奔到一個市鎮，喬裝扮成個小小子，怕賊和尚、爺爺追來，向北行到太白山，闖入逍遙公子的地盤，聽說那魔窟陰盛陽衰，男的守山服賤役，女的是殺人不眨眼的雌老虎，見眾人圍攏起來都談虎色變，突然幾隊女嬪忙亂起來，眾人驚避，艾芙見到一個宮裝絕色少女比眾人更害怕的走近她身邊……



新派武俠連載故事／伴霞樓主·文／可飛·圖

一代天嬌

破解九宮陣　燒燬逍遙宮

「是麼？」艾芙才想起，她現下是小小子，不是女紅妝，道：「讓我猜猜看，你是才被逍遙宮中人擄劫上山來的，是嗎？」

否則，她怎會如此驚惶，顯然比她更驚恐，尤其是那雙眼睛，令她想起曾在山中見過的驚惶的小鹿兒。忙又說道：「你不要怕。」

那姑娘的眉兒牽動了一下，像是想揚眉，却揚不起來，道：「我才不怕哩，却是你，怎會跑進來，若被人發現，你這小命兒可沒了。你！你躺在這裡，別是中了天仙子的毒吧？」

「天仙子的毒？甚麼天仙子？快告訴我。」

艾芙登時興奮起來，那麼，不是被人暗算，也許這姑娘能幫助她。

那姑娘道：「天仙子，你頭邊那黃褐色，和那微紫的花，不就是天仙子，學名叫莨菪，是一種草藥，却有毒，花香濃烈，你不覺得有些辛辣味麼，雖然有毒，却可製止痙止痛的葯劑，太白山上最多生長，而且是互生的，採葯的人老遠跑來要採的葯，這也就是其中之一。」

「啊！」艾芙說：「我可就不明白了，既然有毒，爲何却在路邊種了這麼多？你們又爲何不怕，又爲何不中毒？」

那姑娘怯怯地望一陣，像是看清沒被人發現，心也定了些，抿抿山風吹亂了的髮兒，道：「種在牌樓下，這是入山必經之地，就是擒拿像你這種冒失鬼，膽敢闖入禁地的人，即使你能躲過，十多里的山徑，風送天仙子的花香，走不出三兩里地，也必然癱軟倒地，這天仙子就成了天然的守衛，何況是你這小小子，便是內功再深厚的人，至多走出五七里地，也癱軟倒地了。」

「你們又爲何不中毒呢？你還未回答我。」

這才是艾芙急於要知道的。

她做甚麼？目光望着山口一面，嘆了口氣，幽幽地，像好生失望。

山口，是她進來的路，亦是適才那婕衛率領女嬪奔去的地方，艾芙只道遇到了救星，心中才昇起的希望，登時又往下沉，涼透了，難道她是盼望幾隊女嬪回來捉拿她，她失望，是因不見她回轉？

她沒回答，壓根兒就像沒聽到艾芙說甚麼。

忽然，那姑娘垂下眼來，茫然而又慘澹的目光，落在艾芙面上了。

說了，像是自言自語，而且再又幽幽地嘆了口氣，才說道：「我日盼夜盼，日日望着這山口，他回來，知道我被擄劫，我知道他會的，捨死忘生會來救我。今天我在高處遠遠地見你溜進來，躲入這花叢，我以爲是他，他有情有義，一定是他。我啊！又喜歡，又傷心，又害怕……」

她說些甚麼？難道不是盼望女嬪回來捉拿？她那慘澹的目光怎又閃亮起來？

啊！原來是淚，淚珠在轉動。

那姑娘又幽幽地、長長地嘆了口氣，才又繼續說道：「他怎能救得我出去呢？明知來是送死，在天不能爲比翼鳥，在地也願爲連理枝，還道他是來和我死在一起，做一對共死的同命鴛鴦，所以……我在高處遠遠一見你，又喜、又悲、又怕，奔跑前來。」

「那料不是他，是我，故爾嚇了你一跳。」艾芙說，下沉的心中，希望又昇起，她說的，當然是她有情又有義的情郎，忽然想起柏道上遇到的少年，她一直跟踪到山外。

「一定是了，」艾芙說：「你那有情又有義的情郎，可是瘦削身材，年紀弱冠，清秀容貌，帶着一把古色斑斕的長劍……」

「劍柄上繫着黃色絲總。」

「正是。」艾芙的眼睛也亮了。那麼，她不是盼人回來捉拿。

「他！在那裡，我知他一定會來的，我被擄，他豈能獨生，他在那裡？」

這姑娘的淚眼閃動着亮光，興奮得臉兒紅紅，眞是又驚又喜、又悲傷。

「別望啦。」艾芙說：「他在外等候，我先溜進來探道，姑娘，快替我解了毒，我就能帶你去和他相會。」

「你眞能夠？不。」她搖頭，說：「你不能的，他們的本事大得很。」

「我更大。」艾芙急道：「還有，逍遙公子不在山中，我能溜得進來，我就有本事救你出去，只要解了我的毒，你既知我中的是天仙子的毒，一定也會解，你看見那嶺上的濃烟沒有，那就是我放火燒了山下的關卡，山下的人都被我制服了。」

那姑娘道：「解葯就在你身邊，你把天仙子那橢圓形葉片，含一片在口中，不用一個時辰，毒就解了，還有，你得遠離開天仙子，遠離花香，不然中毒更深了。」

「但我……不能動彈，姑娘，你得幫我。」

那姑娘遲疑了一下，只見她咬了咬牙兒，摘了片葉兒，放入艾芙口中，好不容易，才把艾芙拖出花叢，拖到一堆山石後，已是氣喘吁吁，癱軟在艾芙身邊。

就在那瞬間，山口那邊傳來了嘈雜的人聲，像是有人在發號施令，跟着傳來奔跑的足音，顯然是先前出山的婕衛和女嬪回來了。

更來得近了，只聽有人嬌聲發令：「知會東方倉龍七宿，西方白虎七宿，直外敵侵入，加緊守衛搜查，玄武聽令：斗、牛二隊在左，女、虛二隊在右，務要搜出人來，危隊居中，搜查中央九宮，若有發現，即刻來中宮稟報。」

艾芙心下大急，毒未能即刻解除，罷了，這番必然被獲遭擒。

不料那位姑娘一言不發，敢情石堆中有個洞穴，姑娘把艾芙拖入洞中，那洞僅可容二人藏身，那石堆間亦種植了花草，那位姑娘把壓倒的花草扶直了，不留痕迹，才又縮入艾芙身邊，緊偎着她，道：「原來你是個姑娘，你好大膽。」

經過這一陣扶、拖、摟抱，那會不發現艾芙是姑娘，不是小子，是以再不顧忌。

艾芙低聲急道：「噤聲！」

足音已在頭上了，並未停留，跟着或遠或近，甚至可聽出分枝拂葉的聲响，艾芙鬆了口氣，因爲並無人停下來多看一回。

足音又去遠了，艾芙道：「你的膽兒也不小啊，你竟在森嚴魔窟中，挖出這地道來。」

那地洞是在大石之下，泥土尚新，分明是剛挖成不久，脚下的泥土也鬆軟。

那姑娘經過一陣勞累，幾乎癱軟在艾芙肩上了。呼吸仍重濁，胸脯兒兀自起伏不止。好半晌，氣喘得好了些，才斷斷續續說道：「我被擄劫上山來，天可見憐，逍遙公子正忙着迎鳳凰，我更下定決心，拚着一死，也不容那淫魔糟蹋，被擄到山中，已三日不飲不食了，更裝成十分病重，是以才能保全清白，不久那淫魔出山去了，說是迎鳳凰，我知道不過是擄劫那個名叫火鳳凰的姑娘……」

艾芙哼了一聲，道：「說下去。」

「那淫魔一出山，逍遙宮內外，戒備自也鬆懈下來，我才開始進食，我是那麼虛弱，是以也無人看守防備我，於是，我就溜出宮來，整整費了五日工夫，才在這石堆下挖出這個洞穴來。」

艾芙道：「我明白，一者給你自己有個藏身之處，二者你那有情有義的情郎尋來，危急時，就有了能容得下你二人的藏身之地。不料你這洞挖成，倒給我藏身了。」

那姑娘慘然道：「不是藏身，是埋骨之地。這逍遙宮在峯嶺環抱中，他若能僥倖闖得進來，我相信他能夠的，我相信，是因爲防守山口的人，不信有人敢來送死，日久就鬆懈了。反而是防宮中人偷逃出山，防守更加嚴密，是以，即使闖得進來，也是逃不出去的。」

「故爾你就在這裡挖出個地洞等他。」

「因爲，」那姑娘咬了咬牙兒，道：「雖然我相信他一定會尋來，也一定能闖進來，但闖不過九宮花陣，何況十里花徑，毒花襲人，任你是大羅金仙，也休想闖得進逍遙宮……」

艾芙心中一懍，心想：「不怪啞婆婆也視逍遙宮爲畏途，天下武林中人，正義之士，也不敢來掃蕩，不敢與逍遙公子爲敵，名門大派，也忍辱退縮了。」

「你明白了麼？而且毒花遍山遍野，逍遙宮中人長年服用了解毒的葯物，便能免毒，即使是宮中服役的男人，有如山口外的關卡，亦不敢進入山口的，何況還有九宮花陣，你可知道你這小命兒幾乎不保麼？反而是天仙子救了你，你若不是中了毒，一旦深入陣中，九九迷宮顛倒五行，休想再能出陣，若不是被獲遭擒，日久也會化為一堆白骨了。」

艾芙心中哼了一聲，又是九宮！原來那牌樓下的花圃，是九宮迷陣，她記起來了，她尚未深入陣中，就遇到那四個紅衣女子甚麼姽嫿的，她不得不鑽入花叢中，以致中了天仙子的劇毒，這姑娘那會曉得，甚麼九九迷宮，顛倒五行，再不能困得住她了。

但心下不禁悚然，才知道逍遙公子豈僅武功高絕詭異，更深諳道家之術。

忽然心中一動，崆峒演教，軒轅執弟子之儀，混沌道學，幾乎四千年前已在陝中發揚光大，莫非這逍遙公子一脈相承，與有淵源？

她疑惑，驚懼，那姑娘全然不覺，繼續說道：「現下你明白了麼，為何我在這九宮陣外，入山必經的道路，掘下這洞穴來，能截住他，這就成了我們的同命鴛鴦塚，死也同穴，他若不來，或是闖不進來，那也可葬我清白身。」

艾芙不禁仔細打量起她來，平常人家的姑娘，那有她這般見識，但艾芙更急於要了解逍遙宮的情形虛實，道：「婕衛、女嬪，還有，先前我見到四個紅衣女子，說是甚麼姽嫿，這端的是甚麼稱呼？」

那姑娘道：「這稱呼，原都是帝王宮中姬妾的女官名，逍遙名宮、逍遙公子這淫魔自擬南面稱尊的帝王，亦是溫柔之鄉，是以宮中人，皆以帝王宮中的姬妾女官分出等級來，后而下是妃，妃下是婕妤，婕妤下是嬪，逍遙宮的四個美人，皆以后名，十二艷妃之外，三十六個武功最高強的，封為婕衛，統率女嬪，那是武功較平常，姿色也較平庸的，共有三百六十之數，分為三十六隊，守宮八隊分三垣，守山防衛二十八隊，以二十八宿命名……」

艾芙道：「我明白了，東方倉龍七宿，西方白虎七宿，南方米雀七宿，北方玄武七宿。」

「正是，」那姑娘也抬起頭來打量她，道：「當眞，你能溜得進來，必有來歷。」

艾芙覺得眞氣又再能圓團光灼，雖然徐緩，却已能納入丹田了，但急於要知道更多，忍不住又開口道：「但那姽嫿又是甚麼名位？」

姑娘道：「是婕衛之下，女嬪之上，司宮中使喚，掌管庶務，打理宮內宮外的奇花異草。」

艾芙也早猜出了一些，道：「不用說，也都是那淫魔會經寵倖過，或因人老珠黃，總之是失寵了被貶的姬妾。」

那姑娘點頭道：「我被擄上山，不到半月，為何對宮中事了解這麼多，就因為這般姽嫿都是曾被寵倖過的，因此也醋氣、怒氣冲天，你不用去打聽，她們也一五一十，對你訴說了。姽嫿是文靜之意，以別於粗重工夫的賤役……」

只見她突然切齒咬牙起來，恨聲說道：「其實，服賤役的，也最不賤，只因容貌平庸，逍遙公子這淫魔姬妾衆多，她們反而保全了清白，女嬪其實就是女兵，反而沒有一個不被那淫魔糟蹋過。」

驀然間，一股凝聚而圓灼的眞氣，從艾芙的丹田昇起，透達四肢，且亦能勁貫四肢了。這才長長地舒了一口氣。

當眞憤怒塡膺，艾芙也切齒道：「你放心，不把罪惡滔天的逍遙公子萬剮，不殺千刀，不把逍遙宮犁庭掃穴，我也不配稱火鳳凰了！」

那姑娘啊呀一聲，驚道：「你你……你就是火鳳凰！你！」

「火！不錯，我這就去逍遙宮，先給他放起一把火來，算這萬惡淫魔命大，今日我先搗他巢穴，再去找那淫魔算帳。人人怕他，我火鳳凰可不把他放在眼裡。」

那姑娘嚇得面白如紙，一把揪住艾芙，道：「你好大膽，那逍遙公子雖不在宮中，但還有兩美人、六艷姬留守宮中，那三十六婕衛，無一不是武功出類拔萃，傳說你跺跺脚，西蜀亂顫，你能令天下英雄盡低頭，可也不能力敵逍遙宮的妃婕。」

艾芙道：「我已知你必是出身武林世家，不問，問你，你大概也不願說。」

「我……我怎能玷汚門戶，雖然我留得清白身，但既被擄劫入宮來，誰會相信我還清白。」

「我信。」艾芙說：「我已說過了，不問你，你放心，我既敢前來，嘿嘿，你也聽說我獨闖過千軍萬馬的特穆爾大營麼？何況這逍遙宮。」

「我聽說過，當眞了不得。」那姑娘點頭道：「否則天下英雄就不會盡低頭了，如何不信，但這是逍遙宮……」

言尚未了，驀聽外面發起喊來，雖遠，但衆多人同時喊叫，遠遠地也能聽到。

艾芙那還等待，急道：「你留在這裡別出去。」

那姑娘一把沒揪住她，饒是個洞穴僅能容得二人存身，挨得那麼近，她竟會揪不住艾芙。

艾芙回頭道：「你信了麼，可放心啦。」

趁那姑娘發楞，艾芙鑽出洞外，只見山上一股濃烟昇起，正是逍遙宮所在之處，發喊的是玄武七宿的女嬪

，不下五六十人，作半月形，衣分五色，當眞各皆丁香結子芙蓉絲，不繫明珠繫寶刀，除了腰懸綵飾彎刀之外，各隊女嬪手中兵器皆不相同，前隊懷抱紅纓長槍，後隊繡鸞雙刀，左隊吳鉤，右隊月牙短戟，中間一隊劍隱肘後，劍作蛇形。

五個婕衛率領五隊女嬪，列陣牌樓之下，九宮迷陣之前，山風遒勁，只見五色綵衣，衣袂飄飄。艾芙登時一怔！

不禁心下駭然，適才那姑娘說過：九九九宮迷陣中，更暗藏顛倒五行，原來這五隊女嬪衣分五色，是按五行，一旦遇敵，立即進入陣中，九宮迷陣立生變化，原來是列陣以待。

艾芙現下可難不倒她了，一見便已明白，不由心驚，這五隊女嬪列陣在九宮外，入則變化窮奇，生尅顛倒，令九宮陣威力倍增，即使在任何地方，一旦被困住，只怕奇門遁甲，換位移形，亦無所施其技。

心下一驚，步下也停住了，只聽身後那姑娘一聲歡呼，道：「我明白了！」

那姑娘竟追了出來，幸是那五隊女嬪一見逍遙宮火起，雖然列陣不亂，却齊聲驚呼，而且都仰頭上望，才未發現兩人。

艾芙道：「你明白什麼？」

「都說你仙姬下凡，原來果眞。」

那姑娘喜孜孜說道：「現在我信了！我信了！原來你會仙術，遠遠地心念一動，逍遙宮便眞火起了。」

不怪她不怕，敢跑出來喜極呼叫了，原來以為逍遙宮的騰空烈焰，那把火是她放的。

可不是也眞巧麼，她剛才說去逍遙宮放一把火，魔宮立即烈焰騰空，何況山口的關卡火焚，她已承認是她放的，加上先已聽過有關她的太多傳聞，那自然是誇大了，神乎其說的傳聞，竟眞把她當仙子了。

這可不是好笑的時候，她不願分辯，也不想分辯，那姑娘可興奮得臉兒也紅了，發亮了的眼睛，飛揚的神采，也立即顯現出她的秀美來，艾芙心想：果然是個美人坯子，不怪逍遙公子要把她擄劫上山來了。

有仙子在身邊，與仙子同在，那姑娘再不膽怯了，喜極，更上前道：「火鳳凰，不怪你遊戲人間，改名火鳳凰了。火！一把仙火，洗盡魔宮罪孽，人間的羞辱。」

艾芙可無暇去和她耍笑，心念在飛轉，這火必是有如她一樣的江湖俠義，潛入這魔宮淫窟來犁庭掃穴。

這是甚麼人？爺爺說胡姬的武功不在三聖之下，她的一身武功，幾乎有一半倒是胡姬傳授的，如何不知道，如何不信，而胡姬竟也對逍遙公子這淫魔懼怕三分，武林三聖何等望重德高，受到武林中人的崇敬，竟也任由這淫魔在身邊為非作歹，必也有所忌憚，那麼，這人是誰？她眞想去瞧瞧。

但她已不是初生之犢了，上山必先通過這九宮迷陣，當然困不住她，却是這五隊女嬪列陣在牌樓之前，令她大感躊躇，五行生尅，變化詭絕，不觸動陣勢，她能通行無阻，但光天化日之下，要想通過五隊錯雜重疊的女嬪，任她的奇門換位如何絕妙，想不觸動陣勢，幾乎不可能。

她一時打不定主意，不是怕，而是一旦被困，她能脫身，也耗時費事。

那姑娘又道：「神仙鳳凰，我有一事求你。」

「帶你出去？我已答應了。」艾芙瞬也不瞬，目注那圍成圓形的女嬪，知道那是中樞所在，那劍隱肘後的婕衛，由她發號施令，是以觀看她的一舉一動。

「還有，」艾芙說：「我不是甚麼神仙，世間那來神仙，不許你亂叫。」

「不是，我知道你會帶我出去。」

那姑娘嘆了口氣，道：「是求你別傷害這些可憐的姐妹，她們都是被擄劫上山來的好人家女兒，不是自甘墮落，若你能毀了這牌樓，破了九宮迷陣，她們就可逃出山去，和她們的父母家人團聚了。」

敢情這九宮迷陣不僅能阻困外敵，也防止宮中的姬妾妃嬪逃走。倒一言提醒了艾芙，牌樓上的有鳳來儀四個大字，就是指她，這是對她多大的輕視，又是多大的羞辱。

火，她登時有了主意，當眞，她該先毀了這牌樓，要上山，也得先破了這九宮迷陣不可。

忙道：「好，你退後。」

啞婆婆的霹靂彈，尚珍藏着兩顆在懷中，啞婆婆說這霹靂彈煉來不易，非到性命相關，不可輕用，但牌樓可不是房屋，火也不能摧毀石柱。

正想取出一顆來，逍遙公子這淫魔果然了得，竟訓練得那列陣的五隊女嬪臨危不亂，逍遙宮烈焰衝天，眼看已毀於烈火了，陣脚仍然不亂。

不錯，擒賊先擒王，制服了那發號施令的婕衛，其陣必亂，那亂石堆相距牌樓，約有十來丈，憑她的功力、腕力，是不能擲出這麼遠的，除非進入那五行陣中。

那姑娘非但不退後，反而上前了一步，有神仙鳳凰在身邊，她那還懼怕，道：「我不怕，我要看你施仙法，毀這牌樓，破九宮迷陣。」

當眞，這姑娘別看她弱不禁風，那是她拒絕飲食之故，若無膽量、見識，豈會被擄上山短短時日，就能對逍遙宮知道得這麼多，而且能避開九宮迷陣，在這裡挖出個藏身的洞穴來，看來眞沒猜錯，必也會武功。

艾芙噗嗤一聲，她本性活潑好玩，道：「好！看我施仙法兒，發一個掌心雷，毀了這邪門的牌樓。」

她手指着牌樓，心下却在計算擒賊擒王，那料她尙未取出懷中的霹靂彈，甚至並未裝模作樣，不過陡手一指！

不料一指之下，驀然晴空一個霹靂，簡直地動山搖，轟然一陣巨响中，沙飛石走，硝煙騰空，尖叫聲、慘呼聲，不絕於耳！

啊呀！艾芙倒嚇了一大跳！驚得張口結舌，目瞪口呆！是眞嚇得跳起來，而且倒跳出去！

啊呀呀！正撞着那歡呼的姑娘身上，由於是倒跳暴退，退勢極猛，直把那姑娘撞倒在地，倒得個仰面八叉，竟然兀自又驚又喜。

那姑娘就地一滾，果然是練過功夫的，只見她跳了起來，不知那來這股勁道，一躍而起。

她做甚麼？跳下石堆就跑。

原來是跑去道傍，叫道：「你們聽着了，休得驚惶，神仙鳳凰在此，來打救你們。」

艾芙驚魂稍定，也才看見了，那五隊女嬪不但陣脚已亂，而且反身向山口奔逃，落後些的女嬪，更有不少血流披面。

硝烟在騰空、在飛散，飛散的硝烟中，已不見了那牌樓！

艾芙舉起的手，兀自放不下來，嚇得呆了的反而是她，簡直傻了！

但也明白，在那轟然巨响中，牌樓倒塌下來，石柱碎裂成了飛石，打得那近着牌樓的女嬪頭破血流。

只聽那姑娘叫道：「不用驚惶，神仙鳳凰救苦救難，念在你們都是好人家的女兒，被逍遙公子那淫魔擄劫來的，不是甘心情願附魔，是以特來打救你們。」

她說些甚麼？那一聲轟响仍在耳中廻旋不絕，是以有如無聞，入耳的話聲也是斷斷續續，最後兩句倒聽清楚了。

敢情那姑娘已攔在道上了，也許她的喜容氣定，令那奔逃去的女嬪，驚魂也定了下來，前面的女嬪步下一停，後面湧上的也跟着停下步來。

只聽那姑娘道：「神仙鳳凰心意一動，魔宮就火起了，她揚手一個掌心雷，你們都眼見了，那巨大石柱的牌樓，登時倒塌下來，故爾你們放心，逍遙公子這淫魔今日算他命不該絕，不過多讓他活兩日，你們放心回去。」

「我眞是神仙鳳凰？」艾芙楞楞地，瞪大了眼兒，望着兀自未放下的手。「我的手一指，玩話兒竟成了眞，眞發出了掌心雷？」

連她自己也迷惑了，可不是心念一動，只說得一句放把火燒了逍遙宮，那魔宮不就登時火起了，若還不信，適才分明一指之下，就發出個晴天霹靂，那麼堅固的石砌牌樓，登時倒塌下來。

啊呀！她迷惑，翻腕想瞧清楚些，不自覺手指朝向了自己，若是也發個掌心雷，豈不把自己的頭也轟掉了！嚇了一跳，慌忙把幾乎僵直了的指頭兒屈起來，緊緊握在掌心中。

只聽那喜孜孜的姑娘繼續說道：「我還告訴你們，神仙鳳凰，也就是令天下英雄盡低頭的火鳳凰，她跺跺脚，西蜀也亂顫，她一舉手，如何不能夷平逍遙宮。」

啊呀驚呼之聲不絕於耳，一個驚疑的婕衞說道：「你說的可眞？」

那姑娘不悅道：「早有傳聞，而今你們都已眼見，眼見了難道還不眞。」

「那你又爲何阻止我們出山？」

姑娘哼了一聲，揚聲道：「你們都聽着了，回轉家園，要不要盤纏，你們身上帶着沒有？再說，你們知道了，山中還有數百同樣被擄上山，忍辱多年，受苦受難的姊妹，還不知道現有神仙鳳凰在此，我攔阻你們，告訴你們，就是要你們放心，不用急着出去，回去通告山中姊妹，收拾行囊，我知道逍遙宮中財寶堆積如山，你們取來分了，然後各自回轉家園。」

了不得，艾芙聽得不禁心下大讚，這姑娘不僅有嘴巴、有見識，而且心思更細密，她艾芙可是絕想不及此的。

被這姑娘一言提醒，當眞眼見爲實，既然信了，便不再驚惶，適才爭先恐後往外逃跑，現在亦恐後爭先，向山裡奔去，一轟而散。

是啊！眼見爲實，心念方動，逍遙宮火起，那還可說是巧合，她不也想到有個和她一般心思的人溜進山來，單獨一人，如何能犁庭掃穴，自然就會想到他，但適才呢？最不解的，是她用手一指，那九宮主陣的有鳳來儀牌樓，登時地裂山崩，轟然倒塌，難道亦是巧合不成？

但她站在石堆之上，那牌樓四處的花圃，盡在眼前，她清楚看到，除了那婕衞女嬪之外，何曾見有一個人影？

艾芙兀自如痴如呆，驚奇駭怪，緊握着拳頭，那姑娘回到她身側，竟也不覺。

那姑娘心花怒放，神采飛揚，道：「神仙鳳凰，功德無量。」

好！跺跺脚西蜀亂顫的火鳳凰，而今更成了神仙鳳凰，不用說，今而後更名揚天下、名震天下，不僅是天下英雄盡低頭，簡直要聞名喪膽了。

她不敢承認，可也無法否認，苦笑道：「你那有情又有義的情郎已在山外，倒要恭喜你們這雙神仙眷屬，咦！你！你做甚麼？快起來。」

「求神仙鳳凰無量功德，證我清白。」

艾芙明白她跪在她面前之故，一把拖她起來，那姑娘懇求道：「也唯有神仙鳳凰才能確證逍遙公子不在山中，唯有神仙鳳凰一言，玉牙金口，才能釋人之疑，再無人懷疑我的清白。」

艾芙心想，罷了，她從師南郭先

生，讀的是聖賢書，連神鬼之說亦是不信，倒眞信自己成了神，可當眞好笑了。但若是另有其人，也一般心思，適時在逍遙宮放起一把火來，就有那麼巧得令人難以置信，也有那麼神奇的本事，炸毀牌樓，人家若不願現身，她在明，人在暗，更休想能即刻查得出來。

艾芙道：「好，我原已答應過你，送你出山，走。」

一不作、二不休，伸手往那姑娘的肋下一穿，環抱着她的腰肢，喝得一聲起，步下一爻，那姑娘頓覺駕霧騰雲一般。

迎面的勁風令那姑娘窒息，雖在光天化日之下，別人看來，似一縷輕烟，她却覺得在馭風而行，更千信萬信，火鳳凰眞是神仙鳳凰。

艾芙咬着牙兒想，既然神仙鳳凰從此天下聞名，已是百口難辯了，那就當眞吧，却也好玩得緊。何況三日助了丹鳳五傑一臂之力，不用說，那五傑回轉陝東、河洛一帶必也揚了名。

何況，這姑娘，見到的不是她的眞面目，那丹鳳五傑即使猜出了些，也不過是一個小小的野小子。

那奇門功夫施展開來，當眞宛若馭風而行，只見道傍的樹木迎面壓來，山口崖石迎面撞擊，直嚇得那姑娘魄散魂飛，慌忙閉上眼睛。

被焚的關卡仍在冒煙，被她閉了穴道的漢子已不見，顯然已被那奔來查看的婕衞女嬪搬走了，再有兩個時辰，穴道自解，就算是懲罰。

驀然間，那姑娘大叫一聲啊呀！感到被人背上拍了一掌，是輕拍猛送，送入一人懷裡，那人怎能站立得穩，登時仰面一倒。

那人驀覺眼前一黑，剛看清是人，已投入他懷中，不由他不本能伸手一抱，來如疾風，想想那衝力有多大，如何還站立得穩，登時雙雙倒地。

那姑娘雖然駭極，可一點兒也不痛，忙睜開眼睛，敢情是面對面，嘴對嘴，壓在那仰面倒地的那人身上，登時又羞又急，滿面通紅。

「啊呀！是你！」

那姑娘也看清了，那麼熟悉，那麼甜的面孔，怎會不立即認出來。

喜極大哭，忘了起身，哭喊道：「是我呀！」

正是她有情有義的情郎，艾芙暗中跟隨了他兩日，那會算不出他來到山下的時刻，那少年亦喜極哭喊起來。

艾芙却早已遠遠地躲入道傍樹後，她功力不深，但數丈遠，却還能傳音，說道：「不害臊，摟摟抱抱在道上打滾，不怕羞死人，那少年聽眞了，念在你情堅金石，還你個清清白白的情妹子，我乃神仙鳳凰，遊戲人間去也。」

拍拍手，得意又喜悅，當眞好笑又好玩，一晃肩，去如一縷輕煙。

早又回到那山下的小鎭，只見一羣人在仰面喧嚷，逍遙宮雖不能遠望，却能見到濃煙衝天，也不理會鎭上人議論紛紛，不行，她得趕快走。那姑娘見過她的裝束，傳揚開去，神仙鳳凰是這般如此打扮，可就休想一路清靜。

傍晚到了個大鎭市，渭水平原，原是富庶之區，歷史古道，自多衣冠。距離太白山已近百里了，街上仍不見一個韃子，兩次進剿，蒙古兵騎屍橫遍野，鎩羽而逃，可知是一朝經蛇咬，十載怕井繩，嚇破膽了，却也不見街頭有小媳婦、大姑娘，不用說，再遠些，只怕數百里外，不僅聞魔色變，而且人人心中生魔，是小媳婦大姑娘亦嚇破膽了。

艾芙去估衣舖，她已打定了主意，農家的野小子，骯髒的小要飯的，而今是讀書小兒郎，全都有人見過，第一宗，得先改變形象，不行，她可不能回復女兒身，否則，她這個火鳳凰、神仙鳳凰、下月殿的嫦娥，怕不就成了天仙鳳凰。啊唷，幾乎忘了，她也曾扮過小家碧玉。

於是，走出估衣舖來的艾芙，變成了俏郎君，翩翩的佳公子，只可惜變不了嬌小身型，那可沒法兒。

總之，人家認不出，也猜不出是她，那就行了。

當眞是人要衣粧，世人先敬的是羅衣，走進酒樓，夥計的爭相笑臉相迎，早已掌了燈，酒樓燈火更輝煌，人客竟還不少。

傳聞傳說雖如風，可也不能快過她馭風而行，是以聽不到有人談論逍遙宮犁庭掃穴，倒也得耳根子清靜。

她越想越得意，心中也越樂，想想看，消息傳到了蜀中，必然又會轟動芙蓉城，而今天下英雄聚會蓉城，不用說，逍遙宮犁庭掃穴，這筆帳又算在她頭上，一聽神仙鳳凰，就知是火鳳凰。但任醉菩薩這賊和尙會飛，聽得傳聞追趕前來，至少也得五七日，不怕和尙就會一晃腦袋，出現在面前，對她咧嘴齜牙兒。

爲甚麼首先就想到賊和尙？自從她下秦嶺，入江湖以來，這殺千刀的和尙總是像陰魂不散，隨時隨刻，你要找，休想找到他，不找，賊和尙却一晃腦袋，對你一齜牙，突然冒出來，小兒時的記憶，加上近月來被戲耍、被作弄，吃過和尙太多苦頭，恨是恨在心頭，可也樂在心頭。當眞，她可明白了，和尙的口頭禪，佛在心中坐，酒肉穿腸過，和尙心中生佛，她心中却生和尙，和尙在她心中坐，總是忘不了，無時無刻，擺不脫和尙的陰影，何況現今恨上加恨，該說是而今眞恨了和尙。

却是想到和尙，不禁又想起了和尙的一句話來，那日在襄陽道上，被妙玄道姑救上仙峯，醒來聽得和尙說

，她得到了仙姑的恩典，她一直不解，而今才明白了，果然內功眞力已在無形中大增，否則巴鼻老道傳她的遁甲奇門，怎會乍練初學，就能發揮威力來，甚至和尙的移形換位，施展起來，竟已達到了幻影的境界，短短時日，比起初下秦嶺時，不論武功眞力，何只倍增。

那一晚，往事可就不斷湧上心頭，想到妙玄道姑，可就想到在仙峯上療傷的小妹子江虹，賊霍爾、和何爲那曾令她心裡搖蕩，甚至曾夢縈魂牽的笑臉，以及那雙明亮的眼睛，已在她心中淡出了，宋匡悒鬱的面容，却在她心中鮮明起來。

躺在客棧床上的艾芙，霍地坐起身來，黑暗中，她的眼睛登時亮了。

她這火鳳凰的名兒，初時是怎生名揚西蜀的？是殺官、劫庫，任防衛如何森嚴，官兒仍然被殺，鐵壁銅牆中的庫銀，仍然散發到貧苦黎民手中，殺官人人稱快，賑黎民萬家得助，名兒如何不瞬即傳遍蜀中，雖說名揚天下，那可是憑她的眞功夫，眞本事，實至名歸，初時不是人家假冒她的名兒，這人便是初時當他是怯小子，愁容不展的宋匡，她終於找出來了。

但今日呢？逍遙宮掃穴犁庭，分明不是她，她只不過火焚山下的關卡，雖然無人再假冒她的名兒，但逍遙宮的姬妾妃嬪，分散去四方，可全認定是她神仙鳳凰夷平魔宮，她並不覺得心中有愧，她本就是去掃穴犁庭，夷平魔宮，她當然能夠，但偏有這麼妙，就有人先行一步，出手也巧巧地搶先了一步，那姑娘無心，她也無暇分辯，但必然認定是她做的了。

殺官劫庫是人家存心假冒她的名兒，這番却是無心掠人之美了。

無心掠人之美嗎？且慢，是否暗中有人跟隨着她，像她暗中跟隨那少年一樣，進入山中，搶先一步，火焚魔宮，轟毀牌樓，就像她沿岷江此上，每到一處，官就被殺，庫也被劫一樣，是算準時刻的。

若是，那又會是誰？火焚魔宮不難，甚麼人有這麼大的本事，轟毀牌樓？

她正想到宋匡，忽然心中一動，莫非宋匡已傷癒下山，適時追踪前來，就像她沿岷江北上一樣，又故伎重施？

宋匡神出鬼沒，巴鼻雜毛武功高不可測，神奇詭絕，現下她可相信了，既然得到了這雜毛的眞傳，這宋匡必也身懷絕學，當然能夠。

她眼睛亮了，想到宋匡，想到對她的痴心，那感人的眞誠，幾乎爲了救她，幾乎喪命，那心兒如何不劇跳起來？眼兒又如何不亮了起來？

會是宋匡嗎？不管是否是他，她一定要找出這人來。

賊霍爾化身的何爲，會令情竇初開的她心旌搖盪，但宋匡眞誠，雖令她心中銘感，却少了情意。

她心兒跳，眼兒亮，是因爲心中亮了起來，以爲一定是宋匡，再不是別人，別人，誰有這樣的能耐。

若是宋匡，那麼，小妹子江虹也來了，必也不遠了，江虹的俏影立即出現在她眼前，好像又在說：咱們雙鞭走江湖，打盡天下不平事。

心中樂了，恨不得早早天明，宋匡若存心躲藏，要想發現他，可眞不易，但若江虹也來，可不愁她不歡喜得摸上前來。

那知天明不久，她就守候，等候到過午，也不見人，那鎭上却轟動起來，平日不見小媳婦大姑娘的街頭，突然湧現了一羣貌美如花的娘們，老的徐娘，少的姑娘，羣羣、對對，相偕結伴，匆匆忙忙，都携帶包袱，倒有多半帶着兵刃，走得匆忙，並未停留。

艾芙明白，火焚逍遙宮亦已在鎭上傳開了，人人在交頭接耳，顯然也都明白，這些都是逍遙宮的姬妾嬪妃，是駭然，正在額手稱慶。

但怎生有人在搖頭，在皺眉？身邊就有一堆人圍聚，艾芙走近一聽，只聽一人皺眉道：「你們且慢高興，是福是禍，不久你們就知道了。」

一人道：「十多年了，誰不吊膽提心，哼，大概你家沒小媳婦、大閨女。」

傍邊一人道：「這麼多年來，有閨女的人家，誰不提心吊膽，豈僅三步不出閨房，連一步也不敢出，長大了也不見天日，任誰也不敢公然迎娶，而今這逍遙魔宮被毀，還不該高興麼？」

只見那皺着眉頭的人環掃了各人一眼，道：「你們只知其一，那逍遙宮果眞罪惡滔天，那逍遙公子不知糟蹋了多少好人家的女兒，但各位想想，咱們生有閨女的人家，還可關起門來養，不露面拋頭，不爲人知，還可太平無事，尤其是近着太白山方圓百里之內，有道是兎兒不食窩邊草，這些年來，可聽說有閨女失踪過？」

一人「哼」了一聲，道：「你這人，是非不分，善惡不明……」

那人不理衆人交相指責，嘆了口氣，繼續說道：「我且問你們，這些年來，天下滔滔，爲何唯獨此陝中，尤其是長安以西，得能太平？」

人人道：「那是因爲連韃子也怕了逍遙宮，兩次進剿，都被逍遙公子殺得屍橫遍野而逃，從此不敢覬覦陝西。」

那人道：「說得好，那麼我問你們，韃子的鐵蹄下，小媳婦、大姑娘，敢不敢露面拋頭，別說美女了，姿色平庸的，亦難保淸白，是不是？」

「更不僅此，在蒙古人統治之下，雜稅苛捐，多如牛毛，連一草一木，也要徵稅，財寶任其取携，在這裡，我們有閨女的人家還可關起門來養，各位可聽說過，在韃子鐵蹄下，夜不閉戶，不是夜無鼠盜之糧，可以不閉戶，而是不准你們閉戶，蒙古人的高壓殘暴統治，怕人反抗造反，不准閉戶，方便他隨時前去搜查。」

那人緩緩掃了各人一眼，艾芙也不由一怔，只聽那人再又嘆口氣，道：「以往蒙古不敢過長安，是因怕了逍遙宮，而今逍遙宮一毀，蒙古人已無所懼，必然跟踵而來，各位，你們且想想，別說有小媳婦大閨女的人家，再不能關起門來，更無淸白可保，我們可還能足食豐衣，有太平日子過麼？」

說得各人啞口無言，目瞪口呆，艾芙的眼睛瞪得更大，嘴也張得更大，才知錯怪了啞婆婆，竟連她師傅也誤會了，相距秦嶺那麼近，怎麼竟容這逍遙公子爲惡爲害。

這人說得當眞有理，有見識，容忍逍遙公子爲害小，一旦韃子鐵騎開到爲害之大，簡直令人不敢想像，陝西一帶再無太平，民不聊生，將有更多更多的婦女被蹂躪，就不僅是美女了。

那麼，她豈不是又做錯了？

她闖了大禍嗎？

艾芙頹然坐在一個酒家臨門的桌邊，那逍遙宮的姬妾妃嬪，去如一陣風，既然被擄上山後，練功夫，打熬力氣，列陣行兵，日在山野間往來奔馳，便是弱女子也轉弱爲強了。而且逍遙公子尙在，豈有不怕逍遙公子追來的，何况歸心更似箭之先，自是爭先恐後奔逃。

但艾芙却呆呆地望着來路，鬼神天譴，當然無稽，不會這麼巧，既然肯定暗中有人火焚逍遙宮，轟毀牌樓，破了九宮迷陣，那麼，這人是誰，會隨在那妃嬪之後而來嗎？

她脚下不停，不到半日工夫，昨日已奔了百多里地，來到這鎭市才停步，這人走在她後頭，絕不能比她更快。

且慢，這人不是暗中跟隨她嗎？而且簡直和她心意相通，是否也在昨天日落之前，跟隨着她，也落在這鎭上呢？

她仔細想了又想，實未發覺有可疑人跟踪，壓根兒就無人跟得上她。

艾芙呆呆地望着太白山方向的來路，在別人眼中，必以爲她痴了、傻了，八成兒當她是讀書讀得呆了，慣於晃腦搖頭的書呆子，是以誰也不理她。

何况，她楚楚衣冠，扮成了富家公子。

她當然不傻，半是假扮痴呆，暗中可留意身邊，留心四處，但沒發現任何可疑之人。

她後悔，被那姑娘纏住了，不曾上山查看，既然逍遙宮濃烟蔽天，遠遠地已能見到烈焰騰空，去也不見，只能見到敗瓦頹垣中的餘燼，以致忽略了。

奇怪得太巧合，巧合得簡直和她心意相通，這才是急於要找出這人來。

任她如何百計千方，把能想得出的法兒都想盡了，就是發覺不出有半個可疑的人了。

又是日落西山，燈又掌上來了，甚至夜晚也不敢熟睡了，暗中施展出絕妙輕功，溜出房，溜上房，四處查看，同樣發現不出有半個可疑之人。

又睜着眼睛迎來黎明，她倒有了主意，妙極，倒要瞧瞧，是否再有心境相通的事兒發生。

天明上了路，快一陣，又陡然間慢下來，時時出奇不意回頭，找到的，不過是心頭疑心生的暗鬼。

這日到了長安，長安水邊可再不見麗人，市況亦蕭條，甚至罕見衣冠人物，豈僅不及芙蓉城的繁華，甚至不及那鎭市的熙來攘往。不用說，燈不紅，酒也不綠，她會响往過這帝王之都，而今所見的，不過是沉沉死氣。

當然，她一見就明白，街道上出現了隊隊韃子兵騎。

好！就是這裡了，且看是否眞有人和她心意相通，再一次，又巧得不能再巧的巧合。

跟踪着韃子兵騎，來到一座軍營。

四個守衛在軍營門口的韃子驀覺眼前一黑，只覺一陣風拂面而過。

啊喲！眞邪門，化日光天，日麗風和，眼前怎會一黑，風從那裡來？

但風已過，眼前乍暗又復明？沒人驚呼出聲，甚至誰也不敢說出來，除了睜大了疑惑的眼睛互望，只有張大了發不出聲來的口，只有疑惑眼觀疑惑眼。

艾芙信心大增，敢情奇門遁甲與移行換位，兩種絕世輕功配合施爲，更奇妙絕倫，只要有空隙可鑽，光天化日之下，她也成了乍現倏隱的黑影，像一陣風。

溜進軍營，當眞巧極了，正是要找的地方，只見幾個韃子軍官圍坐在桌邊，空着上方的位兒，一個容貌威武的韃子在踱步，神情極是凝重，顯然有甚麼重大的軍情亟待決定，是以門口雖然暗得一暗，也沒有回過頭來。

艾芙騰身躲在樑上，只見那踱步的韃子突然停步，轉過身來，道：「就這麼決定了，兵發太白山。」

桌邊圍坐的軍官却面面相覷，一人道：「但是，我軍一動，防衛空虛，明玉珍必乘虛而入，這些年來，西防逍遙公子下太白，南防明玉珍北竄陝中，東防韓山童、劉福通與潼關互爲腹背，實在躭心，牽一髮動全身，尙望再加考慮。」

（未完・二十）



新派湖海恩怨錄

西門丁・文
可　飛・圖

最後的刺殺

提防身份敗露　終日惶恐不安

上文提要： 唐郎與十八妹日夕同室而居，已然產生情愫，却因有任務在身，雙方只好壓抑着感情，幸而在白髮老丐的刻意安排下，唐郎順利混進梁乙匡好友崔振中家中，搬離劉夫人的房子；唐郎化名唐盛抵達崔府，衆護院心存妒忌，向他印證武功，唐郎以一敵三，輕易地把護院擊退，當下衆人垂頭喪氣地跟護院之首蔡佐回房，不久，有人敲門，來者竟是唐郎……

「你先息怒。」唐郎在桌前坐下，即道：「在下誠心問你一句話，你還想不想在崔府混下去？」

蔡佐反問：「想混下去又怎樣？不想又如何？」

「在下很想你繼續混下去，我留在京師，一是報答崔大人之知遇，二是要找尋舍妹未婚夫之下落，如果你不在崔府混下去，在下也只好離開。」

蔡佐臉色稍霽，又問：「若蔡某還想吃這碗飯，那又如何？」

「很簡單，大家通誠合作也好，各家自掃門前雪也好，總之最好相安無事，有事時，大家互相合作，相信日子很易過。」

蔡佐想不到唐郎的要求這般低，呆了一呆，方大喜過望地道：「如此咱們一言爲定！」

唐郎接着道：「君子一言既出，駟馬難追！」

蔡佐道：「好極了，待蔡某喚他們過來，大家喝杯酒！」言畢開門出去，俄頃又帶了七位護院回來，大家飲了一杯酒，蔡佐又道：「從此之後，唐兄便是咱們的兄弟，只要他能替咱們着想，咱們都聽他的！」

唐郎道：「在下當然會維護大家的利益，不過我向來獨來獨往，不喜合羣，要我像你們那樣，經常混在一起，甚難接受！」

衆護院能夠得此成績，已經心滿意足，是以齊聲道：「唐兄弟不必介懷，誰都有脾性，不奇怪！」

* * *

晚飯過後，蕭英果然依諾親自來探唐郎。「唐兄還住得慣麼？晚飯可合口味？」

「咱自小吃苦，豈不習慣？」唐郎「恐惶」地道：「官家怎降尊紆貴？有事叫人吩咐一聲就得了。」

蕭英道：「這話說錯了，怎麼叫降尊紆貴？算起身份，我還不如你呢！嗯，跟你商量一件事！府內的情況，你大概都了解了吧？唐兄準備幹甚麼活？」

唐郎道：「在下想過了，準備做花農，管管府內的花草……」他話未說畢，蕭英已大笑起來，唐郎訝然問道：「管家因何大笑？」

蕭英道：「老兄，您不是跟我開玩笑吧？憑你這種人材，跑去澆花種樹？再說，府內已有專人負責了，不敢勞煩你！」

唐郎苦笑道：「叫在下燒飯炒菜，根本不行，傳話跑腿，又人生路不熟，眞的不知能勝任甚麼工作！」

蕭英道：「有一件輕鬆但又十分重要的活兒，未知唐兄肯屈就否？老實說，只要唐兄肯幹，待遇十分可人！」

唐郎心裏有點明白，却假裝不知，故意「喜」道：「未知是甚麼活？」

「保護崔大人的安全！」蕭英一字一頓地道：「但這與一般護院完全不同！相信唐兄幹了，也不會違背令師

之遺令!」

「願聞其詳，兩者之間，有何不同?」

「崔大人出入，唐兄在左右保護，晚上若有人示警，你才現身，平時甚麼事也不用做。」蕭英動之以義。「崔大人待你不錯，唐兄回報一點也應該，如此也不辜負唐兄一身絕藝!唐兄請先莫反對，先想想崔大人平日待人如何方決定未遲。」

唐郎說沉道:「崔大人有仇家麼?有人要暗殺他?」

「那是預防萬一，崔大人待人以誠，又怎會有仇人?」蕭英又壓低聲音道:「不過，他如今在女眞朝廷當官，當然也有漢人要殺他。誰不想當官?且崔大人的父親便已在宋當過官，只是咱漢人不爭氣……噢，這種事一天一夜也說不清，咱們升斗小民那理得這許多?」

唐郎想了一想，道:「按說此舉亦違背師門規矩，不過看在崔大人及您份上，在下先答應幹三個月再說，希望蕭兄能體諒我!」

蕭英緊迫一句:「假如崔大人一直禮待你，唐兄是否可繼續幹下去?你要甚麼條件，儘可提出來!」

唐郎還是那句話:「三個月後再說。」

蕭英沉吟道:「蕭某也不敢勉强，三個月後咱們再商量。唔，你三個月的酐金是一百両銀子。嗯，唐兄只要幹兩年，回到家鄉已是小富翁。」

「多謝蕭兄提攜。」

蕭英吸了一口氣。「明早崔大人上早朝，你送他去，明晚崔大人要去赴宴，你也跟着去。」

唐郎心頭一跳，問道:「崔大人要去那裏赴宴?」

「梁府。吏部侍郎梁大人家。」

唐郎心頭一跳，但表面上鎭定如恒。「在下既已答應保護崔大人，自然會盡力做好本職。」一頓又道:「假如崔大人平常在家，在下可否回家探望妹子?」

蕭英道:「這個當然，但最好在午飯後，斯時大人在午睡，而又在白天，料無人敢來捋虎鬚!」蕭英再說了些閑話便回房了。唐郎一個人躺在床上，心頭怦怦亂跳，不斷問自己:「明天要不要動手?」最後還是決定暫時忍耐，因爲他對梁府的一切毫不了解!

次日一早，唐郎便送崔振中上早朝，除他之外，尚有幾位護院。待他回崔府，已是巳時，一切平安，無風無浪。崔振中回府後，唐郎便有空，乃在院子裡到處逛，以熟悉地形。大概蕭英已交代過，那些下人見到他都十分客氣。

忽然灶房裡一個女人捧着一盆水出來，幾乎撞到唐郎身上，幸好兩人都及時停住，唐郎才免得受淋。那女人低聲道:「對不起!」蹲在地上，把碗碟丢在盆中清洗。

唐郎剛走了兩步，心頭一動，覺得有點蹺蹊，轉頭望去，那女人一直垂首洗碗，連面貌也不大看得清楚。他忖道:「我自己的事都未有頭緒，何必多管閒事!」

吃過午飯，因爲護院也有午睡習慣，唐郎樂得清靜，一個人關在房內練功，好不容易才挨到黃昏，崔福來找他。「唐壯士，大人快要出發啦，您請準備一下，到大門口等他。」

唐郎雖然經歷大小數十戰，但此是最後一宗生意，到底心情有點緊張，連忙結紮一番，扣上軟劍，到大門口等候。只見那裡停放着一乘小轎，俄頃便見崔振中出來。

崔振中先跟唐郎打了招呼，然後上轎，四名轎夫立即起程，轎前有蔡佐、趙志勇和萬方開道，後面則是唐郎及周信護駕。

崔府離梁府不遠，不久便已到達。守門的人跟蔡佐等人似乎甚熟，開腔問道:「老蔡，可是崔振中大人駕到?」

蔡佐道:「老楊，你這話有點奇怪，咱除了侍候崔大人之外，難道還有別人?」

「您別見怪，依規矩不得不問。」那姓楊的含笑着人進內通報，崔振中走下轎來，唐郎立即上前，跟在其後。那姓楊的忙問:「崔大人，這位是誰?怎地如此陌生?」

崔振中笑道:「忘了給你介紹，這位是崔某新結交的朋友，唐盛。來，唐盛，這位是楊起，是梁府的老僕人，甚得梁大人器重。」

唐郎連聲久仰，楊起一笑，這才讓他們進去，却悄悄拉住蔡佐問道:「老蔡，這人是甚麼來路，可不大像是崔大人的朋友。」

蔡佐笑道:「他們的關係，咱一時也說不清，總之大人十分器重他，武功比咱們高得多了!」他得了唐郎的吩咐，口風甚緊。

楊起心中會意，連忙走前幾步，道:「唐兄弟，咱們走這邊。」他領着唐盛和蔡佐等人到側廳，那裡也置了一席酒，由楊起招呼。看來唐郎根本沒法見到梁乙匡，心中不由有點失望。

那楊起話很多，席間滔滔不絕，問道:「唐兄弟，咱問你一句話，您別見怪，未知您系出何門?」

「家師是隱世逸士，在下是孤兒，自小即爲他撫養成人，連我也不知道他是那個門派的人，但他武功甚雜，說不定跟過許多位師父。」

楊起訝然問道:「難道他從不在你面前提及以前的事?」唐郎搖搖頭，楊起見話不投機，甚感沒趣，幸好蔡佐把話題扯開，談些風花雪月的艷事，楊起才恢復原態，口沫橫飛，滔滔不絕。

吃得杯碟狼籍，楊起酒足飯飽，着丫頭收拾，又送了壺熱茶來，道:

「此乃武夷岩茶，十分名貴，大家嚐嚐!」

又再坐了一炷香工夫，才有人來招呼。「老蔡，崔大人要回府了!」蔡佐等人立即準備，結紮停當，再由楊起領至前院。

只見梁乙匡正在送客，他走上石階，崔振中方醒起，忙道:「梁兄，適才小弟向您提及的新交朋友唐盛，便是他了。」說着又轉首對唐郎道:「唐兄弟，這位便是當今炙手可熱的吏部侍郎梁大人!」

唐郎忙彎腰打拱行禮，「小民唐盛拜見梁大人!」

梁乙匡在階上揮揮手，道:「免禮，以後有機會，多隨崔大人到寒舍玩玩!」

崔振中道:「夜已深，下官不敢再打擾大人!」當下打道回府。唐郎只隔遠看了梁乙匡一面，階前還站了四位侍衛，唐郎邊走邊在心中琢磨，看來要殺梁乙匡，實在不容易，除了計劃周詳之外，尚要點運氣。

回府之後，便沒有侍衛的事，衆人均回房更衣上床，唐郎躺在床上却睡不着，暗自尋思:「看來日後還得要從蔡佐口中打探點有關梁府的情況!」

計算一下日子，所餘不多，唐郎更加睡不着覺，索性披衣下床，到花園裡散步，忽然，他聽到一個夜行人之衣袂聲，恰好旁邊便有一個缸花樹，忙伏了下去，緊接着，即見一條纖細的身形，身着黑衣，自墻外翻了進來。

只見那人臉上蒙着一方紗巾，似是位女子。那女蒙面人在周圍走了一匝，却無發覺唐郎，便跳進一座小亭坐下。看來她對崔府的地形並不陌生。唐郎心頭詫異，暗道:「這女子到底是誰?爲何來此?」

好奇心一起，又忖道:「我且看她幹甚，再現身未遲。」

心念未了，又聞一個衣袂聲傳來，唐郎回頭一望，月洞門那方，又飛進一個用黑布蒙面的女夜行人，同樣黑衣黑褲，身手矯捷。

亭內的紗巾蒙面女子見到另一位蒙面人走進花園，便站了起來，冷冷地道:「我還怕你不敢來呢!」

黑布蒙面女子道:「咱們到外面去解決如何?吵醒了人，對誰都沒好處!」紗巾蒙面女子想了一下，終於點頭。黑布蒙面女子道:「由你帶路!」

紗巾蒙面女子沉吟道:「你的底，姑娘早已摸清楚，不怕你會使詐，此地你比我熟，還是由你帶路。」黑布蒙面女子一聲不吭，轉身躍過圍墻而逝，紗巾蒙面女子不敢怠慢，緊隨其後而去。

唐郎略一猶豫，也躍過圍墻，遠遠跟在她倆背後。但見前面那個穿進一條小胡同，紗巾蒙面女子稍爲停一停步，回頭四顧一下才進去。

唐郎幸好沒有跟得太緊，方不至於露餡，但他還是等了盞茶工夫才敢進去，不料胡同內寂靜如死，家家戶戶均緊閉着門，却不見那兩位蒙面人的踪影!

唐郎心頭一沉，連忙急奔過去，誰知那竟是一條死胡同，唐郎急忙振衣躍上屋頂，舉目望去，四周一片漆黑，甚麼也沒有，他甚是頹喪，正想躍下地，尋路回崔府，忽然聽到不遠之處，傳來了不太響亮的金鐵交擊聲，他心頭一跳，循聲尋去。

原來那金鐵交擊聲是由那條胡同傳來，唐郎尋將過去，那聲音傳自一座小院，他伏身屋瓦，但見天井中，兩個黑衣人各自展開刀法，作殊死搏鬥，可不正是那兩名蒙面人?

唐郎靜靜看了一陣，見那兩位女子的刀法均甚凌厲狠辣，似有十仇九冤般，難得的是旗鼓相當，殺得難分難解。唐郎忖道:「那裡鑽出來的女子，有此武功?咦，那黑布蒙面女人在崔府內出現，她是否也住在崔府?」

想到此，他心頭又是一跳，暗道:「爲何有此等武功的人隱在府內，崔振中也不重用，反要外求?」回心一想，又覺可能性不大。

「噹噹!」下面傳來兩道震耳的金器交擊聲，唐郎連忙集中精神觀戰，鬥至此處，黑布蒙面女子已佔了上風，把紗布蒙面女人迫得連連後退。忽聞她喝道:「李客絲住手!」

黑布蒙面女人冷笑道:「要我住手也行，你得先發個誓，以後絕不再來瞎纏!」

紗布蒙面女子咬牙極力反攻，但氣勢已減，要扳回均勢，談何容易?「李客絲，剛才只是我不小心，被你虛招誤導，才讓你佔了上風，你道我眞的不如你不成!」

李客絲笑道:「你我已鬥過三次，三次都是我勝，若我是你，就算不好意思承認自己技不如人，也不敢厚顏再來瞎纏，何況我次次都讓你離開，不損你一根毫毛，你還好意思再來?」她邊說邊加緊進攻，把紗巾蒙面人迫到墻邊。

紗巾蒙面人急道:「李客絲，你夠膽損我一根毫毛，便別想進我耶律門!」

李客絲嬌軀一抖，倏地收刀而退，長嘆道:「耶律明，你走吧!我……誰叫我……」說到後來聲已哽咽，雙肩不斷聳動，忽然跑到一旁，蹲在地上飲泣。

耶律明呆了一呆，半晌方道:「你……你哭甚麼?這麼大的人還哭，不怕笑掉人家大牙!」

李客絲泣道:「你我到底有甚麼深仇大恨，你這般恨我?我已處處讓你，你尚不肯放過我!」

耶律明沉聲道:「但蕭大哥却是傷在你刀下的!我能不恨你?」

李客絲哭得更傷心。「像蕭千里那種登徒子，根本不是東西，你至今對

他尚未死心？告訴你，他不會爲你而改變其性格的！你走吧，你不走，我走！」言畢振衣躍出門簷。

唐郎決定放棄耶律明，追隨李客絲，到達崔府，她到圍墻邊先回身四顧一下，不見有人方躍了進去，唐郎心頭更是詫異，心想崔府怎會有這等高人，當下也翻進墻內，却那裡還有李客絲的踪影？他呆了一呆，只好回房歇息，心中認定李客絲是住在崔府內的。

唐郎一醒來，睜開雙眼，矇矓中，便見到李客絲的影子，尋思道：「她潛伏在崔府內，當非爲我而來，但日後對我是否有害？此人到底是甚麼人？」

忽然心頭一動，他一骨碌爬下床，梳洗之後便出來，因爲需護送崔振中上朝，崔振中進了金寶殿，唐郎借閑談時，問蔡佐：「蔡老哥，崔府之內有誰武功最高？」

蔡佐一時不明其意，立即獻上諂詞：「崔府之內，除了唐兄弟您之外，尚有甚麼人！」

唐郎正容地道：「那麼除了在下之外，以誰武功最高？」

蔡佐乾笑一聲：「唐兄弟您也該知道，老哥哥對您來說，雖然不濟，但已是最好的了！」

「恐怕未必，在下發覺崔府之內藏龍伏虎，昨夜在下半夜便急下床，見到一條黑影，自外而入，在下追去，已不見人影！」

蔡佐吃驚地道：「也許是刺客！」

「不必緊張，那人看來七成是住在府內，因爲他對崔府裡面的地形，比在下還熟！」唐郎頓了一頓，故意問道：「蕭管家是否深藏不露的高手？」

「從未聽人提過他學過武，且老哥哥這對眼睛還有幾分把握，從其外形內種觀察，他實不諳武功！」蔡佐輕咦一聲：「那個黑影到底是甚麼人？」

「看身材是個女的！」唐郎倒相信他沒看錯人。

蔡佐喃喃自語：「崔大人有許多房妻妾，也許其中有個高手也未定……不過咱們很少能見到她們，可不知道！」

唐郎從耶律明的話中，聽出李客絲似未曾嫁，而且極可能看上了耶律明的兄弟，絕不可能是崔振中的妻妾，但既知蔡佐亦不知道，便不再問。

未幾，崔振中出來了，護院們忙送他回府，唐郎故意在府內到處走，却找不到他想找的人，他想了一下，便向蕭英請了個假，去找柳青青。

柳青青剛買了菜回家，見他回來，又驚又喜。「怎不早說，等我多買點菜，有急事麼？」

唐郎搖搖頭，再將昨夜的事告訴柳青青。「你最好把此情況轉告『如來佛』，請他着人調查一下。」

柳青青也十分緊張，問道：「你看那女人是否衝着你而來的？」

唐郎道：「肯定不是，她比我更早進入崔府，就怕她知道我的身份！」

柳青青道：「你放心，小妹一定將情況上達！你且等等，吃過飯再回去吧！」不知爲何，唐郎一回來，便覺得十分溫暖，不想再離開，他躺下床，竟然睡着了。待他醒來時，柳青青已燒好了飯。

唐郎見桌子上，居然有四菜一湯，訝然問道：「你一個人也燒這許多菜？」

柳青青提高音調，「我還未瘋，一個人吃這麼多菜，這是爲你而買的，你不吃，以後我便一根菜也不買！」

唐郎既感動，又覺心頭沉甸甸的道：「其實我甚麼不能吃？何必再去買菜！」

「你吃飯時，不說廢話不行嗎？」

柳青青垂首道：「我沒有甚麼要求，只望你能多吃一點，崔府的伙食好否？」

「不錯！蕭英每頓都着人替我多炒一個菜，吃得很飽，你不用擔心。」唐郎也垂下頭。「我只是有點焦急，因爲當了崔振中的保鏢，亦未必能殺得梁乙匡！」

柳青青連忙安慰他。「多呆幾天再說吧，你一直辦事夠狠，連等候機會亦狠，這番絕不能破例。」

唐郎忽然想到一個問題。「我走了之後，有人上門麼？」

「放心，沒人來！」

吃飽飯後，唐郎又跟柳青青聊了一陣才回崔府。他邊走邊低頭想着心事，冷不防在巷口幾乎撞到一個人，他爲息事寧人，脫口道：「對不起！」

不料那人竟是位妙齡少女，生得唇紅齒白，皮膚甚是白晰。活脫脫的一位美人。那女子不爲唐郎的道歉而息怒，罵道：「瞎了眼的狗賊，你眼睛長在甚麼地方？」

這聲音好熟，唐郎一時想不起來，故意道：「姑娘，這事咱們都有錯，怎地還罵人？何況在下已道了歉！」

「道歉能解決一切，誰都可以隨便犯錯！下次再撞在我手中，可不客氣了！」

唐郎此刻方記起，此姝之聲音語氣，與耶律明差不多，心頭大喜，更加胡纏，「小姐，你可得把話說清楚，錯的可不是我，你眞要歪理正說，在下也沒有辦法，告辭了。」他剛抬步即爲那少女喝住。

唐郎回頭冷冷地道：「你要說歪理，在下無暇奉陪。」言畢頭也不回地走了。那女子氣得直跺脚，大街小巷都有行人，她亦不敢太過份，狠狠地盯了唐郎的背影一眼，便轉身走了。

唐郎出了巷子，忽然躍高，在屋瓦上飛行，顧不得下面的人側目，悄悄跟踪那女子。未幾，那女子走進一棟廢宅，正是唐郎與白髮老丐約會的那座祠堂！

唐郎伏在祠堂屋頂，把耳朵貼在瓦上，運起「天通耳」偷聽，但聞那女

子喃喃自語，因聲音太低，聽不清楚。過了好一陣，微聞衣袂聲，緊接着，又聽少女歡聲叫道：「大哥，你終於來了！」

「哼，誰要你來！」下面傳來一個沉雄的男人聲音。「先坐下來，讓愚兄看看你有沒有瘦了！」

少女咯咯地笑着，笑了好久才道：「小妹到底瘦了否？我看你倒是比前老了！嗯，那件事到底辦得如何？」

男的道：「事情非常複雜，待我先想一想再告訴你！」此後下面便寂靜如死。起初唐郎還以爲他在思慮，後來才發覺不對，乃大着膽子探頭往下望了幾眼，不見有人，飛身躍下。祠堂內那裡還有人？但見後窗打開着！

這剎那，唐郎大吃一驚，必是自己暴露了行踪！最擔心的是對手可能躲在暗處！當下一個風車大轉身，目光一掠，不見有人影，立即頓足躍出墻外，胡同內沒有人影，唐郎便裝作閑人，向胡同口慢慢走去。他表面上意態悠閒，實則豎起雙耳，留意四周之動靜。

一路上未發覺有人跟踪，唐郎心中再生念頭：「耶律明無異是遼國人，他們潛來中原，意欲何爲？想奪回失去之江山？」

細想一下，覺得江山之爭，與己無關，便加快步伐，忽然又冒起了另一個念頭：「不對，他兄妹怎地這般巧，也在此祠堂約會，這與白頭乞丐有否關係？莫非是遼國人僱自己殺梁乙匡的？」他越想思緒越亂，索性不想，大步先回崔府。

唐郎投身崔府只是爲了殺梁乙匡，上策是梁乙匡看中自己，向崔振中强索，則在梁府裡下手，易如反掌，下策才是借崔振中之掩護，到梁府殺人。行使上策必須對崔振中冷淡，使下策則相反，才能完全取得崔振中之信任！

唐郎如今正處於矛盾中，他想了一下，覺得首要是須取得崔振中之信任。當下又到花園裡「賞花」。剛進月洞門，忽然，一陣香風襲來，一個穿杏色裾裙的丫頭叉着腰道：「瞎了眼的東西，不知道八夫人在此賞花，竟敢亂闖進來！」

瞧那丫頭的模樣，料甚得主人之寵愛，否則不會如此盛氣凌人。唐郎有心在崔府中「出名」，倏地一掌揮出，在丫頭臉上摑了一巴掌，怒道：「出口傷人，大懲小戒！外面無人攔阻，無貼告示，誰知道八夫人在此？分明是你失職，反來罵人！」

那丫頭幾時吃過這種虧？又哭又罵，不知死活，竟然撲上前扭打，「你知道我是甚麼人麼？竟敢打我，老爺都不敢動我一根毫毛！」

「哼，老爺給你三分顏色，你便開起染坊來！」唐郎一把推開她，抽出軟劍，倏地在一盆花上一繞，再收回軟劍，但見地上躺着兩隻蜜蜂，丫頭嚇傻了，一時之間連哭聲也收了。

唐郎正欲轉身離去，忽聞有個嬌滴滴的聲音傳來，「伴花，你在跟誰說話？」

那丫頭「哇」地一聲哭了出來，嚷道：「八夫人，有個賊欺侮我！」

「是誰那麼大膽？是六夫人那個不成材弟弟？」花叢中走出一位儷人來，二十四五的年紀，略見豐滿，却不失秀氣，她一眼望見唐郎，呆了一呆。

唐郎抱拳道：「八夫人，是在下摑了您丫頭一掌，不是六夫人之弟弟！」

八夫人澀聲問道：「你是誰？」

「在下唐盛，剛來崔府沒幾天。」

唐郎不亢不卑地問道：「不知八夫人有暇聽在下解釋否？」

八夫人冷哼一聲：「你出手傷人，還有話解釋？」

「奈何貴价出口傷人在先！」當下唐郎把經過說了一遍。「八夫人認爲在下打得有理否？」

「哼，我的丫環，自有我教訓，用不着你代勞！」八夫人臉上有點掛不住，回頭道：「伴花，還不快去查問一下，此人是甚麼來頭？」

唐郎哈哈笑道：「八夫人魯莽了一點……」

八夫人怒道：「我如何魯莽？」

「若在下來路不正，你將丫頭遣開，不更加危險？」唐郎邊說邊轉身。「夫人最好去問問崔大人，在下告辭了！」揚長而去。

伴花跺足怒道：「夫人，這小子太狂，一定要老爺教訓教訓他！」

八夫人忽然怒道：「住口！你少給我惹事！我早說過，你這張嘴不改，終有一日會吃虧，如今如何了？」伴花甚是驚訝八夫人今日之態度，仗着得寵，嘟起小嘴，一副不以爲然之態。

八夫人斥道：「還不伴我回房！」

唐郎離開花園，信步走去，又到灶房附近，此時已近午時，灶房內忙忙碌碌，唐郎心頭一動，站在那裡等候。灶房的管事樂伯認得他，忍不住問道：「唐兄弟，你站在此處不怕髒？」

唐郎道：「在下閑着沒事，正想看看能否幫幫忙，樂伯，甚麼事能讓我幹的，但請吩咐！」

樂伯呵呵笑道：「你是崔府的上賓，老僕怎敢派你做事？」回頭又往內喊道：「蝶兒，快搬些乾柴！」

柴房內走出一位姑娘來，就往對面的柴房走去，唐郎認得她便是昨天自己幾乎撞倒她的女僕，當下道：「這種活，樂伯爲何不讓我做？」他邊說邊走向柴房。

那蝶兒進入柴房，回頭瞪了他一眼，唐郎道：「姑娘，這種粗活讓我來。」

蝶兒輕哼一聲，彎腰捧起一紮乾柴回身便走，看也不看唐郎一眼，唐郎碰了個軟釘子，心中忖道：「這女子怎地這般狂？九成便是李客絲，此人

有此武功，却甘願在崔府幹粗活，必有重大的目的！」

他邊想邊也捧了一紮乾柴出去，樂伯忙道：「要您幹粗活，怎敢當！蝶兒，還不快接手！」

「不打緊，我幹慣了！」唐郎還是將柴抱進灶堂，剛好蝶兒出來，幾乎撞在一起。「請問該放在那裡？」

「討厭！」蝶兒伸手接過，唐郎手上故意用了力，但蝶兒仍然接得牢牢的，他心中更加踏實。走出灶堂，樂伯一把將他拉住。「唐兄弟，您以後愛來玩儘管來，這活可不要幹，否則管家的怪下來，老漢可受不了！」

唐郎將他拉到柴房，問道：「樂伯，在下問你幾件事可否？」

樂伯微微一怔，便隨即道：「兄弟儘管問，只要老漢知道的，一定告訴你。」

「那我先謝謝，那蝶兒是甚麼人？來府內多久了？」

樂伯會錯意，以爲唐郎看上了她，笑呵呵地道：「原來是這回事，那丫頭來府內才半年，是位孤女，來京投親不遇，不知如何攀上洗衣服的林大嫂，是她介紹進來的，人並不愛說話，但幹起活來，可是一把手！」

「林大嫂？哦，蝶兒叫甚麼名？」

「聽說也是姓林，林大嫂是個寡婦，當家的早死了，早幾年兒子又患病歿了，因此收了蝶兒當義女。」

「她力氣還很大哩！」

「嗯，對！聽說她以前在家都幹粗活，說家裡沒有男人，她是最大的，都靠她一人，本來說幹半年，賺了路費便回去，後來又自願多幹三個月，反正府內不愁人多，何況她還眞能幹活，老漢便任得她了！」樂伯也壓低聲音：「她還未訂婆家，兄弟您若有意思，可得抓緊一點，才剩三個月工夫！」

唐郎不承認，也不否認。「樂伯，謝謝您啦，我只是覺得奇怪，隨口問問而已！我回去了。」

「對，快吃飯啦！」樂伯送他出院子，還叮囑他有空多來走動。唐郎返回居所，忽見蔡佐迎了上來，神情有些神秘，他心頭一跳，問道：「崔大人找我麼？」

「崔大人找你不奇怪，是八夫人派人來找你！」

唐郎心頭又是一跳，急問：「八夫人找我何事？」

「誰知道，着你如今便過去她那裡。」

唐郎不由有點猶豫，蔡佐又道：「兄弟，八夫人是崔大人的寵妾，你可不能不小心一點，除非你不想在府內混下去！」

「謝謝您，我知道了！」唐郎才不魯莽，他匆匆轉身去找蕭英，把前因後果都說了出來。「蕭管家，你說八夫人何事找我？」

蕭英抓抓頭皮，道：「她着人找你去，大概有事交代你吧，那是瞧得起你！」

「大人在何處吃午飯？」

「聽說在大夫人那裡吃飯，咦！你趕快去吧！」

唐郎沉聲道：「蕭兄，小弟來此，全因爲你大力慫恿，今八夫人召小弟去其居所，孤男寡女，瓜田李下，萬一傳出了甚麼風言風語，小弟固然難以在崔府立足，就是蕭兄恐亦面上無光，說不定崔大人還要責怪你。」

蕭英眼睛一眨，忽然打了個哈哈。「唐兄過慮了！八夫人也不會單獨見你，崔大人亦非無主見之士，豈會相信風言風語？不過既然你有此擔心，在下陪你走一趟就是！」他放下手上的東西，引唐郎去八夫人居所。

八夫人獨居一獨立小院，看來甚得崔振中之寵愛，而小庭院裡，栽了許多花，正綻開各式各樣之花蕊，八夫人是愛花人，這點毫無疑問。

伴花一聞脚步聲便自內走出來，見到蕭英微微一怔，問道：「管事怎地大駕光臨？」

蕭英微微一笑：「蕭某乃引唐盛來此見八夫人！嗯，八夫人在內麼？」

伴花反問：「管事有事找她麼？」

蕭英又道：「蕭某是陪唐盛來見八夫人的，煩請通報一聲。」

伴花輕蔑地一笑，雙眼却望着唐郎，道：「他是一個大男人，來見八夫人還要管事陪着，是不怕笑掉人家的大牙，還是懷疑八夫人的爲人？」

唐郎沉聲道：「唐某來崔府，不是來當下人的，你最好先打聽明白！你再多說一句廢話，唐某便立即離開崔府，一切後果由你負責！大丈夫說一是一，說二是二！」

蕭英恐她嘴硬，又冒出甚麼話來，忙接口道：「不錯，你再放一句厥詞，蕭英亦立即回去！崔大人那裡由你向他解釋！蕭某甚麼也不管！」

伴花料不到兩個男人會突然變臉，大感受委屈，淚花在眼眶內亂轉，唐郎喝道：「還不趕快進去傳達！」

話音剛落，屋子裡傳來一個悅耳的聲音：「唷，蕭管事又不是外人，唐盛又是我請來的，何必客氣？快請進來吧！」伴花輕舒一口氣，引他倆進廳。

廳裡佈置甚是雅緻，几上插着一瓶白菊花，壁上掛着書畫，敢情八夫人還讀過幾年書，兩人進去時，八夫人淡裝相迎：「兩位請坐，伴花，快着伴茶煮一壺上好的茶來！嗯，把那團武夷茶團搗碎！」

蕭英笑道：「八夫人何必客氣，咱們擔當不起。」

八夫人在對面坐下，道：「是下面那些官兒送的，不喝白不喝！」

唐郎道：「未悉八夫人相召，有何指教？」

「今早賤价得罪唐義士，乃因賤妾平日管教無方，因此特地請義士過來，一是道歉，二是想請教義士。」

「不敢，今早的事，唐某已忘記。」唐郎小心翼翼地問：「不知八夫人要問在下何事？」

「唐義士在江湖上走動過吧？想向你打聽一個人，他叫周搏浪，小魚兒，今年大約三十歲了，也學過武，常在外面走動，義士見過否？」

唐郎沉吟道：「實不敢相瞞，在下在江湖上走動的日子很短，大部分在鄉間過日子，是故江湖上之人物，在下認識的很有限！」

八夫人臉上露出失望之神情，輕嘆一聲：「也許他已經不在人世了。」

蕭英問道：「八夫人，這周搏浪與你是何關係？」

「親戚。」八夫人淡淡地道：「再問唐義士一樁事兒，你認識一位女子叫寧采兒否？她也能飛簷走壁，聽說武功十分厲害，出手狠辣，却貌美如花。」

唐郎在心中盤念了一下，搖頭道：「八夫人又要失望了，在下未曾聽過，日後有機會，再替你打探一下。」

八夫人忙道：「不必，我隨口問問而已，其實我也不認識她。」唐郎心頭立即一沉，暗生警惕。

蕭英亦是聰明人，聽八夫人這樣說，同樣一怔，忖道：「莫非崔大人懷疑唐盛，着八夫人暗中調查他？唐盛把我拉來……」當下心念一轉，長身道：「八夫人，在下突然想起，有一件事尚未完成，茶不喝了，你且跟唐兄弟聊聊吧。下回有空，再來喝你的茶。」

八夫人愕然道：「何事這般急？不先喝茶再走？」

「是大人交代下來，不立即完成不行！」蕭英笑道：「是唐兄弟不知路徑，請我帶路的，如今該可以走了吧？」

唐郎心頭再一沉，却不能強留蕭英，以免引起八夫人懷疑，因此只淡淡地道：「蕭兄，何必去乃匆匆，喝一杯茶再走未遲。」

「實在抱歉，下次一定奉陪！」蕭英匆匆而去。

八夫人道：「這是你無福消受！」一頓又問：「唐壯士，聽說你救了拙夫，賤妾在此謝啦！」

「不敢！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乃吾輩應爲之事！」

八夫人妙眼一亮，又問：「你爲何認爲此乃不平事？」

「這麼多人圍攻一個人！難道公平？」唐郎裝出一副訝然之色，恍似八夫人問得十分幼稚。

「你可知道他們因何圍攻老爺麼？」

「聽他們說，好像老爺搶了他們的妹妹女兒。」

八夫人轉頭望一望四周，再問：「這不是不平事？對苦主來說，確是不平！」

唐郎搔搔頭：「他們的妹妹和女兒還在府內，證明開始可能是強搶，但後來就同意了！」

「依你這樣說，女人一遇到這種事，就只能一死了之？」八夫人頓了一頓，方續道：「舉個例子，如果有個惡霸強搶民女，事後又威脅那女的，如不從他，便害死她一家人，那女的該爲家人失身，還是爲保貞節自盡，不理家人死活？」

唐郎無言以對，搔搔頭皮，道：「在下讀書不多，這種道理從未仔細想過……這個……」

八夫人輕輕一嘆，似乎對他頗爲失望，唐郎心中忖道：「莫非八夫人也是被崔振中強搶進府的？」兩人一陣沉默，幸而一位丫頭捧着茶進來，八夫人忙道：「伴茶，快替唐壯士斟茶。」

丫頭替唐郎和八夫人斟了茶便退出去，八夫人舉杯道：「賤价無禮，賤妾以茶代酒，敬您一杯，壯士大人有大量，不必跟下人們一般見識。」

唐郎連聲不敢，他爲求早點離開，也不客氣，把茶喝了半杯，不料八夫人又道：「賤妾也會學過幾天武藝，未知壯士看得出來否？」

唐郎隨口問道：「可是隨貴親周搏浪學的麼？」

這句話問得很聰明，八夫人微微一怔，半晌道：「你猜得不錯，他是我表哥……他日你若到外面跑，萬幸能見到他，千萬替我傳個訊兒……嗯……他是使軟劍的，聽說你留此最多只半年，是不是？」

「八夫人明鑒，在下只是却不過崔大人……當然也有心報他知遇之恩。」

八夫人接口道：「這個恩，半年也報清了，此處不宜你久留，若是爲了生活，那也簡單，你且稍坐。」言畢長身進內，唐郎心中十分詫異，一時之間摸不清其用意。

俄頃，八夫人手捧一個布包出來，將之置於桌上，道：「這裡有一百兩白銀，壯士若要做點小生意，料已可應付，打探敝表兄之事，便委託你了。」

唐郎忙道：「多謝八夫人好意，在下有機會必替你打探，但酌勞絕不會收，請收回，唐某不是視金如命之人！」

「所謂皇帝不差餓兵，況這一百兩銀子對我今日來說，不算一回事，你不收下，賤妾心中難安。」

唐郎道：「在下收了你之酌勞，若找不到令表兄，將畢生難安，大丈夫言出如山，八夫人但請放心，只是天下茫茫，未必能找到他。」他一頓又問：「只是……但是萬一在下若見到令表兄……他如何會相信我？再說，在下也不知八夫人的閨名。」

八夫人雙頰微生紅暈，低聲道：「賤妾小名阿仙，娘家姓錢。崔大人只知賤妾名雙巧，不知阿仙小名，壯士請保密！」

唐郎估計八夫人未嫁與崔振中之前，與周搏浪可能是情人，可惜未能成眷屬，當下正容道：「有機會見到令

表兄，必將你的近況轉告。嗯，八夫人還有話要交代麼？」

錢雙巧沉吟道：「待你要離開時，請你再來一趟，今日之事，請勿傳出去，即使是崔大人問起，也不得告之以實……就說賤妾代婢女道歉，請你過來喝茶的。」

「在下曉得，八夫人放心。」唐郎長身告辭：「為免外間的人風言風語，在下還是告辭！」八夫人並不反對，着伴花送他出去。伴花嘟着小嘴，老大不願意。唐郎道：「請留步，在下知道路徑。」

對於八夫人召自己去居所之事，唐郎並不太放在心上，只將注意力放在蝶兒身上，只可惜他每次去找蝶兒，她都不理不睬，亦無甚麼異常的表現，甚至他連續三晚暗中監視她，蝶兒每晚一早便上床睡覺，使唐郎懷疑自己看走了眼。

過了幾天，唐郎覺得該去看看柳青青，是以早朝後護送崔振中回府之後便出去。不料來到居所，大門竟為鐵將軍把守着，他等了好一陣，不見柳青青回來，只好離開。

走出小巷，猛地醒起已通知灶房樂伯中午不回去吃飯，是以脚步一拐，到附近一家酒樓吃飯，此刻尚非午飯時刻！座頭疏落，唐郎隨便找了個靠窗的小桌坐下，點了一壺酒，三個小菜，自斟自飲。

他一直留意街上之行人，未見柳青青之芳踪，心中甚是奇怪，不斷暗問：「她去了何處，是不是『如來佛』召她回去，還是出了甚麼事？」一想至此，唐郎一顆心登時緊張起來。

半晌，心頭一動，又暗責自己：「我自己的事尚未解決，何必為她而擔憂？」話雖如此，但一顆心始終放不下。

他只顧想着心事，却未留意酒樓中有一位黑衣青年，亦在自斟自飲，這黑衣青年甚是俊朗，但神情冷漠之至，他一對鳳眼不時瞟着唐郎，臉上沒一絲表情。

一壺酒下肚，對唐郎沒一絲影響，此刻，食客漸多，樓上席無虛設，唐郎回頭又喚了一壺酒，小二用木盤放着酒，快步送過去。只見一個食客在他身邊擦過，小二被輕撞一下，蹭退了兩步。

那食客戴着一頂范陽斗笠，把大半張面孔遮住，輕道一聲：「對不起在下有急事。」他拿着賬單，匆匆下樓去了，小二嘀咕兩聲，把酒放在唐郎桌上。

唐郎只看了兩眼，便又斟了一杯，一仰脖，將酒全灌進肚子裡。此座酒樓正在巷口，柳青青若回家，他必然見到，但直至酒樓上的食客走得七七八八，尚未見她芳踪。

唐郎只好會賬，他仍不死心，跑到「家」外一看，大門仍然鎖着，再走一匝，窗戶關得牢牢的，不見異狀，他沉吟了一下，便到劉昌記找劉夫人：「夫人可知舍妹去了何處？」

劉夫人沉吟道：「她不在家？這倒沒聽見，前天黃昏，我還見到她去買菜哩！也許出去散心吧！」

唐郎不得要領，悶悶不樂地返回崔府，他不見柳青青，便似魂魄在天飄盪，做甚麼事都不大起勁。晚上，崔振中又去梁府飲宴，唐郎打醒精神，護送崔振中。

這次比上次更窩囊，他連梁乙匡的面也未見過，回府之後已是半夜，忽覺渾身煩躁，唐郎下床洗澡。冰冷的水淋在身上，心中煩躁之感不但不減，相反，丹田下突然升起一股熱氣，迅即流遍全身。

唐郎十分詫異，這種感覺他從未試過，剎那之間，熱氣冲上腦袋，脹得他太陽穴突突而跳，反應亦慢了下來，甚麼都不想，只想找個女人！他低頭望望自己的身體，從未試過那麼偉岸。

倏地他推開木門，一陣風般赤條條地衝了出去！幸好他神志未全泯，行動保持輕捷，第一個映上他往腦裡的便是蝶兒！

唐郎辨別了一下方向，向蝶兒寢室奔去，他行動又輕靈又快捷，內府之中，又無人巡邏，一會便跑到蝶兒居所，他早把她的一切摸清楚，蝶兒就住在柴房附近的一間廂房，她和義母林大嫂住在一起。

蝶兒當然在房內，但林大嫂呢？三更半夜不會出去吧？唐郎此刻甚麼也不想，他伸手敲門，誰知一敲門，那扇房門竟然滑開，門竟未上門！

唐郎霍地跳進房內，伸手向床上摸去，兩張床冷冰冰的，那裡有人，此刻他體內那股熱力越來越盛，就似體內有熊熊熱火，要將他自己焚毀！

唐郎找不到人，雙眼盡赤，又自房內跳了出來，一陣風般向八夫人的居所衝去！

此刻恰好樂伯下床小解，眼前一花，似有人自他眼前越過，定一定睛又不見，嘀咕一聲往茅坑去了。

八夫人之居所，居然尚有燈光，是雨露不勻，深夜寂寞？唐郎腦海又嗡地一聲響，不顧一切衝過去！說時遲，那時快，在樹後突然閃出一位黑衣少女來，那少女瑤鼻鳳眼，櫻桃小嘴，神情雖冷，但冷艷之極，令人怦然心動。

唐郎呆了一呆，突然向黑衣少女撲去，黑衣少女身子甚是靈活，脚步一錯，向旁挪開，倏地轉身向外掠去，送來了一陣香風，唐郎只稍一猶疑，便緊跟其後。

黑衣少女一口氣跑進花園涼亭，她雙脚尚未站穩，唐郎人已撲至，雙手緊抓其肩膊，用力向下一扯，「嘶」地一聲響，兩隻袖管已掉下，露出一對粉藕般的玉臂來，朦朧的月色下，更加迷人。

（未完・三）

上文提要：花滿天往洛陽城打探丁化龍動向，耳聞目睹運寶大軍開始出發，連忙通知「黑獄十三煞」，十三煞聞訊出洞，由巧兒與丘浩扮作母子，在山路旁販賣食品，欲把車隊官員毒斃，惟官兵不肯光顧，十三煞只好以巨樹截斷去路，分隔官兵及運寶大車，實行強攻，豈料大車內匿藏高手，十三煞均不敵受傷，丘浩見情況危急，遂出刀把高手擊退，讓十三煞趁機溜掉……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辛棄疾・文
可飛・圖

邪道小子

忌諱絕頂武功　共商惡毒詭計

萬子壯的血槍扎上張彤，張彤也不是好對付的，因為萬子壯的大腿幾乎被打斷，肩頭上的一杖也打得他幾乎呼吸困難。

就在這時候，丘浩奔過來了。

「萬大叔，上當了，快走吧，這個人交給我了！」

他又是同樣幾句話。

萬子壯拚力往一邊閃退，他吸氣不開口，行動很艱難，丘浩來得正是時候。

張彤的灰髮一抖，本要再揮杖打，却被丘浩攔住，他這一杖便往丘浩的頭上砸過去，口中厲喝：「老子打死你這小兔崽子！」

丘浩發覺杖影砸到，來一個「猴子跳澗」，忽的自壓下來的鐵杖翻過去，用的正是悟空傳他的武功。

張彤一杖落空，重重的擊在石頭上，碎石紛飛中，丘浩的尖刀已抹過張彤的脖子！

張彤脖子一涼，丘浩已叫萬子壯快走。

萬子壯以槍拄地，直往荒林中逸去。

丘浩一個大旋身，便又到了正自吃驚的張彤身前：「我這把刀喝過許多人血，你幸運。」

張彤這才暗自鬆一口氣，原來這少年人以刀背抹過他的脖子，這要是用刀刃，他的頭早已經掉了。

「少年人，你是誰？」

「他們叫我娃兒。」

「你是他們一伙的？」

「住在一塊啦！」

張彤又一驚，他難以相信，十三惡煞怎麼又多了這個厲害的少年人？

張彤狠狠的怒視丘浩，道：「你為何刀下留人？」

他不說刀下留情，那是因為在這種豁命的搏殺中，還有甚麼情可言？

丘浩道：「我殺人，但都先加以警告，老公公，我們若再交手，我就會切下你的人頭了！」

張彤不自覺的摸摸頭，他的身上還在冒血，面上的血洞四週，面皮一抽又顫。

他很想出手，但他不知道有幾成勝算，於是，他狠聲的道：「今天是來捉拿十三煞的，老夫不是和你這小娃兒玩命，你最好快走！」

丘浩道：「如果你不走，我等你出招。」

張彤的牙齒咬得格格響，拖着鐵杖便往大車上躺下了。

這是不幹了，丘浩當然心中愉快！

他似乎已領悟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妙處了。

*　*　*

現在，他很快的又逼到司馬大膽附近了。

紅鬍子屠大年跟司馬大膽二人幹得好慘烈。

屠大年的鼻尖肉掉了一塊，鮮血流到他嘴巴裡，屠大年不把鮮血吐出來，他往肚子裡吞。

「秦川鐵手」司馬大膽也未佔盡便宜，屠大年的一把匕首還插在他的肩窩未拔出來，匕首在司馬大膽的肩頭上直搖擺，光景刀尖在肩胛骨上卡住了，如果稍往前偏一寸，司馬大膽就完了。

丘浩發覺屠大年不只是鼻子受了傷，他的左上臂好像也爛了。

中了司馬大膽的帶錐鐵牌，骨傷肉爛，果然不假。

「屠大叔，快走吧，上當了。」

屠大年聞言忙橫身移，他發覺丘浩過來了。

丘浩出刀逼向司馬大膽，對屠大年道：「把這個瘦子交給我，屠大叔快退。」

屠大年冷冷道：「娃兒，你要小心吶。」

他話聲甫落，騰空便往山林中掠去，眨眼之間便消失不見了。

丘浩的尖刀劈得只見芒焰不見刀身，「咻咻咻」的盡在司馬大膽的面前閃個不休。

司馬大膽的鐵牌一下子不及揮砸，已被丘浩逼得退到山石邊，再退，他就要跌下山溪中了。

丘浩便在這時收起尖刀，道：「你過來，咱們放手一搏，三招之內破你的肚皮。」

司馬大膽不是被人唬大的，只不過他的肩上還插着一把匕首，鮮血濕了他上衣一大片，聞言不由吃一驚，道：「你……你是誰？」

丘浩道：「我叫娃兒。」

「你是他們甚麼人？」

「住在一塊的，算是一家人了。」

「難道你這麼小也當惡人？」

「你看我殺人了？」

「可是你手上的刀……」

「你若退走，我放你一馬。」

司馬大膽心中忿怒，但却又不想出手，打贏了老欺小，打敗了多丟人吶。

他一頓足，橫身便鑽入大車篷內了。

* * *

石大海眞慘，上半身宛似從染缸中爬出來一般，上衣醬紅好嚇人，皇甫大山的劍至少在他身上刺了七劍，石大海平日的聲音似鬼叫，可此刻他一聲也不吭，潑風刀有十一次打從皇甫大山的頭上半寸抹過去。

石大海決心要一刀削掉皇甫大山的頭，他的潑風刀別的地方他不下刀，只可惜全被皇甫大山躲過了。

此刻，丘浩過來了。

「嗨，是你呀。」

這話是對誰說的？他好像和人在打招呼。

正在搏鬥的石大海就往一邊閃，因爲他明白，丘浩這娃兒來了。

石大海收刀猛一閃，皇甫大山便也看清丘浩了。

皇甫大山收劍冷哼，道：「小子，皇甫大爺正在找你，而你……」

「我這不是來了？」

皇甫大山擧着長劍，也露出右腕，冷沉的道：「小子，這上面的刀疤乃拜你之賜。」

丘浩一笑，道：「你要報仇？」

皇甫大山道：「不是報仇，因爲我們根本沒有仇。」

丘浩道：「那是爲甚麼？」

皇甫大山道：「除惡。」

丘浩笑着側過臉要對石大海說甚麼，不料石大海早就不見了。

他有些傻兮兮的對皇甫大山道：「上一次我是不願見你欺侮女人，我才出手的。」

皇甫大山道：「那麼這一回可不是女人吧？」

丘浩道：「這一回是爲了救你呀。」

皇甫大山叱道：「放屁，五招之內我就取那傢伙的狗命！」

丘浩道：「那麼，你也要跟着我石大叔一齊死了。」

皇甫大山怒道：「你憑甚麼這樣說？」

丘浩道：「我知道我石大叔有一招叫『海底撈魂』，當他不想活的時候，那一招就是拖個墊背的。」

皇甫大山冷哼道：「我知道那殺頭一刀，我已躲過他十一刀了，他拿我沒辦法。」

丘浩笑道：「你上當了，當你以爲他的刀只在你頭上切不休的時候，也就是他準備反手一刀切開你的小肚皮的時候，出其不意，突下此招，聽我石大叔說，至今尚未有人躲得過，而你……」

皇甫大山吃一驚，他也想不到石大海會有此一絕，那麼這小子又是幹甚麼的？

皇甫大山怒氣未消的道：「姓石的是因爲你的出現而逃，而你小子又在我的身上留下疤痕，新仇舊恨，你就接招吧。」

他在丘浩面帶微笑的時候，突然一劍刺過去。

丘浩一見火來了，尖刀斜撥，忽然一個空翻，手上尖刀用的乃「邪刀」風雲的招式，身法却是悟空傳授的「旋空十八打」。

他不但躲過刺來的一劍，更在空中挺身旋轉中，尖刀抹向皇甫大山的握劍手臂上，「咻」。

「啊！」

皇甫大山再一次幾乎長劍落地。

他暴退，低頭看，不由大怒，道：「小子，你的功力又進一大步了，我可以躲過你這鬼魅一刀，而你……」

丘浩道：「那是我用小刀的時候，這一回你雖閃過一尺遠，可是我的刀有尺半，所以你仍然未閃過。」

皇甫大山這才發覺丘浩手上的尖刀長了許多，而且耀眼明亮的，顯然是一把殺人刀。

他咬牙，左手緊抓右腕，怒得咬着牙，道：「好小子，我忘不了你今日之賜。」

丘浩爭辯道：「是你先動手。」

皇甫大山一氣之下，立刻往崖壁上躍去，丘浩心中就是個疙瘩。

現在，他往另一對搏殺的人面前走過去了。

那是「拐子」李老三與「冷面金剛」羅玉。

兩個人忽聚又分，忽上又下，幾乎就是浴血惡戰，丘浩奔到二人前面的時候，便已聞得「人魔」吳非吾一聲咒罵：「操他娘，箱子裡甚麼也沒有。」

丘浩看過去，見吳非吾已從大車內躍下地。

那吳非吾又看見那批被大樹堵在斷崖下方的六十四名官兵，就快砍斷倒樹衝出來了。

這眞是緊張至極。

「扯呼……扯呼……中他娘的詭計了，快走！」

就在他的吼叫聲裡，巧兒、悟空、尚不邪、齊飛兒與風雲幾個，拋下對手便往老林中逃去，吳非吾當然逃在最前面。

都逃了，李老三當然也要走，只不過羅玉拚死拚活的纏住他。

丘浩也往林中逃，但當他聽得李老三的吼罵，他回頭看，只見李老三的去路生生的被他的敵人封住了。

丘浩那裡會知道，堵住李老三去路的人，乃是他小時候常常抱他的羅大叔呀。

只可惜羅玉這時候留了一圈鬍子，人似乎也變了，變得丘浩對他很模糊。

如果丘浩能認出羅玉，情況也許會有變，然而，羅玉的模樣變了。

丘浩見李老三被堵，突然挺身而起，半空中他厲叫：「殺！」

羅玉但聞頭上喊殺聲，急忙橫身往右閃，好刺眼的一團毫光罩下來，令他幾乎窒息。

李老三便逮着這個空檔，錯身而躍上大山坡。

丘浩雙足點地，尖刀十九刺，直把羅玉迫得左閃右晃，而丘浩却露齒一笑，又是一個旋身，便往林中逸去。

他不得不逃，而且逃得極快，因爲大樹堵着的官兵已有幾個衝出來了。

他們破樹而出，却也費了不少功夫，只不過當他們衝過來的時候，「黑獄十三煞」已不見了。

* * *

「冷面金剛」羅玉張口結舌說不出話來，看上去他好像中了邪。

第一輛大車上的佟飛霞也楞在那兒，她的模樣就好像突然失落了甚麼。

只不過她却說不出口來。

「冷面金剛」羅玉也說不出口，他只能遙望着遠去的丘浩背影。

羅玉只能在他的心中喃喃道：「太像了，難道會是……他嗎？」

羅玉心中在痛，丘浩當然不知道，當丘浩被抱走的時候才五歲，一個五歲的孩子，他的記憶怕早就不清楚了。

羅玉知道，丘冠中丘大人夫妻二人自失去丘浩以後，那早先兩年的日子十分痛苦，丘夫人田氏常以淚洗面，而丘大人更是夜來獨自在院中看着天……

這幾年，丘夫人又生了個娃兒，才慢慢的把痛苦沖淡不少，丘大人夫妻已經對丘浩放棄希望了，然而……

羅玉剛一發現丘浩，他便吃驚的楞住了。

他又自言自語道：「是他，我以爲就是丘浩，他的年紀應該十……二歲了吧，這個少年人的模樣……」

羅玉又以拳搥打自己的頭，又道：「對了，怎麼不叫住他，丘浩的眉心有顆紅痣呀……」

他眞的是後悔不迭，痛失機會。

便在這時候，被堵在斷崖下面的六十四名官兵又把九匹馬也拉出來了。

這些人先把堵路的大樹用馬拖開，放出所有的人馬，有個流血的軍官就要下命令往深林中追，却又被佟長青及羅玉二人勸住了。

佟長青道：「逢林不追，何苦再死傷人馬，大人吶，他們雖然傷了一半，可其中有個少年人，功夫實在了得，如果那少年人大開殺戒，我們這幾個怕都早躺下了。」

羅玉也接道：「那個少年人的功夫實在高，皇甫兄二次栽在他手上，這少年人是誰？」

他只能這麼說，如果他說是丘大人失踪的兒子丘浩，只怕丘冠中也別想坐他的知府大堂了。

那軍官恨恨的道：「豈不是白白放棄大好機會。」

羅玉道：「別急，一計不成，還有二計，咱們回去再商量。」

那軍官沉聲道：「總督大人一定發火，我們這麼多人竟然抓不到他們十幾個惡人，像話嗎？」

羅玉道：「老實說，這幾個惡人，我已費盡心力抓了他們六年多，太狡猾了。」

人都傷了，還能再說甚麼？

那軍官只得重整人馬，把死的傷的全都抬上大車，就這麼打道回洛陽了。

* * *

佟長青受傷不輕，他們父女三人改道回佟家莊，那佟二小姐就像掉了魂似的，目瞪口呆不言語。

是的，她被丘浩的模樣一下子塞滿了她的心頭，那不只是丘浩的武功，更重要的是丘浩那副木訥中帶着智慧的樣子，再加上年紀不過十幾歲，佟二小姐立刻忘了丘浩是個小惡人了。

女孩子就是那種心思，當某一個人被她所欣賞，她不會再計較這人的出身和行爲。

佟二小姐現在就是這種樣子。

* * *

皇甫大山、司馬大膽、張彤、秦大川也都受了傷，這些關洛道上的白道人物，當然是大傷元氣。

羅玉向那總兵府的軍官借來兩輛大車，把幾個他邀來的高手全部留在大車上，隨着總兵府的軍官們也一齊回洛陽府衙了。

羅玉心中想得多，多了便也開始痛苦。

這一路上，他可不是爲了這次未曾抓到一個惡人而苦惱，那個年輕人的模樣才令他煩惱，他不知道這件事該不該向府台大人報告。

丘冠中夫妻早已認爲他們的兒子已經死了，這時說出那少年人很像大少爺丘浩，那將是甚麼樣的情形？丘大人鐵面無私，丘閻王之名不是蓋的，如果知道自己兒子是個小惡人，天爺，只怕大人會當場氣結。

如果這樣，倒不如不提這回事好得多。

這一路上，羅玉的煩惱大了。

* * *

「黑獄十三煞」不但煩惱而且痛苦，十三個人或多或少的都流了血、受了傷，當然，傷得最重的莫過於「飛刀怪客」呂不悔、「海裡蹦」屠大年、「過山虎」萬子壯、「二閻王」厲莫野、「拐子」李老三與「鬼叫天」石大海六個人。

他六個人最是性子急，急於去翻着大車上的大木箱，因爲丁化龍的寶物就裝在大木箱子裡。

他們又怎知大木箱中不是寶，是等着取他們性命的幾個有名聲的高手。

這些經年活動在關洛道上的白道人物，在往年，他們是不會輕言出山的，憑他們在江湖上的身份地位，那是不屑於爲官家出力，只不過這幾年，洛陽知府丘冠中的作爲很被人們歌頌，却也眞的是兩袖清風，還賠上個兒子。

於是，「冷面金剛」羅玉暗中請皇甫大山協助，由於「摘星聖手」皇甫大山的邀請，這才把司馬大膽幾人請出來了……眞不容易。

這一回大山中的這件事，事先也是由羅玉與總兵府中人交互商議才想出來的，却再也想不到結果是兩敗俱傷，誰也沒佔到便宜。

* * *

丘浩佔到便宜了，因爲丘浩的出手，先後把呂不悔幾個救了，哈，他這一回可就神氣大了。

他心中以爲是這樣的，因爲他救了厲莫野、呂不悔他們，難道他們不對他以後多多客氣？

只要他們稍爲客氣對待丘浩，丘浩就十分高興了。

丘浩一路走，心中可眞想得美，幾乎就要唱山歌了……

* * *

別以爲「黑獄十三煞」都受了傷，他們每個人沒有一個不想活，這是出來動刀子的，想一想，動刀是要殺人的，當然，殺人也得防着被人殺，二十年老龍洞中躲着玩寶物，誰也不想死，如果閻王爺好見面，他們一定去行賄，請閻王爺叫他們活個千二八百歲。

當然，那是妄想，十三煞便也只得求其次，把當今天子脚下同仁堂的大夫弄上老龍洞囚起來了。

扁大夫就只爲他們十三人服務，每個人身上都帶着最好不過的刀傷藥、解百毒藥。

十三煞只要出得老龍洞，每個人少不了帶上這些藥。

呂不悔傷得慘兮兮，可有個白盼兒陪着他，那白盼兒連她自己帶的傷藥也掏出來了，嘩，大包的藥粉猛的往傷口上糊，白盼兒更把一件衣衫撕開來，爲呂不悔當布條包紮。

別的幾人也就別提了，一個個把傷處稍加處理，就那麼往老龍嶺走去了。

這中間只有一個是完整的，這人就是丘浩。

在這種情況之下，就沒有一個人對丘浩說一聲謝謝的客氣話，甚至也沒有一個人對丘浩笑笑。

有關這一點，丘浩也未放在心上。

他仍然面含微笑的跟着十三煞進洞了。

* * *

「黑獄十三煞」一個接一個的溜進老龍洞中去了。

屠大年、石大海與風雲三人，也不往老龍潭的怪船上住了，三個得先把傷養好，而養傷最佳的地方，當然是在老龍洞中了。

老龍洞中不但有個扁鴉大夫好使喚，更重要的是安全，不怕官兵們搜山，況且在養傷期間，雙手捧着寶物玩弄，那也眞是小小的安慰了。

尚不邪、齊飛兒與萬子壯三人也一樣的不再住「西山斷崖」上面了。

萬子壯的傷很重，他被「黃河魚叟」張彤打得一條腿腫脹得宛似大象的腿，肩胛骨好像也裂開了。

三個人都不願再在洞外住了。

不但他們三人，所有十三煞都相信，這一回露面，一定會引起官兵們大擧緝捕，只因爲他們都受了傷，功力一定大減，正是抓他們的好時機，想逃過這一劫，最好是住在老龍洞中

別出去。

大伙都不出去，丘浩當然也不敢出洞，只不過丘浩奇怪，爲甚麼他救了幾個大叔，他們對他仍然是冷冰冰的不太理睬他。

丘浩想不通，他很想問問巧兒阿姨，甚至白阿姨也好，只不過當他站在她們面前，甚麼話也說不出口了。

這光景就是令丘浩費疑猜。

* * *

日子就是這麼無聊的過着，有一回，丘浩涎臉問「千面人狐」白盼兒，道：「白阿姨，呂大叔的傷好多了吧？」

白盼兒眼珠子一翻，道：「就快好了。」

「這我就放心了。」

「嗯。」

丘浩又道：「那天我急壞了，兩女一男殺呂大叔一個人，太過份了。」

白盼兒又是一個白眼，道：「那人叫佟長青。」

丘浩道：「所幸我把那傢伙唬跑了。」

白盼兒淡淡的道：「是嗎？嗯。」

丘浩覺得沒趣，便訕訕的走了。

他不懂，爲甚麼救了呂大叔，他們還這樣對待他。

不只是白盼兒與呂不悔，便是吳非吾與巧兒，好像對他也更加冷淡了。

吳非吾與巧兒二人只在兩臂和腿上受了點傷，這幾天的養息，已經好多了。

巧兒只一見了丘浩，她的面上就變了樣，這與丘浩陪着巧兒去洛陽的時候，完全不一樣。

巧兒在王老十的野店外被「摘星聖手」皇甫大山兜緊了殺，幾乎受重傷，還是丘浩出手才接下皇甫大山那穿心一劍，丘浩也傷了皇甫大山，可是……

可是巧兒怎麼也對他變了態度？

丘浩很注意這種情形的演變，當初他還以爲自己在大叔們面前立了大功，那想到會是這模樣？

* * *

丘浩很想找個人說說話，有一回，他溜到扁鴉的黑獄洞口，他對着石縫細聲細氣的叫：「扁公公，扁公公。」

他叫了十幾聲，才聽得裡面有低沉的聲音傳出來，「外面是誰呀？」

丘浩像是個受盡委曲的孩子似的要落淚了。

他把扁鴉當成他的唯一親人了，他心中立刻一陣酸。

「扁公公，我呀。」

「是你，娃兒。」

「我好可憐……」

「我相信，娃兒……」

「我怎麼辦喲……」

「你不是沒有受傷嗎？是不是想討些刀傷藥？」

丘浩道：「扁公公，我是個娃兒，我不懂的事很多很多，是不是？」

「你慢慢的就會懂了。」

「我怎麼才會懂呀？」

「娃兒，你遇到甚麼困難了？」

丘浩道：「我聽扁公公的話，我不殺人，我只救人，可是，我救了人，却得不到人家喜歡！我……」

「人性吶，娃兒，這世上最大的學問、也是最難叫人懂的學問，便是人性吶。」

扁鴉頓了一下，又道：「洞中十七年，我除了研製藥物，便是閉目思考人性，至今我仍然未理出個頭緒來，娃兒，你知道廟裡的諸神沒有？」

丘浩道：「甚麼神？」

扁鴉道：「人們燒香拜佛的神，俱都是寶相莊嚴的注視衆生，說穿了便是在注視着人的行爲，也正是善惡一念視人性，娃兒，如果你未殺人，你就是對了，一個做對事的人，還有甚麼好煩惱的？」

丘浩道：「扁公公，道理我不懂，我只要不挨打就好了，這一回……」

於是，他低聲的把這次劫寶上當之事，對扁鴉說了一遍……當然他也說得很慘烈。

扁鴉聞聽，立刻低聲的對丘浩道：「娃兒，你危險了，你要小心。」

丘浩也吃一驚，他急忙問：「我危險了？」

「不錯，怕是大禍要臨頭了。」

丘浩道：「你是說他們又要揍我？」

「不是揍你，是殺掉你。」

丘浩大吃一驚，道：「他們怎麼會殺我？」

扁鴉道：「最主要的兩個原因，乃是你既然有力量救人，爲何不出刀把他們的敵人殺掉？其次便是你的武功，他們根本不打算把他們的絕技傳你，他們却料不到你在他們每人身上學得的三招兩式之後，再加以湊合，反而功力大增，大得他們也不是你的對手，他們本來養了個小狗，却是這小狗變成一隻大老虎，你想想，他們會容得下一隻老虎在他們的身邊嗎？」

丘浩聞言，幾乎要跳起來了。

他雙目發直，自言自語的道：「我……我怎麼會……想到這些呀……我怎麼辦？」

扁鴉道：「借個機會逃走吧。」

丘浩道：「誰也不准出洞去。」

扁鴉道：「那麼，你只有多討好他們，娃兒，你慧質心巧，應該會應付這一關的。」

丘浩不開口了。

他又想落淚了，他再也不快樂了，這就是扁公公說的人性難懂，人心難測嗎？

他怔了一陣子，才對石縫低聲道：「扁公公，我走了……好孤單，好可憐……喲。」

他抽噎了一下，緩緩的往洞內走去，他似乎也聽到石縫中傳來一聲很粗濃的嘆息聲……

* * *

丘浩剛剛走到洞內「邪刀」風雲的洞室門口，忽見風雲那瘦垮垮的面皮抽動一下！

「風大叔！」

「娃兒，你去那兒了?」

丘浩怔了一下，道：「我在前面拐彎地方練習風大叔教我的刀法呀！」

風雲哈哈一笑，道：「我一共教了你四招四式，這些年你不都已經熟透了，還練呀?」

丘浩道：「我怕忘了，風大叔揍我！」

風雲又是笑，道：「娃兒，我送你出洞去！」

丘浩道：「我一個人出去?」

風雲道：「去那老龍潭，我們大伙想換換口味，你去捉幾條肥魚回來！」

丘浩道：「我也正想去捉魚孝敬幾位大叔！」

他跟着風雲來到出口，只見風雲也與吳非吾一樣，把個牛角對準石縫吹了三聲，但見石縫露出個尺半寬小縫，丘浩已爬出洞外了！

風雲嘿嘿一聲冷笑，轉頭便奔回洞深處！

他邊走邊高聲道：「出去了，出去了，吳老大，大家到來商量吧！」

他們要商量甚麼?

他們又爲甚麼把丘浩支開?

丘浩還不知道，他的小命就決定在這個時刻了！

* * *

「黑獄十三煞」走出每人的石室來了！

白盼兒仍然扶持着呂不悔，只不過呂不悔的傷似乎好多了，至少他的面頰上已有了淡紅色！

而厲莫野與李老三幾個也能走出來，他們的傷已經不礙事了，那巧兒緊依在吳非吾臂彎走到一個斷石邊，兩個人的面上不好看！

吳非吾先是看看每個人，他的情緒帶着那麼一點激動，也是生氣的樣子，道：「眞出人意料！」

呂不悔已沉聲道：「當年我就說過，摔死在山溝裡不就省事多了，偏就老大要出歪點子！」

吳非吾道：「我出點子，也是大伙點頭的，再說，我拿這一次中計來說，這娃兒也算得有良心，不是嗎?如果他不出手，咱們這兒就有幾個向閻老五報到了！」

吳非吾的閻老五，當然是五閻王，五閻殿專門審惡魂，五閻殿的刑具也嚇死「鬼」！

巧兒接道：「其實，娃兒已經是我道人了，他在洛陽城外就殺過軍官，他想全身脫離咱們這小圈子，此生怕很難了！」

厲莫野道：「大伙擔心的不是別的，怕的是這小子不開竅，長大了跟咱們作對就糟了！」

齊飛兒道：「是呀，他有能力把那幾個咱們的對頭宰了，可是他爲甚麼不出刀?他還叫人家快走，他是甚麼意思?」

巧兒道：「也許他的年紀還小，殺人的事有些怯生，久了必然有所成就！」

呂不悔道：「我看咱們別留個禍害在身邊，你們也不想一想，這小子只把咱們的本事每人學去兩三招，哼，他小子眞會湊，七拼八湊的便成了絕頂高手，奶奶的，眞叫人大出所料！」

吳非吾道：「你們決定吧，是除掉呢，還是留下?」

他此言一出，十二個人便七嘴八舌的爭辯起來了！

有的贊成宰人，有的希望留下來，你一言他一語，爭了半天難決定！

巧兒拉過齊飛兒與白盼兒，三個女的湊在一起了！

便在這時候，呂不悔已大聲道：「殺，殺的舉手！」

還眞有舉手的！

嗨，你看看，幾個舉手的全都是丘浩救過的！

呂不悔、石大海、李老三、厲莫野、屠大年，還有個萬子壯！

六個人這麼一舉手，似乎把丘浩的命運決定了！

其實，甚麼叫惡人?這就是惡人，惡人有惡人的作風，丘浩救了他們，至少也解了他們的危，但他們却想把丘浩殺了，因爲一方面他們眞怕有一天丘浩會造他們的反！

想的也是，這年頭，親生兒子也會坑他親老子，何況他們與丘浩之間的關係！

另外，他們最不願意欠丘浩這份人情，錢債好辦，情債難還，最好的方法便是把丘浩殺了！

只不過，吳非吾正在低頭想，「酒肉和尚」悟空却又反對的道：「這不公平！」

呂不悔立刻叫道：「這世上根本就沒有公平二字！」

悟空道：「呂不悔，別一心想除掉娃兒，你若以爲他礙你和白狐二人辦那種事，以後由我看着娃兒！」

呂不悔叱道：「商量大事，你少胡說八道！」

他們這兒在爭執，嗨，三個女人也吵起來了！

白盼兒就與齊飛兒一樣！

巧兒一人站一邊！

「妳想想，萬一有一天他翅膀硬了，然後又知道他爹就是洛陽知府丘冠中，那還了得呀，他會造咱們反的呀！」

白盼兒這是遠慮！

齊飛兒更接道：「到了那個時候，這小娃把咱們住的老窩也掀起來，我問妳，巧兒，咱們連個藏身之處也沒

有了，那可就死無葬身之地了！」

於是，巧兒也不開口了！

巧兒的嘴抿得緊緊的，她輕聲對吳非吾道：「非吾呀，這可怎麼辦?」

吳非吾道：「留之禍害，殺了可惜，操他娘，我也拿不定主意了！」

巧兒再看看別的人，她心中凉一半，因爲，十個男的至少六個要宰人，三個女的，只有她一個不同意殺丘浩，這件事眞難辦！

吳非吾突然一拍巴掌，笑了！

大伙立刻圍上來，呂不悔急問：「如何處置?」

厲莫野跟上一句，道：「此時由我們三個動手，一定收到效果，就要他躲也難了！」

吳非吾未開口，悟空已叫起來，道：「我不同意，吳老大，你最好別殺他！」

呂不悔大怒，道：「你會後悔的！」

悟空道：「那是以後的事！」

吳非吾道：「休傷和氣，我有主意！」

大伙一聽，便又聚在吳非吾四週，等着他說出甚麼樣能令大伙都滿意的「餿主意」。

爲甚麼說是餿主意?當然是想坑丘浩的主意！

惡人出的主意會有好的?

* * *

呵呵一聲笑，吳非吾道：「我們不殺他，我們支派他出去殺人，殺我們的敵人，如果他照着我們所講的去幹，而且還是實幹，快幹，那麼，就証明他是我們大伙的接班人，否則，嘿……」

呂不悔注意的是吳非吾最後這句話！

他急忙追問：「否則怎樣?」

「否則他就死吧！」

「怎麼死法?」

吳非吾拍拍口袋，嘿然又是一聲奸笑，道：「我這兒藏有三七斷腸散，且在他出洞之前，咱們大伙看着叫他服下去，這三七斷腸散服下以後無感覺，但到三七二十一天的正午時分，會突然發作，一旦發作，肚腸寸斷，神仙也難救！」

他又是一聲得意的笑，道：「在這二十一天之內，咱們叫他出去殺一個人，且把人頭提來！要不然，解藥他就休想得到，他便也死定了！」

吳非吾此話一出，七八個惡人捧腹笑了！

悟空雖然仍不樂意，却也無法攔阻！

於是，事情就這麼決定了！

* * *

丘浩眞聽話，一路奔到老龍潭，脫光衣服，噗地一聲便跳進潭裡了！

他的那把尖刀眞管用！殺人管用，殺魚更管用！

丘浩只在水中潛了幾次，十幾條尺長大的肥魚已經在岸上了！

折了一枝小樹枝，丘浩把肥魚串起來，那份高興勁頭，他是跳着回老龍洞的！

丘浩心中想着，大叔阿姨們吃了這肥魚以後，總應該明白自己是多麼孝順他們，不會再對他橫眉竪眼了吧！

丘浩提着肥魚往前走着，還不知道老龍洞中已經設下坑他的計謀了！

而老龍洞中十三煞本來已經把計謀決定了，嗨，他們現在又吵起來了！

他們爲甚麼又吵架?

吵得可眞凶，吵甚麼?聽一聽就明白！

* * *

呂不悔的聲音最粗暴：「老大，先叫他把佟長青的人頭割下來，姓佟的若不先偷襲老子，他們父女三人早就被我飛刀打死了！」

吳非吾還未點頭，石大海又吼起來了！

「老大，『摘星聖手』皇甫大山方是我們的勁敵呀，皇甫大山找了我們幾年，幾乎跑遍江湖，似這樣的敵人，正好叫娃兒去取他項上人頭，你們說對不對?」

他說完，還眞有幾個點頭的！

「拐子」李老三却猛搖手，道：「不，不，那個『冷面金剛』羅玉才是我們的心腹大患，洛陽府貼出告示幾年了，至今還在貼着，倒不如叫娃兒先宰姓羅的，這就叫殺雞儆猴呀，老大！」

吳非吾仍未拿定主意，屠大年又叫起來了！

「老大，我以爲以上的人不易對付，娃兒才多大?再說，娃兒他們都已見過，娃兒只一出現，他們一定有警覺，我以爲不如先叫娃兒取司馬大膽項上人頭，比較容易得多了！」

吳非吾也覺有道理，只不過萬子壯却又叫起來，道：「爲甚麼一定要叫娃兒去殺司馬大膽?殺張彤不也是一樣?那張老頭就住在河面上，不用找，多方便呀！」

厲莫野一聲吼，道：「叫娃兒去殺『關山飛鷹』秦大川，娃兒的武功足夠對付姓秦的了！」

「嘿……嘿……」

吳非吾這麼一聲竊笑，幾個人不爭吵了！

幾個人一齊注視着吳老大，吳老大身邊的巧兒開了腔，道：「你們幾個太自私了，你們每個人心中恨的人，就要娃兒去代你們操刀，太過份了！」

吳非吾道：「你們要殺的人，都是傷了你們的人，吵了半天爲自己，我現在有決定了！」

「甚麼決定了?」大伙齊聲問。

吳非吾道：「我們不指定他去殺甚麼人，你們想一想，他只有二十一天的時間，如果指定他去殺那一個，萬一他在這些天內找不到那個人，怎麼

辦？」

巧兒接道：「是呀，如果他有機會殺別的人，豈不是錯過機會了？」

悟空本來不高興，他的心中一直對丘浩不錯，他不想叫丘浩死，這時候他借題罵人了！

「對嘛，你們都是豬嘛，還是老大有智謀！」

他罵人，又怕自己孤立，便立刻給吳非吾戴上一頂高帽子！

呂不悔幾個齊瞪眼！

吳非吾果然滿意的又笑了！

＊　＊　＊

「嗚……」

吳非吾收住笑，道：「哇！這娃兒的身手越見快了，就這麼一會功夫，便捉了魚回來了！」

他轉身走向老龍洞出口，又道：「我去放他進來，嗨，今天咱們烤肥魚吧！」

巧兒道：「十多年未做好吃的了，今天我動手！」

那吳非吾匆匆走到出口附近，他冲着石縫聽了聽，又對着石縫用力吹了幾聲低嘯，於是，巨石橫移，露出一尺寬的石縫來！

洞外面，丘浩提着十幾條肥魚橫着肩膀擠進洞內，見是吳非吾等在那裡，便笑對吳非吾道：「大叔，你看，我抓來肥魚孝敬各位大叔阿姨！」

吳非吾哈哈笑了！

已經幾天未曾對丘浩這麼笑過，今天這麼的一笑，笑得丘浩心中一熱！

丘浩如果不是强忍着，他一定會大哭，爲甚麼這些天大伙不理他？他是有功的呀！

只不過丘浩還是未落淚，他跟着吳非吾，手中提着魚，興沖沖的到了石洞後面的狹長天井裡！

丘浩發覺，今天怎麼不一樣？

今天每個人對他直發笑，而且是他從來未見過的這種笑容！

他也回報以笑，他還舉着手中肥魚，道：「大叔阿姨，你們看，好多肥魚喲……」

巧兒走過去，伸手提過那串魚，笑笑，道：「給我，今天我要表現一下我的手藝，叫你們嚐嚐火爐子燜肥魚的味道有多香！」

她這麼一說，就有幾個直伸舌頭舐嘴巴！

吳非吾已拉着丘浩，笑笑道：「娃兒，這幾天也委屈你了，不是大叔阿姨不理你，實在這一次咱們都吃了敗仗，心情不好嘛！」

丘浩點着頭，道：「我明白了！」

吳非吾道：「明白了，就別放在心上，娃兒呀，你救過幾位大叔，他們心裡很感激，等一會你跟大叔一齊吃肥魚，嗨，大叔我還存放了一瓶好酒，你就陪大叔先喝吧，嗯？」

丘浩那份熱，熱到眼眶裡了！

他幾曾受過這種照顧，他簡直就要跳起來大叫了！

另外幾個想宰他的人，都也哈哈大笑起來了！

只有悟空沒有笑，悟空猛喝了一口烈酒，一抹嘴巴，轉身便走！

＊　＊　＊

老龍洞中十三煞，大伙圍在一塊似玉面般平坦的石桌邊，桌上有個大火架子，各種調味料放了一大堆，正中央有個大火盆，熊熊炭火燒得通紅，那巧兒的雙手眞是巧，不但偷的時候靈巧，做吃的也有一套，巧手就是巧手，她把洗淨的魚泡在佐料裡，醃到一定程度，便掛在火架子上燒起來，一時間香味四溢，可把十三煞高興得各露原形，各有表情！

丘浩也高興，當然，坐在丘浩身邊的吳非吾更高興！

吳非吾先爲丘浩取得一條肥魚，笑道：「吃！」

丘浩接過來，道：「吳大叔，你吃！」

「哎，大叔叫你吃，你只管吃，要不大叔就生氣了！」

丘浩當然怕吳大叔生氣。

他更怕別的幾個大叔揍他，他張口便啃吃起來！

他現在也學乖了，還會說上幾句奉承話！

「阿姨，妳烤的肥魚眞香，好好吃喲！」

巧兒哈哈笑，道：「小兔崽子，拍阿姨馬屁呀！」

「眞的好吃！」

「那就多吃些！」

便在丘浩吃了一半的時候，吳非吾取過懷中一個扁瓷瓶，他倒了一杯遞給丘浩，道：「嚐一杯，好喝呀！」

丘浩接過杯子，仰面喝進肚子裡，放下杯子笑道：「吳大叔，好甜呀！」

「哈……」

「哈……」

「嘿……」

所有的人除了悟空，其餘的全笑了！

吳非吾把瓷瓶塞好蓋子，又放入懷中！

丘浩問道：「大叔，你怎麼不喝？」

「大叔還不想死！」

丘浩先是一聲笑，隨即大夢方醒的道：「大叔，你是說這酒……」

「毒酒！」

「毒酒？」

「不錯，裡面滲有三七斷腸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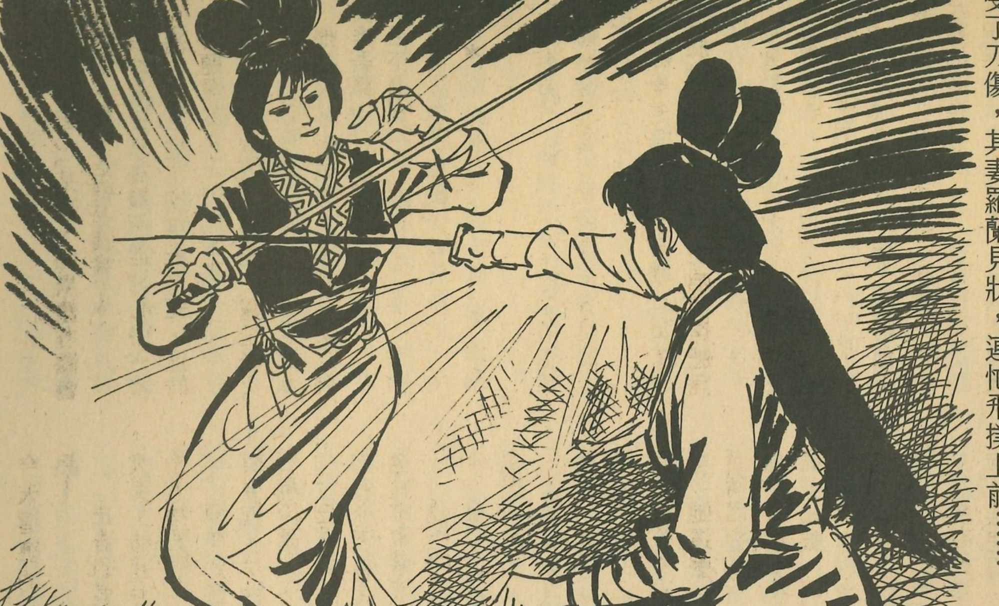
丘浩又想哭了！

他怎麼也想不到，這些大叔阿姨怎麼容不下他！

「大叔，甚麼叫三七斷腸散？」

吳非吾道：「三七就是二十一，你還能活二十一天，時辰一到，你便會肚腸寸斷而亡！」

（未完·九）



上文提要：江楓率衆往萬梅坪赴約，天馬堂早已分成四批人馬共三十餘人在四方埋伏，兩方人馬甫接觸，七寶和尚便把天虛子擊斃，此舉不但使天馬堂震慄，甚至江楓等亦大吃一驚，方知七寶和尚深藏不露，隱技扮懵，接着，歐陽昭亦技癢上場，獨戰神鬼雙刀，經過兩百多個回合，終把神鬼雙刀擊斃，但自身前胸亦受了刀傷，其妻羅蘭見狀，連忙飛撲上前……

俠義奇情連載小說／臥龍生·文／可飛·圖

劍氣九重天

計策深謀遠慮　乘勝全面撤退

江楓讚道：「晚進自歎弗如。」

對歐陽昭和羅蘭的稱呼，江楓是傷透了腦筋，既有同門師兄、師姊的事實，又有翁婿口盟的約定，也只有酌量當時的情景，適宜的稱呼了。

「你不用心存顧忌。」歐陽昭低聲笑道：「丫頭是丫頭，我是我，你高興怎樣稱呼都好，這也眞難爲你了，就適情適景的叫吧！至於那神來一劍，可是金丹書生的傳授，專門對付神、鬼雙刀的一招，不是我自己創出來的，那是由經驗中苦思而得。」

但見人影閃動，胡萍快如疾矢一般的射出，拔出神刀脚上的長劍，退了回來，交給歐陽昭。

歐陽昭微笑接劍，頷首示謝。

也許這兩陣搏殺的神勇、凌厲，把對方給震駭住了，沒有人敢再主動挑戰，雙方暫時形成了沉默的對峙。

但聞衣袂飄風，五個佩劍少年，在夜色中飛奔而至，五個二十左右的年輕人，一色的灰布褲襖，對着歐陽昭躬身一禮，肅立一側，也不理會江楓、羅蘭等人。

「別怪他們，他們幽居深山十幾年，這是第一次下山。」七寶和尚笑道：「他們純樸、木訥，不會和生人招呼。」

五個灰衣少年聽到聲音，十道目光一齊投注在七寶和尚的臉上，打量了良久，才一齊跪了下去，道：「你是和尚伯伯？我們好想念你。」

「是啊！有十年不見面了，我也很想念你們，快些起來！」七寶和尚笑道：「等一下還要你們幫師父和人打架呢。」

五個人一齊站了起來，大概是不知道該說些甚麼，微微一笑，恭立歐陽昭的旁側，臉上却是一片躍躍欲試的神情。

此時情景，歐陽昭也無暇替他們引介各人，對敵要緊，低聲問道：「劍陣練熟了？」

五人齊聲應道：「練熟了。」刷的一聲抽出背上長劍，就要擺開劍陣。

歐陽昭一皺雙眉，搖搖頭，道：「等我令諭，再出手。」

五人還劍入鞘，又垂手肅立。

「原來還有伏兵。」三宮主終於開了金口，道：「怎麼不把他們一齊招出來呢？」語聲微微一頓，接道：「既有伏兵，應該不止這五個年輕的劍手吧？」

「這就不勞三宮主費心了，」江楓道：「該他們出現的時候，他們自會現身，約我們申時會陣，似是已準備挑燈夜戰了？」

「不！無燈可挑，」三公主道：「就在這夜幕籠罩之下，一決勝負！」

「打夜戰，」羅蘭抽出長劍一擺，道：「三宮主，那就由咱們先開始如何？」

三宮主點點頭，道：「好。」緩步行了出來。

這時，夜色漸濃，天上一點星光也被一片烏雲遮住，地上雖有皚皚積雪，也無法映光生輝，視力只能見數尺外的景物，雖有精深內功、異於常人的目力，也有着人物模糊之感。

這等情形之下，就算是一流高手，也無法防備到暗器的襲擊。

夜，給人一種凄迷之美，也給人一種恐懼之感。兩個美麗的女人，提着森寒的兵刃，相對而行，雙方已互知道一些虛實，彼此心存畏懼，誰也不敢大意，步子移動，如履薄冰，手中之劍也緩緩抬起，指向對方，準備應變。

「不對呀！」大和尚突然說道：「如此夜戰，是三宮主設計，定有陰謀，不可不防。」

這一下，輪到歐陽昭擔心了，大聲喝道：「羅蘭，退回來！」

男女不同之處，也就明確的顯示了出來，歐陽昭要面子，千方百計把羅蘭勸退回去，羅蘭也要面子，但却很溫柔的退了回來。

三宮主沒有乘機搶攻，甚至停下來，給羅蘭一種安全後退的感覺。

退是退回來了，但臉色可不怎麼好看，羅蘭冷冷的說道：「老公！有甚麼吩咐？你要面子，也要裏子，現在滿足了吧？老婆咬牙忍受你的好勝之心，却又要溫柔的聽你的令諭。」

「是大和尚叫妳，」歐陽昭一臉尷尬的說：「我只是幫他傳話。」

眼看閣令森嚴，大和尚硬着頭皮扛了下來，笑道：「嫂夫人，和尚想到了一件事，只好讓歐陽兄把妳請回來。」

明知和尚揹黑鍋，羅蘭却放起刁來，冷笑一聲，道：「你大和尚連勝兩陣，都是一招斃敵、連取三命，我老公也一劍斬了神、鬼雙刀，我就不能和三宮主一決存亡麼？這威風殺氣，都讓你們男人佔盡，我們女人，只配窩在家裏看孩子了？」

「嫂夫人，」大和尚苦笑一下，道：「這摸黑夜戰，大背常情，是出自三宮主的策劃，和尚不知道她陰謀何在，但必有陰謀，當可斷言，江老弟也覺得不可大意，和尚就託請歐陽兄招呼你一聲，妳可別有所誤會，嫂夫人在斗室之中，一劍鬥雙刀，這威風殺氣，絕不會輸給歐陽兄呢！」

明知是頂高帽子，羅蘭還是忍不住笑了，再看歐陽昭那份尷尬，也就順風收帆，說：「這一仗總要打吧！多謝關懷，我小心就是。」

「對！首求自保，次求克敵。」江楓道：「羅蘭，妳如受到傷害，我們大家都會心中不安。」

「謝謝你了，小師弟，我會懂得自保，」羅蘭道：「不會讓你傷心。」轉身向三宮主迎了上去。

這一對寶貝夫妻雖是身懷絕技，但却常在山居，少在江湖走動，仍保有了一種赤子心情，大事不計較，口角小事却不肯服輸。

事實上，他們夫婦也常以爭吵鬥嘴，以排遣山中的寂寞歲月，賭賭小氣，早成積習。

三宮主神色平靜，似是早已胸有成竹，手中寶劍舉起，拉開架式，笑道：「你們師兄師妹、夫妻倆口，商量好了吧？」

羅蘭臉上一熱，道：「要你等候了，讓你先機。」

三宮主道：「小妹就不客氣了。」長劍一掠，刺向羅蘭前胸，羅蘭揮劍架開，反擊一劍，兩人立即展開惡鬥。

江楓一皺眉頭，道：「和尚，三宮主的耐心客氣，有些異常，你小心替羅蘭掠陣。」

大和尚點點頭，緩緩向前移動身軀。

這時，那位一品刀突然帶着四個弟子，向前行來，同時抽出佩刀。

江楓舉步而出，準備迎敵，歐陽昭已大聲說道：「這一批人交給我。」舉手一揮，五個弟子佩劍出鞘，隨着歐陽昭迎了上去。

「當心他的脫手刀法，能在百步內取人首級！」江楓沒有爭抗强敵，只點出了一品刀的精奇刀法。

他對歐陽昭充滿信心，也想看看他訓練五個弟子的劍陣威力，這是金丹書生重傷之後悟出的劍陣，江楓聽過，却沒有學過。

刁鵬道：「老鄧，咱們恐怕也閒不住了，準備一下拚老命吧！」

「看到大和尚和歐陽昭的身手，眞有點自慚形穢，」鄧飛道：「不敢輕易的出手了。」

「老鄧啊！這是甚麼時刻了，你還是這麼看不開呀。」刁鵬道：「我雖然還不太瞭解他們，但我感覺到他們是一個胸懷大志的組合。」放輕了聲音，接道：「而且是武林三聖播下的種子，他們都好像和武林三聖有關，也都承繼了武林三聖的武功。」

「不錯，」鄧飛道：「九華訂盟之後，盛傳武林三聖身遭暗算，那時我還不太相信，現在想來，倒是大有可能了，他們以絕世內功壓制着傷勢，不讓它發作，却利用剩餘的生命，培養出了承繼他們遺志的人才。」

也許這件大事是武林中人都想瞭解、知道的第一秘密，所以兩人談起來，竟似不忍停下。

也許是兩人想借這番談論江湖往事，拖延出手的時間。

「有一點，我一直想不明白。」刁鵬道：「算算時間，武林三聖在身受暗算之後，至少還活了十幾年，這些日子中，他們在江湖上奔走，餐風露宿，吃了不少苦頭，因爲，他們還要隱藏行踪，他們的行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刁某人就是當年受命追覓他們行踪的人手之一，就我所知，那一次投入的人手，至少在五百人以上，像

我這種身手的人，少說點，也該有二三十個人，足跡遍及大江南北、東海西域、南荒北疆、深山大澤，一找就是五年，隔一年再一次展開搜尋，規模更爲龐大，又找了三年之久，才算停了下來。」

「以後呢？」鄧飛道：「是否眞的停了下來？」

「沒有，」刁鵬道：「只不過由明轉暗，但參予的人手却都是江湖中的高手，規模雖然是小多了，但搜尋的區域却是更爲深入，說起來，也眞是奇怪，我們搜尋了十幾年，竟然未找出一點眉目、探聽到一點消息，那麼精密的策劃、那麼龐大的人力，却完全失敗了，他們究竟是如何藏身呢？」

「這件事，我也感覺到不可思議。」鄧飛道：「現在想一想，却是完全明白了。」

刁鵬道：「看來，鄧兄比刁某人聰明多了，到現在，我還是不明白。」

鄧飛微微一笑，道：「因爲我們見到了易花手張四姑。」

「明白了，」刁鵬說：「張四姑替他們製造了一副精巧的面具，掩遮去他們本來的面目。」

「也許有很多副精巧面具，以適合他們不同的身份。」鄧飛道：「如果眞是這樣，你想想，就算他們站在你的身側，你也是渾然不覺，以江少俠而論，那副面具之精巧，以我這雙魔眼，竟是瞧不出一點破綻，天下武功高過我的人不可計數，但能逃過我這雙眼睛透視能力的人，那就屈指可數了。」

「對！推想起來，千變萬化，莫可思議，但已經點破，却不過原來如此。」刁鵬道：「易花手張四姑製造面具的手法曠絕一代，爲甚麼天馬堂的總堂主竟然想不到這點？」

「以武林三聖的身份，誰又能想到他們會掩去本來面目呢？」鄧飛道：「何況，那時候易花手也如沉在大海的泥沙，隱息未出，沒有人會把以邪門技藝揚名江湖的易花手，和武林三聖給連在一起。」

刁鵬道：「兄弟，還有一點疑問要請教鄧兄，以武林三聖的威望，只要以本來面目在江湖上出現幾次，也足以震懾羣雄，使他們知難而退，不致於鬧成現在這個局面。」

「刁兄，咱們都是爲這個組合效過力的人，」鄧飛道：「咱們在江湖上的地位，不論是盜是寇，也算是稍有名氣，但咱們對目下的江湖情勢，又有多少瞭解呢？」

刁鵬呆了一呆，道：「說得是啊！除了天馬堂中長老級的人事移動、變化我稍有所知之外，其他的可算是一無所知，因爲，知道的事，全是在會議時聽到的，現在想一想，我能記得的江湖上諸般情事，還是當年在江湖上走動時知道的。」

鄧飛道：「彼此，彼此，不過，我在洛陽居中這樣的地方，看到的應該很多，但却也和刁兄一樣，對江湖中事務一無所知，那是因爲江湖已不成爲江湖了，表面上是平靜無波，過去江湖上的熱鬧紛爭都已不見，江少俠到洛陽居來，才引起連番搏殺，也許暗中也有激流洶湧，只不過咱們無法看到，除了天馬堂和內宮一系中人的爭執之外，一切都全在他們的掌握之中。」

「不錯，天王門、天馬堂和內宮一系聯手的力量，似是已完全控制了江湖中一切活動。」刁鵬道：「少林寺的威名消退了，武當派的氣勢沉淪了，除了窩裏翻、自己人互相鬥爭之外，眞的已沒有外力介入了。」

「但物極必反。」鄧飛道：「江湖就是江湖，從來沒有任何一股力量能永遠控制它，使它永遠平靜，萬劫不復。」

刁鵬道：「天馬堂一直和內宮一系中人不停的爭鬥，爲甚麼一下子竟又會聯合起來，合於一處，對付江少俠呢？」

「這才是眞正的可怕所在。」鄧飛道：「如若幕後沒有一股可以控制全局的力量，就不可能有這種奇怪的變化。」

「鄧兄是說，有一股看不見的力量在導引全局？」刁鵬道：「那又是甚麼人呢？」

「不知道。」鄧飛道：「但那股力量確然存在，他的野心，似乎是不止以征服武林同道就會滿足，也許有更大的陰謀在進行。」

刁鵬呆了一呆，道：「說的是，江楓領導的這股力量，也就更不能失敗了，鄧兄，咱們雖只是米粒螢火之光，也要全力以赴，能活着看到究竟固然是好，就算戰死，也是心無遺憾了。」

就在兩人交談之間，雙方的搏殺已經更趨激烈，不絕於耳的兵刃撞擊之聲，閃起了一串串的火光。

這等夜暗中的激烈搏殺，連江楓和大和尚這等絕世高手也看得心驚膽顫，暗暗皺起了眉頭。

因爲，這個晚上太暗了，暗得不見一點光亮，連滿地積雪，看上去也只是一團模糊的白影，以江楓和七寶和尚的目力，也只能看到刀、劍的揮動，看不眞切刀勢、劍招的變化。

搏殺中的人也無法見及細微，要憑籍純熟的技藝和聽覺判斷，揮刀出劍，封架對方的攻勢，展開還擊。

幸好雙方處境一般，誰也沒有佔到優勢。

倒是那兵刃撞擊時閃出的火星，竟會給雙方一種快速制敵的感覺，會出現快刀、疾劍的搶攻。

但那一刹而逝的光亮，只給雙方一兩招的搶攻機會。

歐陽昭沒有出手，因爲五人劍陣的變化有一定規律，歐陽昭加進去，

反有着阻礙劍陣變化的感覺。

不過，這也給了五個年輕劍手表現的機會，他們的劍陣變化早已練習純熟，夜色雖暗，對合搏對敵的影響不大，五人第一次對敵，還有生澀的感覺，但搏殺一陣之後，已逐漸的適應，竟把一品刀和四個弟子困入陣中，迫得一品刀和四大弟子完全改採守勢，一品刀雖是身懷絕技，但却不敢冒險施展，唯恐傷到了自己的弟子。

羅蘭和三宮主這一對就打得十分辛苦了，兩人都有着束手縛脚的感覺，不能盡情發揮出一身所學，作一決勝負之戰。

大和尚運足了全部眼力，監視三宮主和羅蘭之戰，準備隨時出手救援羅蘭，但發覺這場夜戰，表面上十分恐怖，但各人都打得十分穩健，都不敢冒險燥進，十成武功，只能發揮出五成威力，大部份的實力都留作自保，這種打法，自然是很安全了，大和尚輕輕吁了一口氣，緩緩退到江楓身側，低聲道：「現在不過初更左右，以目前這種打法，雙方不會有濺血搏命的場面，但却對我們大大的不利，打下去，於敵無損。」

「我也有這種感覺，在如此黑暗的夜間動手，就算老如一品刀這種的人物，大概也是初度經歷。」江楓道：「所以都有着如履薄冰的壓力，那裏還能施展出奇招絕技，制敵於死。」

「對！現在我們是坐待敵人的陰謀出現。」大和尚道：「是不是有些太吃虧了？」

江楓道：「烏雲蔽天，黑得伸手不見五指，不知是不是也在三宮主的預計之內？」

「不管如何，我們都不宜在此地撐下去。」七寶和尚道：「我們何不來個易地而戰？敵人希望把我們拖在此地，我們偏偏不在這裏，引他們離開，選一處決戰之地。」

江楓沉吟不語，心中忖道：此地之內，雖然有敵人陰謀置佈，但我們也有埋伏，張四姑和霜、雪二女，加上梅花，都藏於積雪之中，準備給敵人迎頭痛擊。所以，一時之間，江楓不知該如何回答大和尚。

「老弟，」外拙內秀的大和尚似是已看透了江楓的心意，低聲說道：「如論對敵策略、行兵佈置，和尚自知不及張姑娘，這件事，何不和她商量一下？」

江楓點點頭，還未來得及開口，耳際間已響起了張四姑的聲音，道：「不用商量了，大和尚說得不錯，我看三宮主的陰謀，可能不是以伏兵爲主，究竟是甚麼東西，我也無法推斷，你們以十餘人之力，抗拒他們三路大軍，威名已立，咱們只有這點本錢，能勝不能敗，所以不可冒險，聽和尚的話，撤離此地，此後，咱們還要改變對敵的方法，今後，我會找你商量，還要你好好發揮一番。」

乖乖，聲音就在身側不遠處，張四姑似已在雪中潛行近交手的所在。

「妳呢？」江楓也以傳音之術問道：「霜、雪二女和梅花是否能支持得住，我們走了，妳們人單勢孤，一旦行踪被人發現，那如何應敵？」

「兩個小狐女內功精湛，在重裘護體之下，活潑如常。」張四姑道：「梅花雖然差一點，但精神還好，而且越來越能適應，這丫頭的內功，造詣亦深，放心吧，她們都好得很，更不用爲我們的安危擔心，我還想不出甚麼毒物能深入積雪傷人，他們最好不要激怒我，給他們一點教訓也就算了，上天有好生之德嘛，我也不想殺他們個片甲不留，如果是他們用的方法太惡毒、下流，那就叫他吃次大苦頭了。」

江楓默然不語，心中却暗暗忖道：「張四姑會用甚麼方法呢？以四人之力，能抗拒敵人那麼强大的實力嗎？」

但聞張四姑道：「不要憂心，我在施展毒手之前，會先通知你的那隻小鳳兒，要她避開，不會傷到她的。」

敢情張四姑想到另一面去了。

江楓正想辯解幾句，耳際中又傳入了張四姑的聲音，道：「我也會把你關心三個丫頭的話告訴她們，保証如一盆爐火一般，讓她們全身溫暖，快些走吧！我要四下看看去了。」

感覺身側積雪微動，江楓的左邊小腿上似是被人重重的捏了一下。

江楓心知張四姑已潛雪而去，那一捏，表達出無限關心，也有點苦中作樂、打情罵俏的味道。

但使江楓訝異的却是張四姑雪中潛行的本領，那該是一種很特別的工夫，這裏積雪深淺不已，一般的爬行方法會立刻露出破綻，被人發覺，但張四姑却如蛇行於水，不見積雪裂動，人已遠去。

這個女人身懷的異術、奇技，不得不叫人心中敬服。

以兩個小狐女的性格，早該跑到跟前來，和江大哥胡鬧一陣了，但她們却默然無聲，想是雪中潛行的本領還未練成，不敢隨便行動。

江楓放心了，張四姑能在雪中潛行，自然可以隨時行近雪、霜、梅花，指點她們應變之法。

只聽大和尚道：「要不要離開這裏？如若決心留下來，那就要全力出手，先擊斃三宮主、搏殺一品刀，徹底擊潰眼下的敵人，再集中全力以靜制變。」

「走！」江楓道：「招呼羅蘭、歐陽昭，率領五大弟子先走，撤回洛陽居，那裏無法羣集圍攻，易於對敵，此後，咱們要變更對敵之策，要鄧飛注意厨下、茶水，別着了人的道兒。」

「對，順便把洛陽居的金銀財物席捲帶走。」大和尚笑道：「此後，咱們人手衆多，行動起來，可是要大筆銀錢才行。」

江楓微微一笑，忖道：「你這出家人胸藏謀略，智計百出，手段的毒辣，可是全無出家人的慈悲心腸。」口中却在道：「大師代我傳令，由我斷後阻敵。」

大和尚傳出了江楓的令諭，口氣堅決，給人一種不可違抗的感覺。

歐陽昭喝退五大弟子，羅蘭也迫退了三宮主，倒躍三丈，看看江楓，道：「怎麼回事？」

江楓一揮手，道：「跟着大和尚走。」

神情很嚴肅，態度也有點冷，羅蘭竟是不敢再問，轉身就走。

歐陽昭更是遵命行事，立刻撤退。

大和尚低聲道：「諸位先回洛陽居，我留下來接應一下江老弟。」

大家都看見過他的武功，也沒人和他爭論，由魔眼鄧飛帶路，急奔而去。

三宮主、一品刀等沒有追擊撤走的歐陽昭和羅蘭，但江楓仍然是迎了上去。

對敵人突然的全軍撤退，三宮主有些忿恨，暗暗罵道：「見鬼啦！你們一直佔着優勢，怎麼會突然撤走了呢？」

「是不是有些失望？」江楓手中的翠玉刀指着三宮主，道：「妳指使千面人魅方妙傷我，我這個人非常沒有風度，現在，我要殺你，而且在十招之內。」

字字如寒冰擊頂，聽得三宮主心上泛升起陣陣寒意。

「你……你……殺得了我麼？」三宮主道：「我們武功在伯仲之間，就算你强我一籌吧，也不過是……」

「妳可以不相信！」江楓笑道：「那就出手試試吧！」

不知何故，三宮主心中信了，感覺到江楓確有殺她的能力。

「難道……難道……你跟那個大和尚一樣？」三宮主說：「深藏不露，扮豬吃……」

「我和大師不一樣，我已經殺了不少的人。」江楓道：「一隻喜鵲，兩條龍和幾個天馬堂中的護法，也許這些人都不夠名氣，殺一不足以儆百，所以，今天要拏妳三宮主開刀。」

「我……我不相信……你能……」

「那很好。」江楓緩步向前逼進，打斷了三宮主的話，接道：「妳可以出手了，我可以讓妳先機，但我不會等下去，如果讓我先出手，也許妳跟本就沒有還擊的機會了。」

他語氣平和，一點也不帶肅殺之氣，但却字字如强弓利箭，射中了三宮主的心膽，三宮主忽然感覺到畏懼了，低聲道：「我不還手，你總不會殺我吧？」

江楓提聚眞氣，無相神功已遍佈全身，搖搖頭，道：「我會殺妳！內宮一系中，你是首惡，迫逼女弟子破身殺人，讓她們變成冷酷的殺手。」

「那不關我的事啊，我也是奉命行事。」三宮主道：「殺了我，還有別人會執行這個工作。」

她忽然發覺自己似已變成了一個犯人，江楓問甚麼，自己就答甚麼！江楓要殺自己，自己就拚命解釋，明明是在求饒，頓覺臉紅耳熱，慚愧不已。

幸好夜色幽深，看不清楚。

但站在不遠處的一品刀和他的四個弟子，應該是聽得清清楚楚的。

「那個下令的人更該死，但妳也該是惡貫滿盈了，三宮主，擺點氣勢出來！」江楓道：「妳殺人無數，爲甚麼自己却如此的怕死？」

「江楓，不要欺人太甚，姑奶奶不是怕你。」三宮主被羞辱得怒火暴起了。

「聽說，妳是內宮一系中，媚功最好的一個，可惜江某人無緣求教了。」

「我可以給你一個機會！」三宮主道：「我也想試試你的惑心術，看看能不能惑我之心。」

「不必了。」江楓揚起了手中的翠玉刀，道：「出手吧。」

但聞勁風破空，一支竹杖如泰山壓頂一般，打了下來。

是竹杖翁——三宮主身側那個手握竹杖的老人。

提起竹杖翁，他亦是威名赫赫、譽滿江湖的人物，只可惜爲老不修，竟爲三宮主媚功所惑，爲了能一親芳澤，竟肯屈從爲三宮主的從衛。

那一杖之威，展出了他一身功力成就。

只可惜江楓殺機早動，只見他身子一轉，翠玉刀忽然探出。

一刀破喉，鮮血標射而出。

人已中刀而亡，竹杖才擊落在雪地上，有如巨樹倒下一般，激起一大片積雪，瀰漫了數丈方圓。

竹杖翁的屍體，也隨着飛起的積雪倒了下去。

三宮主震駭極了，她已完全相信江楓可以殺了她。

事實上，站在一側的一品刀也生出畏懼，他早已暗運功力，準備馭刀一擊，殺了江楓，但竹杖翁却早了一剎發動。

看不出江楓用的是甚麼身法，怎會那麼輕巧靈動地避開了威勢驚人的一杖，也看不出江楓出刀的手法，那麼隨手一揮，就把一個江湖上聲威甚著的人給宰了。

一品刀收了刀，而且情不自禁的向後退了兩步。

「江楓，我認輸了，你可以走了。」三宮主突然想到了有語病，急急住口。

「謝了。」江楓目光一掠竹杖翁的屍體，接道：「我知道妳有很惡毒的陰謀，所以，妳更該死！」

但聞張四姑的聲音傳了過來，道

：「小情郎，別殺她，讓她把你的威名帶回到他們的核心中去，使他們的身份暴露出來，再說，你也該和她鬥鬥媚功！她已心寒，你如能征服她，也是個最好的臂助，何況，我還要看看她有些甚麼陰謀，也好想出個破解之法。」

江楓的刀已舉起，指着三宮主，但却緩緩收了回來，冷冷說道：「好，我要試過妳的媚人之術，再殺你不遲。」

忽然轉身一躍，翠玉刀化成一道碧光揮出，冷鋒過處，兩聲悶喝，一品刀四個弟子中，有兩個咽喉破裂，倒摔於地。

刀勢一揮，四大弟子死了兩個，他們都是練刀二十幾年的刀法高手，竟然不能接下一擊。

那地方本是一品刀站的位置，他退了兩步，剛好躲在了兩個弟子的身後。

等一品刀和兩個未死於刀下的弟子想起了自保，抽刀出鞘時，江楓的人已消失於夜色中。

三宮主暗暗吁了一口氣，看看一品刀兩個弟子的屍體，心中反而有輕鬆之感，忖道：「你一品刀也栽了這麼一個大觔斗，大概不會激笑我了。」心中念轉，口中說道：「梁兄，那是甚麼刀法？怎麼竹杖翁竟然接不下一招？」

「那是金丹書生的『鎖喉一刀』，也叫『鎖喉一劍』，」一品刀說：「刀也罷，劍也罷，這一招使出來，沒有人能夠避開，能夠不死，已經是上上大吉了。」

「小妹覺得很奇怪，既然你早已知道了有這一招取命刀法，爲甚麼不研究出破解之道呢？」

「三宮主，大家都知這一刀的厲害，出必傷人，可是，沒有人看得清楚這一招是如何變化出來的，想研究出一個破解之法，那就千難萬難了。」

「唉！最可惜的是讓他們跑掉了。」三宮主道：「欠了一份天大的人情，却被敵人安全的撤走。」

「把時間安排在二更靜夜，自難免叫人懷疑。」一品刀冷冷說道：「稍有江湖閱歷的人也會想到，夜戰不挑燈，陰謀暗中行。」

「我怎麼會知道我們那麼多的高手，竟然是不堪一擊。」三宮主道：「大名鼎鼎的天虛子，被酒肉和尚一拳打死，兩個南荒毒人也被五福照命圈一下子擊斃，神、鬼雙刀也不過撐過百招，如此多的高手，如此一個敗法，誰會料得到呢？」

「竹杖翁連一刀也未接下。」一品刀說。

「你那兩個弟子却也是一刀二命。」三宮主不甘示弱的道：「這一仗實在是打得心有不甘，也打得太丟人了。」

一品刀暗中吁口氣，忍下心中怒火，道：「說得也是啊！不過，梁某可否請教一下三宮主？」

「好！你說吧，我一定據實回答。」

「妳究竟佈置了甚麼克敵之策，要我們把搏殺拖延在二更時分？」一品刀道：「這似是已被他們看穿了，所以才提前撤走。」

三宮主沉吟了一陣，道：「我可以告訴梁兄，但你要答應我保守秘密，不得洩露出去。」

一品刀點點頭，道：「好吧，梁某人答應妳。」

「那就請附耳過來。」

一品刀果然伸過頭去，但手中之刀却也伸了過去，指在三宮主的小腹上。

三宮主心中一震，暗道：「這老傢伙陰得很啊！」但仍裝作不知，低聲說道：「放蠱，夜暗之中，不論武功何等高强的人，也無法防止蠱的侵襲。」

一品刀冷冷說道：「那不是連我們也算計進去了麼？」

「當然，但我會在事後奉上解藥。」三宮主道：「決不會讓梁兄受害。」

一品刀雙目盯注在三宮主的臉上，看了良久，忽然歎息一聲，道：「如是妳不給我們解藥，老夫豈不是也要糊糊塗塗的死了？」

「那怎會呢！」三宮主微笑如花的道：「你是我請來的重要幫手，我怎麼會棄你不顧。」

好傢伙，說話之間，突然施展出媚術，臉上浮現出一片撩人心火的媚態。

夜色雖然幽暗，但雙方距離太近了，一品刀目力很好，竟然看得很清楚，不禁歎息一聲，道：「以老夫這份定力，竟然也爲之怦然心動，三宮主的媚術，果然是非同小可。」

「梁兄的定力之强，小妹是從未見過！」三宮主道：「把我視若無睹的男人，除你之外，再無他人。」

果然，一品刀兩個弟子看得眼睛發直，那種躍躍欲動的神情，大有立刻撲過去的用心！

一品刀左手揮動，點了兩個弟子的穴道，挾於雙肋，道：「年輕人定力不夠，老夫不能讓他們出醜，兩具屍體，就拜託三宮主掩埋一下了。」

說完話，轉身就跑，也不管三公主是否應允。

望着一品刀遠去的背影，三宮主也不禁暗暗佩服，道：「梁老頭這份定力，比他的刀法，更叫人敬佩了。」

「三宮主誤會了！」一個全身黑衣的中年人，突然由夜色中冒了出來。

此人既瘦又高，站在夜色中，就像在雪地上插了一根竹竿。

三宮主對這人突兀的出現，並未有驚異之感，道：「你來了 多久啦？」

「不久，」黑衣人道：「就在三宮主施展媚術的辰光，在下剛好趕上。」

（未完・卅五）

垂死英雄

狠殺二喬滅口　難查教主是誰

乳虎雛龍傳奇故事集／司空羽・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小羅遇到賈聖仁、柳無情的追捉，被纏鬥走不脫，幸遇假小羅代解圍，雖然走脫，又被周光迪父女糾纏，因欠錢再賭，還是難清賭債，只好逃避，擺脫了周光迪父女，又遭哭、笑二面具人追逐，小羅和茜茜、葛三刀約定鎮上相會，分頭出走，小羅來到鎮上竄入齊天榮的壽筵上，冒充星宿海的弟子，再避過賈、柳的追捉……

「當然，因爲衛前輩說過，他的年紀越高，討的老婆就越年輕，似乎是老幹接嫩枝吧！」

茜茜道：「他們似乎信了。」

「當然，因爲很有可能。」

「葛三刀」道：「如果賈、柳二人未回來，咱們就不會被拆穿。」

小羅道：「原來賈、柳二人都是齊天榮的手下，由此可見『獨角鰲』果然是一個黑道巨擘了。」

茜茜道：「不知姓齊的和玄陰教有無關連？」

小羅道：「也許可能。」

「葛三刀」道：「咱們又多了幾個大敵。」

這時忽見山坳中奔出兩個人，似在逃避甚麼。

三小往小徑旁的岩叢中一蹲，遠遠望去。二人似是女子，向這邊奔來，而且已看出後面有人在追她們。

兩個女人大約二十來歲，頗美，看來像是姊妹。

看她們的輕功，必然是女中高手。

當兩個女子奔到小羅等人隱身的亂岩附近小徑上時，一個人影凌空翻落，迎面攔住了去路。

兩女較高的一個道：「金面人，我們知道你是誰。」

金面人低沉冷笑着。

較矮的女子道：「我們『大喬』、『二喬』姊妹二人對你也算是仁至義盡，難道你會趕盡殺絕？」

金面人冷笑不言。

較高的道：「我們可以猜想到，過去，你貪圖我們的美色，予取予求，但現在地位不同，你是一教之主，怕洩了身份，非殺我們滅口不可。」

金面人不否認這一點，而且出了手。

二女雖然了得，但金面人的技藝莫測高深，居然未出七八招，二女就各中了一掌，且都是要害。

三小想出面援手，絕未想到二女竟未支持到十招，而且二女倒地就未再動一下。這「二喬」也算是很出名的女人。

金面人發出一聲怪笑，長身凌空而去。

三小駭然，這人的身手太高太厲害了。

此人是玄陰教教主，哭、笑二面具人也是教主，他們三人相較，差距可就太大太遠了。

三小走出岩叢，來到二女身邊。

「大喬」、「小喬」是十五年前武林中兩大美女，大姐喬金花、二姐喬銀花，不知風靡了多少武林少俠？

這當然是影射「三國誌」上的「大喬」和「小喬」。

想不到人未老，珠未黃已遭了毒手。

人都死了，看來仍然嬌嬈動人。

「葛三刀」道：「她剛才說甚麼『大

喬』、『二喬』?」

茜茜道：「我也聽我爹爹談過這兩個女人。」

「葛三刀」道：「知道了此人與玄陰教教主好過，也就不難查明玄陰教教主的身份對不對?」

小羅道：「的確如此，只怕這二女過去也和別人好過。」

茜茜道：「這『大喬』剛才說得很明白，對方是為了不願讓人知道他們過去的關係而下此煞手。」

小羅道：「正是老葛說的怕洩了他的身份。」

就在這時「小喬」的右手忽然動了一下。

「沒死!」茜茜道：「我來推宮活血試試看。」

經她一陣推拏，「小喬」果然醒了過來。

小羅道：「是喬銀花女士嗎?」

「是的……小友何人?是小友救了我的嗎?」

「是的，喬女士，妳一定知道此人是誰吧?」

「我當……當然知道……」

三小不由大喜，小羅道：「此獠是甚麼人?」

「小喬」道：「本來，我們一直把他當作童羽……」

「難道不是童羽?」

「小喬」道：「當然不是……這賊太陰……」

茜茜道：「大姐說過，他是玄陰教主?」

「我……我是說過……」

「大姐是說目前的玄陰教教主不是童羽?」

「不是……」「小喬」的傷太重了，要不是傷勢太重，這金面人絕對不敢立刻離去，連看一下都沒有。

他似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小羅道：「那麼他是誰?」

「說也不信……他居然是……是……」大量的瘀血自口鼻中噴出，又道：「他就是……」

竟就此斷了氣。

三小大為失望，這是一條多麼好的線索。

由於「大喬」和「小喬」的死而斷了線。

茜茜再仔細試二女的心脈，果然已經停止了。

「葛三刀」跺跺脚道：「到了口邊的話竟然未說出來。」

小羅道：「雖然未說出來，由於他那『他居然是』的半句話，也可以舉一反三了。」

茜茜道：「是甚麼人?」

小羅道：「是甚麼人不知道，但可以隱隱猜出必是那十二人中的一人。」

「葛三刀」和茜茜都相信這箇。稍後三小埋葬了「二喬」。

* * *

小羅等三小在林中小憩，茜茜道：「小羅哥哥，當年圍剿『七殺夢魘』的十二人其中的『塞外三鷹』和『南海雙星』等都已知道其名，『神州七子』都是哪些人?」

小羅道：「我也是聽衛前輩說的，那是玉符子、逍遙子、靈虛子、洞天子、神機子、一陽子和雲中子。其中以洞天子的技藝較高。」

茜茜道：「這些人都叫『子』，是不是都是道士?」

「不，只有玉符子、靈虛子和神機子三人是道人，其餘都不是，只是他們的綽號而已。」

「葛三刀」道：「近來幾乎所有的人都以為玄陰教教主是『塞外三鷹』中的童羽，『小喬』却說不是。」

茜茜道：「這的確叫人想不通。況且，我看這金面人的身材，很像童先生，為甚麼不是他?」

小羅道：「對，茜茜跟他學過武功，應該對他有些印象的。」

茜茜道：「他教我的時間很短，而且聽口音也不大像，但他的眼神，却極像金面人……」

就在這時，忽然自樹上飛落二人。

正是齊天榮身邊的老僕左恩和左義。

這是兩個極少在武林中走動的高手，他們一直不離開齊天榮的左右，但為了抓三小，也出動了。

左恩道：「原來你就是近來頗有點名氣的小羅。」

小羅道：「正是。」

左義道：「你居然敢去欺矇齊老爺子。」

「葛三刀」道：「欺騙他們不稀奇，他們能受騙才稀奇!」

左氏弟兄立刻撤出了點穴钁。

「葛三刀」低聲道：「小羅，成不成?」

小羅道：「不成也要成了!」於是「葛三刀」抽出七星刀，茜茜撤劍，小羅折了一根樹枝抖了一下。

如果不是星宿海老怪之徒，這小子就沒有那麼厲害，只不過劍客羅寒波的兒子，似也不含乎吧?

「葛三刀」先動上手，砍出猛烈的三刀。

左義不是泛泛之輩，雖覺得他的這三刀十分凌厲，但仍然接下來，未出兩招就把他的刀挑飛。

這麼一來，茜茜立刻撲上，也不出十招就岌岌可危了，似乎這二人對童先生的絕技甚為熟悉。

小羅已攻向左恩。他的一招半劍法把對方逼退了兩大步，但一招半用完，立刻就守多攻少了。

由此可見這二人的功力，也可見那一招半的威力了。

「葛三刀」撿起刀再攻，和茜茜雙戰左義，連守都很吃力。不久「葛三刀」又被一腿掃出。

茜茜獨自支撐了三招半，也被一拳砸出。

此刻小羅已和左恩打了二十來招，守多攻少，只感覺自己的招式有時尚未全部施出，對方似已知道了。

為甚麼會這樣?難道他們和「七殺夢魘」眞的有關?

「蓬」地一钁掃中小羅的腰臀之間，小羅往前栽出五步，而左恩已經凌空掄钁戳到。

「你敢……」這話也來自樹上，而且就在左恩的頭頂上。

左恩再托大也不敢不抽身，總是自保要緊。

況且有人隱在附近樹上，他們事先未覺察，也足證來人非比等閑。

左恩和左義都停手不攻，來人飄落下來。

「原來是洞天子。」左義道：「我勸你少管齊老爺子的閑事，免得像其他『六子』一樣。」

洞天子道：「以兩位的身份，欺負三個小孩子，我不能不管。」

左恩道：「洞天子，你就是硬要管，也未必管得了。」

「試試看如何?」洞天子撤出了巨劍。

巨劍似乎就是洞天子的招牌。

武林中人的劍，幾乎沒有比他更大的了。

剛才小羅固然是手上紅圈行將消失，但兵刃上吃虧，也是重要原因之一。當然，左恩的功力非凡。

左恩連接洞天子七八劍，似乎知道內力稍遜，不想戀戰，收劍疾退一丈道：「這筆帳為你記上了，將來齊老爺子自會有個交代。」

洞天子冷冷地道：「最好別提齊天榮。」

「為甚麼?」

「只怕也是虛有其名!」

「好，我們會把這話轉稟齊老爺子。」

左氏兄弟走後，洞天子喟然道：「三位小友以後遇上這等人物最好迴避，這二人不好纏。」

小羅道：「晚輩知道。」

茜茜道：「不知齊天榮到底是正是邪?是不是玄陰教的同路人?也許前輩會知道?」

洞天子望着茜茜，看了一會，道：「目前還未弄清他和玄陰教的關係，此人亦正亦邪，很難評斷。」

「葛三刀」道：「前輩一定知道玄陰教教主是誰了?」

洞天子道：「都以為是童羽，但也許不是他。」

小羅道：「不久前晚輩看到金面人殺死『大喬小喬』二位女士，但其中一人……」

洞天子一震，道：「其中一人如何?」

小羅道：「金面人走後不久又醒了過來。」

洞天子又是一震，道：「她說了些甚麼?」

「只可惜在緊要關頭她竟斷了氣……」

「你是說她並未說出玄陰教教主是誰?」

「她說玄陰教教主不是童羽，另有其人，就在要說出時，口鼻噴血而亡，她們死得太慘了。」

洞天子吁了口氣，喟然道：「是的，這兩個女人太不幸了。」

小羅道：「大家都一直認為玄陰教教主不出昔年圍剿『七殺夢魘』的十二個人，前輩以為如何?」

洞天子道：「也許。」

「葛三刀」道：「不知『神州七子』是否只剩下前輩一人?」

洞天子道：「這也很難說，比喻說，昔年都傳說『塞外三鷹』的童羽已死，却有很多人說他就是玄陰教教主，由此推測，童羽似乎尚在人間對不?」

「是的。」

「可見『神州七子』七死其六之說未必全對。」

小羅道：「似乎前輩仍懷疑玄陰教教主是童羽!」

洞天子嘆道：「以前都是朋友，我眞不便說這種話，可是一般武林傳言，對他的好色就太不利了。」

「葛三刀」道：「的確，都知道童羽性好漁色!」

小羅道：「據可靠消息來源說，玄陰教教主是童羽，而且由於茜茜也接受過童的武功，以為金面人的身材頗似童羽，而另外兩個姑娘小五子及姜軟軟，也都見過童羽，也以為這金面人可能是教主，也可能是童羽。」

洞天子那不俗的儀表上籠罩着一層憂色，道：「眞是武林多事之秋，昔年的俠義人士，如今竟會變成公敵了!」

小羅道：「前輩有沒有見到衞前輩?」

「沒有，我正要找他商量一些大事。小友們，咱們後會有期。」騰身離去。

人走了好久，茜茜還在望着洞天子去的方向發楞。

「葛三刀」道：「茜茜，妳在看甚麼?」

茜茜渾然不覺，小羅道：「茜茜……」

茜茜憬然道：「甚麼事?小羅哥哥?」

「茜茜，妳在出甚麼神?」

「我只是在想，這位前輩有點怪!」

小羅道：「有甚麼怪?」

茜茜道：「我也說不出來，只是覺得……」

「葛三刀」道：「說話別吞吞吐吐地好不好?」

茜茜攤攤手道：「也許沒有甚麼!」

這工夫遠處緩緩馳來兩匹馬，前

面是一位老人，後面似乎是一個少女，茜茜眼尖道：「好像是周光迪父女。」

「葛三刀」道：「快點躲起來。」

小羅道：「能躲過今天不能躲過明天，我就見見他也無妨。」這工夫兩騎已來到附近。

周氏父女下了馬，周光迪道：「看樣子百萬兩是準備好了？」

小羅抱拳道：「請周前輩再稍緩幾日如何？」

周光迪老眼一翻道：「這日期延了幾次了。」

「葛三刀」道：「周老頭，我看你是故意找岔。」

「甚麼叫故意找岔？」

「你爲甚麼要故意在賭場借錢給他豪賭？」

「怎麼？我借錢也錯了？」

「當然，你這麼大的年紀了，應該知道『久賭無勝家』的古訓，而你非但不勸他戒賭，反而……」

周光迪厲聲道：「沒有你的事，站到一邊去。」

「葛三刀」道：「周老頭，如果你的女兒嫁不出去，是否可以攷慮我『葛三刀』，我也不差呀！」

茜茜道：「是啊！葛大哥才二十五歲，爲人大方老誠，嫁給他十分可靠，周前輩可以斟酌一下。」

周光迪道：「他不是料子，免談！」

小羅道：「周前輩，錢我一定會還，只不過要順延些日子，至於令嫒的事，恕我不能從命。」

「爲甚麼？我的女兒就那麼差勁？」

「不不，令嫒很不錯，但我對小仙蒂永不負心。」

周蓉蓉美眸中放出異彩，但一閃而沒。

周光迪道：「如果小仙蒂不在乎呢？」

「女人沒有不在乎這件事的。」

「如果小仙蒂把你和她的絕症看得比這箇更重要呢？」

小羅吶吶道：「那要小仙蒂當面承諾才行。總之一句話，你如肯治我的病，我可以用任何其他方式報答你而不想用這種方式。」

周光迪厲聲道：「小羅，如你逼急了我……」

「怎麼樣？」

「我就要動武了！」

小羅道：「你就是殺了我，還是一樣。我告訴你，小仙蒂是我的生命，我也是她的生命，你休想改變我。」

周蓉蓉目蘊淚光，扭身偷偷揩掉。

周光迪突然出了手。

他們從未見過「醫仙」周光迪的武功。

他們也從未聽過周光迪的身手如何。

現在他們看到了，周光迪居然是個絕頂高手。

小羅用任何招式都不管用，即使施出了那一招半劍招，也僅僅把他逼退了一步，但往後就不成了。

未出五十招，小羅中了一掌，而且小羅的體能最旺盛時刻。

茜茜和「葛三刀」要上，小羅阻止了他們。

不出三五招，小羅又挨了一拳一腳，而且不管是拳或腳，只要擊中，總是在心窩附近。

也就是在「靈台穴」附近。

這麼重要的部位，居然連連被擊中。

擊中之後，當時很痛苦，但却感覺稍後體力增加。

又過了七八招，小羅被擊倒，周光迪也許是恨他賴皮，脚踢、拳打一齊來。葛、秦二人又要上，但小羅道：「讓他打好了。」

「葛三刀」道：「是不是打完了就不要這一百万兩了？」

周老頭道：「不是，但每揍他一頓，就抵消五萬兩銀子，二十次之後，這筆債就算還清了！」

「葛三刀」搔搔頭皮道：「你揍我一頓，給我一萬兩我也幹。」

「你不值那麼多！」

「葛三刀」道：「我們二人的差距那麼大？是不是揍他很過癮，揍我就不過癮？爲甚麼呢！」

「因爲我最恨羅寒波夫婦，我找不到他們二人，只有找他們的兒子出氣，你懂了吧？傻小子！」

「葛三刀」道：「說來說去，你果然招了供，在賭場借錢，就是誘他上鈎，說不定那個老千和你勾結。」

「對對！也許就是這麼回事兒！」說着還在踢打。

「葛三刀」大聲道：「既然你和那老千勾結，你就沒有資格要賭債了。那是玩假騙人的勾當。」

周光迪道：「難道小羅沒有玩假？」

茜茜道：「反正你們玩假，這賭債不能算數。」

「不，」小羅道：「我也玩過假。既然雙方都玩過假，我輸了就必須還債，你們都不要管這件事。」

茜茜道：「都玩假爲甚麼要讓他揍二十次？」

小羅不出聲。周光迪足足揍了盞茶工夫才停手，道：「小子，還有十九次，我隨時都能找到你。」

小羅道：「你可以隨到隨揍，我絕不皺皺眉頭。」

周老頭道：「蓉蓉，我們走吧！」

二人上馬馳去，蓉蓉還頻頻回顧。

「葛三刀」道：「小羅，以前我很佩服你，現在……」

「現在對我倒了胃口？」

「也不是倒了胃口，只是感覺你的

骨頭不夠硬而已。」

茜茜道：「正因爲骨頭硬才叫他打！」

「這種硬算不到甚麼！」

茜茜道：「韓信當年也受過胯下之辱。」

小羅道：「不要談這件事了。我可以告訴你們，我的骨頭既不軟也不硬，我有自己的想法。」

就在這時，衞天愚忽然出現了。

三小見過禮，衞天愚道：「你們在爭執甚麼？」

「葛三刀」說了剛才的事。

衞天愚道：「周光迪胡說八道，他和你父母的私交很好。怎麼會說『最恨羅寒波夫婦』這句話？」

「葛三刀」道：「他的確說過這句話，而且拳打脚踢。」

衞天愚道：「小羅你受了傷沒有？」

小羅道：「有一口血我偷偷吐了出來。可是吐了血，反而覺得渾身舒暢輕鬆，眞是怪事。」

衞天愚道：「小子，你的反應是對的，就讓他揍吧！」

「甚麼？你也同意他被人揍來揍去？」「葛三刀」大爲不滿，道：「也許衞前輩也不是周老頭的敵手。」

衞天愚笑笑不答。

茜茜道：「周老頭爲了推銷自己的女兒，非打鴨子上架不可，這未免太過份了，就怕他女兒嫁不出去似的。」

衞天愚道：「錯了，周老頭根本沒有女兒。」

三小一怔，「葛三刀」道：「衞前輩，你到底認不認識周光迪這個老雜碎？爲甚麼說他沒有女兒？」

衞天愚道：「周光廸是個老光棍，迄未成家，他那來的女兒？我認識他最早，二十多歲就是朋友了。」

三小一怔，茜茜吶吶道：「那個一臉雀斑的少女是甚麼人？他爲甚麼要乍稱那是他的女兒周蓉蓉？」

衞天愚想了一下，道：「也許他要試試小羅。」

茜茜道：「試甚麼？」

「試他對小仙蒂是不是眞正的專一？」

三小連連點頭，道：「可能如此。」

茜茜道：「那少女又是誰呢？」

衞天愚道：「這個我就不知道了！」

也許小羅知道，但他不說。

小羅道：「衞前輩，不久前我們見過洞天子前輩。」

衞天愚道：「人往哪個方向去了？」

茜茜指指東方。

小羅道：「還有件事要轉告前輩，在洞天子未出現前，『大喬』和『小喬』被金面人追來……」

他說了一切。衞天愚默默地想着。

茜茜道：「要知道這金面人是誰，只要想想『大喬』和『小喬』二女昔年的男友是誰就知道了。」

衞天愚道：「不然。那樣猜一輩子也猜不到。」

茜茜道：「爲甚麼？」

衞天愚道：「因爲昔年喬金花和喬銀花的交際極廣，像『神州七子』中除了三個道士之外，都和她有過來往。另外如我們『塞外三鷹』，也和她們熟悉。『南海雙星』更是追得很緊。」

茜茜道：「最後入幕之賓到底是那一個？」

衞天愚道：「反正不是我，只怕也不只一個人。」

「葛三刀」道：「這就難猜，這金面人是誰了？」

小羅道：「至少現在已能確定金面人是玄陰教教主了！」

衞天愚道：「那是不會錯的。」

小羅道：「似乎仍不能證明童羽就是玄陰教教主，但也不能絕對否定不是他。是不是衞前輩？」

衞天愚道：「有個辦法證明這件事。」

「甚麼辦法？」

「你們跟我走吧。」

＊　＊　＊

邙山東麓有歷代帝王的陵寢。

衞天愚帶着三小來此，還帶來鐵鍬等工具。

他要三小掘一個沒有石碑的墓。

「葛三刀」道：「衞前輩，原來你是個偷墳劫墓的人，過去眞是小看了你！太失敬了！」

衞天愚道：「是啊，你多跟我學習學習，這可要相當的技巧呀！走運的話能立刻致富。」

茜茜道：「前輩，這是那個皇帝的墓。」

「葛三刀」道：「皇帝的墓不會連個碑石都沒有的，我說衞前輩，你到底在玩甚麼花樣？」

衞天愚坐在一邊草地上蹺着二郎腿道：「你以爲皇帝的墓只有一個嗎？秦始皇的墓穴，就有『七十二疑塚』之說。也就是說，假墓穴有七十二個之多，第七十三個才是眞的。」

「葛三刀」道：「這麼說這小墓穴內有財寶了？」

衞天愚道：「說不定比財寶還重要。」

「葛三刀」道：「衞前輩既是以偷墳劫墓爲生，一定是早就發了財了吧？一百萬兩銀子必是小事一段。小羅欠周老頭的賭債就有着落了。」

衞天愚道：「我的錢是隨來隨去的。小子，你少貪嘴，快掘吧！待會會分點好東西給你。」

「甚麼東西？」

「骨頭！」

不一會就見了骸骨，居然沒有棺材。

小羅道：「衞前輩，這是怎麼回

事?」

衞天愚道：「我只知道童羽當時被襲重傷，不久死亡，胸腹之間有個寬四五寸的透明窟窿。」

「葛三刀」吶吶道：「原來這是童羽的墓。」

「對，當時我把他草草埋了!」

小羅道：「前輩，要來印證這骨骸是不是童羽?」

「對，正是如此。」

「只剩骨頭，如何鑑定是不是童羽?」

「因爲童羽身上有兩個地方受傷，傷及骨骼，一處是左肩骨，那是昔年和『窮仙』百里光動手被百里光傷的，那一次他也掃了百里光一刀，另一處就是右胸腹間那個透明窟窿，當時看出斷了一根肋骨，只要驗証了這兩處骨傷，就能確定童羽已死，金面人就不是他。」

小羅道：「也可以說玄陰敎敎主不是他了。」

「不錯，」衞天愚道：「來，大家一齊動手，小心把骸骨上的泥土弄乾淨，這要仔細查看。」

大約費了一個多時辰，清理了泥土。

衞天愚拿起左肩骨，指着上面的裂痕，道：「看來這就是一道傷痕，是『窮仙』百里光用他的吳剛斧砍傷的，喏!你們看這根肋骨，是不是斷了三分之二，還有一點點相連。」

「是的前輩。」小羅道：「這果然是童前輩。」

茜茜道：「既然童前輩確已死了，爲何都以爲金面人就是童前輩，也有人以爲玄陰敎敎主是他?」

「還不是有人以童先生的姿態出現所引起的。」

茜茜道：「我見過童先生，但以後再也未見到他。」

「妳當然再也見不到他。因爲這人冒充童羽，使他揹黑鍋，如不掘墓印証，童羽的黑鍋會千秋萬世，永遠揹下去，這對他太不公平了!」

小羅道：「是的，這個假童先生太陰毒了。」

茜茜道：「這個假童先生儀表不俗，身材適中，沒有甚麼特徵，只是看人時雙目像跳躍着火焰。」

小羅道：「這件事也可以問問小五子及軟軟，他們都接近過童先生，而且童先生還特別眷戀小五子哩!」

衞天愚道：「以後遇上小五子，帶她來見我。」

「是的。」小羅道：「這些日來前輩有甚麼發現?」

衞天愚閉目想了一下，道：「不知道是不是看花了眼，我前天夜裏在開封外郊看到一個熟人。」

小羅道：「是昔年十二人中之一?」

「對，他很像『神州七子』中的『雲中子』。」

三小一怔，小羅道：「這是不是暗示十二個之中還有人沒有死?」

「對，很難說是否仍有人活着，可疑的是，既然未死却躲躲藏藏地不敢見人，這種人就很可疑。」

小羅道：「『雲中子』是個怎麼樣的人?」

衞天愚道：「老實說，昔年『神州七子』、『南海雙星』及『塞外三鷹』十二人的風評都不錯，這當然只是表面的看法，所以我不敢說『雲中子』是怎麼樣的一個人，他的人品也不錯，用劍、輕功是『七子』中最高的一個，但在劍法上似乎略遜『洞天子』。」

「葛三刀」道：「假童先生會不會就是『雲中子』?」

衞天愚道：「這還言之太早。我們開了童羽之墓，自應重新好好安葬，這件事就交給你們三人去辦，喏!這是三百兩銀子，綽綽有餘。」

* * *

小五子在睡覺，時已四更。

由於軟軟輪值巡夜，由四更到五更，所以這院中只有她一個人。現在，她忽然進入一個很奇特的境界中。

因爲這境界說夢不像是夢，說是幻覺也不像，當然也不像是現實中的景象，很怪、很奇。

她看到童先生走入她的臥室。

童先生和她嬉戲一向是十分大胆的，他一向不穿片絲片縷，完全赤裸。當然也要她如此。

小五子已失身於他，她不會拒絕。她有她的想法。

現在童先生又是一絲不掛的，他的目光中永遠有火熾似的光焰閃爍跳躍着，好像永遠燃燒不盡。

小五子不能拒絕。

小五子目前和影子小羅已有了肌膚之親，她以爲那就是眞的小羅，她有了目標，就不願再和任何其他男人有這種事。只不過她要忍，必須忍。

非但要忍，還要曲意奉承，使他盡興。

一陣風狂雨暴之後，童先生出屋而去。

很久很久她才算恢復了清醒。不知道是假是眞?是夢是幻?但進一步可以証明，那就是自她的胴體上可以得到証明。

她恨童先生入骨。在以前，尚未和影子小羅有肌膚之親時，雖也恨童先生毀了她的美夢，但還不太深。和影子小羅好了之後，她才體會到，一個女子的童貞是多麼重要!

童貞能使一個女子自負而高貴。

因而她常常感到付出的不是純淨的，是欠缺的。

軟軟回院，她把此事告訴了軟軟。

軟軟十分驚怒，道：「眞的是童先生?」

小五子道：「和我發生那種事的人會看不清?」

軟軟道：「此人到玄陰敎中來，會來去無踪?本敎中明卡暗哨無數，會沒有人看到他?」

小五子道：「我猜想童先生就是敎主。」

「那一個?」

「當然是太上敎主。」

軟軟道：「我們來了近三個月，一直也沒見到敎主、副敎主也見不到敎主，這像甚麼話?」

小五子道：「由此可見，他是個熟人。」

軟軟道：「小五子妹妹，你以爲常有慶知不知道敎主是誰?」

「可能知道。」小五子道：「軟軟，在我們沒有和小羅發生那事之前，我雖也恨童先生毀了我的理想，却還沒有內疚，現在就不同了。在那種如夢似幻的情况之下，根本無法抗拒。」

軟軟道：「妳是不是想離開本敎?」

小五子道：「我的確有這意思。」

軟軟道：「我們來此的目的是弄清敎主到底是不是童先生?就此半途而廢，不是太可惜了?」

小五子道：「也許還有個更好的辦法來証明一件事。」

「甚麼辦法?」

「軟軟，自從離開了童先生的別墅，不久就落花流水春去也，潯陽江上不通潮了。」

「莫非妳有孕了?」

「八成，已經三個多月了!」

軟軟道：「妳要生下這孩子?」

小五子冷峻地道：「連孩子的生父是誰都弄不清，我會生下他?再說，這對小羅如何交代?」

軟軟道：「那妳有甚麼打算?況且這孩子會不會是小羅的?」

「當然是設法拿掉，我以爲不是小羅的。」

「找誰?潘奇?」

「那個傢伙不正派，要找就必須是周光廸。」

軟軟道：「妳剛才說還有個更好的辦法來証明一件事?」

「是的，就和這件事有關。」小五子在軟軟耳邊道：「這件事可以確實弄清童先生到底是誰?」

軟軟道：「怎麼去做?」

「第一步要先找到那位眞『醫仙』周光廸。」

「他是不是肯和我們合作?」

「據說周光廸是俠義中人，以前和劍客羅寒波的私交甚厚。」

「即使如此，妳要如何弄清童先生的身份?」

小五子在軟軟耳邊說了一陣子。

軟軟想了一下點頭道：「這當然是個辦法，但如果童先生果是玄陰敎敎主，一位周光廸擋不住他。」

「我相信玄陰敎敎主絕對不會帶很多部下去解決他的這種私事，充其量會把哭、笑二面具人帶去。」

小五子點點頭。軟軟道：「因爲我猜想到目前爲止，知道敎主身份的人，可能只有他們兩個。」

這一點軟軟也相信。

所以敎主絕不會輕易暴露身份。到時候只要再邀集幾位高手在附近戒備也就是了。

爲了這件事，二人一空閒下來就研究細節。

* * *

小羅等在鎮上吃牛肉麵。

這一家清眞館很出名，所以座無虛席。

三人吃到一半時，小羅的屁股上忽然被人踢了一脚。

回頭一看，竟是周光廸和他的女兒蓉蓉。

小羅道：「等我吃完了這碗麵再揍人成不成?」

周光廸一點情面也不留，道：「不成。一看到你就想揍人，要揍就要讓你痛，你一痛我心裏就很舒服。」

「葛三刀」大聲道：「周老頭，你先別揍!」

周光廸道：「你是不是也有挨揍的癮?」

「葛三刀」道：「試問這位蓉蓉姑娘是你的女兒嗎?」

周光廸道：「不是我的女兒難道是你的女兒不成?」

「葛三刀」大聲道：「我看你是老糊塗了!你到現在爲止還是老光棍一個，你從那裏來的女兒?」

周光廸道：「她是我的養女也不成嗎?」

茜茜道：「蓉蓉姑娘，妳是他的養女嗎?」

蓉蓉點點頭，表示沒有錯。

茜茜道：「蓉蓉姑娘，妳同意周老頭揍人嗎?」

蓉蓉道：「這叫着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我們又何必管這件事呢?」

「葛三刀」和茜茜一愕，這個小雀斑居然會說出這樣不關痛癢的話來，眞是出乎意料。

這工夫周光廸拳打脚踢，專打最重要部位。

食客當然都在看熱鬧，掌櫃的大聲道：「老先生請到外面去打人，萬一出了人命怎麼辦?」

周光廸道：「出不了人命，出了人命我負責。」

掌櫃的道：「砸破了碗盤和傢具誰負責?」

周光廸道：「他負責!」

周光廸拳脚交加，毫不留情，「蓬啪」有聲。

小羅也不還手。「葛三刀」低聲道：「周老頭，你就給他點面子，以後在沒有人的地方打成不成?」

「不成!」周光廸道：「那樣效果會差得多。」

「葛三刀」大怒道：「揍人還講效

果？」

「當然，如果沒有效果我揍他幹甚麼！」

有人道：「這年輕人似乎能承受得住，他爲甚麼不還手？」

另有一人道：「大概是作錯了事不敢還手吧？」

「葛三刀」道：「你們懂個屁！老頭是年輕人的乾爹，老頭有個怪毛病，一旦發作了就要打人，如果不打就會頭痛，年輕人孝順，所以甘願讓他打。」

蓉蓉和茜茜差點笑出來。

又打了一會，蓉蓉道：「爹，可以了……」

周光廸似乎對蓉蓉言聽計從，立刻收手，道：「小子，還有十八次。你自己以爲效果如何呀？」

小羅道：「還湊合！」

周光廸給他五粒藥，叫他每天吃一粒，帶着蓉蓉出門而去。

小羅被打了一頓，似乎反而打出食慾來了，道：「掌櫃的，再切一斤牛肉，五個火燒，一碗牛肉湯。」

食客們紛紛議論，居然還有這等怪毛病。

而有這怪毛病的人，居然正好有一位孝順的乾兒子讓他打。

這工夫「葛三刀」也看出一點門道，道：「小羅，這是怎麼回事？似乎你不但不排斥挨打，還很高興似的。」

「那怎麼會？」

「小羅，反正你們之間有點怪就是了！」

茜茜道：「我也以爲這裏面有文章！」

小羅道：「日後自知。」

此刻周光廸和蓉蓉在山道上奔行，一乘小轎迎面而來，周光廸一讓，小轎停了下來。轎中的女子道：「可是周大國手？」

周光廸道：「我是周光廸。」

轎中走出一個年輕貌美，魅力過人的姑娘，她正是小五子，襝衽道：「我叫小五子，是小羅的朋友。」

周光廸道：「是他的朋友又如何？」

小五子道：「有件事想求國手幫忙。」

周光廸道：「是不是懷孕了？」

小五子一驚，道：「大國手果然是神人也。」

周光廸道：「姑娘有甚麼事？」

「大國手可否借一步說話？」

周光廸和小五子來到十餘丈外，小五子又重行見禮道：「請大國手爲我把孩子拿掉，手術費要多少絕不還價！」

周光廸道：「孩子的父親是誰？」

小五子道：「如果換了別人，一定會說是小羅的，但我不是那種人！這孩子是童先生的，不知國手有沒有見過童先生？」

周光廸道：「有。」

小五子道：「不知童先生是不是『三鷹』之一的童羽？」

「不是！」

「他到底是誰？」

「在目前誰也不知道。但必是昔年圍剿『七殺夢魘』的十二個人當中的一個。」

「他明明在影射童羽，却又不是童羽？」

「對，此人的易容術十分高明，而且改變嗓音隨心所欲。」

小五子低聲說了一陣子，周光廸想了一下點點頭。

又談了一會，二人分手，周光廸帶着蓉蓉往東，小五子的小轎往南，不久都失去了踪跡。

* * *

軟軟要見教主，笑面具人陪她進見。

到了小殿堂中，教主在黑紗幕後出現，軟軟道：「屬下有要事稟告教主，希望沒有第三者在場。」

教主手一揮，笑面具人退了出去。

軟軟道：「屬下考慮再三，還是要稟告教主。」

「到底是甚麼事？」

軟軟道：「小五子妹妹懷了三個多月的孕！」

「甚麼？」教主似乎十分驚奇，說是驚喜也可。

「小五子妹妹說她還年輕，不願作母親，再說到目前爲止，還不知道孩子的父親是誰，所以……」

「她想打掉孩子？」

「是的。」

「她現在何處？」

「外出辦事未歸。」

「可知她去了何處？」

「她只說要找兩個人，任何一人都可以，一是潘奇；一是他的主人『醫仙』周光廸，希望他們任何一人爲她打胎。」

教主道：「找到了沒有？」

「不知道。」

「她會在何處打胎？」

軟軟說了。教主叮囑，此事不可告訴別人。

軟軟走後，教主離開大椅子來回踱着。

他似乎近來沒有遇上這麼一件重大而難以立下決定的事。

* * *

這兒是洛陽城外風景優美的郊區山麓，附近有「關林」風景區，白天遊人甚多，但這幢小屋却在距名勝稍遠的山坡上。

弦月初露，夜色如畫。

此刻，小屋中走出一位老人，仰望天際，似在考慮一件難以決定的大事。他正是「醫仙」周光廸。

他仰天嘆息，喃喃地道：「到底是要大人還是要孩子？我周光廸如何能決定這件事？」

（未完·六）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東風傳奇

東方玉·文
可飛·圖

怒傷華山七眞子　迷途誤闖祖師堂

上文提要：珠兒帶谷飛雲來到紫竹籬笆院落，岳維峻接見，告知受南山老人之託，收他爲徒，並說明他的身世，要救父母必須先練成崑崙武學，先學太清心法，後學紫炁神功。谷飛雲、荊月姑、馮小珍在紫雲岩分別拜師學藝，學成後，岳維峻才將他父母被囚禁的原因詳細告知，谷飛雲拜別師父下山，遵照指示，潛入天池，入石室救父母……

谷飛雲躬身一禮，低着頭走出書房，從迴廊走出客堂，只見荊月姑、馮小珍、珠兒、玉兒都站在那裡，似乎是在等候自己，只要看她們眼圈都紅紅的，一定是師姐妹惜別情深，哭過一場了。

馮小珍一眼看到谷大哥，就急着叫道：「大哥，師傅正在運功，不出來了，她老人家有一件東西送給你，就在大師姐那裡。」

荊月姑已經拿着一個網線絲囊，走到谷飛雲面前，說道：「這是師傅要我轉交給大哥的，師傅說，這是一顆驪龍珠，善解百毒，佩在身邊，諸毒不侵，中了劇毒，只要手握此珠運一回功，就可解毒，被任何毒物咬傷，或是中了淬毒暗器，只要把此珠放在傷口上，一盞茶的工夫即可把劇毒化去，行走江湖，既可辟毒，又可救人，我給你佩上了。」

說着就把絲囊掛到大哥胸前。

谷飛雲低聲道：「謝謝二妹。」一面恭恭敬敬的朝堂上行了一禮，說道：「多謝師母厚賜，弟子拜別了。」

接着又朝珠兒、玉兒道：「二位小妹子，請代向師母請安。」然後朝荊月姑、馮小珍二人道：「二妹，三妹，我們走吧！」

當先舉步走出客堂，越過天井，跨出大門。

荊月姑、馮小珍緊跟着他身後走出，珠兒、玉兒也跟着走出籬笆，一路送了出來，一直來至花架月洞門外。

谷飛雲含笑道：「二位小妹子，妳們到此爲止，不用送了。」

珠兒道：「我和玉兒閒着也沒有事，你們這一走，不知要什麼時候才見面呢，自然要多送一程了。」

說着，說着，又盈盈欲涕！

谷飛雲忙道：「也好，那就一起走吧！」

大家一路默默的走着，出了洞窟通道，谷飛雲道：「二位小妹子，現在眞的可以回去了。」

玉兒道：「我和珠兒說好了，要送你們到馬厩去呢！」

谷飛雲道：「這樣太遠了吧？」

珠兒道：「不要緊，我們經常上下山練輕功的。」

馮小珍道：「到馬厩去的那座峻嶺，我和大師姐上來的時候走得提心吊膽，汗流浹背，還擔心下山時寸步難行呢，現在我們學了雲龍三折，應該不會害怕了。」

接着哦道：「大哥，師公也教你雲龍三折？」

珠兒笑道：「大師兄已經練會龍飛九淵了呢！」

「啊！」馮小珍驚喜的道：「大哥，你眞棒，師傅說大師姐和我限於內功根基不足，練雲龍三折還是很勉强的。」

不多一回，大家已經走到嶺上，

往下望去，峭壁陡削，還是令人目爲之眩！

谷飛雲道：「二妹，三妹，你們雖已練會雲龍三折，總是初學乍練，我看還是我走第一個，二妹跟着我，珠兒跟着二妹，然後是三妹、玉兒，這樣有個照應的好。」

荊月姑、馮小珍二人確也有些膽怯，就依照大哥說，依次下去。峭壁雖陡，每一步都有一塊紫石可以立足，看去驚險，其實兩人這幾個月練成輕功，已經並不驚險，不過一盞熱茶工夫，就紛紛躍落谷底。

那幾匹馬幾個月沒見到主人，這一看到主人紛紛奔躍前來，口中發出輕嘶，顯出十分愉快之狀。

珠兒摸着那匹捲毛五花驄，說道：「可惜牠的朋友今天要跟牠們主人走了，只留下你住在這裡了。」

五花驄好像聽得懂她說的話，用頭捱着珠兒的身子。

珠兒又喜又愛，輕輕撫着牠鬃毛，叫道：「阿花，你眞乖！」

玉兒羡慕的道：「幾時我也去弄一匹來養養。」

珠兒道：「有阿花一匹就够了，妳我兩人，又不是一起出山去的，還有陸伯伯下山去採購東西也可以用得上。」

玉兒喜道：「眞的。」

她也走到五花驄身邊，用手摸着牠。

谷飛雲、荊月姑、馮小珍三人已從石窟中抱着馬鞍走出，各自放上馬背。

荊月姑、馮小珍、珠兒、玉兒四人，分別在即，唧唧噥噥的說個沒完。谷飛雲等了一回，催道：「二妹，三妹，我們該走啦！」

四個女孩兒拭着眼淚，還是依依不捨的。

荊月姑道：「三妹，我們走吧，二位小師妹珍重。」

三人因這段路，須牽着馬匹登上山嶺，再從山嶺下去，因此仍由谷飛雲領頭。

谷飛雲回頭道：「二位小師妹，再見了。」

荊月姑、馮小珍各自牽着馬匹，回頭叫道：「小師妹再見。」

珠兒、玉兒揮着手帕，也高聲叫道：「大師哥，大師姐，二師姐再見，保重。」

這座山嶺依然十分險陡，沒有山徑，但比起方才那一重山嶺，已經好得多了，不過上山之際，尤其是牽了馬匹，還是要走「之」字形，才能上得去，下山也是一樣，你要步步爲營，只能橫着走才行，翻過這重山嶺，三人爲了要照顧馬匹，還是出了一身大汗。

馮小珍吁了口氣，才道：「總算下來了，眞把人累死了，我們歇歇脚再走吧！」

谷飛雲含笑道：「三弟累了，就歇一會再走吧！」

「對了！」馮小珍道：「我們如果排師兄弟，那麼你是大師兄，二姐是大師姐，我是二師姐，但到了山外，你依然是大哥，大師姐是二哥，我是三弟了。」

谷飛雲道：「對了，妳們穿着男裝，還是叫荊飛明、馮自珍的好。」

馮小珍道：「二哥名字有個飛字，我也要加上一個飛字，才是結義兄弟咯！」

荊月姑道：「那就叫馮飛珍吧！」

「不好。」馮小珍搖着頭道：「珍字一聽就知是女的。」

谷飛雲道：「妳要把珍字也換掉哦，有了，飛文好不？是文章的文，聽起來蠻文雅的。」

馮小珍喜道：「飛文，好，就飛文好了，哼，江湖上從今天起，就多了一位馮飛文馮三俠呢！」

三人坐了一會，才起身上馬，這一帶依然是人跡罕至的荒山野嶺，到處都是沒脛荒草和濃密森林，根本沒有路徑。

中午時光，就在溪邊吃過携帶的乾糧，繼續上路。現在已是未沒申初，馮小珍在馬上叫道：「喂，大哥，我們會不會走錯路？好像不對了！」

谷飛雲道：「我們來的時候，我記得先往南，又往西，出來應該先往東，再往北，不會走錯的。」

馮小珍道：「這一路上的山勢，我們好像沒有走過。」

谷飛雲疑惑地朝四周望了一會，才道：「山勢起伏，山嶺重疊，看來都差不多，當時我只注意方向，沒有注意山勢，現在如果走錯了，也沒有辦法改變，只好認定方向走了。」

荊月姑道：「我看也是有些不像，但大哥說得不錯，就算走錯，也沒有辦法改了，認着方向，總會走出山區去的。」

這天晚上，他們只好找了一處山洞避風所在，露宿一宵，幸好三人都是趺坐練功，不需睡眠，就方便多了。

第二天一早，三人運功醒來，找到一條小溪，掬水洗了把臉，馮小珍抬頭之際，忽見對面山坳間，一片樹林中隱隱出現一角碧瓦，不覺喜道：「大哥快看，對面山坳中，好像有一座廟宇，我們找去就可以問路了。」

谷飛雲道：「那就快走。」

三騎一路朝着對面山坳馳去，不過片刻工夫，就已馳近山麓，只見前面矗立着一座白石牌坊，上書「華嶽精靈」四個大字，從牌坊上去，就是數丈寬的白石階級，一直通向那座廟宇。

谷飛雲三人翻身下馬，牽着馬匹，朝石階上走去。

這石階少說也有數百級，平正光滑，全是白石舖成，極爲氣派。

三人足足走了一刻多時光，才登

上一片白石平台，迎面一座黃牆碧瓦的廟宇，肅穆壯觀，大門左右，一對比人還要高的白石獅子，雕刻精細！

大門橫額，寫着「祖師堂」三字，兩扇朱紅大門緊閉着並未開啓。

馮小珍舉手掠了一下鬢髮，說道：「祖師堂，那是華山老祖陳摶廟了，我去敲門。」

說完，走上幾步，舉手敲着大門，提高聲音叫道：「裡面有人嗎？」

她把山門敲得擂鼓似的，不多一會，兩扇大門呀然開啓，走出一個青袍道人，看了馮小珍一眼，沒好氣的道：「你們這是幹甚麼？」

馮小珍看他說話一點禮貌都沒有，心頭不覺有氣，說道：「你們這裡既是道觀，咱們遊山經過，上來瞻仰，你說話怎好這麼沒有禮貌？」

「沒有禮貌？」青衣道人沉哼道：「這是甚麼地方，你們瞎了眼睛？」

話聲一落，正待關上大門。

馮小珍看他居然罵自己瞎了眼睛，還要關門，那還容他關上，左手把門推住，叱道：「你說誰瞎了眼睛？出家人居然出口傷人？」

右手揮處，啪的一聲，摑在青袍道人臉頰上，把青袍道人打得身不由己朝左連退了兩步。

這下可把青袍道人激怒了，沉喝道：「你小子有種，敢找上祖師堂來鬧事！」一面大聲叫道：「師兄們快來，有人尋釁來了。」

他這一喊，立時有四個人從裡面趕了出來。

谷飛雲和荊月姑原先只是牽着馬匹站在平台中間，此時看到馮小珍好端端的忽然舉手摑了青袍道人一記耳光，也立即走了上來。

這原是一瞬間的事，趕出來的一共是四個青袍道人，先前的青袍道人已經鏘的一聲掣出劍來，朝馮小珍一指，厲聲喝道：「就是這小子，他要硬闖進來。」

那四個青袍道人不問青紅皂白，同時一陣鏘鏘拔劍之聲，一齊掣出了長劍。

其中一人喝道：「他敢擅闖祖師堂，一定是奸細，先把他拿下了再說！」

馮小珍今非昔比，就是從前，她也不是怕事的人，聞言怒聲道：「你們這班臭道士，還講不講理？」

谷飛雲走上幾步，大聲道：「諸位道長，這是誤會……」

那方才說把人拿下的青袍道人，似是衆人之首，目光一掠谷飛雲、荊月姑，冷然道：「原來有三個人，那就一起拿下。」

馮小珍怒聲道：「你們來試試看，就算本公子闖你們祖師堂，又待怎的？大哥，你不用管，我倒要瞧瞧這些臭道士有多大能耐，敢口出狂言。」

抬手之間，也已掣出劍來，同樣朝先前那個青袍道人一指，喝道：「該死的東西，你以爲仗着人多，就沒事了，我第一個先教你識得厲害！」

話聲未落，人已一下閃到先前那個青袍道人面前，劍尖一顫，就點了他胸前的「玄機穴」。

這下當眞快得無以復加，那青袍道人早已手持長劍，也明明聽到她說要第一個向自己下手，就是連躲閃的機會也沒有，已被馮小珍的劍尖一下制住穴道。

馮小珍氣他出言無禮，點了他的穴道之後，劍尖一偏，劍鋒從他左肩輕輕劃過，不但劃破了肩頭道袍，也劃破了他的皮肉，一縷殷紅鮮血，立時從肩頭滲了出來。

馮小珍沒有再去理會，長劍却朝爲首的青袍道人一指，叱道：「臭道士，不把事情問清楚，就說要把本公子拿下？」

人影一晃，雪亮的劍尖已經點上他的「玄機穴」，同樣劍尖一帶，劃過肩頭，劃破道袍，也劃破了他的皮肉，立即滲出一縷鮮血。

只不過兩句話的工夫，其餘三個青袍道人簡直連看都沒有看清，一下子就有兩個人被人家制住了。這可把他們看得怔住了，這時三人中有人喝了聲：「大家上！」

三人同時長劍一圈，正待發劍。

馮小珍冷笑道：「好哇，你們三個就一起上好了。」

谷飛雲低喝一聲：「三弟，不可傷人！」

也在同時，突聽一個蒼勁聲音喝道：「你們退下。」

三個青袍道人聽到喝聲，立即收劍後退。

這時從大門內徐步走出一個身穿灰布道袍的道人，此人年約五旬左右，留着一撮灰黑長鬚，一張狹長臉上，臉色極爲難看，手持拂塵，腰懸長劍，敢情就是這座「祖師堂」的觀主了。

他身後還隨着三名手持長劍的青袍道人，只是長劍尚未出匣而已！

灰袍道人一抬手，就有兩個青袍道人走上去，給被制住的兩人解開穴道。

灰袍道人目光凌厲的掃過馮小珍等三人，冷然道：「擅闖祖師堂，還出手傷人的，就是你們三個了？」

口氣相當不友善。

谷飛雲忙抱拳道：「道長請了，這是誤會……」

灰袍道人沒待他說完，就冷嘿一聲道：「擅闖祖師堂，又出手傷人，事實擺在眼前，還有甚麼誤會？」

谷飛雲道：「在下兄弟在山中迷路，遠望這裡有一座觀宇，才趕來問路的，不……」

灰袍道人依然不待他說下去，就截口道：「你們看到祖師堂，還敢出手傷人，難道還不夠嗎？」

馮小珍氣道：「你倒眞是護犢，怎不先問問門下弟子剛才是甚麼態度？

是誰先拔劍的？他們有五個人，我不先制住他們兩個，難道任由你門弟子在我們身上刺上五劍嗎？」

「哈哈！」灰袍道人仰天大笑一聲，才道：「你們可知這是甚麼地方嗎？」

馮小珍冷哼道：「這裡是祖師堂，又有甚麼了不起？」

灰袍道人目光暴射，厲喝道：「憑你這句話，就該格殺勿論。」

馮小珍怒聲道：「臭道士，聽你口氣，就不是甚麼好東西，你來……」

谷飛雲連忙一擺手，攔着道：「三弟，你不許多說。」一面朝灰袍道人抱拳道：「在下方才已經說過，在下兄弟是山中迷路，才找上貴觀來問路的，也許貴觀有甚麼忌諱，但在下兄弟並不知道……」

灰袍道人哼道：「你們是那一門派門下？難道你們的師長沒有和你們說過？」

谷飛雲道：「在下兄弟只是家傳的幾手莊稼把式，並不是那一門派的門下。」

灰袍道人目光注視着谷飛雲，只覺這年輕人目若朗星，眉宇之間隱現紫氣，分明是內家高手，但他却只有弱冠年紀，那會有如此高深的造詣？一面嘿然乾笑道：「你們到華山來作甚？」

馮小珍搶着道：「我們遊山來的，不可以嗎？」

荊月姑拉着馮小珍的手，說道：「三弟，妳不要再說了，讓大哥去和他說好了。」

馮小珍哼道：「妳不看他一股盛氣凌人的模樣！」

灰袍道人沉笑一聲道：「三位只怕是言不由衷吧？貧道也不想難爲你們，只要坦誠說出來意，貧道還可以放你們下山。」

谷飛雲劍眉微皺，望着他道：「在下兄弟確是遊山迷路，道長何以不肯見信？」

灰袍道人深沉的道：「三位明明是武林中人，却又不肯說出師門來歷，也不肯說出來意，擅闖祖師堂，顯然是另有意圖來了，貧道豈能輕易放過你們？」

馮小珍大聲道：「臭道士，你不輕易放過我們，又待怎樣？」

灰袍道人沉笑道：「只要你們接得下貧道十招，就可讓你們走了。」打過十招，就可以看出三人師門來歷來了。

馮小珍冷笑道：「十招？你眞是癩蝦蟆打呵欠，口氣大得很，你能在本公子手下走得出三招，已經是不錯了。」

灰袍道人沒有想到馮小珍會如此狂法，聞言不覺狂笑一聲道：「好，貧道就領領教你的高招，你拔劍！」

谷飛雲叫道：「三弟，你退下。」

他看出灰袍道人一身修爲頗爲不弱，怕馮小珍吃虧。

馮小珍一側身搶了上去，抬手掣劍，一面回頭說道：「大哥，殺雞焉用牛刀，對付這些三四流的臭道士，我只要兩三招，就足夠打發他了。」

灰袍道人聽得大怒，喝道：「你說完了沒有？」

馮小珍面露不屑的道：「你隨時都可以發劍，本公子還會在乎你嗎？」

灰袍道人怒極，厲喝一聲道：「小子看劍！」

起手一劍，刷然有聲，宛如一道匹練，直射過來，這一劍是他怒極而發，勢道極强，幾乎用上了八成力道，在他想像之中，馮小珍年紀不到二十，決難和他抗手，也一定會閃身躲避，因此劍勢才到中途，就突然變招，劍光化作橫瀾千里，橫掃而出。

馮小珍手持長劍，就站在他對面，口中叫道：「這是第一招！」話聲甫出，人影忽然不見，不，她一下子閃到了灰袍道人右首，長劍也緊跟着揮出。

灰袍道人劍勢已發，忽然不見了對方人影，方自一怔，不料馮小珍這一劍却隨着他橫掃劍勢的後面順勢揮出，追擊過去，但聽「噹」的一聲，馮小珍的長劍一下擊在灰袍道人的劍上。

灰袍道人向右掃出的長劍，本已用上八成力道，再經馮小珍長劍這一順勢撞擊，有如四兩撥千斤，灰袍道人陡覺一股大力撞上長劍，一時那還收勢得住，人隨劍勢向右衝出去了兩步，才行剎住，急忙長劍護胸，迅快的轉過身來，他是提防馮小珍在自己衝出去的時候，乘機朝身後襲來。

馮小珍却悠閒的站立原地，只是用不屑的眼光望着他，冷冷的道：「放心，正面交手，諒你在本公子劍下也走不出三招，本公子豈會偷襲於你？」

灰袍道人被她當着八個門人面前，如此奚落，當眞氣瘋了心，口中大喝一聲：「小子，貧道劈了你！」

聲到、人到、劍到，一道劍光連閃動，電光石火之間，已化作七八道銀蛇，從四面八方朝馮小珍身上刺到，他這一式劍法，綿密無間，照說任馮小珍如何躲閃，也萬難躲閃得開。

但馮小珍這五個月來，不但練成紫雲夫人的「紫雲劍法」、掌法、和獨步武林的「紫府迷踪身法」，他區區七八道劍光又如何傷得了她？口中喝道：「這是你第二劍了！」

她絲毫也沒把這七八支劍影放在眼裡，話聲出口，才振腕發劍，這一振腕，劍尖登時漾起九朵銀花，每朵銀花只有銅錢大小，但恰好迎向灰袍道人八支劍影，響起一陣叮叮輕震，八朵銀花和八道劍光，同樣隱去，兩人也各自震退了一步。

但另一朵銀花並沒有隨着消失，依然朝前冉冉飛去，跟着灰袍道人後

退的身形當胸飛來。

灰袍道人心頭暗暗一驚，忖道：「這小子使的是甚麼劍法？」

急忙舉劍朝前撩起，發出扇面般一排劍光！

那朵銀花，正是馮小珍的劍尖，本來冉冉飛去，勢道並不快，但灰袍道人扇面般的劍光才一劃起，那朵銀花却突然朝上飛起，去勢同時加快，一下越過扇面，銀花暴漲，化作一片清光，一閃而沒！

灰袍道人並不知道自己扇面般的劍光並沒有截住銀花，只覺頭頂驟然一涼，舉手摸去，自己綰髮道髻和盤着的長髮，就如佛門剃度一樣，已被劍光削去了！

馮小珍早已收起長劍，冷冷的道：「本公子不想傷人，這不過是給你一個警告而已！」

灰袍道人被人削下長髮，這是莫大的侮辱，是可忍，孰不可忍，一言不發，手揮長劍，朝馮小珍當胸急刺過去。

馮小珍怒聲道：「你找死！」

她連劍也沒拔，劍鞘嗒的一聲，就壓住了灰袍道人的長劍，身形微側，左手豎立如刀，猛地朝前推去。

這一掌是氣不過灰袍道人的突襲而發，自然不會輕到那裡去，只聽砰然一聲，一掌端端正正地切上灰袍道人的胸口，把他一個人推出去三步之多！

灰袍道人悶哼一聲，一手掩胸，張嘴噴出一口鮮血。他身後八個弟子睹狀大驚，兩人急忙伸手扶住，其餘六個各自挺劍欲上！

馮小珍鏘的一聲，長劍橫胸，喝道：「你們都想找死？」

谷飛雲連忙搖手道：「三弟不可傷人。」一面大聲道：「諸位道兄，此事全出誤會，我義弟不過一時氣憤，但這位道長也有不是之處，雙方不可再意氣用事了，在下兄弟告辭。」

那六名青袍道人眼看連師父都不是人家對手，自是不敢出手，扶着灰袍道人往觀中退入。

谷飛雲道：「二弟、三弟，我們走吧！」

馮小珍道：「眞氣人，我們只是問路來的，這些臭道士這樣蠻不講理。」

谷飛雲道：「三弟，方才是你削斷他髮髻，才激怒他的，後來那一掌，出手也未免重了一些！」

馮小珍哼道：「活該，誰叫他打敗了老羞成怒，出手突襲的？」

三人牽着馬匹走了不過十幾級，就聽到身後祖師堂忽然响起急驟的鐘聲！

荊月姑道：「大哥，這鐘聲極可能是他們求援的訊號呢！」

馮小珍道：「那臭道士分明不是好人，方才我還是手下留情，便宜了他，再要找我們尋事，不把他們一個個廢了武功才怪！」

谷飛雲道：「三弟不可惹事，他們眞要援手趕來，還是由我跟他們說。」

三人剛走下石級，就看到南首遠處已有十幾條人影飛掠而來！

馮小珍目光一抬，哼道：「果然有人趕來了！」

谷飛雲道：「三弟，待會遇上來人，一切由我應付，你不可再和人家爭吵了。」

馮小珍道：「好嘛，我不說就是了。」

幾句話的工夫，迎面而來的十幾個人已經漸漸接近，走在最前面的是三個身穿灰布道袍的道人，中間一個年約六旬以外，胸飄花白長髯，生得道貌岸然，一望而知是位正派有道之士。

他左首一個年約五旬，右首一個不過四旬出頭，面貌白晰，手中拿的是一柄鐵骨摺扇，三人後面，跟着十二名年輕青袍道人。

只要看他們的打扮，和祖師堂的道人完全一樣，就可知道他們是同一個門派的了。

中間的花白長髯老道看到迎面站着三人三騎，年事極輕，不覺朝持扇的道人低聲說道：「七師弟，你去問問他們是那一門派的，擅闖祖師堂的可是他們？」

他話聲雖輕，谷飛雲却全聽到了。

只見手持摺扇的灰袍道人躬身領命，朝前走來，手中摺扇一指，傲然道：「擅闖華山派祖師堂的就是你們三個了？是那一門派的人？」

「華山派祖師堂」這幾個字鑽進谷飛雲耳朵，不禁爲之一怔，暗想：「原來這裡不是甚麼道觀，是華山派的祖師堂，那灰袍道人敢情是守護祖師堂的人，三弟逞一時之快，一掌擊傷了他，看來頗難善後呢！」

一面故作吃驚，抱抱拳道：「這裡是華山派的祖師堂？那麼諸位道長一定是華山派的人了？」

持扇道人面情冷漠，說道：「貧道是問你們三個可是擅闖華山派重地祖師堂的人？」

谷飛雲道：「不錯，在下兄弟因在山中迷路，看到此處碧瓦黃牆，定是廟宇無疑，才趕來問路的，不想引起幾位道長的誤會……」

話還沒有說完，從石級上奔下兩個青袍道人，一面高聲叫道：「七師叔，就是他們擅闖祖師堂，還把師傅擊成重傷，不能放過他們！」

持扇道人目中冷星飛閃，嘿然道：「你們三個好大的膽子！」

馮小珍也嘿了一聲，大聲道：「你們華山派還講不講道理？」

這時，從山上下來的兩個青袍道人已走至花白長髯道人面前，跪拜下去，口中說道：「弟子叩見二師伯、三師伯、七師叔。」

花白長髯道人擺了下手道：「你們

起來。」

兩名青袍道人站起身。

花白長髯道人才目光一抬，朝谷飛雲三人投來，一面說道：「華山派如何不講道理？」

馮小珍朝谷飛雲道：「大哥，這該由我來和他說了吧？」

谷飛雲道：「他們既是華山派的人，妳言詞之間不可無禮。」

馮小珍點頭道：「我知道。」說着舉步走上前，拱手作了一揖，才道：「道長垂詢，可否先賜示道號？」

花白長髯道人徐徐說道：「貧道清眞子。」

然後一指他左首五旬出頭道人和手持摺扇的道人，又道：「他是貧道三師弟成眞和七師弟長眞，守護祖師堂的是五師弟超眞，三位呢？如何稱呼？」

馮小珍指着谷飛雲、荊月姑二人說道：「他是我大哥谷飛雲、二哥荊飛明，在下叫馮飛文。」

那持扇道人長眞子聽她說出「谷飛雲」三字，不覺目芒飛閃，飛快的看了谷飛雲一眼。

清眞子呵呵一笑道：「原來是谷少俠駕臨華山，貧道失敬得很。」

谷飛雲聽得不覺一怔，連忙抱拳道：「道長好說，在下愧不敢當，不知道長如何知道賤名的？」

清眞子呵呵笑道：「谷少俠乃是頑石大師的唯一傳人，數月前協助少林、武當兩派，清除通天教臥底叛徒，才使兩派轉危為安，此事不僅江湖盡知，敝派也已接獲少林、武當的正式通知，藉以防範奸宄陰謀，谷少俠的大名，貧道自然久仰了。」

谷飛雲謙恭的連聲說着「不敢。」

清眞子疑惑的道：「谷少俠三位不知如何會找上敝派祖師堂去的？」

「這是一場誤會。」

谷飛雲就把自己三人在山中迷路，如何找上祖師堂，當時大門開啓，一名青袍道人如何罵三弟瞎了眼睛，三弟年少氣盛，引起口角，當時門中衝出四個持劍道人硬指自己三人擅闖祖師堂，分明是奸細，三弟制住了兩人，後來走出一個灰袍道人，一味護短，不聽自己解說，還說要格殺勿論，最後說出接得下他十招，才能放自己三人下山，三弟氣不過他，說他走不出三招，兩人交手到第三招，他被三弟長劍削斷髮髻，三弟說勝負已分，不用再比，已經還劍入匣，那灰袍道人老羞成怒，一言不發舉劍直刺三弟胸膛，反被三弟一掌擊中胸口，而且自始至終，自己三人一直不知道祖師堂是華山派的祖師堂，一字不漏的說了一遍。

清眞子自然知道五師弟生性剛烈，平日極為護短，不覺微微皺了下眉，問道：「這麼說，谷少俠三位並沒有進入祖師堂了？」

谷飛雲笑道：「在下和二弟，手中牽着馬匹，站在離祖師堂大門還有十數步遠近，只有三弟一人上去叩門，眞正走到大門口的，也只是三弟一人，怎麼會進入祖師堂去呢？」

清眞子回過頭去，朝山上下來的青袍道人問道：「方才谷少俠所說的經過，你們都聽到了，是不是這樣的？」

兩名青袍道人在二師伯面前，那敢有半句謊言，同時躬身說道：「就是這樣。」

清眞子重重哼了一聲道：「那第一個開門的是誰？人家只有問路去的，怎好出口傷人，五師弟一味護犢，既已落敗，又出劍突襲，都有不對之處，唔，他傷勢如何了？」

兩人中的一個答道：「師父只是內腑受震，已經服下太樞丹了。」

清眞子道：「你上去吧，要他好好靜養。」

兩個青袍道人連聲應「是」，行了一禮，就往山上行去。

清眞子打了個稽首道：「谷少俠，貧道深感抱歉。」

谷飛雲連忙還禮道：「道長好說，這是誤會，在下三弟年輕好強，傷了祖師堂的道長，在下也深感歉疚。」

清眞子道：「三位少俠難得到華山來，請至敝派奉茶，掌門人前幾天還曾談起過谷少俠，谷少俠來了，掌門人一定會非常歡迎。」

谷飛雲見他說得誠懇，也就欣然道：「在下久仰貴派盛名，和貴派掌門人的隆譽，只是無緣晉見，蒙道長寵邀，有幸拜見貴派掌門，固所願也。」

清眞子聽得大喜，抬手道：「敝派下院，就在前面山麓，相去不遠，谷少俠三位那就請吧！」

谷飛雲抬着手道：「三位道長請先。」

長眞子（持鐵扇道人）笑道：「二師兄、三師兄、谷少俠尊敬你們二位年長，大概是不肯走在前面的了，這樣吧，二位師兄只管走在前面，算是領路好了，谷少俠三位，由小弟作陪就是了。」

事情就這樣決定，由清眞子、成眞子二人走在前面，然後是谷飛雲三人牽着馬匹，和長眞子同行。

長眞子不過四十出頭，生得貌相清俊，頗為洒脫，此時更是春風滿面，邊走邊道：「谷少俠三位，怎麼會在山中迷路的？」

谷飛雲早在清眞子邀約自己三人前去華山派下院之時，已想到人家可能會問此事，心中有了底子，因此不假思索的道：「在下從小由家師扶養長大，下山之時，家師命在下去找南山老人，後來遇上醉道長，才知在下父母尚在人世，只是隱居在一處深山之中，南山老人要醉道長轉交密函一封，中間只有兩句話：要找父母，須問東風，在下不知東風在那裡，也猜詳不出東風的含意……」

長眞子聽得好奇，忍不住笑道：「南山老仙長也眞是的，他既然知道谷少俠令尊堂隱居之處，何不直截了當的告訴谷少俠呢？」

谷飛雲道：「據醉道長推測，南山老人家也許不好直說，要在下自己慢慢的去尋找，也存有鼓勵在下多磨練之意。」

長眞子道：「那麼谷少俠怎麼會找上華山來的呢？」

谷飛雲道：「幾個月前，在下在一處酒樓上，無意之中遇上一位前輩高人，他口中吟着：『東來紫氣滿函關』，又自言自語的說：『函關明明在西，他却偏說東來，這明明就是由東而西了。』在下當時也不在意，等這位老前輩會賬下樓之時，在下耳邊忽然响起極細的聲音說道：『傻小子，東風是向西吹的。』」

長眞子瞿然道：「他要你朝西來，這位前輩又是誰呢？」

谷飛雲道：「在下只記得他好像是一個身穿青衫的中年文士，後來據醉道長推測，他老人家可能是崑崙岳大先生。」

「崑崙岳大先生？」

長眞子臉上似有怔容，但瞬即平復，又道：「谷少俠就出函谷來找了？」

谷飛雲道：「在下和兩個義弟商量，從崤山開始，上個月已經找遍了崤山山脈，第二步是華山山脈每一山谷，然後是秦嶺、汧山、隴山山脈，因為要找的都是人迹比較少的幽靜山谷，明明看準了方向，也會迷失原來的路徑。」

長眞子道：「谷少俠這樣茫無頭緒的找尋，如何找得着呢！」

谷飛雲黯然道：「在下身為人子，直到如今連身世也不知道，只有慢慢的找下去了。」

他這番話半眞半假，倒也聽得長眞子深信不疑，轉臉朝馮小珍道：「馮少俠年事不大，却能在三招之間，勝了五師兄，身手不凡，不知是那一位高人門下？」

馮小珍臉上一紅，說道：「在下是桐柏門下。」

她因自己父親是桐柏宮靈風道長門下，只好含糊其詞，說是桐柏門下了。

那知長眞子聽了，大笑一聲道：「桐柏宮靈風道長，系出華山，他門下弟子居然在三招之間能够擊敗五師兄，倒令貧道難以置信。」

馮小珍道：「如論眞實武功，在下實在不是那位道長的對手，在下只是勝得僥倖而已！」

長眞子道：「武功一道，差之毫釐，失之千里，絲毫沒有取巧的可能，那會有僥倖二字？」

馮小珍急紅了臉，囁嚅的道：「那是在下仗着大哥教我的身法，使那位道長看不清楚，才得手的。」

長眞子看他說得不像有假，不由豁然笑道：「這麼說來，谷少俠的身法，一定是曠絕古今的奇學了，如有機會，貧道頗想開開眼界，不知谷少俠肯不肯賜教？」

谷飛雲忙道：「道長……」

長眞子笑道：「谷少俠不用介意，貧道只是想開開眼界而已，並無他意，還有一點，貧道和谷少俠一見如故，千萬不可再以道長稱呼，華山七眞，只有貧道使的是一柄鐵扇，所以許多人都叫貧道鐵扇子，谷少俠如不嫌棄，就稱貧道一聲鐵扇道兄就好。」

谷飛雲爽朗的道：「道兄吩咐，在下那就恭敬不如從命。」

長眞子笑道：「谷少俠果然爽快，貧道若非玄門中人，一定要和谷少俠兄弟論交，現在咱們這方外之交是結定了。」

一會工夫，已經走近南首山麓，但見古木參天，一道寬闊的石級，穿行在古道之中。

長眞子道：「方才那裡，叫做三峯口，很容易迷路，這裡是中峯，敝派鎭嶽宮，還在峯頂，為道家第一聖地……」

馮小珍仰首望不到峯頂，問道：「鐵扇道兄，我們要上峯頂去嗎？」

長眞子含笑道：「不用上山去，敝派下院就在山麓間，掌門人和派中長老，差不多也住在山下，山上道觀，由四師兄住持。」

一行人穿行古木森林，不大工夫，就穿林而出，但見一處清幽的山谷間，矗立着一座碧瓦黃牆的道觀，院落重重，覆蓋之廣，差不多有近百間房舍！

正面一片用白石鋪成的廣場，足有二三十畝大小，大門橫額上，寫着「鎭嶽宮下院」五個金字。

門前站着四名身穿青袍、手持拂塵的道人，看到清眞子、成眞子等一行人走近，立即躬身行禮。

長眞子道：「谷少俠三位把馬匹交給他們照料好了。」

谷飛雲、荊月姑、馮小珍各自把手中馬繮交給了三名青袍道人。

清眞子和成眞子已經站在觀門前抬手肅客道：「谷少俠三位請。」

谷飛雲連忙抱拳道：「二位道長不可客氣，在下兄弟武林末學，還是仍請二位道長請先的好。」

長眞子含笑道：「谷少俠既然這麼說了，二位師兄就不用客氣了，谷少俠三位由小弟陪同好了。」

清眞子對這位少年英雄如此謙虛，心頭也頗為嘉許，含笑稽首道：「如此貧道有僭。」

他仍和成眞子走在前面，進入大門，經過大天井，就折而向東，進入左首一重院落，那是鎭嶽宮下院接待賓客之所，中間是一座大廳，左首一間是較小的客廳，佈置清雅。

（未完·廿一）

上文提要：徐不凡的血轎來到廟前，找法王不遇，他的弟子巴敦夫、鍾玉郎、二太子擋駕，結果喇嘛大敗而逃。繼續來到大同府，守備于堅已有防範，全副戎裝迎戰不敵，和知府賀紹庭退入碉樓，結果也是死命一條，上了徐不凡的記帳簿內。綫報御史余浩然來調查徐總兵當年遇害的案子，下榻蓬萊居，徐不凡往訪，遇到銀、銅衣使者將一個走方郎中的藥箱子打翻在地……



新派武俠長篇／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血劍屠龍

難防秘密組合　御史被襲身亡

徐不凡臉一沉，道：「我也告訴你，在我沒有弄清楚你們的身份前，就別想知道一個字。」

雙方各持己見，互不相讓，場面火爆，惡戰一觸即發。銀衣使者倏的掃出一劍，從三人頭頂掠過，接着再添一掌，徐不凡發掌相迎，巨震聲中，桌面已碎，雙雙向後一仰。

高天木怒火中燒，起身說道：「請主人允許奴才出手，幹掉這個不長眼的狂徒。」

徐不凡示意不可鹵莽，銀衣使者不知深淺，繼續喝問：「說，你叫甚麼名字？從那裡來？往那裡去？」

鍾玉郎忽然從樓上一躍而下，朗聲說道：「不必問了，我替你們介紹一下，他是徐不凡，徐全壽的兒子，血轎的主人，殺褚鵬飛、于堅的兇手。」

銀衣使者等人一見鍾玉郎，齊皆恭身而立，叫了一聲：「公子！」

鍾玉郎道：「你們是甚麼時候到大同的？」

銀衣使者答道：「剛到。」

「有急事？」

銀衣使者上前附耳，說了幾句悄悄話，鍾玉郎臉色一變再變，道：「找到沒有？」

「還沒有。」

「那就快到別家去，何必跟徐不凡窮泡。」

銀衣使者等人似是確有急事，對鍾玉郎又極尊敬，聞言齊聲應諾，立即結伴離去，眼看一場無可避免的羣鬥，就這樣煙消雲散。

徐不凡的心裡却疑雲滿腹，銀衣使者稱鍾玉郎爲公子，早先在哈爾納拉家，他們的同路人亦曾稱鍾雪娥爲公主，二人又都姓鍾，難不成他們是兄妹？

他們的父母是誰？

爲何鍾玉郎處處與自己爲敵？

鍾雪娥恰恰相反，偏要幫助自己？

銀衣使者來此的目的何在？是爲了追殺余浩然？還是……

剪不斷，理還亂，方自心亂如麻間，鍾玉郎也不聲不響的走了，越發顯得銀衣使者等人的出現非比尋常，很可能有甚麼事情正在進行着。

上官巧雲看在眼中，却別有所感，嘟啾着嘴，道：「徐哥哥，你在發甚麼呆？是不是生我的氣了？人家來這麼久了，一句話也不說。」

徐不凡這才從沉思中醒來，漫應道：「啊，沒有，我是在想，妳怎麼會和鍾玉郎攪在一起？」

「徐哥哥，你可千萬不要亂猜，爲了等你，我住在蓬萊居好幾天了，吃飯的時候，是鍾玉郎主動的找我搭訕，坐在我對面賴着不走。」含情脈脈的望着他，語氣更加溫柔：「怎麼？你吃醋了？聽人家說，沒有愛就不會吃醋，是嗎？」

上官巧雲一廂情願，自說自話，

徐不凡啼笑皆非，但又不便使人太難堪，只好順着話題說道：「巧雲，姓鍾的跟妳說了些甚麼？」

「好多好多，都是你從來不肯說的甜言蜜語。」

「甜言蜜語往往是最不可靠的，妳要當心。」

「我知道，所以他叫我去，我沒有理他，甘願留下來陪你。」

飯莊裡的食客多已散去，爲了找尋余浩然，徐不凡主僕也訂了三間上房，暫時住下來。

好不容易陪上官巧雲說了半天話，送她回房去睡覺，趁着夜黑人靜，在客棧裡走了一圈，回房後見高天木、王石娘仍在候着，同聲說道：「主人，找到余御史沒有？」

徐不凡道：「可以說已經找到了。」

王石娘道：「是走方郎中？還是鐵口相士？」

「都不是，是那個貨郎。」

「是貨郎？主人是怎麼猜出的？」

「不是猜，是算的。」

「怎麼算？」

「首先，你們注意到沒有，那貨郎的化裝術雖然不錯，表面上看不出任何破綻，但他吃的東西却都是很講究的珍饈佳餚，足証他出身尊貴，也不是一個貨郎能够負擔得起的。不像那走方郎中，一盤牛肉兩個饅頭就解決了。」

高天木點頭說道：「嗯，有道理，有道理，主人心細如絲，奴才就沒有注意到這些小事情。」

「其次，他在收拾東西的時候，胰子花粉，針線胭脂，亂塞亂放，毫無章法，那像是一個搖蹦蹦鼓的貨郎。」

「主人，還有呢？」

「最重要的一點，他住的房間，是蓬萊居最大的一間，也是先父當年住過的那一間，郎中、相士住的地方合起來還沒有他的一半大。」

王石娘道：「現在眞相已明，主人是否打算要去會會這位御史大人？」

徐不凡點頭稱是，當先推門而出，此刻夜色已深，四處寂然，多數客房的燈已熄滅。徐不凡主僕貼壁而行，潛入左後的一個小跨院。

跨院內共有三間寬敞的上房，一明兩暗，中間的一間還透着微弱的燈光。徐不凡交代二人，一前一後，在外小心把守，不論何人，一概不准闖入，如有那膽大之人企圖硬闖，殺無赦！

「篤！篤！篤！」

石娘娘，高天木覓好位置後，徐不凡方始輕輕的叩門三響。

先咳嗽一聲，老金直着喉嚨問：

「是誰呀？」

「是我，徐不凡！」

房門打開了，徐不凡跨步而入，發現老金正在修理貨挑子。單刀直入道：「老先生，我想請教，你是否余御史？」

老金的神色變得很緊張，但很快就恢復正常，先將房門掩好，直瞪瞪的望着他，不答反問道：「你眞的叫徐不凡？是歸化總兵徐全壽的公子？」

徐不凡一本正經的道：「晚生正是徐不凡，中山王是先曾祖。」接着，盡其所知，將家裡的事又說了一大堆，以資徵信。

老金依舊不動聲色，道：「你可知尊大人的出身？」

「宣德武狀元。」

「同年的文狀元又是何人？」

「常恒甫！」

至此，老金才完全相信，緊握住徐不凡的手，驚喜不迭的道：「蒼天有眼，不絕忠良後嗣，終於找到了徐家的根，老臣正是余浩然，此來就是爲了調查徐將軍含冤遇害的案子。」

「老大人，晚生想知道，六年前尤猛將軍送往京城的貢品，到底是眞是假？」

「的確是假的。」

「尤猛將軍如何辯解？」

「沒有辯解就死了。」

「如何死的？」

「有人說是畏罪自殺，有人說是被人暗殺。」

「據晚生瞭解，聖旨共有兩道，一道是眞的，召先父回京受審，另一道是假的，就地賜死，但不知這假聖旨是如何到達大同府的？」

「根據老夫多年調查所得，是由兩名叫呂忠，侯方的人送到的。」

「知道是誰就好辦，只要抓到呂忠、侯方，就不難查出他們幕後的主使人。」

余浩然沉重的歎了口氣，道：「話是不錯，做起來却困難重重，按慣例，聖旨多由太監傳送，可是，查遍了所有太監的名冊，却沒有呂忠、侯方這兩個人。」

「老大人是否懷疑另有一個秘密組織？」

「不僅如此，這個組織的首腦，還一定是一個大有來歷的人，否則不可能知悉令尊的行止，也無法做出足以亂眞的假詔。」

「能夠找到這一份假詔書就好了。」

「就是爲了這一份假詔書，老夫這已經是第六次來大同了。」

徐不凡神情一緊，道：「可有眉目？」

余浩然環顧全室一週，振振有詞的道：「孩子，你大概早已知道，這裡就是你父接旨遇害的所在，當老夫第一次來調查的時候，就發現那份假聖旨在混戰中失落了。」

雖已事過境遷，但一想起父母雙亡的往事，仍不免悲從中來，爲之淚眼迷濛，彷彿看到亡父前門拒敵，二老八駿後門逃走的慘狀。徐不凡抹了一把淚，含悲說道：「有一件事，不凡

至今不解，先父身為總兵，位高權大，雖被解職，於理還是應該住在驛館裡，為何住進蓬萊居？」

余浩然道：「這事老夫也查過，是為了方便行事，由褚鵬飛一手安排的，據聞此賊已除，可謂大快人心。」

徐不凡道：「毫無疑問，褚鵬飛、于堅是這個秘密組合的一份子，銀衣使者，銅衣使者也是。」

「錯不了，這羣狗腿子釘我的梢已經不止一次，所幸老夫早有成竹在胸，每次均能逃過他們的耳目。」

徐不凡接着先前的話題道：「老大人可知假詔失落何處？」

「流落在民間。」

「糟！百姓衆多，地區遼闊，在民間就不好找了。」

「是不好找，一則百姓視聖旨為寶貝，得到的人必然密而不宣，二則一旦知悉偽旨後，更怕招災惹禍，越發不敢張揚。這就是老夫為甚麼會來大同府六次，而又喬裝成貨郎的主要原因。因為貨郎可以深入民間，便利多多，查訪起來可將阻力減至最少。」

「老大人，結果找到沒有？」

「皇天不負苦心人，終於在今天找到了。」

「在那兒？」

「在……」

余浩然僅僅說了一個在字，霍然「哎唷」一聲，仰面栽倒，心口上插着一支匕首，深達五寸，血如泉湧，早已魂歸西天。

因有王石娘，高天木守在外面，徐不凡未存戒心，故而有此一失，當他弄明白匕首是來自屋樑上，也就是說屋樑上早就藏有人，抬頭看時，來人已化作一縷輕煙，破窗而出。

徐不凡發足追出，已無半點影踪，急問道：「石娘，看見甚麼沒有？」

王石娘一直留意外面的動靜，沒有注意屋內，道：「好像有夜鳥破空的聲音，回頭看時已飛走了。」

「糟了，余大人已遇害，咱們快走。」

高天木也已聞訊趕到：「主人可是要追那暗襲的兇手？」

「先追余御史靈魂要緊，有極重要的事還沒有問清楚。」

「那必須先回到血轎才安全。」

「是要先回血轎去，快。」

躲在跨院外面的上官巧雲，簡直丈二和尚——摸不着腦門子，他實在無法理解如何去追趕一個已經死去的人。眼見徐不凡主僕三人一閃而逝，口中喊着：「徐哥哥，等等我，等等我。」朝着同一方向，越牆而過追下去。

* * *

徐不凡又變成一個無色無形，無聲無息的幽靈，王石娘、高天木修道有成，他們的元神（靈魂）也緊跟在主人的左右，向西疾飛。

一到達陰陽界，馬上就登上奈何橋，一頭闖進了鬼門關，三人的原形隨即顯露出來。

牛頭馬面見三人不守秩序，大聲喊打，一名陰官上前厲色叫道：「大膽幽魂，竟敢不依序排隊，大鬧幽冥？」

徐不凡取出閻王令，道：「抱歉，本使因有急事待查，唐突之處尚祈海涵。」

一見閻王令，陰官態度大變，忙不迭的恭身為禮道：「不知是特使駕臨，有失遠迎，並請恕冒瀆之罪。」

徐不凡淡淡一笑置之，道：「算了，小事一件，本使不會計較這些，我來是想查問一件事。」

陰官道：「請特使示下。」

徐不凡道：「我想知道，當朝御史余浩然的靈魂是否已到冥府？」

陰官以最快的動作，查閱了許多資料，據實答道：「尚未到達。」

「余大人為官清正，一生耿介，會不會已直昇天庭為仙？」

「余御史尚有三年陽壽，必須先來此報到。」

「陽壽未終？這是不是表示可以還陽？」

「不行，生死簿上已列上他的名字。」

「既未壽終，為何會上了生死簿？這算甚麼？」

「這算是枉死，乃前生註定。」

「枉死者如何處理？」

「入居停門，進枉死城，待將陽壽補足後，再論功過，另行發落，至於為仙為人為鬼，那就要看他前生的功德如何了。」

「如此，本使就在這裡等着好了。」

「陽路萬里，余御史又年老體衰，短時間之內可能到不了，請暫入冥域，向枉死城主打個招呼，余浩然一到，自會有人報告特使。」

徐不凡抱拳深施一禮，道：「好吧，承教之處，就此謝過，老大人到後，務請直送枉死城，萬勿移往他處才好。」

當即邁開大步，踏進居停門。

王石娘、高天木卻被陰官擋駕了。在孽鏡台上，顯出一座「石頭娘娘」廟來，宏偉壯麗，氣派非凡，廟門口有一棵千年苦柏，上面掛滿了「有求必應」、「萬求萬應」的匾額、紅布、廟內香煙飄飄，香客甚多，好一副熱鬧景象。

陰官指着石娘娘道：「妳是石頭的化身？」

王石娘據實笑道：「是的，小女子係由石頭修煉而成。」

陰官再望望天木，道：「毫無疑問，你就是那棵神木了？」

高天木頷首稱是，陰官繼續說道：「兩位不在凡間修道，來冥府何事？」

徐不凡回頭說道：「抱歉，徐某剛才忘記交代了，他們兩位是隨本使來

辦事的。」

經徐不凡這麼一說，陰官才將王石娘、高天木放行，踏入冥界。

冥界一如陽世，山川壯麗，馬壯羊肥，男耕女織，或工或商，有城鎮鄉村，也有旅店飯莊，只是具體而微，不若陽世繁華罷了。

徐不凡順利的找到枉死城，找到城主，表明身份、來意，然後懇切的說道：「麻煩城主，如果余御史來到貴城，請轉告余大人，說我在找他。」

枉死城主正容說道：「特使請勿客氣，余浩然一到，我會立刻通知他的。」

「城主，我想請教，黃明德、黃宏德、還有黃綿綿，聽說也在陰曹地府，不知是否在枉死城內？」

枉死城主清查一下名冊，道：「這三個人確實曾在枉死城住過，不過早在六年前就離開了。」

「到那裡去了？」

「到鄉下種田去了。」

「能不能找到？」

「可以找，但要一段時間，有結果時再行稟告特使。」

「另外，前歸化城第二副總兵尤猛將軍可在枉死城？」

「有，尤將軍早死十年，正在本城補陽壽。」

「可否請出來一見？」

枉死城主馬上滿口答應下來，立命一位陰差將尤猛請出來。在尤猛印象中的徐不凡，原本是一個十幾歲的小男孩，此刻高大強壯，英挺俊拔，自然認他不出。尤其陰陽兩隔，人鬼不同，費了不少口舌，才將事情說清楚。

尤猛自是欣喜萬分，他做夢也想不到，會有人鬼相逢的一天，緊握住徐不凡的手，久久不放。

徐不凡道：「尤叔，姪兒急於知道，那貢品究竟是真的？還是假的？」

「是假的。」

「你是說，巴爾勒法王送至歸化城的東西，壓根兒就是贗品？」

「不錯，巴爾勒一送到歸化城，總兵大人就派我率領一隊精兵，護送進京。」

「途中，可不可能被人掉包？」

「與愚叔同行的，都是我和總兵的親信，絕無可能。」

「尤叔是在甚麼時候才知道是假的？」

「大內御書房內，面呈皇上，打開來一看，才曉得是一塊普普通通的玉佩。」

「當時皇上怎麼處置？」

「命錦衣衛將我等拏下，聽候審理。」

「後來怎麼會死了呢？是否自殺？」

回想起往事，尤猛餘憤猶存，咬牙切齒的道：「我再糊塗也不會自殺，自殺就等於座實了總兵大人私吞貢品的罪，我們是被人暗殺的。」

「兇手是誰？」

「不知道，我們是在押往刑部的途中，遭人暗算，來人身手太快，又是出其不意，一照面就遭了毒手，連錦衣衛也無一倖免。」

「難不成連一點蛛絲馬跡也沒有？」

「有，兇手衣着鮮明，有金、銀、銅三種不同的顏色。」

「可曾聽到他們彼此呼叫名字？」

「好像聽到有人叫呂忠、侯方這兩個名字。」

「哦，又是這兩個傢伙。」

尤猛愕然一驚，道：「賢姪認識他們？」

徐不凡道：「雖然不認識他們，但我知道送假聖旨，害我全家滅門的就是呂忠、侯方。另外，尤叔叔可知還有些甚麼人牽涉在這個案子裡？」

「固陽縣令哈爾納拉，歸化第一副總兵褚鵬舉，還有巴爾勒法王等，都脫不了關係。」

「哈爾納拉已死，褚鵬舉現已調任太原總兵，遲早會要他的命，現在的難題是抓不住巴爾勒的罪証，也找不到跟他勾結的叛賊是誰，我很懷疑，金衣、銀衣、銅衣使者的幕後主使人，很可能就是與巴爾勒暗中勾搭的叛徒。」

叔姪久別重逢，有太多的話要說，向枉死城主告了個假，走出枉死城，來到大街上。

踏着碎石子路，一直前行，王石娘突然發現，在身後不遠處緊跟着一匹灰色的狼，給高天木丟個眼色，正準備去抓，那灰狼却化作一縷青煙，一閃而沒。

高天木一楞，道：「會是牠？」

石娘娘道：「有可能，師父當年那一掌，只把牠打下雲頭，不見得會要了牠的命。」

徐不凡回頭說道：「你們在說甚麼，我怎麼一句也聽不懂？」

高天木道：「沒有，我們在談一件往事，也許是看走了眼。」

街上行人不多，各行各業的生意亦頗蕭條，四個人走着走着，信步走進一家小館子。

館子規模不大，却整理得一塵不染，蒸煮炒炸，酒菜飯食，應有盡有，與陽世並無二致，所不同的是，中間只有兩副座頭，餘皆面對牆壁，不足四成的客人，全部面壁而食，彼此不苟言笑，根本聽不到猜拳行令之聲。

倒是牆角上有一羣人，正在呼盧喝雉，蹲在地上聚賭，給這一家館子增添了幾許生的氣息。

四人剛在中間的座頭坐下，立有一名跑堂的過來說道：「喂，你們大概是初來的吧，這中間的位置只有陰官陰差可以坐，一般鬼魂必須面壁而坐。」

徐不凡亮出閻王令，跑堂的嚇出一身冷汗，噗通！一聲跪下去，哀哀上告：「小的有眼不識泰山，請大人饒命。」

王石娘冷哼一聲，道：「大人不記小人過，我們家主人不會放在心上的，有什麼好吃的，儘管端上來就是。」

跑堂的連聲應是，夾着尾巴就走，不一時便端整好一桌豐盛的酒菜。

徐不凡與尤猛對面而坐，王石娘、高天木兩側相陪，酒足飯飽之後，徐不凡摸摸口袋，說道：「這下可要鬧笑話了，一時情急疏忽，忘記帶冥幣來。」

尤猛搶着要付錢，王石娘起身說道：「請主人放心，奴才準備有足夠用的冥幣。」立即搶先去會帳付錢。

這時，門外走進一位少女來，手中提着一包東西，面容憔悴，神色悽楚，行至櫃台前，正與掌櫃的交談。

看容貌，觀身段，徐不凡似曾相識，一時之間却怎麼也想不起曾在那裡見過。

徐不凡正想上前問個明白，猛可間，那一羣賭鬼大吼大叫，一齊起鬨，差點沒把屋頂掀起來。

「你詐賭！你詐賭！」

「你騙人！你騙人！」

「還我錢來！還我錢來！」

大家十目所視，十手所指的目標，赫然竟是人間活佛，天上聖僧，一向遊戲陰陽兩界的濟顛和尚。

所有的賭資、賭具，全被濟顛用僧袍兜住，皺皺鼻子，擠擠眼，咧嘴大笑道：「這是什麼話，下注賭錢，各憑機運，我老人家什麼時候使過詐，有本事咱們再來賭十天十夜，從老衲我的手中贏回去。」

有一個老賭鬼惡狠狠的道：「我們的錢都被你騙光了，還賭個鬼。」

濟顛怪模怪樣的道：「沒有錢最好，免得再手癢作怪，愈陷愈深，乖乖的回去勤耕爾田，勤做爾事，別再拿血汗錢來孝敬他人，我老人家懶得和窮鬼磨蹭，要找冤大頭喝我的老酒去了。」

衝着徐不凡擠擠眼睛，兜住僧袍就往外走。

衆賭鬼怎肯就此善罷甘休，七腿八脚，一窩蜂似的追出去。就在這個混亂的當口，那少女也夾在人羣中不見了。

徐不凡急忙衝至櫃台前，道：「掌櫃的，剛才那位姑娘來幹什麼？」

掌櫃的道：「她來換麵。」

「換麵？換什麼麵？」

「白麵換高粱麵。」

「爲何要拿白麵換高粱麵？」

「因爲家貧，吃不起白麵。」

「吃不起賣掉就算了，何必要換？」

「家裡沒有多餘的糧，必須以高粱麵充饑，剩下來的錢據說還要抓藥呢。」

「家裡有病人？」

「嗯，有兩個。」

「可知這位姑娘的姓名？」

「好像是姓黃，叫……叫綿綿，是個孝順的孩子。」

黃綿綿三字，如五雷擊頂，徐不凡猛覺心頭一震，剛才所以一眼未能認出來，主要是事隔六年，師妹已由黃毛丫頭變成青春玉女，故而雖覺似曾相識，却想不起來是誰，經掌櫃的這麼一說，這才恍然大悟，道：「掌櫃的，這位黃姑娘平常都到那一家去抓藥？」

掌櫃的朝門外一指，道：「就是斜對街那一家『培元堂』藥舖。」

徐不凡道了一聲謝，向尤猛等人招招手，急匆匆的越過馬路，來到培元堂時，根本沒見到半個抓藥的，忙向老郎中查問道：「老先生，剛才可有一位姓黃的姑娘來抓藥？」

老郎中扶正眼鏡，道：「來過，已經走了。」

「她抓什麼藥？」

「都是腹痛的藥。」

「到底得的是什麼病？」

「腹痛腹脹，已纏綿六年之久。」

「這麼長的時間，莫非一點進展都沒有？」

「面診十次，服藥無數，快把綿綿這孩子累死了，却藥石罔效，毫無起色。」

「知道綿綿的住處嗎？」

「在鄉下。」

「我是說詳細住址。」

「聽說是在『望鄉山』那邊，老漢我沒去過，詳細的地址我也不清楚。」

「老先生，謝謝，再見。」

步出培元堂，方待直撲望鄉山，恰巧與十殿的黑衣捕快，紅衣捕頭不期而遇，老友重逢，俱覺無比雀躍。

徐不凡見他們還帶着一大羣牛頭、馬面，携鍊帶叉的，知事非等閑，說道：「怎麼？冥府裡是否發生了什麼事故？」

紅衣捕頭道：「其實也沒有什麼重大事故，只是例行巡邏，希望能將千百年來的通緝要犯逮捕歸案，免得天庭一再責難。另外，有一匹狠非法偷渡入境，追趕至此時突然失去了踪影。」

徐不凡道：「一匹狠有這麼嚴重？居然驚動十殿的大捕頭？」

紅衣捕頭道：「千萬別小瞧這一頭狠，據十殿消息顯示，此狠道行不淺，已修煉成妖，可以託化人身，不知四位可曾見到一匹灰色的狠？」

王石娘搶先說道：「我們離開枉死城後，牠一直鬼鬼祟祟的跟在後頭，我與天木兄本想要捉牠，被牠搶先一步溜走了，如果我的判斷不錯，這一頭灰色的狠，很可能大有來頭，來冥府更非偶然。」

徐不凡道：「一匹野狠會有什麼來頭？」

高天木道：「不久前，就在石頭娘娘廟的附近，有一個金家莊，金員外父子本來是樂善好施的大好人，却突然變得貪財好色，無惡不作，不知道糟蹋了多少良家婦女，後來還是奴才與石娘出面，才查明眞相，原來是有四隻妖狠的元神，託化在金員外父子主僕的體內。」

「結果怎樣？」

「結果有兩匹狠被我們打死，另兩匹却逃往玄武觀，拜張半仙爲師，因而將張半仙的師父火眼眞人也引了出來。火眼老道最是愛護羽毛，爲人邪門歪道，與師父無根禪師又積怨甚深，一口氣將石娘和我追殺至崑崙天柱峯，最後還是師父他老人家出面，佈下玄冰大法，火眼眞人師徒才知難而退，在漫長的九十九次僧道鬥法中，師父贏五十次，敗四十九，最後一次的勝局就是因狠而起。」

紅衣捕頭道：「無根、火眼，都有八百年以上的修行，亦人亦仙，上至天庭下九幽，均可來去自如，是出了名的一對活寃家死對頭。且說那兩匹狠有沒有死在無根掌下？」

王石娘道：「當時被老禪師一掌劈下雲頭，墜落天柱峯，大難不死的可能性當然存在。」

徐不凡道：「假如這一頭灰狠，眞是火眼眞人的徒孫，又係有所爲而來，只怕又會引起一場驚天動地的是非。」

他最關心的莫過於師叔師妹的下落，當下臉色一整，便將話題岔開，對紅衣捕頭道：「敝師叔黃明德、黃宏德的住處，捕頭是否知曉？」

紅衣捕頭道：「此地屬枉死城主管轄，我不清楚。」

「那麼，可有『狠牙棒』苗通及『流星錘』勾一峯的消息？」

「沒有，這兩個惡棍頭頂生瘡，脚底流膿，壞透了，在一殿秦廣王駕前，至少有人擊鼓鳴寃，告了他們三四次，却始終傳不到被告，特使問這兩個傢伙做什麼？」

「就是因爲傳他們不到，所以鬼朋友們才託小弟代爲查訪。好了，不躭誤諸位的寶貴時間，我們也急於要到望鄉山那邊去跑一趟。」

辭別捕頭捕快，放步疾行，不久便到了望鄉山。

望鄉山上有一個「望鄉台」，台高數十丈，高聳入雲，台上台下，鬼潮洶湧，有如過江之鯽，所幸梯分兩道，一上一下，又有陰差把守，秩序尚稱井然。

徐不凡道：「尤叔，這望鄉台是個什麼地方？怎麼會有這麼多鬼？」

尤猛將軍道：「望鄉台是專門供孤魂野鬼眺望故鄉的，十殿冥王念陰府寂寞，大家皆心繫生前親人，因此築下這一座望鄉台，以慰羣鬼思親之苦。」

「登上望鄉台，就可以看到想要看的人？」

「一點不假，想看什麼，就可以看到什麼。」

「尤叔可曾上去過？」

「昨天才來過，家人妻兒都還好。」

由於枉死城關門的時辰將到，話完之後，尤猛便告辭而去，王石娘說道：「主人，我們上去看看吧！」

徐不凡失聲一笑，道：「咱們又沒有死，看什麼。」

「奴才以爲，黃姑娘很可能會到這兒來，其次，也應該看看主人的軀體，萬一原體出了差錯，主人就無法還陽了。」

聽王石娘言之成理，徐不凡馬上表示同意，主僕三人隨即登上石階。

經過一陣漫長的等待、攀登，好不容易才上了望鄉台。

望鄉台上鬼頭鑽動，男女老幼都有，有的涕泗交流，哭得死去活來，有的眉開眼笑，高興得手舞足蹈，親人的禍福悲歡，主宰了他們的喜怒哀樂。

極目望去，徐不凡主僕却只見到無盡虛無，什麼也看不見，望鄉台上也沒看到黃綿綿。

忽有一陣濃濃的酒氣，還夾雜着狗肉香，濟顛和尚從下面冒上來，搖搖晃晃的往大家面前一站，瘋言瘋語的道：「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眞眞假假，假假眞眞，人生本如戲，鬼生更似迷，喜者勿喜，悲者勿悲，此乃六道輪迴，因果報應，一切皆前定，半點不由人，去去去！兒孫自有兒孫福，兒孫自有兒孫禍，用不到你們瞎操心，省點力氣，去修你們自己的下一世吧。」

袍袖一拂，衆鬼便跌跌撞撞的下了望鄉台。

徐不凡上前深施一禮，道：「老禪師別來無恙，每見仙翁度化人於嬉笑怒駡之中，實在令人捧腹，亦復心服。」

濟顛眼一瞪，道：「小子，別給老衲戴高帽子，剛來冥府，便登上望鄉台，怎麼？又想念紅塵了？」

徐不凡笑道：「晚生是想看一看，我那一具臭皮囊，有沒有被狗吃掉？可是，這望鄉台欺生，什麼都看不見。」

濟顛道：「傻小子，這望鄉台是專門給鬼看的，你是凡眼、俗眼、人眼，當然看不見。來，讓我老人家給你洗一洗。」

灌了一口酒，猛地全部噴了出來，直入徐不凡雙目之內，揉揉眼睛，怪事陡生，眼前現出一道山崖，崖下有一個山洞，血轎就放在洞口，自己的臭皮囊正酣睡如死。

二老與四駿，皆守在血轎附近，另四駿則在百丈之內放哨。

上官巧雲也來了，還帶着兩個丫頭，正在指揮他們埋鍋造飯。



十里外，一個銀衣使者，兩個銅衣使者，正帶領着一大羣人放馬狂馳，似在追趕什麼。

王石娘看在眼中，心頭不由大為緊張起來，道：「老神仙，我家主人有無危險？」

濟顛聳聳肩，乾咳兩聲，陰陽怪氣的道：「此乃天機，說不得，說不得。」哈哈大笑聲中，僧袍一抖，跳下了望鄉台。

望鄉台下，道濟瘋瘋癲癲的唱出了一首歌謠。

世人傻，世人呆，為了三餐忙不休！
世人傻，世人呆，為了名利把命拚！
世人傻，世人呆，為情為愛身消瘦！
世人傻，世人呆，為妻為妾昏了頭！
世人傻，世人呆，萬丈高樓住不久！
世人傻，世人呆，金銀財寶帶不走！
世人傻，世人呆，將相自古不自在！
世人傻，世人呆，皇帝老子最憂愁！
世人傻，世人呆，回頭是岸向道修！
世人傻，世人呆，同登慈航樂悠悠！

聲如天籟，羣山迴鳴，餘音繚繞，久久不輟。

望鄉山下，平坦肥沃，展目望去，全係密植的矮樹林，從半山鳥瞰，隴陌分明，猶如陽世州縣，有一女孩正在一棵樹前徘徊不去。

高天木眼尖，指着那女孩說道：「主人，你看那位姑娘像不像黃綿綿？」

徐不凡也看到了，道：「很像很像，咱們快下去。」

發足狂奔，輕功仙法一齊來，何消眨眼工夫便來到山下，定目處，果然正是師妹黃綿綿。

「綿綿，綿綿！」

「綿綿，綿綿！」

一邊喊，一邊跑，話喊完了，人也到了。

黃綿綿一見是徐不凡，馬上撲倒在他的懷中，淚下如雨。

徐不凡忙將她的眼淚擦乾，抬起她瘦削的臉蛋來，道：「綿綿，我們能在此重逢，應該高興才對，幹嘛要哭？」

黃綿綿反而哭得更傷心，嗚嗚咽咽的道：「哥，我們五柳莊的人全死光了，所有的血海深仇，完全指望你一個人去報雪，現在你也死了，再也無人討債索仇，我怎麼能不哭？」

徐不凡有點聽不懂她的話，道：「綿綿，妳在說什麼，我聽不懂，妳怎麼會認為我已經死了呢？」

黃綿綿有板有眼的道：「望鄉山上有一個望鄉台，打從我來到陰曹起，差不多三天兩頭就要去一趟望鄉台，我知道徐哥昏死兩年後又復活了，知道你曾學藝崑崙山，甚至曾親眼見你殺死馬鎮遠。這也就是我為什麼能一眼就認出你來的原因。可是，剛才我又登上望鄉台，見你再度昏死，現在鬼魂也到了，還有什麼好懷疑的。只是有一點，令人想不通。」

「甚麼事想不通？」

「哥，你知道這些矮樹是甚麼嗎？」

「是甚麼？」

「原形樹。」

「甚麼叫原形樹？」

「此乃冥府一大功德，陽世生一人，陰間便長一樹，陽世人的生死榮枯，全部照實投映於陰間的原形樹上，百試百驗，從無錯失，與望鄉台相互輝映，以慰九幽鬼魂思鄉之苦。想不到今天卻出漏子了，你已經死了，這一棵樹依舊壯碩繁盛，我當然想不通。」

徐不凡噗的一笑，將前前後後的經過告訴她，道：「綿綿，我沒有死，原形樹也沒有失靈，我是為追趕金御史才來到陰司的。」

黃綿綿上上下下，仔仔細細的看了徐不凡一遍，破涕為笑的道：「不凡哥，從小你就最疼我，從來沒有騙過我，我相信你的話。蒼天有眼，我們黃家的血債血仇總算還有一個人來討。」

徐不凡望着她清瘦的臉龐，道：「綿綿，師父他老人家已轉世輪迴，姑且不談，快說兩位師叔的情形怎樣？」

一提起叔父來，黃綿綿忍不住又是滿眶熱淚，道：「很糟，纏綿病榻，度日如年，家裡早已羅掘一空，往後的日子真不知道該怎麼過下去。」

不由悲從中來，又倒在徐不凡身上哭起來。

徐不凡心念一轉，馬上作了一個決定，道：「天木、石娘，麻煩兩位再回去一趟枉死城，不論是吃的、喝的、用的，盡量多買一些來，我與綿綿在這裡等你們。」

二人領命自去，快如一縷輕煙。

徐不凡擦乾黃綿綿滿臉的淚痕，拿起她粗糙的雙手，道：「綿綿，在枉死城裡住得好好的，你們為甚麼要搬到外面來？」

黃綿綿道：「在枉死城裡，固然不愁吃住，但總覺得束縛太多，尤其兩位叔叔有病在身，希望出來賺點錢，把病醫好，早知道外面的日子如此艱難，打死我也不敢跑出來闖。」

「據培元堂的老郎中說，兩位師叔得的是腹痛病，到底嚴不嚴重？」

「起先並不嚴重，只是偶而隱隱作痛，後來發病的間隔愈來愈短，疼痛的程度也愈來愈重，直至最近，整日呻吟床第，寸步難行。（未完・五）

天安851超級營養液鄭重聲明

本品自銷售以來，因療效顯著，享譽中外。但是市面不斷發現仿假冒品拋售。我司除採取法律行動起訴外，爲了保護消費者利益及鑒別眞假，由1989年1月20日起，每瓶盒蓋內蓋上印章及附加通知信一份，希鑒別右列印章，以免受騙。



華聲醫藥（香港）有限公司



啓

德　利　貿　易　公　司

天安851

超級營養液

本品由天安高效益技術研究所批量生產，並榮獲中國協和醫科大學、中國醫學科學院、中國軍事醫科學院、中國科學院等通過臨床應用及成份試驗，證實具有最高水平。

- 提高血清蛋白合成，改善蛋白營養。
- 具有認別不正常細胞的能力，可緩解疼痛而對正常細胞則是一種營養品。
- 常服可青春常駐，延年益壽，增强免疫能力，增强體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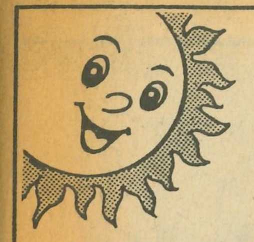
爲了保護消費者利益，請認清"天安 851"防止仿冒與倒賣。

每瓶 500毫升

備有詳細資料，歡迎索取。

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
北京天安高效益技術研究所出品

總經銷：
德利貿易公司　電話：5-435508　香港永樂街135號三樓
華聲醫藥（香港）有限公司　電話：5-483811　電掛：3516 H.K.
FAX:5-597762　TELEX:74483　STLKC HX
香港皇后大道西77號荷里活中心十九樓A座



中國保膚適專治一切痕癢、標本兼治、療效高、功效快。

如有痕癢
請服用

中國保膚適





功能補氣血，理臟腑，
清血毒、潔腸胃、
去濕熱、解痕癢、
消敏感

立止痕癢

96粒裝
每瓶HK$120元

請認明佛山出品，帆船牌商標

總經銷：永康醫藥公司

電話：0-6056216
圖文傳眞：0-6912119

天府牌

强力固牙護齒丸



功能：滋陰補腎・固齒壯腰・消除牙炎

主治：

- 牙齒發炎
- 嘴嚼無力
- 牙根鬆動
- 牙肉酸軟
- 牙根出血膿腫
- 牙週袋深
- 牙齒鬆脫



國際
希爾頓
好嘢自然受歡迎
HILTON
U.S.A.
Kings
HILTON
U.S.A.
SuperLongs